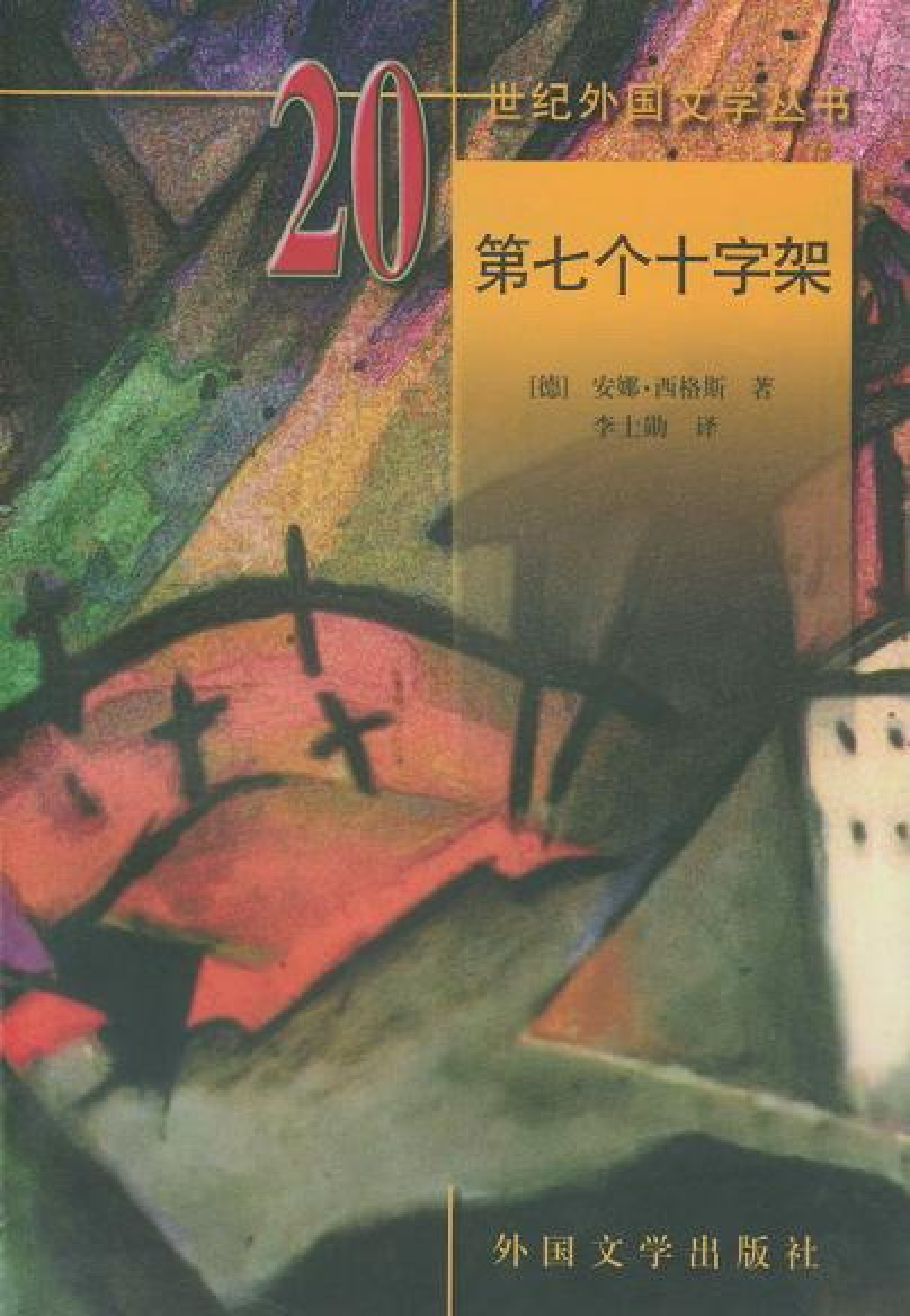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第七个十字架
[德] 安娜·西格斯 著
李士勋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此書献給德國逝去的

和健在的反法西斯战士

安娜·西格斯

主要人物表

葛格·海斯勒——从維斯特霍芬集中营逃出來的人

華罗、鮑特勒、裴尔兹、貝罗尼、費尔格拉勃、阿丁格尔——也是逃出來的人

法倫貝尔格——維斯特霍芬集中营的司令官

本生——維斯特霍芬集中营的少尉

齐里希——維斯特霍芬集中营的隊長

費色尔、奧佛坎普——警官

恩斯特——牧羊人

法朗兹·馬耐特——葛格从前的朋友，赫希斯特染料厂的工人

丽尼——葛格从前的女朋友

艾利——葛格的妻子

迈登海默先生——艾利的父親

赫尔曼——法朗兹的朋友，在格利斯亥謨鐵路工厂做工

艾尔絲——赫尔曼的妻子

佛利兹·海尔威希——園藝学徒

路溫斯坦医生——犹太籍医生

馬雷利太太——为藝術家們縫制服裝的女裁縫

丽瑟尔·略德尔 }——葛格的年輕朋友
保尔·略德尔 }

卡特琳娜·葛拉貝尔——略德尔的姑母，汽車行的女东家

費特勒尔——略德尔的工友

格列特——費特勒尔的妻子

克雷斯博士

克雷斯太太

萊因哈特——費特勒尔的朋友

一个女招待

一个肯冒險的荷蘭水手

第一章

在我們的國家里，恐怕誰也沒有砍倒过比第三号营房边上的七棵法國梧桐还要离奇的樹了。这些樹的樹尖早巳截掉，截掉的理由讀者看了下文就会明白。在一肩高的樹干上横釘着木板，所以，远远看去，这些樹好像七个十字架。

集中营新任的司令官，名叫索美尔菲特的，一到任就立刻命令把这些樹都砍倒，劈成木柴。他跟他的前任法倫貝尔格，不是一路的貨色。法倫貝尔格是个老軍人，“塞里根城的征服者”；直到今天，他的父親还在那里的市場上开着一家裝修水电設备的鋪子。这位新任的司令官却在战前当过非洲的殖民地軍官，在战后，他又跟着他的老上司誚多夫—弗尔貝克少校進軍紅色的漢堡。所有这些，我們都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前任司令官是一个傻瓜，常常突然莫名其妙地殘虐狂發作；新任司令官却是一个平凡淺薄的家伙，他的一举一动，都可以事先料到。法倫貝尔格可能突然使起性子，把我們全都打得体無完膚，索美尔菲特呢，却会叫我們排好隊，每四个人里拖一个出來毒打一頓。这些情形我們当时也还沒有知道。再說，即使我們知道了又怎么样呢？比起第七棵樹也跟着前面的六棵那样被砍倒时候的那种震撼我們的感覚來，又算得什么呢？固然，我們当时还是身系囹圄，任人宰割，就这一点來看，只是一个小小的勝利，不过，这究竟总是个勝利，它使

我們突然意識到我們久已忽略的自己的力量，大家——連我們自己也在內——久已把这种力量只看成是地球上的一种普通力量，以为它可以用度量和数字來計算，而其实它是唯一的一种力量，能够突然生長，甚至大得無法衡量，無法計算。

那天晚上，我們营房里初次生火。恰巧那天天气也变了。我現在倒不敢肯定，我們塞進那只鉄爐子的劈柴，是否就是那七棵砍倒的樹，不过当时我們却是深信不疑的。

我們挤在火爐周圍，打算烤干我們的衣服，同时，这种不常見到的火光熊熊的景象，也深深地激动了我們的心。那个褐衫隊衛兵背朝着我們，漠然地从釘着鉄条的窗戶望着外面。霧一般的灰色的濛濛細雨，突然变成了急雨，一陣陣疾風挾着雨点，冲击着我們的营房。即使是一个鉄石心腸的褐衫隊員，到底也只能一年看到一次秋天的來臨啊。

木柴劈拍地爆响，出現了兩朵藍色的火焰——煤燒着了。我們只能拿到五鏟煤，在这个四处透風的营房里，剛能使屋子保持几分鐘的温暖，連我們的衣服也烘不干。不过那时候我們并沒有想到这些，我們只在想我們眼前燒着的木头。漢斯瞟了那个衛兵一眼，低声地、嘴唇一动不动地說：“劈拍！”厄尔温說：“第七个。”每一个人的臉上都有一絲离奇的微笑，微笑里混合着各种各样不能調和的情緒：有希望，也有嘲笑，有束手無策的感覚，也有大無畏的精神。我們屏息不語。雨点时而打着板壁，时而打着鉛皮屋頂。我們中間年紀最輕的艾利希斜着眼睛看了看，在这瞬息的眼光中，表現出他、同时也是我們全体的內心的关怀：“他現在在哪兒呢？”

1

十月初，有一个名叫法朗茲·馬耐特的人，騎上脚踏車从前陶努斯区史米特亥淡市鎮他叔父的農庄出發；比平常略早了几分鐘。法朗茲有三十來歲，是一个中等身材，个子很結实的家伙；他的臉很平靜，当他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甚至顯得要打瞌睡一样。可是現在，在这段他最喜欢走的穿过田野通向公路的下坡路上，他的臉上却帶着一种强烈而單純的生命的喜悅。

以后也許使人覚得很難了解，在他所处的情况下，法朗茲何以居然还能够欣然自得。不过事实上他确是欣然自得的；甚至他的脚踏車蹦着跳过兩个土坎时，他还輕輕地愉快地喊了一声。

昨天就在曼哥特家鄰近的田地里下着糞肥的羊群，明天要赶回他叔父的栽着蘋果樹的大牧場去了。他們所以要在今天采集蘋果，原因也就在此。三十五棵果樹蓬松的枝条糾纏在一起，生气蓬勃地繃進淡藍色的天空，密密匝匝地挂着金黄色的小球。它們都很光亮，很成熟，在清晨的曙光中閃爍發亮，就像無数个小圆太陽。

法朗茲不能参加采蘋果，倒并無遺憾。为了叔父給他的这点零用錢，他和老鄉們一起东挖西掘，活也干得够了。然而，在这么多年的失業之后，他还是应該感激他叔父的，無論如何，他叔父——一个心地和平、非常規矩的人——的農庄总要比劳动营强上百倍。九月一日起，他終于進了工厂。这件事情，有种种理由使他高兴；他的親戚們也都高兴，因为这么一來，这个冬天他就可以变成一个付房飯錢的客人了。

經过鄰居曼哥特家的農庄时，法朗茲看見他們正在高大的梨

树下安排梯子，竿子和筐子。他們家的大女兒莎菲是一个健壯的女孩子，有点肥胖，可并不难看，手腕和脚踝都很纖細，她第一个跳上梯子，一面还对法朗兹招呼了一声。法朗兹听不出她說的是什么，但还是很快地轉过头去，朝她笑了一笑。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覚，覚得自己是屬于这兒的。那些感情和行动都很脆弱的人恐怕不容易了解他。对他們說來，所謂“屬于”是指屬于一个固定的家庭，一个团体，或是一个恋愛的对象。可是对法朗兹，它不是别的，只是屬于这一塊土地，屬于这一些人，屬于到赫希斯特工厂去上早班的人們——而特别是，屬于那些活着的人們。

繞过了曼哥特家的農庄，他就看得見空曠的、慢慢向下傾斜的土地和曉霧了。再往下一点，在公路的那一边，牧羊人正在打开羊圈。羊群挤挤撞撞地跑出來，一下子就簇拥到斜坡上；它們靜靜地，密密地像一小塊云，有时分散成許多更小的云朵，有时又聚成一团，伸展开來。牧羊人是史米特亥韻地方人，他也招呼了法朗兹一下。法朗兹笑了笑。系着火紅圍巾的牧羊人恩斯特，是一个肆無忌憚的家伙，一点也不像一个牧羊人。在寒峭的秋夜，多情的農家姑娘常从村子里到他的活动的小棚子里來。牧羊人的背后，原野像謐靜悠暢的波浪似地向下傾斜。在这兒看不見萊因河，要看見还有一个鐘头火車的路程，可是一切的景物都暗示着萊因河已經离此不远了。譬如說，那些寬廣起伏的斜坡，坡上的田地、果樹，以及再往下去一点地方的葡萄樹；那些在这兒都能聞得到的工厂的煤烟；那些向西南方拐弯的鉄路和公路；那些在霧中閃爍發光的地方；是的，甚至这个帶着紅圍巾的恩斯特，一只胳膊撑在腰里，一条腿伸在前面，仿佛他看着的不是一群羊，而是一支軍隊。

就是在这一帶地方，据說，前一次战爭的炮彈把更前一次战爭

的炮彈从地底下翻了出來。这些丘陵并不是什么大山脉。在星期天，随便哪一个小孩都可以到山那边他的親戚家里去吃咖啡和蛋糕，到晚鐘响起的时候，再赶回家來。虽然如此，这一排丘陵，曾經是当时漫長的世界的边緣；再往外去，就是一片荒野，化外之國。罗馬人曾經沿着这些山岡建立他們的疆界堡壘。自从他們在这些山岡上把凱尔特人的太陽神壇燒毀以后，不知有多少民族在这兒流过血，不知在这兒進行过多少次战爭了；他們当时会認为：凡是能够占領的土地終于都被圈起，变成了耕地。可是，留在山脚下那座城市的市徽上的，却不是老鷹，也不是十字架，而是凱尔特人的太陽輪——就是那个把馬耐特家的蘋果晒熟了的太陽。古罗馬的軍团曾在这兒駐扎，世界上所有的神跟着他們來：城市的神和農民的神，犹太人的神和基督教的神，腓尼基人的恋爱女神和埃及的蕃殖女神，波斯的太陽神和希臘的乐神。这兒，在史米特亥謨人恩斯特現在站着的地方——他站在他的羊群旁边，一条腿向前，一只手撑在腰里，圍巾的一端筆直竪起，仿佛有一陣微風不停地在吹着它——就在这兒，荒原曾經是划分兩个世界的界限。在他背后的山谷里，在柔和朦朧的日光下，是各民族的大熔爐，东西南北，交流在一起；这一帶地方，整个說來，虽然并沒有受这一切的影响，可是每一件事都留下了一点痕迹。一个又一个的帝國，像彩色的泡沫似地在牧羊人恩斯特背后的这一塊地方随涌随滅。它們的疆界堡壘，凱旋門和軍用大道都堙沒無存，只留下一些女人們的金脚鐲的碎片；可是这些帝國却跟夢一样的执拗顽固，难于根絕。这个牧羊人站在那兒，那么驕傲，那么毫不在意，簡直使人会覺得他完全明白这一切，因此才这样站着；但是也許正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現在才会那么站着。那兒，在公路跟汽車路銜接的地方，法蘭克人曾經集中軍隊，試圖横渡美因河。而

这兒呢，在曼哥特和馬耐特兩家農庄的中間，曾經有一位僧侶揚鞭走过，走進那沒人到过的寥無人烟的荒原——瘦長的身子，騎在一匹小毛驢背上，胸口有“信心之甲”衛护着，腰間佩着“救世之劍”。他是“福音”的傳播者，同时也傳播了蘋果樹的接枝術。

牧羊人恩斯特轉身向着騎脚踏車的人。他覺得圍巾太热了，就把它拉下來，扔在剛收割过的田地里，好像一面战旗。这一个姿势，也許会使人覺得是預备給几千双眼睛看的，其实在看它的只有他的小狗南利。恩斯特又做出他那副無法模仿的輕蔑、傲慢的姿势，只是現在他的背是向着公路，他的臉是向着美因河流入萊因河的那个平原了。美因茲城就在兩河的匯合处。这兒曾經是許多神聖罗馬帝國首相們的出生地。皇帝大选的营幕，曾經在美因茲和烏尔木斯之間的整个河岸上扎滿。在这个地区，每年都發生一些新的事情，可是每年也都發生同样的事情：在柔和的，霧气瀰漫的日光中，在人們的辛勤和照料下，蘋果熟了，酒也熟了。酒，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場合下都需要它：主教和地主在选举皇帝的时候需要它，僧侶和武士在創建他們的宗派时也需要它。十字軍在燒死犹太人时需要它——在美因茲的廣場上，曾經一次燒死四百个犹太人，因此，这个廣場至今还叫作“烙場”——神聖罗馬帝國已經崩潰，可是在大人物們的宴会上还是尽情作乐的时候，僧俗兩界的“选侯”們也需要它。还有呢，就是雅各宾党人了，他們在繞着“自由樹”跳舞的时候也需要它。

二十年以后，一个老兵在美因河的浮桥上站崗。当拿坡侖大軍的殘部，衣衫襤褸，意气消沉，在他面前蹣跚走过的时候，他回想起从前他也在这兒站过崗，看他們高擧着三色旗和人权，浩浩蕩蕩地开过去，不禁大声哭了起來。这个崗哨后來也撤銷了。时局平定一些了，这一帶地方也不是例外。然后又來了一八三三

和一八四八兩个年代①，这是兩条細小而辛酸的凝結的血痕。接着是另一个帝國，我們今天管它叫第二帝國②。俾斯麥并沒有圍繞着这塊地方，而是橫穿过去地設置了德國境內的分界标，为的是使普魯士可以多控制一片地方，因为那里的居民虽然并不眞眞抗拒不服，却也过于漠不关心，就像那些飽經滄桑而在將來还会有很多經歷的人們一样。

小学生們伏在查尔巴赫后面的土地上所听到的，眞是凡尔登大战呢③，还只是列車或者軍隊經过时所引起的地面不断的震动？后來，那些孩子中間有好几个还受了審判——有的因为他們跟占領軍的兵士們做朋友，有的因为他們把雷管埋在鉄道下边。在法庭所在的建筑物頂上，飄揚着协約國委員会的旗幟。

这些旗子降下來，換上当时德國还在用着的黑紅金三色旗以來，还不滿十年④。步兵一四四团随着大吹大擂的乐隊，又首次开过美因河桥去的情景⑤，在小孩子們的記憶里都还是新鮮的。还有那天晚上的烟火，連恩斯特在这兒的山坡上，也能看得到。河对岸，是一座火光燭天，一片喧嘩的城市，几千面小卐字旗扭扭曲曲地倒映在河水里，上面有多少小火蛇飛來飛去！到第二天早晨，河水把那座城市撇在后边，流过鉄路桥的时候，它的平靜的藍灰色沒有一点改变。这条河曾經冲走了多少面軍旗，多少面國旗啊。恩斯特对他的小狗吹了吹口哨，它就把他的圍巾銜回來了。

① 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國普遍發生革命，法國人民推翻路易·腓力普的統治，建立第二帝國，德國也成立法蘭克福全民大会，計划統一全德。

② 神聖罗馬帝國是第一帝國，俾斯麥協助威廉大帝所建的是第二帝國，希特勒自称建立第三帝國。

③ 凡尔登大战，一九一六年二月至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重要战役之一。

④ 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执政。

⑤ 德國軍隊在一九三六年开進萊因河非武裝地区。

我們現在就在这兒。現在所發生的，就是我們親身經歷的事情了。

2

在村路銜接維斯巴登公路的地方，有一家賣礦泉水的小店。法朗茲·馬耐特的親戚們为了沒有能够及时租到这个小店，每到夏天晚上都要發脾气，因为來往行人之多，已經把它变成一棵眞正的搖錢樹了。

法朗茲离家很早，因为他最喜欢單独走；每天早晨，总有一大群騎脚踏車的人从陶努斯的各村庄出來，到赫希斯特染料厂去。法朗茲就不喜欢挤在他們中間。所以当他看見一个他認識的家伙——布次巴赫人安东·格雷納，在飲料店前等着他时，他覚得有点不高兴。

那强烈而單純的生命的喜悅立刻从他的臉上消失了，臉綳得又緊又硬。这个法朗茲，虽然他自己多半可以無条件地献出自己整个的生命，但是看到安东·格雷納每次經过这个小店，似乎非花掉几个錢不可，却不免感到不快。这家伙在赫希斯特有一个漂亮、忠实的小爱人，他的巧克力和小袋糖果，就是等会兒要偷偷地送給她的。他現在斜着身子站着，眼睛对着村路。“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法朗茲想，他現在慢慢地变成一个臉部表情的鑒别家了。他知道格雷納不耐煩地在等他，准有什么原因。格雷納跳上自己的脚踏車，跟法朗茲走在一起，他們忙着离开那一大隊人。斜坡越往下去，人也越來越多了。

“喂，馬耐特，今天早上出了事了。”格雷納說。

“哪兒？什么事？”法朗茲問，他并不驚訝，臉上还是那副迟

鈍的、漠不关心的表情。

“馬耐特，准出了什么事了，今天一早。”格雷納說。

“究竟是什么事？”

“我还不知道，”格雷納說，“不过一定出了什么事。”

法朗兹說：“唉，胡說八道，这么一大清早会出什么事。”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不过我既然这样跟你說了，就絕对沒有錯。一定鬧出了什么大乱子了。就像六月三十号那回事一样。”

“噢，是你自己在胡謅……”

法朗兹一直望着前面。下边的雾气多濃啊！平地上的工厂和街道很快地向着他們迎上來。他們的周圍是一片咒罵声和叮当的鈴声。——突然間，兩个騎摩托車的党衛軍把这些騎脚踏車的人截成了兩撥。騎摩托車的是格雷納的表兄弟——布次巴赫地方的亨利希·迈瑟和菲德烈·迈瑟，他們也是去上早班的。

“为什么他們不帶你一起走呢？”法朗兹問，仿佛他已經对安东的报道不感兴趣了。

“他們不能帶人。他們等一会就要值班。你真以为我瞎說……”

“可是你怎样会想到……”

“我也是胡猜。是这么回事：我母親为了遺產的事，今天得上法蘭克福找律师。她知道赶不及回家交牛奶，所以把她的牛奶帶到柯比希家去托他代交。柯比希家的年輕兒子昨天到美因兹去替酒店買酒，喝醉了，时間也晚了，一直到今天早晨才动身回家。到了古斯塔夫堡，人家攔住他，不放他过來。”

“安东，你胡說！”

“什么，胡說？”

“你知道古斯塔夫堡早就設了檢查站了。”

“法朗兹，柯比希可并不是傻瓜。他說那里檢查特別緊……桥

头还有哨兵站崗……霧那么大。他說，与其撞着他們，被他們驗我的血，發現我喝了酒——那我就該和我的司机执照再見了——还不如回到威塞腦的小金羊酒店去，再喝一兩杯。”

馬耐特笑了。

“法朗茲，笑你的吧。你以为他們会讓他回威塞腦去嗎？桥封鎖了。法朗茲，我和你說，空气不对啊。”

那段下坡路已經落在他們的后边。平地上，左右兩旁，除了蘿卜田以外，一片空曠。空气究竟有什么不对呢？什么也沒有，只有金黄色的陽光中的塵埃，在赫希斯特的一些房屋上变成了灰白色，又变成了灰土。虽然这样，法朗茲想，的确，空气确实有点不对。他突然明白，安东·格雷納的話是对的。

他們按着車鈴，穿过又窄又挤的市街。女孩子們尖叫着，謾罵着。在十字路口和工厂的門口，点着几盞电石灯，也許因为有霧，所以今天第一次試燃一下。它們的强烈的白光，照得所有的臉都变成慘白色。法朗茲撞着了一个女孩子，她生气地咕嚕着，轉过头來向着他。这个女孩子本來用一縷头髮遮盖着她一只由于一次意外而伤殘了的眯細着的左眼，在匆忙中，这縷头髮不但沒有掩盖住这塊伤痕，反而像一面小旗子似地把它顯示出來了。她那只健康的、几乎是黑色的眼睛盯着馬耐特的面孔看了一秒鐘，好像失了神。他覺得那女孩子的目光似乎一眼把他看透了，而且看到連他自己也看不透的心底。美因河畔救火隊的尖銳的汽笛声，亮得刺目的电石灯，和被一輛卡車挤得靠緊牆的人群的咒罵，这一切他难道还不熟悉嗎？或者还是今天多少有点异样？他想在一句話、或者在目光的一瞥中尋找答案。他下了車，推着車走。格雷納和那个女孩子早已在人群中失散了。

現在格雷納又找到了他。“在奥朋友誼附近。”格雷納在他肩

后对他說；他說話的时候極力把身子側向一边，差一点从車上摔下來。他們要从兩个相距很远的入口進厂，在經过第一道檢查站以后，他們要好几个鐘头不能見面。

馬耐特偵察着，窺伺着，可是不管在更衣室里，在院子里，或是在楼梯上，除了每天第二第三兩次汽笛声之間經常有的紛擾以外，找不出其他任何騷乱的迹象，什么細微的征候也看不到。只是，跟往常每星期一一样，也許比平日稍为混乱、稍为嘈雜一点而已。法朗茲自己呢，一方面極力想在他所听到的話里，甚至在他所遇到的眼光里尋找不安的迹象，那怕是最細微的；一方面却也跟別人一样咒罵着，一样詢問着別人怎么过的星期日，一样跟人开着玩笑，換衣服时也和別人一样的暴躁粗野。假如有人也跟法朗茲窺伺別人这样，費尽心机地窺伺着他的話，結果恐怕也会同样失望。法朗茲对所有这些人，甚至都怀着憤恨，因为他們一点也不知道空气的緊張，或者是一点也不想知道。不过，到底真發生了什么事沒有？格雷納的故事常常完全是道听塗說。会不会是安东的表兄弟迈瑟派他來刺探他——法朗茲——的？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些什么呢，法朗茲想，他究竟告訴我了一些什么呢？胡說，完全是胡說。只是說了柯比希那家伙買酒去，喝得酩酊大醉罢了。

最后一次汽笛声打断了他的思索。他在这工厂里还是新手，每天在开始工作时，总不免渾身緊張，甚至还有些恐懼。傳动帶的嗚嗚声使他毛骨悚然。不过傳动帶現在發出的声音已經是一种清楚、穩定的嗡嗡声了。法朗茲已經做了第一次，第二次，甚至第十五次的操作，汗水透濕了他的襯衣。他輕輕地喘了一口气。他的思想又連貫起來了，虽然还是相当松散，因为他軋孔需要軋得非常正确。即使魔鬼自己來当他的雇主，法朗茲做的工作恐怕

也不会有什么兩样。

他們这兒一共二十五个人。在这軋孔車間里，法朗茲也焦慮地想尋找一种不安的迹象。不过，假如他的鏤空型板有一塊軋得不准确的話，依照他的性格，即使在今天也还是会懊惱的，这倒不單是因为害怕工作做得不好，受到批評，对他不利；而且也因为鏤空型板本身就应該軋得准确，即使在今天也不能例外。可是，他还是在想：“安东說的奧朋亥謨，不过是美因茲和烏尔木斯之間的一个小城市而已，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偏偏会在那兒發生呢？”

佛利茲·格雷納——安东·格雷納的堂兄弟——是这兒的工头，他走到法朗茲身边站了一会兒，又走到旁边一个人跟前去了。他存放好他的摩托車，把他的制服挂到衣橱里去之后，佛利茲不过是許多軋孔工人中間的一个而已——也許只有一点特别，就是他喊魏剛时的奇怪的声調，不过这也只有法朗茲才能注意到。魏剛是一个中年的，多毛的矮个兒，外号叫“小木头”。他的小嗓子又高又細，恰好跟傳动帶的声音混在一起，真是很合適。在扫掉廢屑的时候，他嘴唇动都不动地說了一声：“你听到了沒有？在維斯特霍芬集中营里。”法朗茲往下望着，他在“小木头”的清亮、純潔的眼睛里看到了他苦心焦慮地期待着的一点微光：仿佛在一个人的內心深处，有一炷火正在燃燒，眼睛里迸射出來的，却只有一些最后的小火花。終于找到了，法朗茲想。“小木头”已經到旁边那个人的跟前去了。

法朗茲小心地移动着鋼板，把它安放在划好的綫上，然后就一下一下地压着杠杆。啊，他要是現在就能够离开这兒，去看看他的朋友赫尔曼就好了。突然，他的思想一下子又緊張起來了。在这个消息里边，有一点东西对他有很特别的关系。这一点东西猛烈地震撼了他，緊緊地挂在他的心上，擾乱着他，虽然他还不

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为了什么。“嗯，集中营暴动，”他自己跟自己說，“或者是大規模的越獄。”这时候，他才明白了跟他特别有关联的是什么了：葛格……。差不多立刻他就这样想，把这个消息和葛格連在一起，眞是胡鬧。葛格可能已經不在那兒，可能他已經死了，可是就在他自己的声音里面，仿佛摻雜着葛格的声音，远远地嘲笑着說：“不，法朗兹，只要在維斯特霍芬發生什么事，那我就沒有死。”

在过去几年里他的确相信，他想到葛格，就跟他想到所有其他被拘禁的人們那样，就跟他想到那几千个人里面的任何一个那样，感到憤慨，也感到痛惜。他的确相信把他跟葛格結合在一起的已經不再是别的，而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事業上，在共同的希望的光明照耀下，那种青年时代里的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系；另一种沉痛的，使他們兩个人感到苦惱，而且深深地扣進肉里去的紐帶已經不存在了。他坚定地相信：那些旧事已經遺忘。葛格已經变成了另一个人，就像他自己也变成了另一个人一样……。在一眨眼之間，他突然看見了他旁边那个人的臉。“小木头”也和他說了什么嗎？他怎么还能够繼續軋孔，还能够小心地把鋼板一塊接一塊地塞進去呢？“假如在那兒眞是發生了什么事的話，”法朗兹想，“葛格准有份的。”然后他又想：“也許根本什么事也沒有發生，‘小木头’是在那兒胡說。”

中午休息的时候，他走進食堂，要了一杯淡啤酒（他只有晚上才在他親戚家里吃些热的，他的午飯是从他們家里帶來的面包，臘腸和猪油，在長久失業之后，他想積起点錢來買套衣服；但是要多久他才能穿上这套衣服啊。倘若錢够时，他希望買一件拉鏈的上衣）。这时候，他听見有人在櫃台边說：“‘小木头’被捕了。”一个人說：“为了昨天晚上的事。他喝得爛醉，乱說了一陣……”

又有人說："不，不是为那个，一定是什么别的事……"别的什么事？法朗兹付了啤酒錢，靠着櫃台。大家忽然都低着嗓子說話，所以他只听到一种离奇的喉喉的声音："小木头"，"小木头"……"这眞是禍从口出。"有一个人对法朗兹說，那是在他旁边工作的一个人，迈瑟的朋友費立克斯。他目不轉睛地盯着法朗兹。在他的端正的，甚至可以說漂亮的臉上，有一种嘲笑的表情。他的一双藍眼睛很有神，長在一張年青的臉上，顯得太冷靜了一点。"为什么？"法朗兹問。費立克斯聳聳肩膀，又揚起眉毛，好像要笑又忍住着一样。"我只要馬上能去找赫尔曼就好了。"法朗兹又想。可是不到夜晚，他沒有机会去和赫尔曼說話。他突然發現安东·格雷納挤着向櫃台这边走过來。安东一定找到个借口弄了一張通行証，因为他是从來不進这栋房子，也不進这个食堂的。"他为什么总是偏要找我呢？"法朗兹想，"他为什么总是偏要对我說他的故事呢？"

安东抓住了他的胳膊，可是馬上又放掉了，似乎怕这种举动会引起別人的注意。他又走到費立克斯身边，喝掉了他的淡啤酒，然后回到法朗兹身边來。"他眼睛倒还正派，"法朗兹想，"他也許有点笨，可是他很誠懇，他要和我接近就跟我要和赫尔曼接近一样。"安东挽住了法朗兹的胳膊，趁中午休息时間已經結束，大家紛紛散去的时候，告訴他說："那兒，萊因河边，在維斯特霍芬，有人逃出來了，是苦役隊里的人。这是我堂兄打听出來的。据說大部份都抓住了。就是这点消息。"

3

葛格的这次越獄，不管他事先曾經跟華罗或是独自一个人計

划过多久，不管他考慮过多少微小的細節，也不管他曾經怎样籌划一个新生活的偉大前途——不管怎么样，在他逃亡以后的最初几分鐘，他只是一只逃向能够給它生命的荒原中去的野獸，而且籠子上还留着它的毛和血。

自从越獄事件發覺以后，警笛声的吼叫，响遍了几公里远近的地方，驚动了附近那些裹在濃重的秋霧里的小村落。濃霧把一切东西都掩蓋住了，甚至在平时能够穿透最黑暗的夜色的那些强光探照灯，也不是例外。快要早晨六点鐘了，灯光还淹沒在棉絮一般的濃霧里，几乎只露出一点点淡淡的黃色。

葛格再蹲下了一点，虽然他脚下的泥土也在往下陷。也許等不到他离开这塊地方，他就会沉到地下去了。干枯的荆棘刺着他那变得巳經沒有血、光滑而且冰凉的手指。他覺得自己很快地在往下沉，他覺得他早該被吞沒了。虽然他这次逃跑是想死里逃生——毫無疑問，在最近几天里面，他們一定会把他和其余的六个人处死的——可是在他看來，在泥沼中的死，似乎非常簡單，一点也不可怕。仿佛这种死跟他所要逃脫的死不同，这是在曠野里的死，是完全自由的，不是死在人的手里。

在他上边兩公尺的地方，衛兵們沿着柳堤在跑，还帶着狗；警笛的嘯叫和潮湿的濃霧使那些狗和衛兵似乎都發了瘋。葛格头髮直竪，皮膚起了疙瘩。他听見近旁有人在咒罵，他甚至听得出这是孟斯非尔的声音。这么說來，剛才華罗用鏟子在他头上打的那一下巳經沒事了。葛格放开了荆棘，再往下滑。現在他脚底下有了一个突出的东西，可以支得住一个人。当他还有精力和華罗預先籌划一切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地点了。

突然有一件新的事情开始了。过一会他才發現，这并不是什么事情开始，而是有一件事情——警笛声——結束了。那件新的

事情就是寂靜，靜得使你能够听得出各种截然不同的哨子声，和从集中营以及外营房那面傳过來的号令声。他头頂上边的衛兵随着他們的狗跑到柳堤的尽头那边去了。外营房那边也有几条狗向那个方向跑。一声很細微的槍声，接着又是一声，此后就听到“拍拉”一下落水的声音，狗的狂叫声，和混雜在狗叫声中的另一个軟弱無力的、絕对不能和狗叫声相較量的叫声。这不可能是狗，可也不会是人。很可能他們现在拖着走的那个人已經不再像个人样了。“那一定是亞尔培特，”葛格想。有一种現实使人相信是在作夢，儘管絲毫都不是在作夢。“他們逮住他了，”葛格像做夢似地想着，“他們逮住他了。”难道現在只剩下六个了嗎？不見得吧？

霧还是濃得可以用刀來切一样。远远地在公路的那一边——也許就近在那葦叢后面，兩盞小灯亮起來了。这些分散的尖銳的小光点，比平射的探照灯光纔容易穿透濃霧。一会兒以后，農家的灯光就先后亮了起來，一个个村子都睡醒了。不久，这些小灯光合成了一个圓圈。“这是不会有的事，”葛格想，“我准是在做夢。”这时候他感到一种强烈的願望，想松一松他的膝盖。为什么要讓自己糾纏在这場搜索里边呢？膝盖一弯，喉嚨里咯咯一响，什么都解决了……第一是要鎮靜，華罗常常这样說。很可能華罗現在就蹲在附近不远的一叢柳樹下面。任何时候，只要華罗对一个人說：“第一是要鎮靜。”那个人立刻就鎮靜下來了。

葛格抓住了荊棘，慢慢地爬向一边。他現在离开前面一堆矮樹大約还有六公尺。突然之間，他感到一陣劇烈的恐懼，一点也不像做夢。他只好把身子貼在堤外的坡上，肚子平平地抵住地面。恐懼一下子就消失了，和它來的时候同样地突然。

他爬到那堆矮樹下。警笛又开始呼叫了。这叫声一定能够远

远地穿到萊因河的右岸去。葛格把臉貼進泥土里边。鎮靜！鎮靜！華罗在他背后說着。葛格喘了一口气，轉过头来。那些灯光已經全滅了。霧变得稀薄了，透明了，像一片眞正的金紗。三輛摩托車的灯光像火箭似地穿过公路。警笛的呼嘯声好像更响得厉害，虽然实际上只是不断地忽高忽低，拚命地向每个人的腦子里鑽，有几个鐘头之久。葛格又把臉貼進泥土里，因为他听見他們沿着堤岸跑回来了。他斜着眼从眼角边望出去。探照灯現在已經照不到什么东西，灯光在灰白的曉色中变得黯淡無力。假如霧能够不馬上消散就好了！突然他們有三个人在离葛格不到十公尺远的那个斜坡爬下。葛格又听見了孟斯非尔的声音。他也听出了伊勃斯特，那是从他的咒駡声而不是从他的說話声認出来的。他的声音因为憤怒而变得非常尖細——十足是一个老婆子的声音。第三个声音近得可怕——可能就踩在葛格的头上——那是迈斯納，他晚上常到营房里来作个別傳訊。兩天以前，葛格还被他最后傳訊过一次。就在現在，迈斯納說的每一个字都引起了空气强烈的振蕩。葛格觉得他还可以感到因此而引起的微風。“从下边繞过去——一直向前——馬上走——赶快。”

又是一陣恐懼，仿佛有一个拳头要把他的心压碎一样。啊，只要現在不是一个人，只要能生出根来，变成这些柳樹中的一棵，不長胳膊而長起樹皮和樹枝来，这該多么好啊！迈斯納跨到下面的草地上，开始像瘋子似地咆哮着。突然他不作声了。“这次他看見我了，”葛格想。他立刻完全平靜下来，不再有絲毫恐懼。“这下完了，万事全休了！”

迈斯納繼續往下走，走到他們那一伙里去了。他們現在正在堤岸与公路之間泥濘的草地里轉来轉去。葛格比他們想像的要近得多，就是这个情况暫时救了他。假如他逃得快一点的話，他們

現在一定已經在草地上逮住他了。真是奇怪得很，他虽然逼得走头無路，神智昏乱，却还一絲不苟地遵守着他原定的計划。当一切办法都將失敗的时候，那些在失眠的夜里制訂出來的計划，对于一个人仍然具有至高無上的力量；他会想，这些計划是另一个人替他制定的，而实际上这另一个人也就是他自己！

警笛声第二次又靜下來了。葛格往旁边爬着。他一只脚滑了一下。猛地有一只田鷸驚跳起來，嚇得葛格連忙松开了手中抓住的荆棘。田鷸鑽進了葦叢里，發出一种清脆的悉窣声。葛格靜听着。他們現在一定也都在靜听。为什么非得做一个人不可呢？旣然做了人，为什么非得做我葛格呢？所有的蘆葦都恢复了原狀；并沒有人來，終于什么事情也沒有發生，只有一只鳥在沼地里飛來飛去。虽然这样，葛格还是不敢向前移动；他的膝盖受了伤，胳膊擦破了皮。突然間，他在荆棘叢中瞥見了華罗的尖鼻子和他瘦削而蒼白的臉……一会兒，整个荆棘叢中就布滿了華罗的臉。

这一陣过去了，他差不多又安靜下來。他冷靜地想："華罗、費尔格拉勃和我自己是逃得掉的。我們三个最强。鮑特勒已經被逮住了。貝罗尼也可能跑得掉。阿丁格尔太老了。斐尔茲太不中用。"他翻过身來，天已經亮了，霧也已經消散。清新的、金黃色的秋天的陽光，照在一片可以說是平靜的大地上。大約在二十公尺外，葛格看到了那兩塊边緣变成白色的又大又平的石头。在战前，这道堤岸本來是通到远处一个農庄的車路，現在那農庄早已毁了，或者燒了。那时候下边的草地多半还可以通行無阻，然而随着歲月的消逝，草地連同堤岸和大路之間的一些小路，早又被水淹沒了。这兩塊石头很可能就是那时候从萊因河里拖上來的。在兩塊石头之間，还有一点堅实的泥土，早已長滿了蘆葦，中間形成了一条窄徑，可容一个人貼着地面爬过去。

第一块白边的灰石头前的几公尺是最糟的一段路，几乎一点掩蔽也沒有。葛格用牙齒緊緊咬住荆棘，先松开一只手，然后再松开第二只。彈回去的樹枝發出輕微的悉窣声。有一只鳥拍地一下飛了起來，可能就是原來的那一只。

当他在葦叢中蹲在第二块石头上时，他覺得自己好像是長了翅膀，一眨眼便飛了过來一样。啊，現在只要不那么冷就好了！

4

法倫貝尔格司令官接到了报告后，很久很久，老覺得这个难受的現实只是一場夢，很快就会醒过來的；不僅如此，他还覺得这件鬼事情甚至整个不是一場惡夢，只是惡夢的回憶而已。固然，从表面上看，法倫貝尔格已經冷靜地采取了在接到这样一个报告后所应采取的一切措施。可是事实上这样做的并不是法倫貝尔格，因为即使最可怕的惡夢也無需什么措施；那不过是另外一个人替他想出來的一些办法，用來掩飾一件絕对不应該發生的事故。

他的命令發下去一秒鐘之后，警笛就开始嗥叫。他小心地跨过一根臨时接上的电綫——一个夢中的障碍物——走到窗前。警笛为什么要叫呢？窗外茫茫一片：正是夢境里应有的景象。

法倫貝尔格沒有想到，这个“無”其实是“有”：有一片濃霧。

把他驚醒过來的是本生，本生被一条从办公室通到臥室的电綫纏住了。法倫貝尔格突然咆哮起來，当然并不是对本生，而是对剛作过报告的齐里希。虽然如此，他之所以咆哮，倒不是因为他已經听懂了报告——七个犯人同时越獄逃跑了——而是因为他想摔脫那种惡夢的感覺。本生，一个身高一公尺八十五公分，面孔、身材都很漂亮的家伙，再一次轉过身來，說了一声对不起，

就俯下身去把电纜插头插上。法倫貝尔格对于电纜和电話机有一种癖好。在这兩間屋子里，就有一大堆电纜和許許多多可以換來換去的插銷，并且还在不断地進行修理和安裝。上星期，他們开釋了一个犯人，富尔达人第特里希，他是个电机师。他是裝好了这个新設备以后就被釋放的，后來却發現这工作做得相当糟。本生等着，虽然臉上不表示什么，眼睛里却流露着明顯的嘲笑，直到法倫貝尔格的咆哮告一段落，他才走出去，只留下齐里希和法倫貝尔格在一起……

在外屋門口，本生点起了一支烟卷，可是只抽了一口就扔掉了。这天夜里正輪到他休息，还得等半小时才到上班的时間。他是搭他未來的小舅子的車剛从維斯巴登回來。

在司令官住的那所結实的磚屋和旁边栽着一些法國梧桐的第三号营房之間，有一塊方場，他們暗下把它叫作跳舞場。在这露天的地方，警笛声才眞是往人的腦子里鑽。“該死的霧，”本生想。

他手下的兵士已經排好隊。“勃朗威尔，你把地圖釘在那棵樹上。好，大家現在到这兒來听我說話！”本生把圓規的一端插在标有維斯特霍芬集中营字样的那个紅点上，連着画了三个同心圓。“現在是六点过五分，越獄是在五点四十五分發生的。在六点二十分之前，一个人用最快的速度也只能走到这一点。因此，現在姑且假定是在这兩个圓圈之間。勃朗威尔，你去把布次巴赫和上萊新巴赫兩个村子中間的一条路封鎖起來。迈林，下萊新巴赫和卡尔亥謨中間的道路由你堵住。誰也不准通过。你們彼此之間，你們和我之間，都要保持联系。我們現在还不能搜索全区。援軍要十五分鐘以后才能來到。威里希，我們的外圈和萊因河的右岸在这点相交，所以你去把渡口和利巴謝尔沼地之間的那段路堵住！占住这个交点！守住渡口！在利巴謝尔沼地一帶布下崗哨！”

霧还是那么濃，他手表面上的数字在閃閃發亮。他已經听到营房里出發的党衛軍摩托車隊的喇叭声。現在萊新巴赫大街被封鎖住了。他走到地圖跟前。現在利巴謝尔沼地一帶已經布下崗了。在出事后的最初几分鐘里，一切能做的都已做到了。

这时，法倫貝尔格一定已經把报告轉送到总部。“这下子害了这老家伙了，”本生想，“这位塞里根城的征服者！”至于他自己的遭遇呢，他知道那是一帆風順的，彷佛是上帝給他安排好的一样。这次他又走了运。这件倒霉的事恰好在他休假的时候發生，他回來得早一点，剛好來得及帮忙。他透过警笛的喧鬧声傾听着司令官那里的动静，听听那个老家伙是不是發完了第二陣脾气。

齐里希独自和他的長官在一起。他眼睛盯着他的長官，看他把电話插銷插來插去，想接通总部的直接电話。“那个富尔达的第特里希真是个混蛋，做出这种該死的活兒，明天得再把他关起來。”齐里希很知道，像这样胡插一气，完全是浪費时間。現在每一秒鐘都是宝貴的；在这个时間里，那七个“小点”可能越移越远，以至跑到無窮的远处，那就再也抓不回來了。最后，他終于接通了总部，作了报告——这是十分鐘里法倫貝尔格不得不再听一遍的报告。这家伙虽然鼻子和下顎短得可憐，臉上却老早就深印着一种守正不阿的嚴峻表情，可是現在他的下顎垂下來了。他这才想起，上帝决不能容許这种事情發生，七个犯人竟会同时从他的集中营里逃跑！他瞪出眼看着齐里希，齐里希也回敬他一个充滿了遺憾、悲伤和悔恨的、沉重而又凄慘的注視，因为法倫貝尔格是第一个完全信任他的人。不幸的事常常会在一切都很順当的时候發生，齐里希对这个倒并不覺得奇怪。他自己还不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倒霉地挨了一槍嗎？他的農庄还不是在新法律生效前一个月被强制拍賣掉的嗎？还有，那个臭婆娘不是挨了他一

刀，半年之后还把他認了出來，害他坐牢的嗎？法倫貝尔格把他用为親信，已經有兩年之久，他把那件他們私下叫作“撇奶皮”的勾当委托給他——就是把一些挑选出來的囚犯組織成为一个苦役隊，由他來遴选看押的警衛。

突然，法倫貝尔格照例擺在他行軍床边椅子上的那只鬧鐘响起來了，六点十五分。現在是法倫貝尔格起床的时間，本生也該回來銷假了。一天的經常工作开始；法倫貝尔格一天的經常工作，就是統治維斯特霍芬集中营。

法倫貝尔格吃了一驚，把下垂的下顎闔了上去。他用几个簡單的动作穿好了衣服，抓起一把濕刷子在头髮上刷了刷，又刷了牙。他走近齐里希，俯視着这个人的粗頸子，对他說：“我們得把他們全都很快地抓回來。”“是，司令官。”齐里希又接着說：“司令官——”。他当时所提的几个建議，大体上也正是后來秘密警察們所照着办的，虽然他們在照办的时候，誰也沒有再想到齐里希。可是他的建議倒常常顯出他的头腦很清楚，很敏銳。

突然齐里希不作声了，兩个人都在傾听。他們听到远处有一种細微的、起初是無法辨清的声响，但是無論是警笛声、口令声、或是“跳舞場”上一陣新起的皮靴声，都不能把它掩盖住。法倫貝尔格和齐里希互相对望了一下。“窗子！”法倫貝尔格說，齐里希打开了窗，霧气跟着声音就一齐拥進屋來。法倫貝尔格听了一会兒，走了出去，齐里希跟着他。本生剛要把那隊党衛軍打發走，这时候就發生了一陣騷动——鮑特勒，第一个被逮回來的逃犯，正被人拖到“跳舞場”上來。

在还沒有解散的隊伍前面，鮑特勒自己滾过了最后的几尺路。他不是跪着，而是側着身子滑过來的，也許是誰踢了他一脚，使他的臉朝着天了。他在本生的脚跟前滾过的时候，本生發現：这

張臉为什么会顯得那么奇怪。原來是在笑。这个押來的人虽然躺在那兒，破衣服上尽是血漬，耳朵里也流着血，可是看起來却眞好像不出声地在狂笑，笑得把他的發亮的大牙齒都露出來了。

本生把眼睛避开了那張臉，抬头看看法倫貝尔格。法倫貝尔格正低头瞪着鲍特勒，他咧着嘴脣，露出牙齒。有一会兒，这兩个人就好像在相对而笑。本生是了解他的司令官的，他知道現在就要發生什么事了。他就同每次在这种情况下那样：他的年輕的臉变了顏色，他的鼻孔有些張开，他的嘴角有些抽动；这在他的臉上实在是一种可怕的变化，因为他的臉天生是和誅龍英雄[1]的同型，或者是具有穿着盔甲的天使一般的表情。

一时間可并沒有發生什么事。

刑事警官奥佛坎普和費色尔剛从集中营的大門口被引到司令官办公室去。他們兩个人在本生，法倫貝尔格，齐里希一些人面前停下來。当他們知道出了什么事的时候，他們彼此很快地交談了几句，然后奥佛坎普就輕声說起話來；虽然他的話不是專对着某一个人說的，但是他的声音却由于憤怒和想要抑制憤怒的努力而变得十分瘖啞了。

他說："收押犯人应該是这样的嗎？恭喜，恭喜，眞办的好事。赶快請几个專家來把这家伙的腰子，睾丸和耳朵先縫一縫，我們才好再來審訊。哼，眞聪明，你們眞聰明！眞办的好事，恭喜恭喜！"

5

这时候霧气已經升高，好像盖在屋頂和樹梢上的一層絨毛狀

---

[1] 誅龍英雄指德國民間故事里的英雄齐格飛。

的天空。太陽似乎是一盏用棉紗罩着的灯，暗淡地懸挂在維斯特霍芬崎嶇不平的村街上。

"霧要不立刻消掉才好。"有人这样想，他們生怕葡萄在快要采集之前被太陽晒坏。另外有人又这么想："霧要是赶快散掉就好。"他們希望太陽再把葡萄晒熟一些。

在維斯特霍芬担这种心的人倒不多，因为这个村子种的不是葡萄，而是黄瓜。离利巴謝尔沼地和公路之間的那条小路不远，是法蘭克开的一家醋厂。一条寬闊的，掘得很整齐的溝后边就是田野，一直延展到通往工厂的小徑边上。"酒、醋、芥末，馬提阿斯·法蘭克父子公司"。華罗曾經特别要葛格注意这塊招牌，因为从葦叢里鑽出來以后，他得毫無掩蔽地再爬三公尺左右，然后才可以鑽進溝里去；他得往左拐，沿着田地走。

葛格从葦叢里探出头來的时候，霧已經升得很高了，醋厂后边的樹叢都顯露了出來；太陽从他背后照过來，所以这些樹看來一片通紅，仿佛它自己突然燃燒起來一样。他爬了多久了？他的衣服已經跟爛泥結成一塊。只要他躺在这里不动，他是不会被人發覺的。他的四周除了鳥的鳴声和拍翅声外，什么别的騷擾也沒有。只要再忍耐几个星期，一切殘留下來的东西就很容易地被一層冰雪蓋住。華罗，你看，要破坏你那个过于周密的計划多么容易！華罗絕对沒有替他估計，他的身体是多么重，他現在必須依靠兩肘的力气，把他的沉重的身軀拖过这塊毫無掩蔽的空地。他好像是在把整个泥沼拖着走一样。从利巴謝尔沼地傳來了哨子声，接着这边也回答了一声。这边的一声近得可怕，嚇得葛格連牙齒也咬進泥里去了。"爬。"華罗劝告过他。華罗参加过世界大战，参加过魯尔战役和德國中部的战斗——所有一切值得經歷的事情他都經歷过。"你得不停地往前爬，葛格。决不要以为你已經被發

現了。好些人都是为了自以为已經被發現了，就胡來一陣，所以才給逮住的。”

葛格从一些干枯的灌木中間，望了望溝边。那个崗哨站得那么近，就站在黃瓜田間的一条小路和公路銜接的地方，近得令人不知所措，葛格不但不覺得害怕，反而憤怒起來了。那家伙靠着磚牆站着，葛格一伸手就能抓着他，但是葛格不但不能扑上去，而且得躲着，这实在是一件最苦惱的事。但是这个哨兵慢吞吞地走动起來了，經过醋厂，向利巴謝尔沼地走去，他的背后有一双火热的眼睛緊緊盯着他，望到棕灰色的异常遙远的地方。葛格以为他的心畢剝畢剝地跳得像架磨粉机，随时都会把这个哨兵引回來，可是事实上，在極端恐懼之下，他的心跳得比鳥的翅膀还要柔和。葛格繼續在溝中滑动，差不多到了那个哨兵原來站着的地方。華罗曾向他說过，那里路边有一条溝。至于这条溝过了这兒是否还向前伸展，而且如何向前伸展，那連華罗自己都不知道了。他的先見之明在这兒也就到了尽头。葛格在这时才感覺到自己完全失去了依靠。鎮靜！这是在他耳朵里留下來的唯一的一句話，一个空洞的声音，一句口訣。“这条溝，”他自己对自己說，“通到醋厂的下面，是用來排泄穢水的。”他得一直等到这个哨兵轉过身去。这家伙在堤上站停了，吹起哨子。从利巴謝尔沼地方面傳來了回应的哨声。葛格現在能够估計兩个哨声之間的距离了。他現在做了很多估計工作。他腦子的每一部分都在忙着，每一根肌肉都很緊張，每一秒鐘都塞得滿滿的——整个生命异常緊凑，喘不过气來。可是当他鑽進这条令人作嘔的惡臭的溝里去的时候，他突然覺得發暈了，因为这条溝本來不是讓人爬过去的，而是讓人在里边悶死的。他同时也覺得很憤慨，他不是一只水溝里的老鼠，要死也不能死在这兒呀！然而，爬了一会兒以后，他

的前面就不再那么漆黑一团了。他覺得他可以看得出水紋在旋轉。僥幸的是工厂的地基不大，差不多只有四十公尺寬。在牆的另一边他探身出來的地方，田地緩緩向上傾斜，有一条小徑斜斜地通向那兒，接着公路。在牆与小徑的拐角上有一堆垃圾。葛格再不能往前走了，他不得不蹲下來，嘔吐一陣。

一个老头兒正穿过田地走过來，肩上用一根繩子挂着兩只桶，他是到工厂里去取兎子飼料的。在維斯特霍芬，人家都叫他“挂皮帽子”。在他走过的这段短短的路上，他已經被喝住了六次；每次都得拿出他的身份証來：“維斯特霍芬人高特利勃·海特列希，外号‘挂皮帽子’。”“挂皮帽子”背着兩只兎料桶慢慢地穿过田野，一面听着警笛的嗥叫，他想：“集中营里又出了什么事了，就像今年夏天那样，这些可憐的家伙中間有一个想逃跑，他們就开槍打他，不等警笛声停，他已經送掉命了。从前这里可沒有这种胡作非为的事。眞是，他們干嗎非得把这个集中营修造在人的鼻子前面呢？不过話又得說回來，在这一帶原先很淸苦的地方，倒比較容易掙錢了。从前連一点小东西都得运到市上去。不知是眞的不是，据說这地方要由那些可憐的家伙們來开墾，以后好租出去，这就难怪他們要逃跑了。据說租金要比利巴赫那兒低。”

“挂皮帽子”心里想着这些事情，但是又掉过头來，因为他想知道这个髒得出奇的人为什么要蹲在田隴近旁的垃圾堆边。当他看見这个人只是在嘔吐的时候，他就感到满意了，因为嘔吐就是一个理由。

葛格根本沒有看見“挂皮帽子”。“挂皮帽子”也繼續在走着。最初他計划到离莱因河很远的厄尔倫巴赫去，可是現在他却不敢跨过公路了。因此他改变了他的决心，如果那种一瞬間的不可抗拒的外部强制还可以叫做决心的話。他聳起肩膀，低下头，沉重

地走过那塊田野，准备迎接一声吆喝，或是一排槍彈。他一边用脚尖踏着松軟的土地，一边在想："这就來了吧，这就來了吧，我的宝貝。他們会先吆喝一声，随后是一声槍响，我的膝盖無可奈何地就会弯曲，只好往地上倒下。"接着他又想："他們开槍只会打我的腿，他們要活捉我。"他閉上眼睛，清凉而微弱的晨風在他的臉上吹着，他有一种悲不自勝的感覚，一种非人所能忍受的悲伤。他蹣跚地向前走着，忽然停了下來。在他脚边的田隴上有一条小綠緞帶。他瞪着眼看了它一会兒，仿佛它是剛从天上掉下來的一样。他就把它撿了起來。

有一个小女孩站在他面前，那样地突然，仿佛是从地里蹦出來的一样。她穿着一条連袖子的圍裙，头髮分开，梳成辮子。他們彼此看了几眼。那小女孩看看他的臉，又看看他的手。他輕輕地把她的小辮子拉了一下，就把緞帶遞了給她。

小女孩向一个老婆子跟前跑去，那是她的祖母，也是突然地在路上出現的。"現在你的辮子上总算扎上小繩了。好啦好啦！"老婆子說，咯咯地笑着。她又对葛格說："她每天都得換一条新緞帶呢。"——"你为什么不把她的辮子剪了？"他問。老婆子說："那怎么行？"她开始打量起葛格來。这时候，醋厂附近緊靠他們后边的"挂皮帽子"在喊："小抽屜"。在維斯特霍芬，誰都这样称呼她，因为她一輩子老是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帶來帶去，不管是有用还是沒有用，但却正是人們需要的，什么漿糊啦，綫头啦，咳嗽片啦等等。她从前有一个时期老跟"挂皮帽子"跳舞，几乎和他結了婚。她現在向田隴道那边的"挂皮帽子"搖动着她那条皮包骨头的胳膊，在她沒有牙齿的嘴边和滿是皺紋的臉頰上，都顯出那种离奇的活躍神气，老年人就是用这种神气來开玩笑，正像僵尸跳舞，会使人听到吃嗒吃嗒的声音。

当"挂皮帽子"看見这个可能是醋厂里的，陌生而髒得可怕的人跟着那老婆子和小女孩走开去的时候，他就不再嘀咕剛才还叫他担心害怕的那件事了，他完全放寬了心。葛格自己跟在老妇人和小孩子后面走着，覚得总算已經有人收容了他，虽然这不过是暫时的。然而，穿过田地的那条田隴，却并不像葛格所想像的，只通到村子里，却分成兩股，一股通到村子，另一股通到公路。老妇人这时候已經把那条緞帶塞進一个裝着其他廢物的口袋里去了；她牽着小女孩的辮子走，那小女孩含着眼泪。老婆子喃喃地說："你听到那一陣叫嚷嗎？警笛叫得多么利害！現在倒沒有声音了。他們把他逮住了。那家伙算倒了楣。唉，天啊！"她苦笑一陣，又嘆息一陣。到了岔路口她站住了："瞧，霧已經消了。"

葛格向四面望了望，的确，霧已經消了。蔚藍的秋空，映照得澄净而明朗。老婆子看見兩架閃光的飛机从藍空中冲下來，又叫了一声："唉，我的天啊！"不，現在是第三架了，它們貼近地面，越过維斯特霍芬村子的屋頂，然后在沼地和田野上繞着低低的小圈子。

葛格緊跟着那个帶着孙女的老婆子，向公路走去。

他們沿着公路走了十多公尺，沒有碰到任何人。老婆子沉默着。她似乎忘掉了一切——葛格，小女孩，太陽和飛机——而在回憶着那些發生在过去的，甚至連葛格都还沒有誕生的时候的事情。葛格緊靠着她，真想牽住她的裙子。当然这不是真事——他这样靠着那老婆子在走，不使她覚得地这样拉着她的裙子——这只是一場夢罢了。他馬上就会醒的，馬上就会听見营房里法格貝尔的咆哮声的……

右边有一堵長長的圍牆，牆頂砌着碎玻璃。他們一个跟着一个，靠得緊緊地，沿牆走了几步路，葛格排在最后。突然間，一

輛摩托車沒有响喇叭，从他們后边开过來；这时候假如老婆子回过头來看一下的話，她准会以为葛格是被土地吞下去了。摩托車一閃过去了。"唉呀，我的天啊！"老婆子叫着，慢慢地向前走。葛格不單从她的路上消失，并且也从她的記憶里消失了。

圍牆的那一边，葛格躺在地上，碎玻璃把他兩只手都划出了血來；他左手的大拇指下面，划破了很深的一道伤口，他的衣服也扯裂了，露出肉來。

他們現在会下車來找他嗎？一幢矮矮的，窗子很多的紅磚房子里，傳來說話的声音，这些声音有高有低，随着又來了孩子們的急促的合唱声。啊，在他臨死的这一刻，他們要特别引他注意的是哪一个字，哪一句話呢？从相反的方向，又有一輛摩托車疾駛而來，可是它又飛一般地駛过，向維斯特霍芬集中营的方向开去。葛格却并沒有如釋重負的感覺。他現在才感到手上的疼痛，他眞想把整个手从手腕以下都咬下來。

在这个紅色的建筑物——一所農業学校——左边較狹的前面是一間溫室。学校的大門和樓梯就在这一边，正对着溫室。校舍正面和圍牆之間有一間小屋，擋住了葛格的視綫，使他不能看見别的景象。他凝神地把它打量了一番，就爬了过去。里边很靜很黑，有些草繩的气味。一会兒以后，他的眼睛就能分辨出牆上挂着的很粗的一束束的草繩，还有各种各样的工具，筐子和衣服。現在，既然一切都不再靠机智，而只是憑着平常的所謂运气，葛格倒变得很冷靜安詳了。他撕下一塊布条，用牙齒和右手把受伤的左手包扎起來。他从容不迫地选定了一件有拉鏈的曼徹斯特絲絨做的、很厚的褐色短大衣，就把它罩在自己的有血又有汗的破衣服上。鞋子也尽是很好的上等貨，他也看了看它們的尺碼。只是要出去却办不到。他从板壁的夾縫里偷看出去，看見有些人在窗

戶后边，也有些人在温室里面。一个人跑下楼，向温室走过去，可是到了門前就站住了，轉身向小屋这边來。有人从窗戶口叫他，于是他又回到校舍里去了。現在平靜了。太陽照在窗玻璃上，也照在楼梯近旁一架包裝好一半的机器的金屬部分上，照得閃閃發光。

葛格忽然冲到門口，把鑰匙拔下來，自己笑了笑，背靠着門坐在地上，凝視着他的鞋子。这种姿态延續了兩三分鐘。这是最后向着自己內部的退却，因为这时候外边什么都沒有了，可以滿不在乎了。假如这时候他們跑來的話，該用斧头來对抗呢，还是用釘耙？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把他驚醒过來，但決不是外部的东西，也許是他手上的伤痛，也許是还殘留在他耳朵里的華罗的声音。他把鑰匙又放進鎖孔里，从門縫里張望了一下。要再跳过圍牆回到公路上去是不可能的了。在布滿了碎玻璃的牆头和天空之間，露出一帶長滿了葡萄藤的小山。空气是这样清瑩，使你可以数得清突出在灰藍色山崗之上的最高一列葡萄藤的尖梢。就在他沒精打彩地望着几列較高的葡萄藤的这个时候，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是一个他不認識的人教給他的，因为他說不上來这个人究竟是在魯尔的華罗本人，或者是上海的一个苦力，还是維也納防衛同盟的一个盟員，反正这个人是把一件引人注意的东西扛在肩上，叫別人不怀疑他，因而脫險的；因为扛着一件东西这样走出去，就表示有一种任务，这就使扛东西的人獲得了保証。葛格呆在这間小屋里，从打开的門縫可以望見布滿了碎玻璃的圍牆。他那个無名無姓的顧問提醒他，有一个跟他同样情況的人，就曾經采用这种方法，从維也納的一所房子里，或是从魯尔区的一个田庄里，或是从閘北的一条警衛森嚴的街上逃了出來。葛格虽然幷不知道，这位顧問的臉是一向熟識的華罗的臉，还是

一張黃臉或棕色的臉，可是他懂得这个劝告的意思：把樓梯边上的那个机件包裝起來。你总得走出去。你也許不会成功，可是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办法。你的处境的确非常困难，但是从前我的处境也是这样的……

不管他是根本沒有被人注意，还是被認作机器厂的职工，还是被認作他所穿着的这件短大衣的主人，他首先通过了温室与樓梯，通过了院門，來到学校向着田野那一边前面的道路上。他那只包扎好的左手痛得很利害，使他有几分鐘之久甚至忘記了一切恐懼。葛格在那条跟公路平行的小路上走着，經过几幢全是面对着田地的房屋；从它們的頂窗里也許可以看得見萊因河。飛机仍旧在嗡嗡地响，天空的碧藍巳經战勝了云霧，时候快到中午了。葛格的舌头干極了，他的僵硬的、結成塊的衣服在短大衣下面刺痛着他的皮膚，他覚得一种充滿痛苦的，無法克服的口渴。他左肩扛着的机件上挂着一个商标鉄牌，走动时微微地在搖晃。他剛想把东西放下來歇一口气，却被人喊住了。

喊住他的可能就是兩个摩托車巡邏兵之中的一个，他从公路上过來，在兩幢房子之間的空地上望見了他：在这晌午时分，一个人肩上扛着东西，从田地上慢慢地走过來，这并沒有什么可疑，巡邏兵喊住他，并不是起了特別的疑心，任何人都会被喊住的。葛格把商标牌給他查看了一下，巡邏兵就揮手讓他过去了。葛格很可能毫無阻碍地繼續前進，一直走到奧明亥謨，或者再远一点——那个帮助他脫离小屋的顧問也是这样劝告他的。他甚至听得見那个微弱而坚定的声音在喊着：向前走，向前走。可是那个巡邏兵的吆喝却使他有点担心。他拖着这部机件，突然尽量避开公路，穿过田野，向萊因河和布赫腦村走去。他的心越是因为恐懼而跳得更加厉害，那个劝他别走田隴的声音也就越加微弱。这个

声音終于完全被他的激烈的心跳声和布赫腦村中午的鐘声掩盖住了。鐘声响亮而淒凉，就像处决犯人时的丧鐘。琉璃般的天空复盖着他現在走進來的村子。他自己已經感覚到，这个村子可能是一个陷阱。他經过兩个崗哨，他們都用眼睛盯着他。他覚得他們的眼光就在自己的背脊上。他剛走到村里的街上，就听見自己后面响起了一声哨子，一声响亮的哨子，使他失魂落魄。

村子突然騷动起來了，到处都响起了哨子声。命令發出了："大家都回家去！"厚重的大門在吱吱地响。葛格放下了机件，溜進了最近的一扇門，躲在一堆木头后边。村子被包圍住了。时間剛过中午。

法朗茲剛走進格利斯亥謨的食堂。他才知道"小木头"被捕了。安东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把自己知道的全都告訴了他。

就在这时候，牧羊人恩斯特敲着曼哥特家厨房的窗子。莎菲开了門，笑了笑。她丰滿而結实，可是手腕却長得很細巧。他的暖水壺破了，莎菲是願意替他热一下土豆湯的。莎菲說，他为什么不進來一同吃飯呢？南利会看守羊群的。

他的南利，恩斯特說，可不是一条狗，它是一个小天使。可是，他究竟还有良心，正因为如此，人家才肯花錢雇他。"莎菲，"他說，"我倒是願意你把湯热一下，送到田里來。你別那么看我，莎菲。假如你用你那可爱的小眼睛这样看我，我簡直要受不了啦。"

他穿过田野，回到他那可以移动的小屋子去。他找到一塊陽光充足的地面，鋪好一層报紙，再盖上他的斗篷，蹲在那里等着。他愉快地在等待莎菲來。"就像个小蘋果，"他想，"那么丰滿，那么成熟，又有那么纖巧的小枝条。"

莎菲替他把湯送來了，还帶給他几个她自己的土豆丸子和梨餅。他們曾經在史米特亥謨一同上过学。她在他旁边坐下說："真

滑稽。"

"什么滑稽?"

"你居然会做牧羊人。"

"前些日子他們在下边也是这么說的，"恩斯特說，他指的是赫希斯特，"他們說：你是个身体强健的青年，老天爺是要你干些什么别的活兒的。"恩斯特会很快地改变他面部的表情和說話的声調，快得簡直叫人难以相信。一会兒他是劳动局的美尔，一会兒他是劳动战綫的該尔斯特尔，一会兒又是史米特亥謨的克劳斯市長。有时候他也是他自己——恩斯特，可是这却很难得。

"他們說：你为什么不讓一个年紀比較大的人來做你的事情呢？我就說，"恩斯特赶忙咽下几勺湯以后繼續說，"我們家自从威里吉士的时代起，就世世代代都做牧羊人。"

"哪一个威里?"涉菲問。

"在那兒他們也是这样問我的。"恩斯特說，一面吃着丸子和梨餅，"你們在学校里的时候多半誰也沒有注意。他們后來又問我为什么不結婚，虽然結了婚、生了孩子的人过日子要比我苦得多。"

"那你怎么回答呢?"涉菲問，声音有点發嗄。

"噢，"恩斯特天眞地說，"我告訴他們，我已經在初步進行了。"

"你是怎么進行的?"涉菲这会兒緊張起來了。

"因为我已經訂婚了，"恩斯特回答說，眼睛看着地，然而并不是沒有注意到涉菲的臉色有点蒼白，頹丧。"我跟布來巴赫地方的小瑪丽·威蘭兹訂了婚。"

"是嗎?"涉菲低着头說，一面把裙子裹在腿上，來回擴着。"不过你那个小瑪丽·威蘭兹还是个小学生呢。"

"那倒沒有关系，"恩斯特說，"我就喜欢看着我的愛人長大起來。不过这也說來話長。改天我再告訴你吧。"涉菲把一根草梗來

回折着，把它抹平了，又塞在牙齒中間拉。她独自嘲笑地，伤感地說："恋爱，訂婚，結婚……"那个跟她在开玩笑的恩斯特，却什么事情也沒有放过——不管是她情緒的变化，她兩只手擺弄的动作——他把兩只盤子舐干凈，叠在一起。他說："多謝你，莎菲。假如你做別的事也都跟你做丸子那样拿手的話，那末無論誰娶了你都不会吃虧的。看着我，要好好地看着我。假如你用你那兩只小眼睛这样看着我說，我至少会永远忘記小瑪丽。"

他目送着莎菲噼噼拍拍地把她的盤子拿走。"南利！"他一叫，那只小狗就冲到他的胸前，把它的脚爪擱在他膝盖上，抬头望着他——这只黑色的小东西，有的是毫無保留的忠誠。恩斯特把他自己的臉抵住南利的鼻子，兩手撫着它的头，表示出一种温情的爱撫。"南利，你可知道我最爱的是誰？你可知道，南利，在全世界上一切我所認識的女性中間我最爱的是那个，她的名字叫什么？她就叫南利。"

就在这时候，达理学校的校工把午鐘迟打了十五分鐘。年青的海尔威希——一个園藝学徒——首先冲出來，跑到小屋去。他要从他的曼徹斯特絲絨短大衣里的錢袋拿二十个芬尼，还一个同学兩張冬賑獎券的欠賬。这个学校終年开課，主要是教附近村子里的農家男女孩子，还附設一所实驗農場；不僅学生們在那里实習，也雇用着几个園丁和学徒。

学徒海尔威希，是一个瘦長金髮、有聪明眼睛的小伙子。他在小屋里四处尋找他的外衣；他先是吃驚，后來是着急，再后來就冒火了。短大衣是他上星期才買的，在他剛交了第一个女朋友之后。并且，假如他沒有在競賽中得到一筆小小的獎金，恐怕还買不成呢。他大声地喊那些都已坐在飯桌前的伙伴。飯廳很明亮，放着擦洗得很干凈的木桌子，經常总像过節似地用应时的花朵和

新鮮的簇叶装飾起來。牆上希特勒和达理的像片和几張風景画片的周圍，也扎着花朵和簇叶。

最初海尔威希以为这是他的伙伴們跟他开的玩笑——他們常耍逗他，因为他買的这件短大衣大了一些，并且他們也是羨慕他得到的那位女朋友。这些年青的孩子，都有活潑而明朗的臉，跟海尔威希的臉一样，都同时帶着几分孩子气和几分大人气。現在，他們安慰他，并且馬上帮他尋找。一会兒，有人在喊："这斑斑点点的是什么玩藝兒？"又有一个人喊："我的衣服里子撕掉了！""有人進來过了，"他們說，"海尔威希，你的短外衣偸掉了。"海尔威希只得把眼泪往肚里吞。那个管理員也从飯廳里跑了出來。孩子們又在这里搗些什么鬼啊？海尔威希气得臉色發白，訴說他的短大衣被人偸了。他們找來一位値班的教师和那个校工。現在，小屋的門开大了，衣服上的斑斑点点和一件旧短大衣上被撕下來的滿是血迹的里子就都看得清楚了。

啊，假如單是他短大衣的里子撕了去倒也罢了！海尔威希的臉上已經沒有一点大人气了：憤怒和悲哀使他变得完全像个小孩子。"我要逮住那个家伙，我一定宰了他。"他公开地說。米勒發現鞋子丢了，也沒有使他得到絲毫安慰。米勒是富農的独生子，他要買一双新鞋还不容易嗎。可是他呢，就得省而又省。

"海尔威希，平靜一点好不好？"校長說。校工去請他的时候，他正在家里吃午飯呢。"平靜一点，把你短外衣的样子就你所知尽量詳細地說出來。这位先生是刑事警察，你只要詳細地說給他听，他就会帮你找回來的。"

海尔威希敍述完了以后，剛要說"里边还有拉鏈"，就給打住了，因为那个和气的个兒不高的陌生人問他："口袋里有什么东西？"海尔威希想了想。"有一个錢袋，"他說，"里边有一个馬克二

十个芬尼，还有一塊手帕，一把小刀……”他說过的所有的話都重复念給他听了，然后要他簽名。“我上哪兒去取我的短大衣呢?”“孩子，会通知你的。”校長說。

这种情况虽然不能使海尔威希得到什么安慰，但却說明了他的不幸是光荣的，因为那个偷短大衣的賊决不是一个平常的賊。剛才校工一看过小屋，心里就有了数。他只是再問一下校長，該不該打电話而已。

当海尔威希退出來的时候——他出來以后，接着米勒还要描述他的鞋子——在学校和園牆之間的那整塊地方就已經圈住了。葛格跳过園牆时碰坏樹上果子的地方也已經标出來了。牆边和小屋跟前都站着哨兵。教师，園丁和学生們都在封鎖綫的前面挤着。中午休息时間只好延長了；一大桶一大桶的猪肉豌豆湯上面結起了一層厚皮。

一个年老的園丁正在离开封鎖綫几公尺远的地方修路，顯然一点也沒有受到这整个騷动的影响。他和年輕的海尔威希是同鄉。海尔威希的气得發白的脸，現在已經轉紅；他热切地鄭重其事地回答着别人所有的問題。他走到老園丁跟前站住了，也許因为这个家伙还沒有問过他什么話吧。

“我的短大衣一定找得回來的，”年輕的海尔威希說。

“是嗎?”園丁回答說。

“他們要我把它詳詳細細地描述了一遍。”

“那么你就詳詳細細地描述了嗎?”園丁柯柏勒問；他头也沒有抬，还繼續做他的工。

“那当然，我有什么办法呢?”那孩子說。

校工在打第二遍鐘；午飯重新开始了。这里已經在傳說，利巴赫和布赫腦的希特勒青年团員要参加搜查的工作。年輕的海尔

威希被詢問过后，現在却沉默下來了，他似乎是在抑制着一陣新的、較为隱秘的悲痛。这时候，他还想起，他的布赫腦体育会会員証也在那件短大衣里。他要不要再去做一个补充报告呢？

賊拿着会員証有什么用呢？他也許干脆划根火柴就把它燒了。可是一个逃犯怎么拿得到火柴呢？那么他也許就把它撕碎，扔在哪兒的厠所里。可是一个逃犯能够爱上哪兒就上哪兒嗎？那么他一定干脆就把紙屑踩進土里去了。孩子想着，倒莫名其妙地安靜下來了。随后，他又故意繞道再在老園丁身旁走过一次。海尔威希过去对这个和他同一地方出生的人是不大注意的，只是用普通年輕人对待老头子那样地对待他；这就是說，老头子們是早就存在的，只是有时候会死掉而已。所以，現在他又在因为修路而移种着葱头的年老的柯柏勒后边站住，其实是毫無理由的。年青的海尔威希在希特勒青年团里和園丁們之間人緣很好，并且总是什么事都很順利。他是一个身体强健，性情直爽而有才干的青年。他完全相信，关在維斯特霍芬集中营里的那些人就是应該关在里边的，正如瘋子应該关在瘋人院里一样。

“喂，柯柏勒！”他說。

“什么事？”

“我的会員証也在那件短大衣里面呢。”

“噢……”

“我是不是应該再去报告一下。”

“你不是什么都已經报告了嗎？他們要你都报告的，不是嗎？”園丁說。

他这才第一次抬头看了看孩子。他說：“别着急，你的短大衣准拿得回來的。”

“你这样想嗎？”

"当然。他們准会逮住他的，就在今天，等不到明天。你那件东西是多少錢買的?"

"十八个馬克。"

"嘿，那准是很像样的一件了，"柯柏勒說，仿佛他故意要再一次逗这孩子的伤心。"总还可以穿好些时候呢。以后你和女朋友一塊兒出去，还可以穿它。那时候这个家伙，"他随便在空中把这一帶地方指了一下，"也許已經死了很久很久了。"

孩子皺了皺眉。"那又怎么呢?"他突然粗魯地凶凶地問。

"噢，沒有什么，"年老的柯柏勒回答，"一点也沒有什么。"

"不知道他剛才为什么又那样瞧我一次，"年輕的海尔威希想。

6

葛格躲在一个院子里的一堆木头后边。这个院子里橫七豎八地拴着一些晒衣服的繩子。兩个女人，一个年老的，一个中年的，提了一只洗衣服的籃子，从屋里走出來。那个年老的看來身体很結实，可是神情很嚴肅；比較年輕的一个臉有倦容，走路的时候，身子向前弯着。

"假如我們竟然都还活着的話，華罗，"葛格想——又有一陣剧烈的吵嚷声从村子外面傳到街上來——"但願你現在來看看我。"

那兩个女人摸了摸洗过的衣服。年老的說："还太湿，等会兒才能熨呢。"

"可以熨了，"年輕的回答，一面就动手把洗过的衣服裝進籃子里。

"还太湿呢，"年老的說。

“現在熨正合適。”

“太濕。”

“各人有各人的办法。你喜欢干着熨，我就爱濕着熨。”

她們倆匆匆忙忙地很快把繩子上的衣服都收下來了。

在外边，村子里一片騷动。“你听听看！”年輕的女人說。

“噢，是啊……”年老的說。

“听，你听，你听！”年輕的高声嚷起來，好像嗓子要炸了一样。

“我还沒有聾呢，”年老的說，“把籃子推过來好不好？”

就在这时候，一个褐衫隊員从屋子里走到院子里來。那个年輕一点的女人說：“你是从哪兒蹦出來的，还穿着馬靴，帶着馬刺？你总不是从葡萄園里來的吧。”

“你們兩个女人是不是都瘋了？”那个男人嚷着，“这个时候洗衣服，也不怕难为情。一个維斯特霍芬逃出來的人在村子里躲着呢，我們正在到处搜查。”

“去你的罢！”年輕一点的女人說，“天天有事。昨兒是收穫謝恩節，前天是欢迎一四四团，今天是抓逃犯，明天那位督察專員又要經过这兒。可是咱們的蘿卜怎么办？还有葡萄？还有这些要洗的衣服？”

“別說了，”那男人說，一面在地上頓脚，“大門为什么还不关上？”他气冲冲地穿过院子。門只有一扇开着，要兩扇都关上，得把另一扇打开一点，那么兩扇才合得攏。年老的女人就帮着他关上了。

“華罗啊，華罗。”葛格想。

“安娜，”年老的女人說，“把門閂上了吧。”接着她又添上一句：“去年这个时候我还能自己閂呢。”

年青一点的女人嘰嘰咕咕地說：“我不是在这兒嗎？”她有点

不耐煩。

門剛閂上，就有一种突出的新的喧鬧声，把村里别的声响都蓋住了——急促的、得得的皮靴声，和乒乒乓乓在剛关上的大門上的敲击声。年輕一点的女人把門閂拉开，几个希特勒青年团員就一拥而入，喊着："讓我們進來，我們有緊急任务，我們在搜索。有人躲在这个村子里了。閃开些！讓我們進來！"

"慢來慢來，"年輕一点的女人說，"这不是在你們自己家里。佛利茲，你上厨房里去。湯煮好了。"

"讓他們進來吧，媽媽。你总得讓他們進來。反正有我帶着他們。"

"你要把他們帶到哪兒去？到誰那兒去？"女人喊起來。

年老的女人勁兒很大，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孩子們就由佛利茲帶着，一个跟一个地跳过了洗衣籃子。不一会兒，就听見厨房里，馬房里，各間屋子里傳出了他們小哨子的声音。嘩啦！砸了东西了。

"安娜，"那老婆子說，"别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你听我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可以想办法的；有些事情是沒有办法的，就只能忍受着。安娜，你且听着！我完全知道，安娜，你嫁的亞勃里希特是我最坏的一个兒子。他的第一个老婆也跟他一样坏——那时候这地方就总是像个猪窩。可是你把它拾掇得还像个農家的样子。你看亞勃里希特，他早先高兴了就上葡萄園去做做零工，成年累月地悠悠蕩蕩，可是后來一下子却学好了。还有，他那个老婆，那个懶婆娘生的那些孩子，你把他們教得多么好。眞好像你把他們又重新生过一次一样。只有一件，你沉不住气。眼前这些事情，你得忍着点兒，总有一天会出头的。"

年輕一点的女人已經平靜些了。她的声調里还只留下一絲对生命的伤感，尽管吃尽辛苦，却仍然得不到幸福，当然更談不到

尊敬。

“我知道，”她回答說，“可是眼前又出了这件事！”她指指到处响着煩躁刺耳的小哨子声的屋子，又指指門外的騷擾。“娘，我的一番辛苦这下子又全都落了空。我費尽心血把这些孩子管教好了，可是現在他們又变成原來那样的一群小土匪了。就連亞勃里希特也回到他畜生似的老样子了。唉，天哪！”

她用脚把一塊掉在外边的木片踢進木头堆里去。她注意地听了听，就兩手掩着自己的耳朵，悲嘆起來：“那家伙为什么偏偏非得躲到布赫脳來？我眞是想不通。这死鬼！在星期一早晨像只瘋狗一样闖進一个規規矩矩的村子里來。假如他眞要逃走，不会躲在沼地里嗎？他非得把我們这里所有的人都連累上嗎？水边不是有足够多的柳樹，可以讓他躲在里面嗎？”

“我們來抬这个籃子，”老婆子說，“这些衣服还湿着呢。吃过午飯不是还有工夫嗎？”

“我們都是母親怎么教，就怎么做。我是要湿燙的。”

这时候，門外街上發出了一陣可怕的号叫声。这是一种非人所能發出的号叫，可是却又不是獸类的叫声，仿佛一种人們完全不知道，而却是世界上有过的怪物突然出現了一样。葛格一听見这个号叫声，他的眼睛就开始冒火，嘴唇咧开，牙齒也露出來了。他的喉嚨收緊了，仿佛他自己心里也充滿着什么东西，現在要跟他的同类一起号叫出來一样。同时，由他的內心里又升起了一种伤害不了、掩盖不住的声音，溫和、純潔而又淸晰；他了解到，他目前已經有了死的准备。他好像从來沒有活过，但是却总希望勇敢地、沉着地活下去。

兩个女人把她們的籃子放下。一个由皺紋交織起來的黑網在她們蒼白而从內部發出光芒的臉上出現，在年輕一点的女人臉上

皺紋粗而稀，在年老的女人臉上，却是細而密。孩子們从屋子里拥出來，穿过院子，跑到街上。外面又傳來一陣敲門声。老婆子从一陣迷惘之中醒过來，抓住那根笨重的門閂——也許是生平最后一次吧——用她自己的力气把它推开了。一大群人，有希特勒青年团員，有老婆子，有庄稼漢，还有褐衫隊員，都拥進院子里來，大声嚷着："媽媽！媽媽！亞溫太太！媽媽！安娜！亞溫太太！我們已經逮住他了。瞧！瞧！就在隔壁魏姆家里！他蹲在狗窩里边。麥克斯帶着一个人在田地里。那家伙还藏着一付眼鏡呢，可是現在已經丟了，現在他可用不着那玩藝兒了。他們就要用亞尔格家的汽車把他送走了。偏偏就在隔壁魏姆家，眞可惜。媽媽，你瞧！瞧！"

年輕妇人从一陣迷惘中醒过來，走到門前去。从她臉上的表情看，她是忍不住想看一眼那个不准她看的东西的。她踮起脚尖，从街上拥挤在亞尔格車子周圍的人头頂上看了一眼，随即轉过身來，画着十字，跑進屋子里去了。那老婆子跟着她，搖着头，仿佛她忽然变成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婆子了。籃子也扔下不管了。院子里現在寂無一人。

"戴眼鏡的，"葛格想，"那准是裴尔茲。他为什么上这兒來呢？"

一个鐘头之后，佛利茲在院牆外面發現了一个机件。他母親，他祖母和一些鄰居們都走过來，摸不清是怎么回事。他們从那商标牌上推測到：这机件是从奥朋亥謨运來，要交給达理学校的。亞温家現在又得去一个人开汽車，当然，用汽車送到学校只要几分鐘。他們又向他打听他哥哥送走逃犯后回來說了些什么，因为他哥哥現在又到地里做活去了。

"他們把他揍了一頓沒有？"佛利茲問，睜着閃閃發光的眼睛，把身体的重心由一只脚換到另一只脚上。

“揍一頓？”亞温重复了一声，“你才得好好地揍一頓呢。我真覺得奇怪，他們对那家伙还那么客气。”

他們簡直是把裴尔兹从亞温的車上扶下來的。他的身体本來因为准备挨拳打脚踢，很是緊張，等到他們攙着他的胳膊，非常关心地引他進去时，却松軟下來了。他沒有了眼鏡，一切都是迷迷糊糊的，看不見他們臉上表示的是什么样的关心。这家伙疲憊不堪，支持不住了，因为現在什么都完了。他們沒有帶他上集中營司令官的办公室，而是把他送到奥佛坎普所布置的那間屋子里去了。“請坐，裴尔兹，”警官費色尔非常和气地說。他的眼睛和說話声音是从事这种職業的人所特有的，是一定会从别人身上挖出一点东西來的，不管是有病的身体器官，或是懺悔，或是口供。

奥佛坎普坐在一边，蹚縮在一張椅子上，抽着烟，好像他很願意把裴尔兹讓給他的同事去处理一样。

“这倒是短短的一次旅行呢。”費色尔說。他注視着上身开始有点在搖擺的裴尔兹。接着他就查看他的档案卡片。“裴尔兹·艾根，一八九八年生于海腦。对嗎？”

“对，先生，”裴尔兹低声地說，这是他逃走以后第一次开口說話。

“你居然会參加这个勾当，裴尔兹，偏偏选中了你，你这是受了海斯勒那家伙的煽动了。你看，裴尔兹，現在离开費尔格拉勃用鏟子动手的时候剛剛六个小时二十五分鐘。喂，你說，你們是什么时候开始計划这件事的？”裴尔兹不說話。“你难道沒有馬上就看出來，裴尔兹，这是一个無法無天的陰謀嗎？你沒有設法劝阻别的人嗎？”

裴尔兹低声回答着，每一个字都在刺痛他：“我真是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什么，"费色尔說，仍旧是那么温和，"费尔格拉勃發出信号，你就跑。喂，你为什么要拔脚就跑呢？"

裴尔兹說："大家都跑的。"

"对極了。那么你是不打算参加他們的陰謀的，是嗎？裴尔兹？"

"是的。"

"裴尔兹！裴尔兹！"費色尔說。裴尔兹有一种疲乏不堪的人所有的感覚，即使鬧鐘在尖叫，他也想不去理它。費色尔接着說："费尔格拉勃打第一个衛兵的时候，第二个衛兵剛站在你的身边，这时候，你就按照預先訂好的計划，向第二个衛兵扑过去。"

"不是这样。"裴尔兹叫起來了。

"你說什么？"

"我沒有扑过去。"

"好罢。对不起，裴尔兹。第二个衛兵正站在你的旁边，这时候海斯勒和那个……噢，是的……華罗，就按照預定的計划，扑过去打那个碰巧站在你旁边的第二个衛兵。"

"不是的，"裴尔兹說。

"你說不是的，这是什么意思？"

"沒有預定的計划。"

"什么沒有預定的計划？"

"他站在我身边，不是預先約好的。他走过來是因为，因为……"他想把思想集中一下，但是却像要举起一个沉重的东西那样困难。

"你可以安靜地靠一会兒，"費色尔說，"那么这样說來，事先沒有計划什么，并且你也沒有参預陰謀。你只是拔脚就跑而已。費尔格拉勃动手的时候，華罗和海斯勒就向第二个衛兵扑过去，而他是偶然站在你身边的。裴尔兹！是不是这样？"

“是的。”裴尔兹慢慢地說。

“奥佛坎普！”現在費色尔大声叫起來了。

奥佛坎普站起來，就仿佛他們的职务关系顚倒过來了一样。裴尔兹嚇了一跳；他一直沒有注意到还有第三个人在屋里。他听見他們說：“我們馬上把葛格·海斯勒帶進來对質。”奥佛坎普拿起了电話听筒，談了几句就說：“我知道了。”然后又跟費色尔說：“他还不大能够受審呢。”

費色尔說：“或者‘能够’，或者‘不能够’，什么叫‘还不大能够’？”奥佛坎普走到裴尔兹跟前，用一种比費色尔嚴厉一些的声調，然而还不是很凶地对他說：“裴尔兹，你現在得提提精神啦，关于这个事件的口供，海斯勒和你所說的完全不一样。喂，裴尔兹，請你提起精神來，用用你的記憶力和你还留着的最后一点理智吧。”

7

葛格正在外边灰藍色的天空下，躺在一条田溝里，离开他大約一百公尺就是通往奥明亥謨的公路。現在决不能停留！日暮时分必須進城！城市就像一个山洞，里边有藏身之处，有弯曲的小道。他一开始就計划在夜間到达法蘭克福，然后馬上到郊外去找丽尼。他覚得只要和丽尼在一起，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在一个生死关头，一点半鐘的火車应該不是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吧。到現在为止，一切不是都很順利嗎？不是出乎意料地順利，完全符合原定的計划嗎？比原定的計划差不多只是晚了三个鐘头。尽管天还是藍的，可是河里升起來的霧已經侵入田野。一会兒以后，虽然午后的陽光还在照着，公路上的汽車却就得开灯了。

他感到一种难以克服的欲望，比所有的恐懼、饑渴和他手上

的討厭的刺痛（血早已滲透了布条）都更加强烈。躺下吧，委身在漸近的夜色中，一会兒之后，霧气就要掩盖着你；在你臉上方的蜘蛛網后边，太陽已經黯然無光。在夜里他們是不会到这兒來找你的。你可以安息了。

他想找華罗給他提点意見。毫無疑問，華罗的意見一定是："假如你要死的話，你就呆在这兒。要不然，你就从短大衣上撕一塊布条下來重新包扎一下，然后再上城市里去。别的一切都是廢話。"

葛格轉过身來，扒在地上。当他把干透了的布条从手上扯下來的时候，眼泪都掉了下來。他看見自己的大姆指变成了僵硬紫黑色的一团，他又噁心起來了。他用牙齒把新布条打了个結，又轉身仰面躺在地上。明天他得找人給他拾掇拾掇这只手了。他突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明天上，好像时光在它的奔流中，会自动地把一个人一道帶走。

田野上的霧越濃，番紅花也就变得越藍。葛格一直到这时候才注意到这些花朵。假如他在天黑以前不能到达法蘭克福的話，他多半可以打一个电报給丽尼。他是不是就把在短大衣口袋里找着的馬克花在这上边呢？从他越獄的那时候起，他沒有再想到丽尼，即使想到，至多也就像他想到某一个路标或是第一塊灰色的石头一样。他曾經把多少精力、多少宝貴的睡眠都浪費在做夢上！做着这个女孩子的夢，她是幸运之神在他被捕整整三星期之前無意中給他帶來的。"可是我已經想不起她的样子了，"他想着，"我只記得起華罗和所有別的人。"他記得最清楚的是華罗，别的人他就有点模糊，好像霧蒙着似的。一天又过完了，有一个衛兵就在他身边貼近的地方走过，对他說："喂，海斯勒，我們还得搞多久呀？"他用一种奇异而狡猾的眼光望着他。葛格一句話也沒有說，他覺得他是失敗了，同时也想到当初企圖逃走的念头。沿着公路，有几盞

車灯疾駛而过。葛格爬过溝去。腦子里突然閃过一个念头："你們再也逮不着我了！"他怀着这个念头跳上了一輛釀酒厂的卡車。他痛得發暈，因为他爬上去的时候用的是他那只受伤的手。只有一会兒——他觉得是这样，事实上大約过了一刻鐘——这輛車子就开進了奥朋亥謨街上的一个院子。这时候，司机才發現他的車上还有一个乘客。"快下去，"他說。可是葛格跳下車时的样子和他最初走的几步歪歪倒倒的路，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又轉过头來："你大概是上美因茲去的吧？"

"是的。"

"那么在这兒等着吧！"

葛格把他那只受伤的手藏在短大衣的口袋里。直到現在，他只看見司机的背。就是这时候，他也还看不見他的臉，因为他正抵着牆，在一本交貨簿上寫字。接着他就穿过院子走到門外去了。

葛格等着。門前的路緩緩地往上傾斜。这里現在还沒有霧；人行道上的光綫柔和得像夏天黃昏时的情景。对面是一家雜貨鋪，隔壁是家洗衣坊，再隔壁是肉鋪。鋪門一开一关的时候，門鈴就叮当作响。兩个女人拿着許多小包；一个男孩子正在啃一根香腸。从前他曾經多么輕視日常生活的力量和它的动人的美啊！可是現在呢，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走到日常生活里去，而不要等在这兒。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做屠夫的助手，做雜貨店的伙計，或是这些人中随便哪一家的客人啊！这和他在維斯特霍芬的时候所想像的街道多么不同啊！那时候，他相信每一張臉，每一塊鋪在路上的石头都反映着耻辱，每一个步伐，每一个說話的声音都籠罩着悲哀，甚至还籠罩着小孩子們的游戲。可是这条街却非常安靜，人們似乎也都很心滿意足。

"漢納斯！弗里德利希！"洗衣坊樓頂窗口有一个老婆子在招

呼兩个帶着女朋友到这兒來散步的青年褐衫隊員，“上來吧，我給你們煮点咖啡。”迈斯納和狄特林眞是这样請了假，帶着他們的女朋友出來散步的嗎？“好吧！”那兩对男女低声交談了几句以后向上喊着，就擠進了那幢不大的房屋，老婆子臉上帶着一种高兴得意的微笑，关上窗子，因为現在她有了漂亮的年輕客人——也許是親戚——了。葛格此刻不禁感到一陣从來沒有过的悲哀。假如沒有那个声音安慰他的話，他眞是要哭了。即使在他最伤心的夢里，那个声音也会悄悄地告訴他：“一会兒就沒有事了。”“可是，”葛格在想，“事情还沒有完呀！”司机回來了。他是一个身体很肥壯的人，臃腫的臉上長着一对鳥眼似的小黑眼睛。“上車吧。”他简慢地說。

郊外已經夜色蒼茫。司机咒駡着霧。“你上美因茲去干什么？”他突然問。

“進医院去。”

“哪个医院？”

“我早先住过的那个医院。”

“你倒好像挺喜欢聞麻醉藥的气味，”司机說，“我就是用二十匹馬來拖都休想把我拖進医院去。今年二月間，路上凍了冰的时候……”他們差一点撞上了兩部前后停着的車子。卡車司机拉上了車閘，咒駡起來了。前面那兩輛車子剛得到党衛軍巡邏兵的許可开走了。那个巡邏兵來到釀酒厂的卡車跟前。司机把証件遞給他看，随后就听見說：“喂，你这家伙是干什么的啊？”

“这場戲演得还不坏，”葛格想，“我犯了兩个錯誤，可惜这些事情不能預先演習。”他現在的感覚就跟他第一次被捕的时候一样，那时候屋子突然被包圍了，赶快就把各种各样的思想感情整理一下，把一切不相干的东西迅速抛弃，一声干脆的告别，最后就……

他穿的是一件褐色曼徹斯特絲絨的短大衣，这是毫無疑义的。

那个巡邏兵对照了一下拘票。"眞是奇怪，在美因茲和烏尔木斯之間，三个鐘头的功夫到底能找出多少件曼徹斯特短大衣來，"剛才布格帶了一个穿絲絨外衣的家伙進去的时候，警官費色尔曾經这么說过，"这种服裝在这一帶地方好像很受居民們的欢迎呢。"拘票上的各項說明，除了衣服一項以外，都是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進集中营时的档案中摘錄下來的。"除了这件短大衣以外，"巡邏兵想，"这家伙跟拘票上說的一点也不相符。这家伙可以做他的父親呢；拘票上所說的那个人是差不多跟自己同歲的，是一个健康的人，有一張光滑而傲慢的臉，而这个家伙却是一張扁平的平凡的臉，粗鼻子，撅嘴唇！"他揮揮手讓他們过去："希特勒万歲！"

他們以一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走了几分鐘，彼此沒有說一句話。突然，司机又把車子在空曠無人的沒有阻碍的路上開住了。"下去，"他命令說。葛格想說点什么話。"下去，"司机好像威脅似地又說了一遍。葛格还在躊躇，司机的臃腫的臉就难看起來了，他准备硬把葛格摔下車去。葛格只得跳下車，又擦伤了手，痛得他輕輕地叫了一声。他歪歪倒倒地向前走着。裝啤酒的卡車上的灯光一閃而过，随即被几分鐘前变濃了的霧吞沒了。隔了不久就有車子呼呼地在他旁边开过，可是他不敢招呼。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得走好几个鐘头，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經走了好几个鐘头。当他正在想弄清楚他到底在奧朋亥謨和美因茲之間的什么地方的时候，他走進了一个有許多通明的窗戶的小村落。他不敢打听这个村子的名字。这时候，有些在他身旁走过的人向他看上一眼，也有靠在窗口上的人对他望一望，射在他臉上的眼光是那样厉害，使得他要用手來遮掩。他偷到的不知是怎样的一双鞋，一个勁兒地把他拖着走，可是他自己已經沒有再向前跑的願望和意圖了。他听到前边不远有叮当的声音，又看見一条終点在一个小方場的

鐵軌，这大約就是村子的中心。現在他是在一堆电車終点站等电車的人群中間了。他用掉了他的那个馬克里的三十芬尼，買了票。最初电車里人不太多，可是过了工厂旁边的第三站，就拥挤不堪了。葛格垂下眼睛坐着，不看任何人，只是讓自己感到他們的温暖，讓他們挤着而已。他覺得这样很安全，差不多是有了隱蔽一样。但是，只要有誰碰着他或是有誰望了他一眼，他就渾身發冷。

他在一个叫奧格斯丁納街的車站下車，沿着軌道向城市中心走去。他突然一下子变得十分清醒了，假如他的手不痛的話，他真会覺得很輕松的。这是跟这条街，这群人，甚至这整个城市都有关系的；这一切使任何人不会感到寂寞，或是好像感到寂寞。啊，这成千扇大門之中总有一扇会打开会接待他的，只要他能找得到它就好了！他在一家面包店里買了兩个小面包。他周圍的女人們，老的少的，嘮嘮叨叨地談論着面包的价錢，面包的好坏，和將要吃这些面包的男人和孩子們——啊，她們这些談論难道真是从來沒有停止过嗎？"葛格，你眞是在胡思乱想了，"他自己对自己說，"这是从來沒有停止，并且也永远不会停止的。"他边走边吃着面包，又拍了拍海尔威希的短大衣上的一些面包屑。他从一个院子的門口往里看，看見院中有一个飲水池，几个小孩在那兒喝水，用的是一只鏈条挂着的杯子。他走了進去，喝了水，又繼續往前走，一直走到一个很大的廣場。廣場上虽然有灯柱也有人群，可是却顯得朦朧而空曠。他現在眞想坐下來，可是又不敢。这时候，鐘声响起來了，声音是那么近，那么洪亮，使得他因为疲劳难支而靠着的牆都似乎有些震动。他面前廣場上的人逐漸稀少了，他相信萊因河不会很远。他問一个小孩，那个小孩立刻回答他說："你今晚上想投河尋死嗎？"他这才發現，这个人虽然瘦小，却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个大胆的、貪心的年輕女人。她尽在附近

走来走去，以为他会邀她陪伴到莱因河边去。但是，她却刚好起了相反的作用，使他清理了一下自己一直是混乱不堪的思想，作出了一个决定：他無論如何不能走那几座大桥过河到对岸去；他得在这个城市里过夜。这时候桥头一定布着双岗，因此逗留在左岸虽然比較危險，倒是一个比較合理的办法。他得再往下游去另找机会过河。他的“城市”不是直接可以到达的，必須繞一个大弯。他茫然地目送着那个女人。是不是她那迅疾而不規則的步伐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女朋友？是不是每个女孩子都会使他想起他的女朋友呢？在一秒鐘的几分之一的时間里，她的影子在他的心头閃过。当然也是在离开的时候，正像眼前的这个女孩子一样，她也这样聳了一下肩头。这时候，鐘声停了。廣場上突然寂靜下来，他靠着的那堵牆也不再震动，好像它重新又变成了石造的；因此他更感到刚才的鐘声是多么洪亮而有力。他随即离开了牆，抬头看了看教堂的尖塔，可是他还沒有找到最高的頂尖，头就晕了。在附近的兩座粗矮的尖塔上边，另外还有單独的一座尖塔高聳在秋天的蒼空中，它是那么雄壯，那么悠然自在，竟使得葛格伤心起來。可是他突然想到，这么大的一幢房屋里，总不会缺少椅子罢。他找到一处入口，一扇边門，不是大門。他一面驚訝自己居然走了進來，一面就一屁股在最近一条凳子的最近一端上倒了。他想：“在这兒我可以休息了。”他四面看了一下。啊，甚至在無边無际的天空下他都沒有感覚过自己是这样的渺小。他發現了这兒那兒散布着的、跟他自己一样渺小的三四个妇人，認清了他自己和最近的一根柱子之間的距离，以及一根柱子跟另一根之間的距离；同时他又發現，从他坐着的地方望过去，不管是向上或向前，都望不見尽头，只看見空間接着空間——当他發現这些的时候，不禁有些驚异；而最值得驚异的恐怕就是：他暫时忘記了他自己。

但是，他的驚异的感覚很快就被一个雜务干事打破了。这个雜务干事坚定地走着，因为，他对这个地方是熟悉的，并且他又是做着他份內的事情。他穿过柱子大踏步地走过來，高声地，几乎是不耐煩地报告說："关門的时候到了。"对那几位不能結束她們的祈禱的女人，他的口气不是安慰，倒像是教訓——上帝不是明天还在这里嗎——葛格吓得跳了起來。那些女人慢慢地在雜务干事面前走过，在离她們較近的一扇門里出去了。葛格回到他剛才進來的一扇門那里，可是門已經关上了。当他不得不忙着穿过中堂，去赶上那些女人的时候，他腦子里忽然有了一个主意。他不再向前跑，却蹲下來躲在一个很大的洗礼盆后面，讓雜务干事把門鎖上了。

牧羊人恩斯特把他的一群羊赶回來了，他吹着口哨叫他的小狗。在这一帶高地，暮色还沒有來臨。小山和樹木的上方，天色剛剛有点灰黃，正像女人們在她們箱子里收藏得太久了的麻布。在山谷里，霧气是那么濃而且平，好像平地升高起來了，在那上面有大大小小一团团的灯光，史米特亥說村就是位于这平地边緣的斜坡上。霧里傳來了赫希斯特工厂汽笛的尖叫声和火車的嗚嗚声。工厂在換班了。鄉村里城市里，女人們都在准备晚飯。头一批脚踏車已經在下面公路上發出了車鈴的响声。恩斯特走过去，一直走到路旁的溝边。他一条腿向前伸着，兩臂交叉在胸口，注視着下面大路經过葡萄旅館旁边的上坡处。他的嘴边掠过一絲輕蔑傲慢的微笑，那顯然是对上帝和这个世界而發的。每天黃昏时分，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得在这兒下車，把車子推上坡去的时候，他总覺得非常好玩有趣。

十分鐘后，头一批人就在他身旁經过，流着汗，渾身灰色，顯得很累。"喂，漢納斯！""喂，恩斯特，希特勒万歲！""你治他的

病吧①，喂，保尔！"

"喂，法朗兹！"恩斯特說。

"恩斯特，我沒有时間。"法朗兹正推着脚踏車經过路上隆起的土坎，这就是今天早晨他曾經很高兴地蹦过去的地方。恩斯特轉过头來，望着他的背影。"这小子是怎么回事呀？"恩斯特想，"准又是女孩子的事。"他突然覚得自己并不特别喜欢法朗兹了。"他要女孩子干什么？我才需要女孩子呢！"他就走过去敲着曼哥特家厨房的窗子。

法朗兹一直走進了馬耐特家的厨房。"您好！""好，法朗兹。"他嬸母咕噜着。湯已經盛在盤子里了——土豆湯加几根小香腸。男人們——老馬耐特，他的大兒子，女婿和法朗兹——是每人兩根香腸，女人們——馬耐特太太和奥古斯达——每人一根，小孩子們——漢斯和古斯达夫——每人半根。小孩有牛奶喝，大人有啤酒。湯不太多，所以还有面包和另外一种香腸。在战爭期間，馬耐特夫人学会了在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規定和禁令之下親自挤奶和屠宰，供应家庭里差不多一切需要的东西。

杯子和盤子，服裝和容貌，牆上的画，和一家人說話所用的字眼——这一切都說明了馬耐特家不富也不窮，不是城里人也不是鄉下佬，不是虔誠地信教，也不是不信教。

"那孩子要請假，沒有一下子就請准，这对他倒是好的。他可以知道，不管他的腦袋有多硬，还是穿不透石头牆的。"馬耐特太太說；她指的是在美因兹一四四团服兵役的小兒子。除了法朗兹，飯桌上的人都表示同意：那小兒子正应該吃点苦。不管怎么样，这些淘气的孩子能够学着服从命令，总算是一件好事。

---

① 德語里"万歲"与"治病"同一个字，此处是諷刺的意思。

法朗兹吃完飯，就站了起來，馬耐特太太对他說："怎么，今天不是礼拜一嗎？"他們都希望法朗兹能够帮忙把最后一批蘋果收進來。

等他走开了以后，他們还叨嘮了一陣。虽然这样，他到底也还沒有許多可以批評的地方，因为他一向很肯帮忙，并且也循規蹈矩，只是老爱上勃萊尔斯亥謨去和赫尔曼下棋。"假如他能找到一个合適的女孩子，"奥格斯达說，"他就不会这样了。"

法朗兹騎上車，这次是向相反的方向，沿着田隴到勃萊尔斯亥謨去。那城市早先是个村庄，現在由于新住宅区的設立，就和格利斯亥謨联接起來了。赫尔曼第二次結婚以后，就住在这个住宅区里。作为一个鉄路工人，他有在这个区居住的优先权。事实上，自从今春他和馬耐特家一个年青的堂妹——艾尔絲·馬耐特結婚之后，他真是一下子在好些事情上享受了很多权利，还有各种各样的优待，比如賒欠的特权。他的艾尔絲是史洛斯博納家的，也就是住在陶努斯山区的"山后馬耐特"家的，她在散居在許多村子里的馬耐特大家族里和在陶努斯山区里有同样的地位。赫尔曼和他的伙伴們談起他新婚的快乐时曾这样說："是的，我們'山前馬耐特'家的嬸母还要送我們一套銀餐具呢。因为她是艾尔絲的教母，每个命名日都要送一个小銀匙。""你的艾尔絲准是因为有这种好处，所以整年都惦記着山前馬耐特家吧。"他的伙伴們說。"过節的时候倒总是送些东西來的。"赫尔曼說，"可是艾尔絲要去帮忙收割，洗衣服和屠宰，因为她是屬于那个家族的。"然而艾尔絲自己却只欢喜她的銀餐具和整套的新家具。她有一張圓圓的臉，十八歲，一对稍帶綠色的小眼睛。赫尔曼自己問过自己：娶这个女孩子是否合適？她非常可爱而且年輕，可是他却已經寂寞了好多年——特别在最近三年，簡直寂寞得难以忍受。

艾尔絲正独自在厨房里唱歌。她的声音并不特别响亮，也不特别优美，不过她唱的时候無拘無束，所以声音汩汩地流出，好像一条小溪；随着他当时的心情，时而悲切，时而欢乐。

赫尔曼皺起了眉头，良心上觉得有点过不去。他和法朗兹把棋盤放在中間，不加思索就按着老規矩走了起头的三步。法朗兹开始說他的故事。这一整天他一直很焦急地等候着这个时机，現在这个时机好不容易來到了，他可以把什么都說出來，可是，他的話却不免有点雜亂無章。赫尔曼有时插進几句簡短的問話。是的，他自己也听到了一点謠言。不管怎么样，一切都得准备妥当。很可能發生了什么事，很可能有什么人需要他來帮助。不过有一件事，赫尔曼甚至連法朗兹都瞞着：他听說前任区主任華罗，一个他自己早就認識、而且非常优秀的人，已經从維斯特霍芬集中营里逃出來了。他甚至听說華罗的太太也参与其事。这件事很使他担心，因为假如这是眞的，那是不能讓任何人知道的。至于法朗兹再三打听的那个葛格，他却簡直沒有听人說起过。“我們得好好考慮，”他說，“因为越獄成功，总有相当重要性的。”

8

那个秋夜里，躺在床上不能入睡，正在想着事情的，並不只是法朗兹一个人：“假如我的朋友也是其中之一的話，那該怎么办呢?”他並不是唯一的在煩惱地左思右想的人；他想念着的那个人，也許就是集中营的逃犯中的一个。在这間他付了房飯錢而要來的屋子里，法朗兹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再也睡不着。昨天晚上，因为蘋果大丰收，他們还匆匆忙忙地在这間屋子的牆上加釘了一些木板。

法朗兹站了起來，从窗口伸出头去，蘋果的香气使他觉得不

舒服。星期二他們就要拿到市場上去賣，这是他高兴的。虽然他对蘋果不再感到兴趣，并且也吃飽了，却还是又拿起一个，匆匆忙忙地吃了下去，把果核扔到園里。竿子上挂着的玻璃球，白天在三色堇和金漆花上面閃耀着美丽的藍光，現在却完全顯着銀色，仿佛天上的明月滚落進園子里來了。这里地势很高，在他和馬耐特家共有的高高的籬笆后面就是天空，上面有繁星在閃耀，和平而寧靜，好像就在他的近旁。

法朗茲嘆了一口气，又躺下了。

为什么他的老朋友葛格偏偏会是逃犯中的一个呢？他想了第一百次，还在想：是他嗎？或者是另外一个人吧。——法朗茲想的这个人，葛格，是他多年的朋友。噢，他眞算得是他的朋友嗎？“当然，甚至于是我最要好的，唯一的朋友。”法朗茲忽然这样想。他認淸了这一点，忽然覚得惶恐不安起來。

他是什么时候認識葛格的呢？那是一九二七年，在費希特夏令营中。噢，不，不是那个时候，还要早得多呢。离开学校不久，在艾申巴赫的足球場上，他就遇見他了。法朗茲是一个很差勁的球員，誰也不愛要他，因此，他总是嘲笑像葛格这样腦子里只有足球的人。“葛格，”他会这样說，“你頸子上長的不是腦袋，而是一个足球。”这时候葛格的眼睛就会变得又小又尖。等到第二天下午，葛格一脚把球踢到法朗茲的肚子上的时候，法朗茲就知道这决不是偶然的了。从此以后，法朗茲就不上足球場去了，但是足球場并沒有变得像田地那样使他不感兴趣，它仍然老是在引誘他。他后來甚至做过好几次夢，夢見自己做了艾申巴赫足球隊的守門員。

四年之后，他又碰見了葛格，那是在費希特夏令营，在法朗茲教的那門課程上。葛格对他說：他來参加这个夏令营为的是那一門收費低廉的日本柔術教練。至于法朗茲的这門課，他是因为

無聊才选的。他沒有想到，这位法朗兹先生就是他的老朋友法朗兹，就是足球場上的那个笨蛋法朗茲，在这里忽然变成了老师。葛格的眼睛又合成了一条縫，眼珠变成一对含着憎恨的小針尖，仿佛有件什么仇恨或侮辱要报复一下一样。他似乎打定主意要破坏法朗兹所教的这門課。可是他的搗乱不但沒有得到响应，反而受到大家的反对，这以后他就干脆不來了。法朗兹不断地注意着他。葛格漂亮而晒黑的臉上常常帶着輕蔑的表情，他走路的神气过份的气概，仿佛他为所有不如他强壯漂亮的人难过一样。只有在划船或是在摔角的时候，他才变了样；他臉上的表情变得愉快而高兴，仿佛他自己解放了出來。法朗兹为一种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好奇心所驅使，把葛格填的調查表找來了；葛格学过汽車工程，可是自从学徒期滿以后，就一直失業。

第二年冬天，法朗兹在正月示威游行中又碰到了葛格。他的臉上又挂着他那种不活潑的，差不多是輕蔑的微笑。只有他在唱歌的时候，他的臉才松下來。游行完了以后，他在党部里又碰見他。葛格的一只运动鞋有点毛病，在城市里很滑的雪泥漿中走了一次，鞋底松了。法朗兹的腦子里閃过了一个念头：葛格就是这么一个人，必要时他可以从开始就赤着脚游行，坚持到底。他問葛格穿的鞋子是什么尺碼，葛格的回答却是："我自己会收拾。"法朗兹問他願不願意去瞧瞧几張夏令营的照片，可能其中也有他。当然，葛格是願意瞧瞧这些像片的，因为这里边有他参加游泳和日本柔術比賽的情形。

"几时有机会我要瞧瞧去的。"他說。

"今晚你有事嗎？"法朗兹問。

"我会有什么事呢？"葛格說。虽然沒有什么顯明的理由，可是他們都覺得很窘。一路走回旧城的时候，彼此再沒有說一句話。

这时候，法朗兹希望能找到一个借口把葛格丢开。他为什么自找麻烦邀請这个家伙呢？他本來是要讀点書的。法朗兹走進一家鋪子，買了一点臘腸、干酪和橘子。葛格在橱窗跟前等着，他那副常有的笑容不見了，臉色簡直有点陰沉。法朗兹尽管不断地从店里穿过橱窗玻璃窺伺着他，还是完全不能理解。

那时候法朗兹是住在赫斯希巷，住在一所有傾斜的石板屋頂的美丽的房子里。他的房間很小，天花板是斜的，有一扇門通到樓梯。

“你就一个人住在这兒嗎？”葛格問。

法朗兹笑笑：“我还沒有家眷呢。”

“那末你完全是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兒了，”葛格又說了一遍，“噢，原來如此！”現在他的臉色完全是陰森森的了。

法朗兹猜想，葛格准是在一个大家庭里住得很挤。他的“噢，原來如此！”意思是說：“噢，原來如此，你的生活是这样的，怪不得你会進步。”

“你願意搬到这兒來嗎？”法朗兹問。

葛格瞪着眼看他。他的臉上既沒有一絲微笑，也沒有傲慢的神情，仿佛这是一个突如其來的襲击，使他來不及用他慣有的表情來武裝自己。“我？上这兒來？”

“是的。”

“你这是当真的嗎？”葛格低声問。

“我从來不开玩笑。”法朗兹回答。

事实上他并不是很認真，他本來只是隨便說出來的，后來倒变成当真的了，甚至是不得不当真了。葛格的臉色轉成了白色。这时候法朗兹才明白，他的偶然的建議对葛格有难以估計的重要意义，这是他生活上的一个轉折点。法朗兹抓住了他的胳膊說：

“那末，就这样办吧。”葛格掙开了胳膊。

他立刻轉身走了——法朗兹在这裝滿了蘋果的屋子里回想着——他走到窗子跟前，把我那个小窗戶整个遮住了。那是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开了灯。葛格跨坐在一張椅子上。他的美丽的棕黄色的头髮又密又硬，从头頂垂下來。他在替我和自己剝橘子。

我拿起水壺到楼梯口自來水龍头上去取水——法朗兹回想着——我站在門口，他从椅子上望着我。他的灰色的眼睛很是平靜；那儿顆尖銳的、可笑的小点，我年青时老是害怕着的，現在也不見了。他說：“你看，我要把这間屋子全都粉刷一下。我会用那只箱子替你做一个書架，用那边的一只帶鎖的漂亮箱子做一个小衣橱。像新的一样！你瞧着吧！”

不久以后，法朗兹自己也失了業。他們把兩个人的失業救济金和一点臨时的收入湊在一起。那个冬天眞是慘得無以复加——法朗兹在沉思默想——这和他在这以前和这以后所过的日子都不能相提並論的。一間斜頂的，后來粉刷成黄色的小屋子，屋頂上盖着毛毯似的白雪。那时候他們似乎常常挨餓。

就像每一个眞正想到过飢餓，眞正跟飢餓作过斗爭的人一样，他們和世界上的一切飢餓对照起來看，就最不把自己的飢餓当作一回事了。他們在一起工作，学習；一起去參加示威游行和集会。碰到他們区上需要兩个像他們那样的人的时候，人家也会把他們一起找去。而当他們單独在一起的时候，光是因为葛格發問，法朗兹回答这个簡單的事实，他們就造成了一个“我們共同的世界”；你在这个世界里边呆得越久，它就自己会变得越年青；你从它那兒拿走的东西越多，它就会更加壯大。

至少法朗兹是覺得如此。至于葛格呢，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就越來越沉默，也不大提問題了。“我一定不知怎么样得罪了他，”

法朗兹想，“我为什么要逼着他讀書呢？他一定感到很痛苦。”葛格很坦白地說：他簡直全都記不住。在他看來，光讀書是不够的。之后，他就常常跟他踢足球的老朋友保尔在一起，整夜不回來。保尔爱嘲笑他，說他怎么忽然变得那么喜欢高談闊論，老願意發表演說。只要法朗兹不在家，葛格顯然就覚得無聊。他又时常回家过夜，有时候把他最小的弟弟帶來，他的弟弟是一个瘦小干枯的小鬼，長着一对很活潑的眼睛。“就是从那时候起，”法朗兹想，“他一定不知不覺地感到失望。他也許想：和我同住一間屋子，就会把我……那間屋子不久就使他生厭了，我的性格又跟他那么不同。我可能使他感到了我們之間的距离，虽然事实上并沒有什么距离；問題只在于我用錯了尺度。”

到冬天快完的时候，葛格变得很不安定。他那时經常出去。女朋友換得相当頻繁，然而却是按照一个非常奇怪的規律。他突然把費希特夏令営里一个最漂亮的女孩子拋弃了，姘上一个傻里傻气的，有点駝背的小家伙——滞奘帽店里的女店員。后來他又爱上了面包师的年輕太太，直到那面包师閙起來才放手。不久他又跟一个瘦削的戴眼鏡的女党員度了一个周末。“法朗兹，她知道得比你还多。”事后他这样說。

“法朗兹，你不够朋友，”有一次他說，“你从來不提你自己的事。我把我的女朋友一个个都帶到你面前來，我什么事都跟你說。我相信你准藏着什么玩藝兒，一个非常美丽非常忠实可靠的女孩子。”

“这不过因为你想不到也有人能够孤独地度过一些日子的。”法朗兹回答說。

“我遇到艾利·迈登海默，”法朗兹沉思着，“那是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大概晚上七点鐘，就在郵局截止收信前一会兒。

我們站在郵局的同一个窗口前。她戴着珊瑚的耳环。第二次我見到她，是在公園里，她答应了我的請求，把那副耳环取下來，放進她的手提包里。我对她說，只有黑种女人才在耳朵和鼻子上戴这些無聊的东西。她大笑起來——其实这是很可惜的，珊瑚襯着她那棕黃色的头髮，倒是挺美。"

关于艾利，他沒有对葛格提过。有一天晚上，他們偶然在路上碰見了葛格。葛格后來就說："噢，噢，原來如此！"以后每星期六晚上法朗茲回家的时候，葛格总是帶着一絲狡猾的微笑問："喂，怎么样了？"他眼睛里的尖点又大大增多了。

"她不是那种女孩子，"法朗茲就皺着眉头回答。

有一次艾利把他們倆的約会取消了。法朗茲把这件事怪在她的很嚴厉的父親头上。她的父親就是裱糊匠迈登海默。星期一，他到艾利办公的地方去等她，可是她喊着說，她有要緊事，就跳上了一輛最近的电車。整个星期，他發現葛格在不断地注意着自己。法朗茲眞恨不得把他一脚踢出去。那个周末，葛格特别仔細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那时候，法朗茲正在准备星期日要用的講演稿，把一些書籍安排在窗沿上。他臨走的时候对法朗茲說："法朗茲，好好地玩一下吧！"星期天晚上，葛格回來了，臉晒得黑黑的，样子非常高兴。法朗茲在窗沿前边坐着，好像他一直沒有站起來过一样。"这倒也是要学的，"葛格对他說。几天之后，法朗茲忽然在街上遇見艾利。他的心跳了一下。她的臉又热又紅。

"法朗茲，親爱的！"她說，"我想还是我自己來告訴你的好。葛格跟我……你别生我的气。这些事情我們都是作不了主的，你知道。那是沒有办法的事。"

他說了一句"沒有什么！"就走开了。

一連有好几个鐘头，他在一个漆黑一团的世界里蕩來蕩去，

里面只有兩个小紅点在閃閃發光，那是一对珊瑚耳环。

法朗茲回來的时候，葛格正坐在床上。法朗茲立刻就动手收拾自己的东西。葛格用銳利的眼光注視着他。他这眼光居然有一种力量使法朗茲回过头來，虽然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一輩子再也不要看見葛格的眼睛了。葛格微微地在笑。法朗茲眞恨不得对准他的臉打他一拳，最好是打在眼睛上。接着來的那一刹那，也許是他們共同生活中从來沒有过的；他們完全互相了解了。法朗茲覚得，在这一秒鐘以前支配着他行动的一切欲望，除了其中的一个以外，現在都一扫而空了。而葛格呢，也許是生平第一次衷心希望擺脫一切糾纏，拋弃他那种混乱的、不安定的生活，为一个唯一的目标而努力。

“法朗茲，你不必因为我而搬家，”他平心靜气地說，“假如你不願意再跟我住在一起——是的，我現在明白，你一直是有点不願意的——那末我就無論如何不在这里住下去了。艾利跟我馬上就要結婚。”

法朗茲本來不想說什么話，可是現在却脫口而出：“你？艾利？”

“是呀，不行嗎？”葛格說，“这件事跟所有別的事全不一样。这是永远的了。她父親会帮我找个工作的。”

艾利的父親，那个裱糊匠，头一眼就不喜欢这个女婿。可是他却極力主張快点結婚，因为他們早就应該結婚了。他替他們租了一間屋子。据他自己表示，这是因为他不願意看見人家怎样使他的可爱的女兒墮落下去。

法朗茲躺在裝滿蘋果的小屋里的小床上，兩只胳膊交叉在腦后，回想着当时說过的每一句話，以及葛格臉上的表情的每一个变化。有好多年他不願意去追想这些事情了。假如有时候，有些什么当时的事情不由自主地飄進了他的回憶，他一定会突然驚跳

起來。現在他却讓每一件事情都慢慢地在他眼前經过。他不覺得什么，只是覺得驚奇。

"我已經不再覺得难过了，"他想，"現在对于我什么都是一样的了。这些时候一定發生了可怕的事，所以已經什么都不再讓我难过了。"

三个星期以后，法朗玆远远地望見了葛格。他是和一个胖得出奇的女人坐在布根海默公園的一只椅子上。他把一只胳膊从那女人的背后伸过去，可是并不能完全闔攏來。艾利在生孩子之前，就已經回娘家住去了。可是据鄰居們告訴法朗玆說，她的父親突然劝她回到她丈夫那兒去，因为她父親覺得既然她已經跟他結了婚，又快要替他生孩子了，她总得和他相处下去。那时候葛格又失了業，因为，正如他岳父所說，他老是乱追一气。艾利又回到她原來的地方工作去了。法朗玆在离开那城市以前不久，他听說艾利終于又回娘家去住了。

有一种兒童玩具，是把各种顏色的玻璃放在一張彩色的圖片上，因为玻璃的顏色不同，所以看到的景像也不一样。当时法朗玆用的那塊玻璃只是讓他在某一些行动上去看他的朋友。他不曾用别样的玻璃去看一下。不久他也就沒有見到他了。法朗玆对那个城市有点厭惡，他想换一个地方。这种事如果發生在别人身上，也許打一場架就算完事，但是，对于像法朗玆这样的人，一切事情都有它的影响。因此他就跑去找他多年未見的母親。她住在德國北部一个已經結婚的女兒那里。法朗玆就在那兒一直住下去。环境的改变擴展了他对于整个人生的看法。有时候他甚至忘記了驅使他上这个新地方來、住在一些新的朋友之間的动机。从他的外部生活去看，他只是从一个城市飄泊到另一个城市，只是失業群众中的一个。而整个地看起來，他却跟一个轉学到另外一所大

学里去的学生也沒有什么兩样。有一个时期，他跟一个很安靜很規矩的女孩子同居过。假如他能够使他自己相信他确实是爱她的話，他也許会覚得幸福的。

一九三三年末，他母親去世以后，他回到他原先住过的那城市附近的一个地方去。他决定这样回來，有三方面的理由：在那个北部地方，他名气太大了，处境非常困难；而在这南部地方，虽然他認識很多的人，有种种的关系，但却已經被人遺忘；而且他可以寄居在馬耐特叔父家里。在路上他所偶然碰到的老朋友們都私下在想："这家伙早先可不是这么說話的。"或是："又有一个人轉变了。"有一天，法朗茲去找近鄰中唯一知道他底細的人：赫尔曼，一个鉄路工人。赫尔曼从容不迫地告訴他——甚至比平常还要來得从容不迫些——前一天晚上發生了一次很不幸的逮捕。第一，因为那个被捕的人手里握着一切綫索。第二，因为他被派做这个工作还不久，而前任的那个人却也被捕了。赫尔曼平靜地，同时又是很明确地發表了他的意見，他認为那个被捕的人可能会由于軟弱，或是缺乏經驗，就把机密泄漏出來。即使他的怀疑可能沒有根据，可是他有責任依照他的推测作万一的准备；他应該轉移一切的联系，同时警告每一个那被捕的人知道一点底細的人。說到这兒，他突然打断了自己的話，直截了当地問法朗茲，是否早就認識这个人；他的名字叫葛格·海斯勒，他曾經在这兒住过。

法朗茲控制住了自己的情感，可是赫尔曼还是看出了他的那种極度惶惑的神情，因为他是經过了这許多年之后又听到了这个名字。法朗茲想用几句話來替葛格描繪一幅公正的画像，然而这是一件即使他在最平靜的时候恐怕也不能做到的事。不过赫尔曼对法朗茲的慌張，却作了自己另外的一种解釋。他們就在棋盤上進行了一切必要的准备。

法朗兹暗暗地想着："我們的各种准备都是多余的。我們連一个关系都不必轉移，連一个同志都不必警告。我也不必担心害怕，离开这里。"

几个星期后，赫尔曼讓他去見一个从維斯特霍芬釋放出來的人。那个人关于葛格的报告是这样的："他們想拿他做一个榜样，向我們表示，一个像他这样倔强的人，也能一下子就弄得屈膝求饒。可是事实上刚刚相反，只証明了任何手段都無法使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屈服。他們仍旧繼續拷打他，因为現在他們是要他死。他給他們看的是怎么样的一副表情啊！那是一种微笑，使得他們怒極欲狂，还有他那对眼睛，里面有那么多滑稽的、尖銳的小点！可是現在他的漂亮的臉已經被打爛了，他的整个身体也萎縮了。"

法朗兹从床上起來，把头尽量探到小窗的外边。四周是完全的平靜。在这种平靜中，法朗兹不能感到和平，这还是第一次——世界其实并不平靜，它只是緘默而已。他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手从月光下縮回；月光跟别的光都不一样，它有一种能力，能够沾在每一个平面上，滲進每一个罅隙里。"我怎能想到，"他在想，"他就是那个寧死不屈的人呢？那个人怎么就是他呢？誰又能够預料呢？突然之間，我們的名譽，我們的光荣，我們的安全就都握在他的手里了。所有过去的事，所有他的那些恋爱故事，那些惡作剧，一切全都是不相干的無聊的事。这是誰都不能預料的。假如我处在他的地位，也許我就不能坚持下去，虽然我是……"

法朗兹突然覚得十分疲倦，他又回到床上。"也許他并不在那些逃走的人里面，"他現在想，"他身体太弱，恐怕做不了这种事情。但是，不管是誰逃了出來，赫尔曼的話还是对的；一个人逃了出來，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总会引起騷动。这是对他們的万能挂上了一个問号。这是一个破綻。"

第 二 章

1

大門鎖上了，雜务干事走了，教堂圓頂下面發出的最后的声音也消失了，这时候葛格才發現自己已經得到了一次緩刑——一次那么有效的緩期执行，使他差一点誤以为这是真正的得救。这是他自从逃跑以來，甚至于是自从入獄以來，第一次那么充滿了一种强烈的安全感。这个感覚虽然很强烈，却又很短促。“啊，这个避难所里真是冷得要死。”他自言自語地說。

暮色逐漸深沉，彩色玻璃窗上的色彩都模糊了。暮色已經深沉到这么一个程度，以致牆壁后退，屋頂上升，那些柱子無窮無尽地排列着，越長越高，伸進了一片迷茫之中，那兒也許是空無所有，也可能就是“無窮無極”。葛格突然覚得有人在注視他。这个感覚使他整个身心都癱瘓了，他拚命地掙扎。他从洗礼盆底下探出头來。离他五公尺的地方，从最近的柱子那里，有一个人的眼光碰到了他。这个人头戴法帽，手拿权杖，斜靠在他的墓碑上。暮色把似乎要从他身上流走的法袍上的光華消融了，却还沒有遮掩住他的清明、純朴，同时又是猙獰的面容。当葛格在他身边爬过时，他的眼睛也跟着他。

暮色不是像平常那样从外面透進來，而是仿佛教堂本身在分

解，在融化。柱子上边的葡萄藤，假面飾，和那边一只被刺穿了的光脚——这些都只是幻像，只是錯覺。所有一切石头做成的东西，現在都开始化为烟云；只有葛格却因为恐懼而僵化了。他閉上眼睛，喘了几口气。接着什么都过去了，这可能是因为暮色变得更深了一些，因此也就使人更放心了一些。他想尋找一个藏身的地方。他在柱子之間穿來穿去，身子蹲得很低，仿佛还是有人在瞧着他一样。在他蹲的地方前面的那根柱子上，靠着一个很胖很健壯的人，从他的大理石墓碑上越过葛格，冷峻地望着远处，他那寬闊的臉上浮着威权的剛愎的笑容。他每只手都拿着一頂王冠——葛格看不見——他將永远給兩个矮人加冕——这兩个是國王已死而新王尚未登位期間的兩个王位角逐者。葛格一跳就跳到了下一根柱子跟前，仿佛中間的一段地方有人在窺探一样。他抬头看到一个人，衣服寬大得可以把葛格裹在里边。他看到一張仁慈的臉，充滿着悲哀和懸念，垂着头看着他，把他嚇了一大跳。“我的孩子呀，你何必再掙扎下去呢？听天由命吧，你一开始就完蛋了。你的心在跳动，你的受伤的手也在抽痛。”葛格找到了一个合適的藏身之处——一个壁龕。他帶着一只不得劲的手，像一只狗伤了脚爪似的，在神聖罗馬帝國的六个掌璽大臣的注視之下，溜过了教堂的側廊。他振作了一下，揉揉他那只变得僵硬了的受伤的手上的关節。他也揉了揉自己的膝盖，踝骨，和脚趾。

他已經在發燒了。在他到达丽尼的家以前，他那只受伤的手可不能再跟他搗麻煩。只要一到丽尼那里，她就会替他包扎起來；他就可以洗澡，有吃有喝，可以睡覺，可以治療伤口。他突然驚覺了一下。剛才他热切地盼望着黑夜來臨，现在却又企盼着它赶快过去。他又想像着丽尼的模样；这很像是变戲法，有时成功，有时失敗，而且还要看地点和时間。这一次他成功了：她是一个身

材苗条的十九歲的女孩子，兩腿細長，藍眼睛在濃密的睫毛下顯得差不多是烏黑的；一張帶褐色的臉。这就是他的夢中人了。事实上，这个女孩子因为胳臂和腿都很長，走起路來快得有点不自然，有点可笑，所以他起初覺得她有点难看。可是在回憶之中，在分离的期間，她却变成了一个即使在神話里也难得出現的仙女。他們分离得越久，她在他的夢里也一夢比一夢更來得温柔，更來得虛渺。就是現在，他靠在冰冷的牆上，为了不要睡着，他还对她傾吐着一腔柔情。他相信，她是会从床上坐起來，在暗中傾听着的。

自从那唯一的一次他們眞正在一起之后，已經有过不知多少次的海誓山盟，不知多少次的夢中奇遇了。第二天，他就不得不离开那座城市。他的耳边还响着她發誓的声音，單調而又絕望："我会在这兒等你回來的。如果你要逃，我就跟你一起逃。"

从他現在靠着的地方，葛格还能够看清犄角上那根柱子旁边的那个人。虽然光綫很暗，可是从远处望去，反而顯得更加清楚。他的弯弯的嘴唇仿佛在說出那最后的、終極的建議：用安寧來代替臨終的痛苦；用慈悲來代替正义。

在尼特拉特地方的那座小楼房，是丽尼和她一个常在外边工作的姊姊合住的。它的地位很適宜于隱藏或逃跑。当他一跨过这小屋的門檻，他就已經考慮到这一点，好像他差不多忘記了其他一切的事情：他过去的恋爱，和他早年的悠長的歲月。甚至于当小屋的四壁融为一体，变得像穿不透的籬笆一样的时候，这个念头在他的腦子里也还沒有消滅，就是說：在緊急关头，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藏身之所。在維斯特霍分的时候，有一次他們告訴他，有人來探望他；他当时覺得很害怕，以为当局已經發現了丽尼。起初，他簡直認不出他們帶到他面前來的这个女人是誰。他把艾利忘得那么干

净，虽然他們帶進來的就是她，他还以为，他面前的这个女人可能是鄰村的一个最可爱的農家女孩子呢。

他正要蒙矓入睡，突然又驚醒了，教堂里充滿了一陣砰礴声。一道亮光穿过整个教堂，正照在他向前伸出的脚的上方。他应該逃嗎？还來得及嗎？上哪兒去呢？所有的門全鎖着，除了透進光來的那一扇。也許他还可以悄悄地跑到随便哪一間靠边的祈禱室里去吧？他用受伤的手撑着地想站起來，却痛得大叫了一声，又倒了下去。他再也不敢爬过那道光去了，因为他听到了雜务干事的声音："你們这些懶婆娘！你們这些臭女人！今天是这个，明天又是那个。"他的声音就像"末日審判"时的宣判。一个老妇人，他的母親，喊起來了："你瞧，这不是你的手提袋嗎？"接着是另外一个声音，那是干事的老婆；在牆壁和柱子之間响起了回声，好像一种眞正的勝利的狂呼："我早知道，我打扫的时候，是放在兩只椅子中間的。"那兩个女人走了。她們的脚步声听起來就像兩个在蹣跚地走着的巨人。門又鎖上了。剩下的只有关門的声音；它四处迸散，然后又振盪起來，仿佛永远靜不下去似的，最后才在最远的犄角上消失；可是葛格已經停止顫抖的时候，它却还在顫抖着呢。

他又靠在牆上，眼皮很覺沉重。現在又是一片黑暗了。黑暗中浮起了一盞孤独的灯，灯光暗淡，照不亮教堂的圓頂，反而使黑暗顯得更是深不可測、牢不可破。葛格剛才本是最希望这样；可是現在他却感到气悶，不安。

"現在你該把你的衣服脫下來了，"華罗劝他說，"因为以后你也許就沒有力气这样做了。"他服从了，就像他一直服从着華罗那样；他驚訝起來，因为他的極度疲乏已經消退了。華罗入獄比他晚兩个月。"噢，你就是葛格。"这六个字就是这位前輩招呼他的話。

从这句話里，葛格生平第一次感覺到自己的全部价值。不知是哪一个被释出獄的人在外边說起过他了。当他在維斯特霍芬被拷打得死去活來的时候，他故鄉的一些村庄和城市也正在对他下着断語——一块不朽的墓碑。甚至于現在，靠在冰冷的牆上，葛格还在想着："在我的一生之中，假如只有在維斯特霍芬才能遇見華罗的話，那么即使要我从头再挨一次，我都心甘情願……"第一次，也許也是最后一次，在他年青的生命中，出現了一种友誼，在这种友誼中，既用不着誇大，也用不着妄自菲薄；既用不着强人所难，也用不着無条件的献身；只是要表明，誰是大丈夫，誰就会受到别人的爱戴。

在他看來，黑暗已經不是那么濃了。牆上的白粉微微發亮，就像初降的雪。他整个身体仿佛都在感到：他容易被人看見了。他是不是应該再換一个地方呢？不知道他們什么时候会把大門打开做早禱？在天亮之前，他还有無数分鐘的安全。他的前途还有許多分鐘，就比如那干事的前途还有許多星期一样；因为即使是一个教堂干事，也不会永远沒有危險的。

离开他远远的地方，在主祭壇那兒，有一根單独的柱子，光綫照在它的凹凸紋上，使它顯得很清楚。这一根單独的明亮的柱子，仿佛支撑着整个教堂的圓頂。可是这一切多么冷啊！一个冰的世界，就像从來沒有人的手触过它，也沒有人的心想过它。他真是仿佛被抛弃在冰河里了。他用他那只沒有受伤的手，揉揉自己的脚和每一个关節。在这种避难所里，簡直会把人冻死。

"三联斤斗！这是人体所能做到的最高限度。"他的鉄窗朋友貝罗尼曾經詳詳細細地跟他解釋过。貝罗尼是一个賣藝人，真姓名叫安东·迈尔，他是被他們直接从大秋千上逮下來的，因为在他行李里面，搜出了几封从法國技藝家协会寄來的信。他們屢次把

他从睡夢中喊醒，要他表演几套技藝。他是一个膚色黝黑，沉默寡言的人，是一个好同志，可是不大和人來往。“我跟你說，現在活着的技藝家中，只有三个会这套玩藝。当然，間或也可能有一兩个人能够碰巧來上这么一回，可是沒有人能够天天接連不斷地來的。”貝罗尼曾經自动來和華罗說，他自己無論如何要嘗試一次越獄。反正在这兒他們是死路一条。在越獄的时候，他靠他身体灵活敏捷，和朋友們隨时的援助。他留过一个地址給葛格，他說，不管怎么样，他总会留一点錢和衣服在那兒的。看起來他是一个靠得住的青年，可是有点落落寡合，別人总摸不透他。葛格就不想利用那个地址。

他預备在星期四早晨請丽尼到法蘭克福去找他的几个老朋友。假如裴尔茲除了他自己那副头腦以外，还有貝罗尼那一身筋骨的話，那他多半是也可以脫身的。阿丁格尔这时一定已經給逮回去了。論年齡，他可以做所有那些流氓的父親，可是他們也許这时候还在拔他的头髮，把吐沫啐在他的那張老農夫的臉上。即使在他似乎有点神經失常的时候，都还保持着尊嚴。他是为了一点家庭之間的宿怨，被鄰村村長告發的。

七个人之中，費尔格拉勃是他唯一的本來就認識的人。他常常从櫃台后面的抽屜里拿出一个馬克來捐献，他的名字就在葛格的捐册上面。即使在最絕望的时候，他也不能完全克服某种的怨恨。他会抱怨着說，他只是糊里糊塗地卷進去的；他們來向他劝說，而他这个人又是从來不說一个“不”字的。

亞尔培特可能已經不在人間。有好几个星期，他忍受一切，一面極力申辯，說他自己的罪行是輕微的，只是一点什么关于外匯的事；后來突然一下大發雷霆，于是就被調到齐里希的苦役隊里來了。啊，这个亞尔培特，受了多少次狠心的毒打，才从他那

顆愚昧的心里把最后的一点火花打得迸出來啊！

"我还是会在这兒冻死，"葛格想，"那末他們就会發現我了。人們將指着这堵牆，对孩子們說：'在那些动乱的日子的一个秋夜里，曾經發現有一个逃出來的人冻死在这里。'現在是什么时候呢？差不多半夜了。"周圍又是一片漆黑，他想："我早先認識的人里面还有人記得我嗎？我的母親嗎？她老在罵人。她常常搖搖擺擺地拖着兩只腫疼的脚在白馬巷中走來走去，又矮又胖，胸部非常丰滿，微微顫动。我想即使我活着，也不可能再看見她了。"就她的外貌來說，他所記得的，只是她的眼睛。那是一双年青的，棕色的眼睛，可是在罵人和束手無策的时候，却会变成黑色。因为他母親有这样的胸脯和一件滑稽可笑的節日穿的衣服，他曾經在这个做过他三个月妻子的艾利而前很覺得丢臉，但是現在他却深感到，他当时的那种思想很是可耻。

他想起他的老同学保尔·略德尔。他們曾經在同一条街上玩过十年彈球戲，后來又在一起玩了十年足球。此后他就不見他的踪影，因为他自己已經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小略德尔却还是依然故我。他現在想起保尔的長着雀斑的圓臉，仿佛就想起一处可爱的，可又是永远隔絕的風景区……他也想到法朗茲。"法朗茲待我挺好，"葛格想，"他为我費了不少心机。謝謝你，法朗茲。我們后來吵了一次架，那是为了什么事呀？不知道現在他变得怎么样了。他倒是个很安靜的人，規矩，忠誠。"

葛格屏住气。一道从彩色玻璃窗里射过來的光綫，斜穿过教堂的側廊。这亮光多半是从教堂廣場对面的一幢房子里發出的，或者是一盞車灯。这好像黑暗中忽然展开了一条巨大的，彩色繽紛的地毯，鋪在空無一人的教堂的石板地上；每夜如此，它不为了誰，对誰都沒有用处，因为像葛格这样的客人在这兒是千載難

逢的。

窗外的灯光，也許是为了安慰一个生病的小孩子，也可能是为了送走一个兵士；可是当它点着的时候，也照亮了所有的壁画。"噢，"葛格想，"这一定是被逐出乐園的那兩个人了；这是牲口的头，注視着圣子耶穌在里面誕生的馬槽，因为沒有别的地方可以讓他誕生了；噢，这是'最后的晚餐'，他已經知道他被出賣了；那是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个兵士用槍刺他……"葛格早已把这些画忘記了。有很多他就从來沒有見过，他家里早已沒有这些画了。但是，一切能够破除寂寞的东西都能使人得到安慰。不僅是同时代人的痛苦，就是古代人的痛苦，也有这种安慰的力量。

外面的灯光消失了，比先前更加黑暗。葛格想到他的兄弟們，特别是最小的兄弟，那是他自己，用一种与其說对于一个小孩子，毋寧說对于一只小猫的鍾爱領大的。他想到他自己的孩子，他只是匆匆地見过一面。随后他就不再想到某一个什么人。一些面影出現了又消失，有的是朦朧一片，有的格外清晰。有好些是在街上同走过一段路的，有好些是在校園中或运动場上碰見过的；同时，还有河流，云彩和树林。这些面影自动地在他的面前涌現，使他只好把他曾經爱过的抓住。随后，一切就都無影無踪了。他不能回想起他母親的面容，也不能想起任何面貌。他觉得眼睛有点不舒服，好像他的确看到了这一切一样。他早已忘記自己是在教堂里。离他稍远的地方有一点帶彩色的亮光，那是外面駛过一輛汽車；它的灯光射到一扇窗戶上，又反射到地板上。当这汽車的灯光照到一堵牆上时，教堂里又是一片昏暗。

葛格傾听着。这輛汽車再往前开过去。他听見一陣男男女女的尖叫声和嘻笑声，他們一定是挤在一輛小得容不下这么多人的車子里。車子开走了，車灯的光照到窗上，窗上的顏色很快地反射

在一些柱子上，退回去了，离开葛格更远了。葛格的头垂在自己的胸膛上。他睡着了。他倒在受伤的手上，又把他痛醒了。深夜已經过去。塗在他前边一堵牆上的白粉开始發亮。跟暮色來臨时的次序正相反，最初是黑暗开始消溶，然后柱子和牆壁起了一陣連續不斷的波动，仿佛这座教堂是用沙建造的。受着外面最微弱的晨光的照射，窗子里边的画像也慢慢地現出來了；它們并不閃爍發光，只是帶着陰沉暗淡的色調。同时那陣波动停止了，每一样东西都开始凝固。中堂上的巨大的圓頂硬化成那些不可变更的法則；就是按照这些法則，斯陶芬王朝①的歷代君主才把这座教堂建造成，虽然事实上它是个别建筑家的智慧和人民無窮的力量的結晶。葛格爬進去的那部分教堂的圓頂也硬化了，这一部分在斯陶芬时代就已經受人景仰。同样地，这些柱子和柱頂上所有的猙獰的人臉和獸头也硬化了。还有在柱子前面大理石墓碑上的大主教們也重新硬化了；他們还是这样威風凜凜，栩栩如生；再有就是那些國王，他們在加冕时曾經那么趾高气揚。

"再不能耽擱了，"葛格想。他爬了出來，用牙齒和那只沒有受伤的手把一个包着他衣服的小包捆緊了，塞在石碑和柱子中間。他全身緊張，双目烱烱地等待着干事开門的时刻的到來。

2

那时候，牧羊人恩斯特用一种很低的胸音招呼他的小南利，这只狗是熟悉这种声音的，它高兴得搖头擺尾。"南利，"牧羊人恩斯特說，"渉菲这个傻东西，她到底沒有來。她一点也不知道好

---

① 斯陶芬，即霍亨斯陶芬，罗馬王朝名(1138—1254)。

歹，南利。可是咱們反正沒有因此而失眠，是不是？并且咱們也一点沒有为了这事而痛苦。”

在曼哥特家里，一切还都是靜悄悄的，可是在馬耐特家的馬房里，却已經有人在忙着了。恩斯特拿了洗臉毛巾和他的一只裝着刮臉家伙的油布口袋，走到馬耐特家的抽水机那兒。他抹上肥皂，洗了頸子和胸脯，又擦了牙齒；冰凉，爽快，使他有点發抖。他接着又把一面小鏡子挂在籬笆上，开始刮起臉来。他在鏡子里看見奧格斯达提着牛奶桶走过来，就問她：“你可以給我一点热水嗎？”奧格斯达說：“好吧，請進吧。”

“說真的，結婚以后你变得这样溫柔了，奧格斯达，”恩斯特說，“我覚得你从前太任性了。”

“你一清早就喝了‘胡說水’了吧，”奧格斯达說。“連咖啡都不曾喝，”恩斯特說，“我的热水瓶坏了。”

远远地，在美因河边的濃霧里，煤气灯正在畢畢剝剝地熄滅。从利巴赫村一所最外面的房子的園門里，走出一个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头上包着一塊头巾。那头巾很白，把它下面的兩条細細的眉毛襯得更加突出了。她臉上帶着一种平靜的企盼的表情，毫不怀疑地相信，她所期待的那个人一定会像他每天早晨一样，随时在圍牆后面的小路上出現，所以她甚至并不朝着他来的方向望一下，只是在門前一直往前看。过了一会兒，小海尔威希，就是达理学校的那个佛利兹·海尔威希，从牆后边走来，跨進了門。女孩子沒有叫喊，几乎也并不微笑，就举起了她的胳臂，于是他們就拥抱接吻。一个厨房的窗口上，有兩个女人——女孩子的祖母和年長的堂姊——正在望着他們，既不表示厭惡，也不表示贊許，就好像看着一件天天总要發生的事情一样。这一对年青人，虽然年紀还小，却已經被認为是訂过了婚。今天，接过吻以后，

海尔威希又用双手捧着女孩子的臉。他們是在玩着那种叫做“誰先笑？”的游戲。可是他們誰也不怎么想笑，只是互相注視着对方的眼睛正和村子里差不多所有的人一样，他們彼此是有一点很远的親戚关系，他們兩人的眼睛，都是一种透明的，晶瑩的褐色，和那地方一般的人相同。現在兩对眼睛眨都不眨一下．那么深沉，明朗，也像大家所說的那样純潔。大家所說的可能正确，因为誰还能更好地表現出在这样的眼睛里所特有的东西呢？它們的聖潔还不曾被什么罪惡染污过，并且也沒有在生活的压迫下必須为一切以后將要發生而难以理解的事情操心的豫感——但是，为什么那个心会跳得这样快呢？——除了离开婚期还有相当長的时間这一点以外，也沒有什么憂慮。他們就在这种清瑩的眼睛里互相注視着，終于融为一体。突然，女孩子的眼皮眨了一下。

“佛利茲，”她說，“你現在快要取回你那件短大衣了吧？”

“但願如此，”男孩子說。

“只要别弄得太髒就好了，”女孩子接着說，“你知道，那个亞尔格，就是最后逮住他的人，是个極粗暴的家伙。”

前一个晚上，附近一帶村子里談論着的唯一的題目，就是在亞尔格的院子里逮住的那个逃出來的人。……三年多以前，維斯特霍芬集中营开办的时候，他們修起营房圍牆，架起有刺鉄絲網，布上崗位；第一隊囚犯在哄笑声和拳打脚踢中走过时，亞尔格家的几个弟兄，以及别的跟亞尔格类似的青年們，就已經参加在里边了。夜里，常常傳出慘叫声，凶暴的咆哮和兩三响槍声，当时大家都有一种沮丧的感覺。为了这样的鄰居，人們在自己的胸前画着十字。有些人出去工作的时候走到附近，他們立刻可以看到有些犯人在監視之下做着戶外劳役。很多人暗暗地想：“唉，可憐的家伙！”不久，也有人在想，他們究竟在那里挖些什么呢。那时

候，發生过这么一件事情：也是在利巴赫，有一个青年船員，公开咒罵了集中营。他立刻就被捕了，在营里关了几个星期，为的是讓他親眼看看营里是怎样的情形。他出來的时候，臉上神色很奇怪，不肯回答任何問題。他先在一只拖船上找到了工作，后來，据他家鄉的人說，就跑到荷蘭去長期住下了。这段故事当时是轟动了全村的。

有一次，二十几个犯人押着經过利巴赫；他們在到达集中营之前，样子就已經很凄慘，使人們都感到很恐怖，有一个村妇当場就哭起來了。当天晚上，村子的新任的年輕村長把那个村妇叫到他家里。虽然她是他的姑母，他还是不客气地对她說，她这样哭哭啼啼不單对她自己会引起数不清的麻煩，并且还会連累她的兒子們，那就是說，他的堂兄弟們，其中有一个还是他的連襟。关于集中营为什么設在这兒，究竟是为誰而設的等等，在村子里一向是年輕人——男孩子和女孩子——才能詳細解釋給他們的父母們听的。年輕人总願意多知道一些事情，不过，在从前，年輕人总願意多知道一点好事，而現在他們却对坏事知道得更清楚了。大家对集中营既然無可奈何，后來也就接受了一切蔬菜胡瓜的訂貨，对于那随着一大群人的給养而來的好買賣，也表示了欢迎。

可是昨天一大早，当警笛开始嗥叫，每一条街上都有哨兵从地下蹦出來，越獄的風声开始傳播，最后在中午时分，一个真的逃犯就在鄰村逮住了的时候，这所他們久已習慣了的集中营，仿佛又重新修了起來一样；为什么偏偏建在我們这里呢？現在更築起了新的圍牆，更架起了新的鉄絲網。那一群剛才从附近車站被赶过村子的犯人，究竟为的什么？为的什么？为的什么呢？那个三年多前受过她侄兒——那个村長——警告过的女人，昨天晚上又第二次公开哭泣了。那个逃走的人反正已被逮住，当他想攀住車

滑的时候，为什么要用鞋跟去踩他的手指头呢？亚温家所有的人本來就很凶暴，現在他們更变成了帶头的人。那个人在这些活潑壯健的農村青年中間，嚇得面容失色。……

这一切，年輕的海尔威希都親自听見了。随后他就有点記得，集中营早就在那兒了，同时，为什么要有集中营的一切解釋，他也想起來了。别的情形他毫不知道。集中营造好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現在他差不多是个青年了，集中营却好像又重新建造起來了一样。

人們說，关在里边的总不能全都是流氓和瘋子吧？就拿那个船員來說，他当时也曾經在集中营里呆过，难道是个流氓嗎？海尔威希的誠实的母親說："他不是。"年輕的海尔威希看了看她。他心中有点不自在。为什么今天晚上什么都取消了呢？他喜欢他的老伙伴，喜欢热鬧，軍事游戲和行軍。他就是在軍号的吹奏，喊万歲和行軍的喧鬧声中長大的。可是，突然今天晚上，一切都停頓了兩分鐘。音乐和鼓声停了，平时听不見的微弱的小声音，現在也听得見了。老園丁今天午間为什么那样望着他呢？可是也有好些人称贊海尔威希，他們說，那个逃走的人虧得他确实的、詳細的描述才逮住的。

小海尔威希爬过一座高墩，走上田隴。他瞧見老亚温在甜菜田里工作，就叫他。亚温走到路边，干活干得臉紅紅地淌着汗。"他今天吃了多少苦啊！"海尔威希想，仿佛他应該替亚温辯护几句似的。亚温把一切都說給他听，好像在講述一次打獵。剛才他还只是一个比别人早一些到田里去的農夫，現在在这番講述里，他却变成了褐衫隊的隊長亚温——一个軍人，只要有机会，也很可能变成一个齐里希。齐里希从前还不是像亚温一样，是美因河畔維特亥謨地方的一个農夫？他也曾經很早就起身，也曾經渾身

流汗，只是一切努力都白費了，因为他的小小的庄園拍賣掉了。海尔威希認識齐里希，因为他在不值班的时候也偶尔从維斯特霍芬出來，跑進小酒館里，談談村里的事情。亞温在向他講述追捕的情形时，海尔威希垂下了眼睛。最后，亞温說：“你的短大衣嗎？那我怎么知道？那准是他們另外一个人拿走的。佛利茲，那个人可得你自己去抓了。我抓的那个家伙沒有穿外衣。”海尔威希聳聳肩。他幷不觉得失望，反倒是觉得如釋重負。他慢慢地向学校走去，校舍的正面，隔着田野，远远地顯出淡淡的黃褐色。

3

这个星期二早晨，阿尔方斯·迈登海默——一个六十二歲的裱糊匠，三十年來，他一直在法蘭克福地方海尔巴赫室內裝飾公司里做事——接到了一張秘密警察的傳票。

一个人遭遇到一件什么不平常、不可解的事情的时候，总想在这个不可解里面尋找一个和他日常生活多少还有点接触的要点。所以迈登海默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向他的公司請假。他請經理西姆生接电話，对他說，他得請一天假。这使得西姆生相当为难，因为迈登海默是公司里最出色的裱糊匠，米盖尔街上該尔哈特家的房屋又得在周內布置就緒，可以進屋。新房客布朗特要他們把一切可能使他想起犹太人的东西都消滅掉，这个要求海尔巴赫公司是乐于照办的。

“發生了什么事？”西姆生在电話里大声問。

“我現在不能跟你說，”迈登海默說。

“你至少在午飯后來一趟，好不好？”

"我还不能說定呢。"

他走出大門，穿过挤滿人的街道，在人群中走來走去。这些人都是去上工的。現在他却孤零零地离开了这一帮人，虽然他原來是这一帮人中間最平凡的一个，而且作为一个在平凡的生活中衰老下來的、經歷过一天天日常的快乐和憂慮的人，他正是所有这一切人的最好的代表。

每一个人在碰到灾禍發生的可能时，总是立刻想到他所有的坚固可靠的支柱。这个支柱在某人可能是他的理想；在另外一个人是他的信仰；而在第三个人呢，却只是想到他的家庭。有好些人根本就什么都沒有，他們沒有坚固的支柱，他們空無一物。对于这种人，整个的外部生活就会帶着它一切可怕的事物灌注到他們的內部去，塡滿他們，直到把他們四分五裂。

迈登海默很迅速地把自己安慰了一下，說"上帝"还在——平常他很少想起上帝，做礼拜总讓他太太去——随后他就坐在电車站的一只椅子上；他近來搭車到西城去工作的时候，也是在这兒上車的。

他的左手开始發抖。这只是一种由內向外發泄出來的战栗的余波。他的第一陣驚慌已經过去，現在他想的不是他的太太和兒女，而是專想他自己了——他感到他自己会被拘禁，像这样一个衰老的身体，天知道为什么还要受苦。

他等着，一直等到他的手停止發抖，然后站起來，預备繼續行走。时間还很富裕，傳票上寫的是九点三十分。不过他寧可到了目的地，在那兒等。这样也可以表示，他有他的勇气。

他順着那条路走去，一直走到警察总局。他的思想現在已經很平靜。反正找他來的原因总不外乎一件和那个曾經做过他二女兒艾利的丈夫的葛格有关的事。可是这家伙关在牢里，已經有好

些年了。在这一方面是不可能有什么新發展的，因为他自己，葛格从前的岳父，在一九三三年底就曾經为了这事被傳訊过。那时候他很清楚地表明，他本人对这个婚姻是竭力反对的，并且，就对于葛格的看法來說，他和審判官的意見完全一致。当时他們曾經劝他說服艾利，請求离婚。他当然沒有那样做。他想，目前这件事情跟那回事不会有什么关系，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在最近的一只椅子上坐下。"在八号門牌的那所房子里，我曾經做过裱糊的工作。他們夫妇倆不是老拌嘴嗎？就为了前屋里該糊帶花的呢，还是糊条子；糊成藍的呢，还是糊成綠的等等事情。我劝他們用了黃的。你們这些人，我从前替你們裱糊过，我將來还要替你們裱糊。我是一个裱糊匠啊！"

他們可能只是为了向他打听一件这个青年的什么事情。他从來不是那种父親，为了信仰上的事情和牧师發生爭論。他的最小的孩子会繼續呆在学校里，可是只到复活節为止。他不肯讓塌鼻子的小丽絲貝特变成教会的女战士。这一点，牧师來試探他的时候，他已經說明了。学校要这孩子做什么，尽管讓她去做；讓她去参加一切别的女孩子們的活动。他当然不能讓她去做那些会使人家皺眉的事，她只应該做所有其他的人所做的事——至多把節日算作例外。他相信，现在女孩子們所受的教育虽然都是些無聊的玩藝兒，可是他和他太太还是能够把丽絲貝特教养成一个像样的人。他甚至还相信，自己有能力把艾利的小男孩，那个沒有父親的孩子，教养成一个像样的人呢。

"你的二女兒伊利莎伯，小名叫艾利，她有一个兒子叫阿尔方斯，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到一九三四年三月，日夜都住在你家里，从一九三四年三月到今天为止，白天住在你家里，对不对？"

"对的，警官先生，"迈登海默說。他肚子里在想："他問那个

孩子为什么呢？他把我找來总不会就是为了他吧。究竟他是怎么会全都知道的呢？”

这个坐在希特勒像片底下扶手椅上的年輕人簡直不会超过三十歲。这間屋子也好像讓一条沿着桌子划过的綫分成兩部分一样。迈登海默渾身是汗，呼吸費力，而那个面对着他的年輕人却好像很有精神似的，他吸呼的空气無疑地也是凉的。

“你有五个孙子。你为什么單要照顧这个孩子呢？”

“我女兒白天上办公室工作。”

“他找我來到底为的是什么呢？”迈登海默自己問自己說，“我总不能讓这个年輕小伙子嚇倒吧。这間屋子跟别的屋子一样，这个年輕人跟别的年輕人也完全一样……”他擦擦臉。年輕警官用他的灰色眼睛注意地看着他。裱糊匠手里却还拿着他那条搓得稀皺的手帕。

“現在有托兒所啦，你的女兒又在掙錢。她从今年四月一日起就掙一百二十五馬克。这应該使她能够照顧孩子了。”

迈登海默把手帕換到另一只手里。

“你这个女兒旣然很能照顧她自己，你为什么單要帮她的忙呢？”

“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迈登海默說，“她丈夫……”

年輕人瞥了他一眼，然后說：“坐下吧，迈登海默先生。”

迈登海默坐下。他突然覺得，再过一分鐘他就会垮了。他把手帕塞進上衣口袋里。

“你女兒艾利的丈夫是在一九三四年一月送進維斯特霍芬的。”

“警官先生！”迈登海默喊着，从椅子上站起了一半。接着他又坐下來，平靜地說：“这个人的事情我决不想过問。我再也不要他

踏進我家的大門。我女兒后來也并沒有和他在一起住。”

“一九三二年春天，你女兒是住在你家里的。那年六月、七月，她又跟她丈夫住在一起了。后來她又搬到你那兒去。你女兒沒有离婚吧？”

“沒有，先生。”

“为什么不离婚？”

“警官先生，”迈登海默說，一面在褲子口袋里找手帕，“她是沒有听从我們的話就跟这个人結婚的……”

“虽然这样，可是你——她的父親——并沒有劝过她离婚呀。”

这間屋子畢竟不是一間普通的屋子。使它顯得那么可怕的，是这个事实：它很清静、很明亮，斑斑剝剝地映着一棵樹的密叶的影子；这是一間極普通的前臨花園的屋子。而使得它顯得更可怕的則是这个年輕人，他一方面是那么一个普通样子的年輕人，長着灰色的眼睛和黃金色的头髮，而同时他却又是全知全能的。

“你是天主教徒吧？”

“是的。”

“你反对离婚就是因为这个緣故嗎？”

“不是，可是婚姻……”

“在你看來是神聖的，是不是？在你看來，嫁給一个流氓也是一件神聖的事，是不是？”

“可是誰能預先肯定某人就会一辈子是流氓呢？”迈登海默低声地說。

那年輕人把他打量了一会兒，然后說：“你把手帕塞在上衣左边的口袋里了。”

突然他拍了一下桌子，大声說：“你是怎么教养你的女兒的，讓她看上了这么一个王八蛋？”

"我撫养过五个孩子，警官先生，他們都使我臉上很有光彩。我大女兒的丈夫是褐衫隊的大隊長。我的大兒子……"

"我沒有問你别的孩子們的事。我只問你女兒伊利莎伯的事。你允許你女兒跟这个海斯勒結婚。去年年底你甚至还陪着她上維斯特霍芬去。"

这时候，迈登海默發現他自己在这山窮水尽的关头还保留着一个最后的憑借——他的坚固的支柱。他帶着絕对的鎮靜回答說："对于一个年輕的女人，这可不是一件愉快的差使。"他肚子里却在想："这个小伙子和我最小的兒子一般大。他到底用的是什么口气來跟我說話？他居然敢这样！他的父母一定很有問題，他的教师一定也很有問題……"左膝上放着的手分明又在开始發抖了。可是他又平靜地补了一句："这是我做父親的責任。"

靜默了一会兒。迈登海默皺皺眉，又低下眼睛看看自己那只还在發抖的手。

"你不会再有机会去尽你的这种責任了，迈登海默先生。"

迈登海默跳起來說："他死了嗎？"

假如这場審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举行的話，那末，这个警官一定会覺得很失望的。裱糊匠的語气中帶的是一种眞心的快慰的声調，这是無可怀疑的。的确，那家伙要是眞的死了，那就一切問題都解决了。迈登海默自己在他生活里的几个很少的緊要关头所担負的任务固然很离奇，可是他为逃避这些任务而作的那些有时狡猾，有时苦惱的企圖也很离奇。

"你怎么会以为他死了呢，迈登海默先生？"

迈登海默結結巴巴地說："你問起……不，我是隨便說說的。"

警官一蹦，站了起來，弯身向前，靠在桌子上，語气十分溫和地問："迈登海默先生，你为什么会猜想你的女婿死了呢？"

裱糊匠把自己哆嗦着的左手用右手抓紧，回答說："我沒有猜想什么。"他的鎮静消失了。他本來希望能够永远不再受这个年輕人葛格的牽累的，現在却有另一种念头把所有这一切希望都打破了。他現在想到，假如傳聞可信的話，这个倔强的年輕人所受的苦刑是極端苛刻的，他的死也是痛苦得难以想像的。跟这种声音比較起來，这个警官的矯揉造作的、有气無力的声音，只是一个僭居官职、無关重要的人通常有的声音而已。

"你猜想葛格·海斯勒死了，一定有什么理由。"他突然怒吼起來，"迈登海默先生，别在这兒要什么花样。"

裱糊匠大吃一驚。現在他咬緊牙关，一声不响地看着警官。

"你的女婿本來是个身体結实的小伙子，并沒有什么特别的病。你作出这样的肯定，总得有什么根据。"

"什么，我沒有作任何肯定。"裱糊匠又平静下來，他甚至放开了左手。假如他現在用右手对准这小家伙的臉打一下的話，那会怎么样呢？他会当場被槍斃，小家伙的臉会脹得通紅，裱糊匠的手打着的地方会顯出一塊白色的痕迹。从他年輕的时候起，这是第一次在他衰老困乏的腦子里有过这么一个狂妄荒唐、而且完全不可能实現的念头。他想："啊，假如我沒有家眷的話！"他用舌头去舐上唇的髭子，借此來忍住微笑。警官瞪着他。

"迈登海默先生，你現在注意听我說。因为你的口供不單証实了我們的观察，并且，在几个重要的地方，还补充了它，所以我們要警告你。迈登海默先生，我們警告你，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你全家的利益，因为你是你們一家之主。我們警告你：不要作任何与你女兒伊利莎伯的前夫海斯勒有关的事，也不要說任何与他有关的話。并且，假如你有什么迟疑不决的事，或是需要征求别人意見的时候，你也不要去問你的太太或是問你家里随

便哪一个人，你也不要求助于牧师，你应該到我們的总部來，找第十八号房間。我的話你懂了嗎，迈登海默先生？"

"是，警官先生。"迈登海默說。其实他一句話都沒有听懂。他为什么要受警告呢？証实了什么事情呢？他会有什么迟疑不决的事呢？他剛才想打一下的这張年輕的臉，現在突然变成了一張花崗石的臉，一种不可测度的权威的象征。

"迈登海默先生，現在你可以走了。你住在漢撒街十一号，你在海尔巴赫公司做事，是不是？希特勒万歲！"

一会兒以后，迈登海默站在街上。温暖而輕松的秋天陽光普照全市，使得人群帶着平常只在春天才有的那种普遍的節日欢欣的气象。他只管跟着人群走。

"他們找我想干什么呢？"他想，"这次傳訊的眞正原因又是什么呢？也許眞是为了艾利的孩子吧？他們可以剝夺人的——他們叫它什么的？噢——撫养权的。"他突然省悟了。他承認这是一件無可怀疑的事实：一个当权的人为了一件公事盤問了他。像这样的一件事，怎么居然会把他弄得失魂落魄呢？他現在毫無意思再在这上边伤腦筋了。他願意聞聞漿糊的气味，願意鑽到一套工裝里边去，深深地浸在日常生活中間，不讓人家找到他。就在这时候，二十九路电車开过來了。他挤开人群，跳了上去。接着他自己又讓另一个在他后面跳上來的人挤進了車廂。那是一个有点肥胖的人，年紀比他自己小不了多少；新的呢帽似乎不是戴着而是頂在头上的。他們兩个都在喘着气，好像各不相讓。迈登海默說："在咱們这个年紀，我把这种行动叫作冒險。"那个人生气似地回答說："是啊，你說得对！"

迈登海默到了他工作的地方，西姆生招呼他說："迈登海默，我眞沒有想到你这么快就会回來！我还以为你家里着了火，要不

然就是你太太掉下美因河去了。"

"只是一点公事，"迈登海默説，"什么时候了？"

"十点半。"

迈登海默套上工裝。他立刻就駡起來了："你們又先把边上糊上了。这像个什么样兒？简直一点对比也沒有。你們就是怕弄髒紙。可是你們只要小心一点，不就成了嗎？一切都不相干，反正得撕下來。"他嘰嘰咕咕地說，"幸虧我赶到了。"他在梯子上跳來跳去，就像一只松鼠。

4

葛格成功了。教堂的門一开，他就裝做一个做早禱的人。一大堆女人中間，只有很少几个男人，他就是里边的一个。那干事也把他認出來了，肚子里很得意地想着："啊，又是那个在关門前三分鐘溜進來的家伙……"葛格挣扎了好一会才站起來，忍着痛踹跚地走出去。"他活不了几天了，"維务干事唐培格尔想，"他会在街上倒斃的。"葛格的臉色是一种死灰色，好像害着什么致命的病一样。

只要他的手不这么和他搗麻煩就好了。为什么总有一些無聊的小事情把一切都毁了呢？"我的手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受伤的呢？在那墚砌着碎玻璃的圍牆上，差不多二十四小时之前……"他覺得自己被人推掤着穿过教堂的旁門，走到了一条短短的小街上，小街的兩旁排着一些矮房子，其中的商店都已經点上了灯。这条小街通向一个很大的，由于霧而顯得無边無际的廣場。虽然有霧，廣場上和小街上还有不少的人。市場上的小攤都已經支起了帳篷。在教堂的旁門里就已經可以聞到咖啡和新鮮点心强烈的气

味，因为隔壁就是教堂設立的点心鋪。現在做完了早禱出來的人，至少都要向橱窗里的蘋果餅和什錦蛋糕望上一眼。

一陣潮湿的、凉颼颼的空气扑上臉來，葛格支持不住了。他的腿滑了一下，就蜷伏在人行道边上。兩个上了年紀的妇人——一对老处女姊妹，正从教堂里出來。其中一个不問靑紅皂白，塞了五芬尼的銅子在他手里。另外一个駡起來："你知道，这是禁止的。"那个年靑一点的咬着嘴唇不做声。这五十年來她一直挨着駡。

葛格不得不微笑了一下。他曾經多么喜欢人生啊！他爱过人生的一切：什錦蛋糕上的小糖粒，甚至他們在战爭时期摻在面包里的麸皮；城市，河流，鄉村和鄉村里的居民；艾利——他的老婆；还有洛蒂，丽尼，还有小凱蒂，和他的母親和弟弟；鼓动人們的口号；有四弦琴伴奏的小曲；还有法朗兹念給他听的那些句子——那些包含着偉大思想，扭轉了他的一生的句子；甚至老婆子們的嘮叨。啊，这整个人生是多么美好呀，只有其中一些个别部分是坏的。他現在还是这样地喜爱这一切。

他提起精神，靠在牆上，飢餓使他难以忍受，他凄慘地向市場那方面看过去，那兒，在被霧封住的灯光下，攤子已經在擺起來了。他心上感到一陣热潮，仿佛不管怎么样，所有的人們，所有的事物，都在用一种痛苦而絕望的爱，來报答他的爱，虽然这也許只是最后的一次。他踉蹌地走了几步，走到一家点心鋪前边。剩下的五十芬尼他得留着作为固定資本。他在櫃台上放下了几个芬尼。一个女人把一盤碎片——烤过二次的面包屑和燒焦的蛋糕皮——倒在一張紙上。她瞅了瞅他的短大衣；她覺得穿着这么一件好衣服，來買这么一点东西，实在太不相称了。

她这一瞅倒把葛格完全提醒了。他走到外边把所有的面包碎屑全都塞進嘴里。他一面慢慢地嚼着，一面就拖着腿向廣場边上

走去。街灯还点着，可是沒有用处了。在秋天早晨的雾气后边，对面一排房子已經可以看得清楚。葛格繼續往前走，穿过許多錯綜复雜的，像綫团似地繞在市場四周的街道；最后他又回到了市場。他看到一塊招牌：路溫斯坦医师。

“这是一个应該帮助我的人，”葛格想。他就走上樓去。

这是他多少个月來所看到的第一个普通的楼梯間。听見楼梯板軋軋的响声，他有点害怕，仿佛他正在做賊。在这兒，也能聞到咖啡的气味。房門后面正在开始平常的日子，傳來了打呵欠，叫醒孩子們，和磨咖啡的声音。

他走進候診室，靜悄悄的有一会兒。那里的每一个人都看了他一眼。病人分成兩堆。窗边沙發上坐着一个女人，一个小孩和一个穿着雨衣的年輕人。桌子前边是一个老農夫，一个帶着一个小男孩的中年城市气的人，現在还添上了葛格。

那个農夫接着往下說：“現在我是第五次到这兒來了，他对我沒有什么帮助，倒是讓我覺得輕松了一点，是的，輕松了一点。我希望能够这样保持下去，等我們的馬丁服兵役回來，結了婚。”他的平板的声調証明他連說話都会疼痛。不过他在叙述他自己的故事中所得到的滿足，倒多少对他是一种补償。“你呢？”他加上了一句。

“我不是自己來治病的，”那个人冷淡地說，“是为了这个小孩子。他是我唯一的姐姐的独生子。孩子的父親不准她來找路溫斯坦。所以我就替她把孩子帶來了。”

老头兒用双手按在肚子上，那兒大概就是他的病痛所在了。他說：“眞好像沒有別的医生可找了似的。”

另外那个人很从容地說：“你自己还不是也來找他了。”

“我？別的医生我都找遍了：史米特医生，威根西尔医生，萊

新格医生，还有哈特拉勃医生。"突然他轉过來对葛格說："你有什么病，嗯？"

"我的手。"

"这位医生可不瞧手，他瞧內科。"

"我也有一点內科的毛病。"

"汽車事故嗎？"

候診室的門开了。那老農夫痛得难受，就靠在桌子上，抵住葛格的肩膀。葛格心里充滿的不是恐懼，而是像一个小孩子在候診室里所感到的那种难以抑制的不安。他記得当他还是个小孩子，不比現在这个臉色焦黄的小家伙大多少的时候，他也有过这样的感覺。他就跟那时候一样，不断地搔挠着椅子扶手的边緣。

門鈴响了一声。葛格嚇了一跳。其实只是又來了一个病人，一个半大不小的膚色黝黑的女孩子。她繞过桌子，走了过去。

最后他面对着医生了。医生問了姓名，住址，職業。他胡乱回答了几句。牆壁搖擺起來了；他覺得自己滑進了一个雪白的、玻璃和鎳造成的深淵，一个非常非常干淨的深淵。当他滑着的时候，他听見医生的声音，正在声明他自己是个犹太人①。他聞到一股气味，使他想起每次審訊过后搽碘酒裹綳帶的情形。"請坐下吧。"医生說。

他在門內瞧見葛格时，就对这个病人的印象非常不佳。他很熟悉他的征候：沒有裂开的伤口，沒有化膿，眼睛上下有一層很輕很淡的暗影——在这个病人臉上却已經变成黑黑的濃密的陰影了。这个家伙害的是什么病呢？这些时日，他摸熟了病人的情况，有的一清早就跑來找他，为的是鄰居們不注意，有的要到最后关头

---

① 在当时納粹德國，一个犹太医生在替人診病时必須預先声明他是个犹太人。

才來找他，就像从前跑去找女巫一样。他开始解开縛在手上的破布条。是事故嗎？是的。他是一个地道的医生，有很强的診断力，任何一个伤口和任何一种病症他一看就明白。現在他一看見这个病人就感到一种不安，等到他看到那条绷带，这个感覺就越發增强了。这是从一件短大衣的里子上撕下來的。他很慢地把它解开。这家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呢？老的？少的？他的顧慮越來越多了。他仿佛被勒着脖子似的，在他替人治病的十九年中，死神好像从來沒有离他这样近过。

他看看那只現在露在他面前的手。毫無問題，这手是弄得很糟，可是并沒有糟到足以引起这个人的前額和眼睛里顯示出的病征的程度，这种極度的疲乏是从哪里來的呢？他是为瞧手來的，毫無疑問，他还害着别的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病。玻璃碎片現在必須取出來。他得給这个人打麻藥針，要不然他会暈倒。他說过他是一个汽車技工。

“兩个星期以后，”医生說，“你又可以工作了。”那个人沒有回答。他受得住麻藥注射嗎？这个人的心臟虽然不完全健康，但还不怎么坏。那末，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他为什么不徑自照他的意思查查，这个人到底害的是什么病呢？

这个人为什么不在出事以后立刻就上最近的医院里去呢？伤口里边的髒土，至少已經过了一夜了。当他現在用鑷子动手的时候，他想問他几个問題，即是不为了什么，也可以分散这个人对他自己的手的注意。可是这个人的眼光截住了他。他停住了。他重新仔細地看看那只手，又瞥了一下这个人的臉，他的短大衣和他整个的人。这个人微微地动了动嘴，斜着眼睛，回盯着他。

医生慢慢地轉身开去，他覺得自己連嘴唇都变白了。他在洗臉盆上面的鏡子里看看自己，陰影已經蔓延到他自己的臉上。他閉

起眼睛，擦着肥皂，非常非常之慢地洗着手，讓自來水流着。

“我有妻子兒女。为什么这个人跑來找我呢？这一來每次鈴响都得發抖。他們每天都会跟我搗麻煩。”

葛格望着医生的白色的背，他想：“不只是你一个！”

那医生还把兩只手放在流水的下边讓水冲洗。“他們加在我身上的本來就已經很不好受，現在又加上这件事。一个人怎么受得了这样多的苦难呢。”

水像噴泉似地流着，葛格皺皺眉，他想：“可是并不只是你一个啊！”

医生把水龍头关上，用一塊干凈的毛巾擦干了手。这是他第一次鬧了麻醉藥而發生一种平常只有病人才会有的感覺。“为什么这个家伙偏來找我呢？偏來找我呢？为什么？”

他重新旋开龍头，又洗了一次。“这件事跟你一点也不相干。走進你診所里來的只是一只手，一只有病的手。至于它是从一个坏蛋的袖子里伸出來的，还是生在一个天使翅膀下边的，这对你完全沒有分别。”他关上龍头，第二次又把手擦干。然后他就安排了一下注射器。卷起葛格的袖子的时候，他發現这个家伙的短大衣里面沒有穿襯衣。“这个跟我不相干，跟我相干的是那只手。”他自己对自己說。

葛格把包紮好的手插進短大衣里边，他說：“多謝多謝！”医生本來想打算問他要錢的，可是这个人道謝的口气仿佛是說，他受到了免费治療了。虽然他走出去的时候有一点搖晃，医生現在倒覺得，主要的毛病恐怕眞是在他的手上呢。

葛格下楼的时候，有一个穿襯衫的矮个兒在底層楼梯口上攔住他：“你是从二楼下來的嗎？”

葛格來不及考慮說眞話好还是說假話好，就很快地撒了一个

謊："从三楼下來的。"

"噢，是嗎，"矮个兒——他是看門人——說，"我还以为你是从路溫斯坦那兒下來的呢。"

葛格來到街上的时候，他發現看完病出來的那个老農夫，坐在离他約有兩幢房子地方的一塊門前階石上，向市場呆望着。霧已經散了。秋日的陽光照着許多像香蕈那样支在攤子上面的大傘上。所有的水果和菜蔬，都像很好吃地雜乱無章地擺在那里，好似一些簡單的，稍微整理过的花壇。因此，也就像農婦們把她們自己的田地和果園整个搬到市場上來了。現在教堂在哪里呢？教堂已經完全在三四層的樓房，市場的大傘和馬匹，載貨車和女人們的后面消失了。

葛格要把头拼命向后仰，才能望到最高的塔——一个能够把全市都帶上天去的金頂。他再走了几步，經过那个盯着他背后的老農夫以后，他就看見了高聳在屋頂上方的聖馬丁像①，騎在馬上，剪破他自己的大氅。葛格走到最拥挤的人群中去。蘋果，葡萄和菜花在他眼前跳來跳去。最初他餓得很嘴饞，最好把臉浸到市場里边去吃个痛快。过了一会兒，他却只感到惡心。現在他的情况是再危險不过了。他疲乏得头暈，虛弱得不能够思想；只在攤子中間搖來晃去，最后在一个魚攤前面停了下來。他靠在一根廣告柱上，看一个攤販把一条大鯉魚刮鱗剖腹。这个人把魚用一張报紙包好，遞給一个年輕女人。然后，他就用長柄杓子从桶里撈出一些小魚，在每一条小魚身上很快地划了一刀，扔了一把在秤上。葛格覚得要吐，可是还不得不仔細地看着。

那个看完病的老農夫沒精打彩地在階石上坐着，目送着葛格，

① 聖馬丁，第四世紀时都尔的主教。傳說他有一次把自己的大氅剪成兩半，分一半給一个乞丐穿。

一直到看不見他为止。他又看了一会在秋天的陽光下匆匆來往的人們。整个的市場似乎都因为他的痛楚而变得陰暗了。他的上身在來回地搖擺着。

“就憑这个，”他肚子里想，“那王八蛋还要我付他十个馬克，一文也不比萊新格便宜。”跟萊新格是沒有法子講价錢的。至于路溫斯坦这个犹太人，他可以讓他兒子來管教管教他。他撑着拐棍勉强站了起來，慢慢地穿过廣場，走進一家自动飯館。从窗子里往外看，他又看見了葛格，手重新包紮过了，靠在一根廣告柱上。那个老头子那么一直目不轉睛地瞧着他，直到葛格回过头來看看那个窗子。他覚得很不舒服。虽然从他站着的地方他看不清窗子后边是什么，他还是勉强离开了那地方，經过魚攤，向萊因河走去。

这时候法朗兹已經鑽了一百塊小金屬片。“小木头”被捕后，來代替他打扫廢屑的是一个很年輕的小伙子。起初大家都把工作停了一会兒，因为他們看惯了“小木头”。可是这是一个厚臉皮的、爱逗人玩的小家伙，所以他差不多立刻就得到一个外号——“小胡椒餅”。現在他們不喊：“小木头！小木头！”他們喊：“小胡椒餅！小胡椒餅！”

前一个晚上和今天早上，大家在更衣間里嚷着的，并不只是为了“小木头”的被捕，主要的还是为了鑽孔鋁片的数量莫名其妙突然增加。这件事一直到今天开工以后才弄清楚。有一个人說：机器的某一部分改裝过了，因此杠杆每一分鐘可以压下四次，而不是三次了，并且現在这些鋁片每次放進去軋过之后，就会自动地旋轉，不必每次用手把它轉到新的位置上。另外一个人認为，要緊的还是在一号的加薪。还有一个人，一个老头子，他說他从來沒有像前一个晚上那么累过。又有一个人回答說，在星期一晚上

总是特别累的。

这种談話和它的起因，以及談話时所用的声調，对于法朗茲，平常都是思想研究的好材料。他会研究那基本現象，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别的一些現象，其中每一个都在某一方面比那个基本現象來得重要，他懂得人們的伪裝，会揭穿他們的眞面目。可是这一次法朗茲却感到很失望，甚至不安，因为那个日夜盤踞在他腦子里边的消息总不能滲進日常生活的貧瘠的土壤里來。

"假如我能够跑去找艾利，問問她就好了。"法朗茲想，"她是不是又和她父母住在一起了呢？不，我不能冒这个險，除非我碰巧在什么地方遇見她。"

他决定到她住的那条街上謹愼小心地打听一下，看看她是否已經回到娘家。可能艾利甚至已經不在城市里了。啊，难道他在这方面还不能忘情嗎？当时人家給他留下的創伤，不管是出于愚蠢，或是出于玩笑，难道一直要拖下去嗎？但是，为整个的人生着想，她是对的。

"这完全是無聊，"法朗茲想，"艾利一定变得又胖又丑了，假如我再見到她的話，我也許会感謝葛格当时把我拖了出來呢。并且，她根本和我沒有什么相干。"

他决定散工后騎車到法蘭克福去。他要在漢撒街的一家鋪子里買点东西，順便他就可以打听一下迈登海默家的情形……"小胡椒餅"走到他旁边來，在他胳膊肘下边碰了一下。法朗茲把前臂稍稍抬起，就弄坏了一塊金屬片。他一着急，把下一塊也弄坏了；連第三塊都有了毛病。法朗茲气得臉都紅了，恨不得把这个小家伙揍一頓。那孩子对他扮了一个鬼臉——"小胡椒餅"的圓臉在刺眼的灯光下顯得慘白，在那一对頑皮的，灼灼發亮的眼睛周圍，有一些疲劳而產生的藍圈。

法朗茲突然看見了、听見了这整个的車間，就像五个星期以前，他第一分鐘在这兒上工时所看見的一样。他听到那种会鑽進腦子，穿透一切思想的傳动帶的嗡嗡声，可是这个嗡嗡声却又不能湮沒金屬帶摩擦軸承时發出的那种微弱的鏟刮声。他看見一張張在穩定的光綫下顯得很蒼白的臉，在每三秒鐘把杠杆压下去的时候，那些臉就抽动一下。“人們的臉只有在那时候才会抽动吧，”法朗茲心里想。他忘記剛才他自己还想把小胡椒餅揍一頓，只因为使他做坏了一塊金屬片。

离开法朗茲工作的地方不远，大約騎脚踏車有半小时的路程，有一群人挤在法蘭克福中央火車站附近的一条鬧街上。人們都伸長着頸子。在一排排房子中，有一家大旅館，他們正在追捕一个窗口里爬進去的小偸。追捕时不僅有一大群警察，并且还有一些党衛軍，可是誰也不覺得奇怪。据說这个小偸已經逃脫了好几次，不过这一次他偸了几只戒指和一些珠子以后，却在旅館的一間房間里当場被捕了。

“眞像电影，”大家都說，“只是沒有葛萊泰・嘉宝①。”他們的臉上帶着一种驚异的，稍稍有点高兴的笑容。一个女孩子尖叫起來；她看見一样东西——或者至少她覺得她看見——高高地在旅館屋頂的边緣上。看热鬧的人越來越多，也愈來愈緊張。每一秒鐘他們都在准备着看一个少有的把戲，一个像鬼又像鳥的东西。現在連救火隊都來了，帶着梯子和網。同时，在薩伏伊旅館的后面發生了一場混乱。有一个年輕人从地窖的小門里冲出來，想用胳膊肘在人群里冲开一条路。但是，那些人由于長久的等候，和

① 葛萊泰・嘉宝，瑞典籍的美國电影女演員。

一切关于这个恶賊的傳說，已經有点粗暴，而且很想把这个恶賊捕獲，因此就把这个小伙子包圍起來，对他很不客气，把他拖到最近的哨兵那里。后來查明，原來这个人是一个普通的臨时侍役，想去赶火車的。

追捕的对象是貝罗尼，在日常生活里叫作安东·迈尔，他現在正蹲在薩伏伊旅館屋頂上的一个烟囱后边。可是他的日常生活現在到哪兒去了呢？技藝家貝罗尼又在哪兒呢？虽然他可能是一个很靠得住的青年，可是一直到最后，他在葛格和他的同志們的眼中，还是一个陌生的人。貝罗尼自己也很知道，他和葛格还是很陌生的。要取得信任，他們总得在一起呆得更久些。

貝罗尼从烟囱后边望出去，看不見最近边周圍一帶的情形。他看不見那些挤滿了人的街道，和貪婪地跟随着这場追捕并且很想自己参加追捕的那些街上的人。从傾斜的屋頂的低矮的鉄格子上边，他只能望見平原的最遼远的边緣。在西边高处，他看得見有星星閃耀着的，寂靜的灰藍色天空，沒有鳥也沒有云。当人群在下边等着的时候，他在屋頂上边也等着，帶着那种他从小就学会了的大胆的鎮靜，也就是这种大胆的鎮靜，使他能够在表演技藝时把观众迷住。人們始終不能了解，为什么这种簡單的把戲对他們却有那么大的魔力。貝罗尼覚得他已經在上面等得很久了，如果那些追捕的人是坐着車來的，一定就会把他逮住。

三个鐘头以前，他們曾經想在他从前一个朋友的母親的一所樓房里把他逮住。这个朋友过去参加过他的班子，直到有一次發生了事故，因而退出为止。警察局方面除了做別的安排以外，还把他曾經参加过的所有的技藝班和它的藝員名字都列举了一張名單。要監視这些联系并不太难，只要包圍几排房子就行。当时貝罗尼从窗子里跳出來，穿过几条街，向中央火車站一帶逃跑。在

兩次間不容髮的逃脫以后，他从旋轉門里冲進了旅館。他穿的是前一天剛弄到的新衣服，虽然他是逃出來的，然而他的举止却是那么从容不迫，一絲不苟，所以他穿过門道，并沒有被人攔住。他袋里有一点錢，这又使他怀着一絲坐火車离开这城市的希望。

不到半小时，他就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不过在这最后的一段路上，在沒有希望的一段路上，他还是准备为他的自由而奋斗。因此，他現在就得跑下來，竄到鄰家的屋頂上去。他小心地、鎮靜地沿着傾斜的屋頂滑下几公尺，达到欄杆边一个四面用牆圍住的小烟囱边。他还一直以为他还沒有被發現呢。他从欄杆底下偷望出去，看見了圍在一排房子四周的黑压压的人群。他这才知道自己算是完了。甚至于比完了还要糟。他知道这些人挤在街上，就使得像他这样逃走的人不能脫身。貝罗尼現在能够越过整个城市，望到远方，越过美因河，望到赫希斯特的一些工厂和陶努斯山的山坡。在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的形势圖里，这一堆房屋的周圍一帶，只是一个黑色的小圈。星光閃爍的万里長空，似乎在引誘他來做一次不是他能力所及的技藝表演。他应該想法子下去呢，还是就那么等着？兩个办法都是不聪明的；顯露恐懼和表現勇敢一样地不聪明。可是假如他不挑选后者的話，那他就不是貝罗尼了。他伸下腿來，讓他的脚碰到欄杆。

貝罗尼蹲在第二个烟囱后边的时候，就已經給人瞧見了。"打他的脚，"躲在鄰家房檐一塊招牌背后的兩个小伙子中的一个这样說。另外的一个就按照第一个人的命令瞄准，放了槍。这时候，他不得不抑制着一种惡心的感覺，或者只是一种兴奋的感覺。然后这兩个人就灵活地、勇敢地爬到旅館屋頂上來抓貝罗尼了。貝罗尼虽然覺得很痛，可并沒有放松他的手；他抓得更緊了。他在兩个烟囱之間穿过，跨过屋頂的一角。他身后留下了一条血迹。

接着他就滚到欄杆边上。他重新使出全身的力气，在他們能够抓到他之前，翻过了矮欄杆。

他跌進了旅館的一个后院，因而使那些看热鬧的人終于沒有看到什么就散走了。在游蕩者的揣測中，在妇女們大驚小怪的傳聞里，貝罗尼有好几个鐘头还在屋頂上徘徊，一半像鬼，一半像鳥。当他在中午时分死在一个医院里的时候，（他幷沒有当場就死，）有兩个人还在这里爭論着他的事呢。

"你只是应該出一張死亡証明書，"兩个医生中年輕一些的那个对年紀大一些的那个說，"你管他的脚干嗎？那幷不是他致死的原因。"年紀大一些的一个忍住了微微要嘔吐的感覚，就依了年輕一些的話做了。

5

現在是十点半鐘。在雜务干事妻子手下，有一帮打扫女工，她們是按照一个在美因茲教堂管理規則里詳細規定着的、刻板的計划工作的。按照这个計划，整个教堂在一年的期間里要各处都輪流打扫到。普通的打扫女工总是只担任一定的区域，比如地上的鋪石、牆壁、樓梯、椅子等。而只有那干事家里的女人們，也就是他的母親和妻子，却是用她們的精致的笤箒和复雜的打扫工具，來处理这个德意志人民的國宝。

所以在大主教的大理石墓碑后面發現了那个小包的，就是干事的太太。葛格要是把它塞在一只椅子下边倒好了。"喂，你來瞧这个。"她对干事唐培格尔說，他剛从聖器室里走出來。

干事看看这件找到的东西，心里正在打主意。"赶快做你的事！"他不客气地对女人說。他拿了那个小包，穿过院子，走進教

区博物館。"赛兹神父，"他說，"請你看看这个。"

赛兹神父和他的干事一样，是个六十开外的人，他在玻璃陈列櫃上把小包打开；櫃里鋪着絲絨的墊子，上面放着一套洗礼十字架，編了号，注明了日期。这小包里却是一团又髒又臭的粗布破衣服。赛兹神父抬起头來。兩个人默然相对。

"我的親爱的唐培格尔，你到底为什么要把这团又髒又臭的破衣服拿給我呢？"

"我的妻子，"干事慢慢地說，为了要給赛兹神父一点考慮的时間，"剛才在齐格飛·馮·艾勃斯坦主教的墓碑后边發現了这个小包。"

神父驚异地瞧着他、"唐培格尔，請注意，咱們这兒是一个失物招領所呢，还是教区博物館？"他說。

干事走过來靠近他，低声說："我不知道該不該把它送到警察局去？"

"送警察局？"赛兹神父大为驚异，"你难道把你在椅子底下發現的每一只羊毛手套都送到警察局去的嗎？"

"今天早晨这兒有些謠言……"唐培格尔吞吞吐吐地說。

"謠言，謠言！你还沒有听够謠言嗎？明天可能有人要說，有人跑到教堂里面來換衣服呢。呸，呸，好臭啊！唐培格尔，你知道这是很容易傳染疾病的。我如果是你的話，我就把它燒了。不过我可不願意把它放在我的厨灶里燒，气味太不好聞。我跟你說，我要把它干脆放在这兒燒了。"

小鉄爐在十月一日就生火了。唐培格尔把那件衣服塞了進去就走开了。燒着的破布發出一陣惡臭。赛兹神父把窗戶开了一条縫。他的快活的表情不見了；他的臉变得很嚴肅，甚至是陰郁的。这兒又發生了一件事情，与其讓它凝聚成为一种可怕的臭气，可

能到后來把人悶死，还不如讓它化成輕烟，飛出窗外。

当葛格的血迹斑駁的破衣服，在賽茲神父看起來，是太慢又太臭地化成一縷青烟飛出窗縫之外的时候，葛格本人已經走到了萊因河边，現在正在比公路高些的沙石便道上慢慢地向下游走去。早先，在他还是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的时候，他曾經屢次在这一帶地方游玩过。他知道在萊因河以西的村落和小城市里，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坐小船或渡船到对岸去。以前，特别是晚上，当他想到这一層的时候，他总把这一切看作是荒唐的，是空幻的希望，要靠無数的机緣才能成为事实。可是現在，当他在四周都是危險的情况下，在許多机緣和种种可能性之間走來走去的时候，这一切似乎也并不是完全沒有希望的。河上的拖輪横倒了烟囱，以便穿行桥洞。对面的河岸有一条明顯的沙灘，岸上有一排低矮的房屋。陶努斯山的山坡遥遥在望。葛格覺得这一切歷歷如在目前，异常清晰。这种清晰是战場上的景物在危險很大的时候常有的，因为在这危險时候，一切事物的輪廓都顯得凸出了，銳化了，甚至有些躍躍欲动。在市場上的时候，他还担心他的气力不够，不能來到河岸。而現在呢，他自己已經決定，要尽快离开城市，向萊因河的下游至少走三个鐘头。他的虛弱減輕了一些，他所踐踏的土地也似乎比較堅固了。他回想了一下过去几个鐘头里的种种情形。“誰看見我了？誰能把我的样子描述出來？”思路一進入这个圈子，他就算是已經垮了一半。恐懼是这种种东西，只要一發生就会压倒其他一切。現在，在晴朗的天空下，在一条寂靜的路上，并沒有一只眼睛在对他看，他却害怕起來了。这是恐懼的一次新的襲击，是一种瘧疾，当然間歇的时間是越來越長的。他靠着欄杆，有几秒鐘，天和水都昏暗了。一会兒就过去了——自然而然

地正像葛格相信的那样。作为恐惧过去以后的补偿，葛格現在看見的世界既不昏暗，也不过分的真实，而是帶着那种平凡的，日常的光輝。平靜的河水和沙鷗；沙鷗的叫声非但不擾乱寂靜，反倒使寂靜更加顯著了。“真是秋天了，”葛格想，“沙鷗來了！”

在他旁边，有一个人也靠在欄杆上。他把他的鄰人打量了一下，原來是一个穿着一件深藍色毛衣的水手。不管什么时候，假如有人靠在这兒的欄杆上，他总不会單独一个人呆得很久。一会兒，总会來一串人，下了班的水手，一些無心釣魚的釣魚人，还有老头兒。流动的河水，沙鷗，以及裝貨卸貨的船只——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那些目不轉睛地凝視着的人們而不息地在运动。那个水手旁边，又站着五六个水手了。

“在这兒買这么一件短大衣得多少錢？”水手問。

“二十个馬克，”葛格回答說。他本來想走开，可是这句問話却把他腦子里的一个念头打散了。

欄杆下的公路上，走來了一个几乎是禿头的，肥胖的水手。“喂！嘿！”喊声从上面落到这个人的禿头上。他抬头看看，大笑起來。他抓住了他上边的那个水手的腿，那个水手也使出勁兒來。虽然他身体很魁梧，一眨眼之間，他就騰身上來了，禿禿的大圓頂出現在上边那个水手的兩腿之間。接着又是些問話：“嗨，嗨，怎么样啊？”“很好很好，”新來的人回答；这就可以听出，他是个荷蘭人。

就在这时候，从城市方面走來了一个矮个兒，帶着釣竿和一只小孩子們玩沙用的那种小桶。“啊，‘小梭魚’來了，”那个胖子吃吃地笑着說。在他看來，帶着釣竿和小桶的“小梭魚”，在这个城里人出來釣魚的地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就仿佛日輪在那座城市的循徽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一样。

“希特勒万歲！”“小梭魚”喊着。

“万歲！‘小梭魚！’”荷蘭人回答說。

“这一下我們可逮住你了，”有一个人說；这个人的鼻子在一次打架中挨了一拳，至少暫时是有一点偏，大概随时都有复正的可能。“你在市場上買小魚。”

他对那个荷蘭人說：“偌大的世界里，有什么新聞沒有？”

“事情当然总是有的，”那个荷蘭人說，“就在你們这兒，也發生了一兩件事情。”

“噢，是嗎？”歪鼻子的小伙子說，“我們这里什么都像鐘表一样地有条有理，一絲不乱。說实話，咱們眞是不需要領袖了！”大家都楞住了，瞪着他，他补上了一句：“因为咱們已經有了一位使全世界都妒忌咱們的領袖了。”大家都笑了，除了他自己；他用大拇指挤了挤自己的鼻子。

“十八个馬克嗎？”那水手問葛格。

“我說的是二十，”葛格回答。他一直垂着眼皮，好像他眼睛里的光亮会泄露他的秘密。

那水手摸摸那料子：“經穿嗎？”

“当然經穿，”葛格回答說，“这东西就是不大暖和。羊毛的要暖和些。”

“我的女朋友每年給我織一件毛衣。”

“噢，”葛格說，“有感情在里边……”

“要換嗎？”

葛格閉上眼睛，仿佛在合計。

“穿上試試吧！”

“咱們上茅房里去。”葛格說。他倒不在乎大家要笑；他是不願意讓他們看到他沒有穿襯衣。

交易做成以后，葛格不是走，而是向下游跑去。那水手穿上新的短大衣，腰干挺得特别直，从茅房出來，回到欄杆边去。一手放在屁股上，一手举起敬礼，他的大臉上表示出，他相信自己又討了一次别人的便宜。

“穿着固然危險，”葛格想，“換了也是危險。不过換都巳經換了，管它好歹。”

突然有一个人在他身边驟起來了：“嗨，嗨！”“小梭魚”拿了水桶和釣竿，蹦蹦跳跳地赶上他來，腿輕得像一个小孩子。“你上哪兒去？”他問。

葛格向前筆直指了一下：“沿着萊因河。”

“你不是这一帶地方的人嗎？”

“不是，”葛格回答。“我住在这兒一个医院里。現在我去看几个親戚。”

“小梭魚”說：“我希望你不討厭我陪你走走吧？我生來就要交朋友。”

葛格沒有說話。他从側面又瞥了那个矮个兒一眼。从他小时候起，他只要碰到一个人有些不对勁兒的地方，不管是神經上或心灵上的毛病，还是身体上的缺陷，他总得抑制他自己的一种不愉快的感覚。只有華罗在集中营里，才眞正把他的这些反感完全治好了。“这兒就是一个例子，葛格，”他会說，“說明一个人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毛病。”就是这样繞了一个大弯，葛格又开始想念華罗了。他感到一陣克服不住的悲哀。“我現在还有的生命，都是他給我的，即使我今天就要死去的話。”他想。

同时“小梭魚”却在喋喋不休：“前些日子这兒大慶祝，你在嗎？現在看來，这一切是多么好玩啊！早先被占領的时候你也在这兒嗎？啊，那些摩洛哥兵是怎样騎了白馬通过圣城的啊！那些倍特

庫尔特印第安人，他們的大鼈多紅啊！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些法國人，他們另有一种城市的風味，有点像藍灰色的淡霧。喂，我說，你为什么这样跑？你今天还想赶到荷蘭嗎？"

"这兒能上荷蘭嗎？"

"是啊，你得先到孟巴赫，那是產龍鬚菜的地方。你的親戚是住在那兒嗎？"

"还要下去呢。"

"在布登亥謨嗎？在海得斯亥謨嗎？他們是農民不是？"

"差不多。"

"差不多。""小梭魚"重复了一遍。

"我要不要把他丢了？"葛格問他自己，"到底怎么个丢法呢？不，有人在一起总要好得多。这样就好像也是屬于这里的人。"他們經过佛罗斯港上的那座小旋轉桥。

"天啊，有了伴时間过得好快呀！""小梭魚"說，說話的口气，仿佛別人有一种义务讓时間过得快一点一样。

葛格望望萊因河。那兒，在一个小島上——多近啊！——有三幢緊靠在一起的白色的矮屋子；倒影映在水里。中間的一幢看样子像是一个磨坊。这几幢房子有一点使葛格覚得很親切，很可爱，好像有一个他所心爱的人住在那兒。有一座鉄路桥跨过小島，通往对岸。他們走过桥头，桥头上有一个哨兵站着。"他的样子不坏，""小梭魚"称贊了一句。葛格跟着这个矮个兒离开小路，穿过草坪。"小梭魚"有一次站住了，聞聞空气。"胡桃樹！"他弯身下來，撿了兩三个胡桃放在他的小水桶里。葛格發瘋似地搜尋，狂亂地把胡桃放在石头上用脚跟踩开。"小梭魚"笑起來了："喂，胡桃好像是你的命。"葛格提起了精神。他流着汗，累極了。这个討厭的"小梭魚"总不能老跟在一起吧？他总要在什么地方开始釣魚

的。葛格低声問了一句，他回答說："別着急，等着瞧吧。"柳樹叢又出現了，使葛格想起維斯特霍芬。他更覺得不愉快了。"到了，到了，""小棱魚"說。

葛格一直向前望去。他們站在陸地的一个突出点上，前边和左右都是萊因河；再不能往前走了。

"小棱魚"看到葛格的吃驚的臉色，笑起來了。"啊，我这下可把你騙住了。这个玩笑开得很可以吧。原因就是你太着急。你沒有料到这个吧？"他已經把釣竿和水桶放下，現在正用手撫着他自己的大腿。"我总算有伴了。""小棱魚"又补充了一句。这个矮个兒完全不知道，在一秒鐘以前，他离开死是多么近。葛格轉过身去，用他那只沒有受伤的手蓋住自己的臉。他費了很大的勁，說了一句："好吧，再見吧！""希特勒万歲！""小棱魚"回答說。

就在这时候，柳叢掀开了，一个留着小鬍子，前額上蓋着一綹头髮的警察，兴高彩烈地說："希特勒万歲，'小棱魚'！喂，过來，讓我瞧瞧你的釣魚执照。"

"什么，你是什么意思？我沒有釣魚啊。"

"那末，你的釣竿是干什么的？"

"这个我是老帶着的，就好像一个兵老帶着他的槍一样。"

"还有那水桶呢？"

"你瞧吧，三个小胡桃。"

"'小棱魚'呀，'小棱魚'！"警察說，"那末你在这兒是干什么的？帶着証件沒有？"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小棱魚"插嘴說。

"那就更需要有証件了。"警察說。至少他想那么說，因为葛格先是向柳樹叢慢慢地随便走了几步，現在走得快起來了。他扒开樹枝，終于放腿奔跑起來了。"站住！"警察喊着，他所有的高兴和

和气的样子都不見了。“站住，站住！”他又用一种十足是警察的声气喊着。

突然，这兩个家伙，警察和“小梭魚”，都追赶着葛格了。葛格讓他們在自己身旁跑过去。这一切多么像維斯特霍芬的味兒啊！微微閃光的水潭和柳樹，哨子的声音，还有那个一定会把他毁了的心跳。在那兒近边的河岸上，有一个溶場——一些被河水冲打的木头，和木头之間的一只木筏。

“他在那兒啦！”“小梭魚”嚷着。現在哨子在河岸上响起來了。一切齐全，缺少的只是汽笛声了。可是，最坏的倒是那种討厭的沉淪的感覚——膝盖像紙糊的一样——可是同时又有一种沉陷進“非現实世界”的感覚，因为这一切不可能是眞的，这一定是悪夢——可是虽然如此，人还是繼續向前跑。葛格的身体筆直地倒下；他發現他是斜臥在軌道上。他已經离开了河岸，來到了一个工厂区。圍牆的后边傳來了均匀的呼呼声，可是不再有哨子，也沒有人声。

“完了，”他說，連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他的力气完了呢，还是他的虛弱。他毫不考慮地等了一会兒，等着什么外來的帮助，等着夢醒，等着一个奇迹。可是奇迹并沒有，也沒有外來的帮助。他站起來，繼續向前走。他走到一条上面鋪着双軌的很寬的大路。路上很冷清，因为兩边不是住宅，而是工厂的庭園。他自己对自己說，現在河边可能布了崗，于是他又朝城市的方向走去。

又損失了多少个鐘头！“她現在一定在等我了，”他想，接着他就發現了自己的愚蠢，丽尼是不会等他的，因为她什么也不知道。沒有人帮助他，沒有人等着他。这里难道眞是沒有人等着他嗎？沒有人帮助他嗎？他的手痛起來了，因为他剛才倒下时又压在它

上边了。真可惜：挺干淨的紗布已經弄得相当髒了。

在由大市場分出來的一个小市場上，攤子正在拆篷。酒店前边，排着一列載貨卡車。他走進去，化了五十芬尼，坐下來喝一杯啤酒。他的心發狂似地在跳，好像他肚子里尽有許多空地一样；可是每跳一次，却都会重重地撞一下。“这事情太久了我可受不了，”他想，“几个鐘头也許行，可是决不能挨上几天。”

鄰桌上有一个人在仔細地打量着他。“今天我不是在哪兒碰到过这个人的嗎？好，我必須像一只瘋狗那样乱闖一陣，因为一点办法也沒有了。什么办法也沒有了。站起來吧，葛格！”

酒店里外有很多的人，有酒店的住客和从市場上來的人。他把一切情形仔細看了一下。一个年青人正在帮一个已过中年的女人把貨裝上一輛卡車。葛格趁他跳下車子，走向一堆籃子的时候，跑到他跟前：“喂，上面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蓬着头髮的嗎？那是宾德太太。”

“对了，”葛格說，“我正要捎个信給她。”

他在籃子边等着，等到馬达發动，他就走到卡車跟前，抬起头來問：“您是宾德太太嗎？”

“有什么事？什么事？”那女人帶着一种怀疑和驚异的神气这样問。

葛格坚定地看着她。“請您讓我上來一会兒，”他說，“在路上我就会告訴您的。我也是走这条路。”卡車开动了，葛格緊緊地攀上了車子。非常慢，非常嚕囌地，他开始編造一个关于医院和远房親戚的故事。

同时，鄰桌上坐着的那个人走了出來，走到刚才跟葛格說过話的那个年輕人面前。“那个家伙刚才問你什么？”他問。

“哦，他問那个女人是不是宾德太太。”年輕人驚异地回答。

6

裱糊匠迈登海默是回家吃午飯的，假如他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干活的話。可是今天中午，他却跑進一家酒店，要了一点猪排和啤酒。他請那个小学徒喝了一盤豌豆湯，后來又替他要了一杯啤酒；他帶着曾經自己养大过几个兒子的人所有的那种自信的口吻，問了他一些問題。这时候門口進來了一个人，坐下后，要了一小杯淡啤酒。从这个人头上的那頂新呢帽，迈登海默認出他就是今天早晨同坐过二十九路电車的人。有一会兒，差不多是不自覚的，他感到微微有点不自在。他不再和学徒閑談，把最后的一口东西咽了下去。他忙着要赶回工作的地方，要把那些他認为是由于他今天早晨迟到而弄坏的地方修补起來。他沒有对他的妻子提起傳訊的事，現在他决定就到后來也不告訴她了。他急于要把这次盤問，这次荒唐的傳訊，完全丢在腦后。他反正怎么也猜不透那是什么意思。很可能本來就沒有什么意思。他們那班家伙每时每刻准要在暗地里調查一个什么人。在这城市的許多人当中，像他这样被人監視着的可能不在少数。只是沒有人对别人提起而已。

迈登海默从梯子上向下面咒駡，因为他們把边緣糊到陽台上去了。他想从梯子上下來，看看樓下的工作是不是做得合適，可是突然一陣头暈，他只好蹲着不动。泥水匠嘲笑学徒的笑声和那个善于辞令的学徒的响亮的声音，充滿了那一座空洞透風的房屋，甚至比以前和以后的住客們的声音都清晰得多，因为那些声音是会在家俱上，在一切地毯和室內裝飾品上消散的。裱糊匠还在梯子上搖晃，从樓梯間傳來了一个声音："下班了！"迈登海默回

喝了一声："該什么时候下班，还得听我呀！"

在二十九路电車站上，他又碰到了那个戴呢帽的，早晨同过車，后來又在酒店里喝过啤酒的家伙。"他一定也在这兒有工作吧。"迈登海默这么想。那个人也上了二十九路电車。迈登海默对他点了点头。他突然想起，他今天又忘了替他妻子拿那包擱在門房里的毛綫了。昨天晚上，他就已經为这个挨了一頓駡。因此，他又下了車，走回去。他匆匆忙忙地拿了他的小包，赶下一趟二十九路車。他現在覺得很累了，他盼望着晚飯，尤其盼望着回家。突然，他的心在一种冰冷的不安的感覺下收縮起來了。那个戴新呢帽的，被他丟在前一輛車上的那个人，又在这一輛車的前边車台上出現了。裱糊匠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就换了一个座位。他一点也沒有弄錯。他現在已經認清了这个人的帽子，刮过的頦子，和他的短胳膊。迈登海默本來預备坐到賽尔，就走回家去，免得換車。可是現在他却在中央警察局那兒換車，改坐十七路。他舒了一口气，因为現在他是單独一个人了。可是他剛走上十七路車的平台，就听到后边匆忙的脚步声，和一个人跳上車时所發出的一种急促的喘息声。那个戴呢帽的家伙扫了他一眼，那眼光是一种滿不在意的样子，可是却非常准确。接着他就轉过身去，背向着迈登海默，因为迈登海默下車的时候，反正是要經过他身边的。迈登海默現在知道，那个人也会跟着他下車，要脫身是不可能的了。驚慌和恐懼，使他的心跳得很凶。他的襯衣，本來早就在身上漏干，現在又变得通湿了。"这家伙到底要查我的什么呢？"迈登海默想，"我做什么呢？我該怎么办呢？"他忍不住又轉过头去。在黄昏的人群戴的帽子中——有过了时的夏帽，也有赶早的呢帽——他期待着的那一頂又不快不慢地出現了。仿佛戴这帽子的人預先知道，裱糊匠今晚上無意作什么意外的活动。迈登海默穿

过了街，在走進家門之前，帶着某一类人所特有的那种突如其來的勇气，又很快地回过头來；这一类人在他們心的一角，是准备着在某种情况下作一番抵抗的。那个追踪他的人在他后边离得很近——一張有点肥胖的懶洋洋的臉，長着很坏的牙齒。他的衣服相当破旧，只有那頂新帽子是例外。也許这頂帽子也不新，只是比較不破旧而已。这个人本身一点沒有什么可怕。在迈登海默看來，可怕的是在固执的追踪和滿不在乎的神气之間那种不可解的矛盾。

迈登海默走進了他家的大門，就把那包毛綫放在楼梯上，动手把前門关上。在白天这扇門是用一根鈎子扣在牆上的。

“爸爸，你这是干什么？”他的女兒艾利突然这样問，她剛从楼梯上下來。

“有風。”迈登海默大声說。

“你在楼上，有風也沒有什么妨碍呀。”艾利說，“到八点鐘他們反正会把門关上的。”裱糊匠瞪着她。他整个身体都覚得：那个人已經在这条窄街的对面站住了，正盯着他和他的女兒。

在暗地里，她是他最宝貝的女兒。这一点也許監視着的那个人也知道。那家伙是打算在什么秘密行动上出其不意地把他逮捕呢，还是想查明他有什么公开的罪行？不是有过这样一个童話嗎，說是一个父親答应把他从他家里出來遇到的第一件东西作为礼物送給惡魔？他从來沒有讓他家里任何人知道，这个孩子是他最疼爱的一个，他甚至于还瞞着他自己。为什么他最疼爱她呢？他到現在都还不知道。也許是由于兩种矛盾的感情。一方面因为她很美，而另一方面呢，又因为她总是使他伤心。当他这个已經長大成人的孩子來看他的时候，他总是很高兴的。但是，只要艾利一進門，他心中那一处眞正感到愉快和痛苦的地方就有些顫动。他

曾經想替这个女兒裱糊几間非常華丽的房子——各个房間都要彼此相通，而且它的优美要不亞于那些放蕩薄情的女人們的由她們的丈夫指給她們看的將來的房屋。艾利碰碰他的胳膊。她的臉嵌在从头頂一直到頸根的濃密的鬈髮框子里，看來小得像个孩子的臉。在她臉上的表情里，充滿着悲愁和愛情。她回想起那天在維斯特霍芬一家酒店的椅子上，她的父親曾經把她的头压在他自己的肩上，不客气地要她哭一个痛快。他們兩个誰也沒有再提起过那一天的事情。毫無疑問，他們每次見面时，彼此都会想到的。

"这包毛綫还是讓我拿走吧，"艾利說，"因为反正得我來起个头的。"

裱糊匠差不多能看到对街那个人的尖銳的目光，正盯着这一小包东西。他覺得好像她女兒正在把一件什么非常有害的东西塞進她的手提袋里，虽然他知道那紙包里什么别的也沒有，只是一些花毛綫而已。艾利的臉又回复了愉快。从她的和头髮一样棕黃色的眼睛里，發出一种溫暖的光輝，散布在她整个臉上。"葛格这家伙沒有長眼睛嗎，居然会丟掉她？"他想。她的活潑愉快使他心痛極了。他总設法在她前面擋着，免得讓从对街过來的目光射到她的身上。

"假如他們安排了什么圈套的話，"他又在想，"这个孩子無論如何是沒有罪的。"可是艾利很高很壯，而他却又矮又瘦。他遮不住她。当她輕快而筆挺地，手提袋一搖一擺地走出去的时候，他緊張地朝街上望着。他稍为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看見那个追他的人轉过背來，在瞧着一家肥皂鋪的櫥窗。艾利走过了，并沒有引起他的注意。

可是迈登海默却沒有注意到从肥皂鋪隔壁的一个店鋪里冲出來的一个留着小鬍子的，动作很灵活的年輕人；他在經过那个戴

呢帽的人身边时，輕輕地用胳膊肘推了他一下。他們的眼睛在橱窗的玻璃面上碰上了。好像是兩个釣魚人注視着同一片水，追逐着同一条魚。他們都在玻璃里边望着街的对面，望着裱糊匠的前門和迈登海默本人。

“你想要我連累我們一家人，”迈登海默想，“这是不会成功的。”他突然这样安慰一下他自己，就走上樓去。那个戴呢帽的人走進了那年輕的留着小鬍子的家伙剛才出來的酒店里，就在窗前坐下了。那个留小鬍子的年輕人，跨着有彈性的大步子，不久就赶上了艾利。他自己对自己說，这个年輕女人的腿和屁股，总算使他这个無聊的差使比較好受了一点。

迈登海默在他的住室里差一点碰倒艾利的孩子，他正在地板上堆砌着什么东西。艾利把这个孩子留在这兒过夜了。为什么？他的太太聳聳肩膀。在她的臉上可以看出她有許多心事，可是她的丈夫并不問她。假如在別的晚上，他准会跟这个小孩子逗一陣，可是現在他却問：“今天她要留着她自己的房間干什么？”小孩子抓住了他外祖父的食指，大声笑着。老人可不想笑。他輕輕地把小孩推开。現在他想起了今天早晨審訊时所說过的每一句話來。他不再覺得仿佛是在做夢了。他的心像鉛一样沉重。他走到窗前。对街的肥皂鋪已經把百叶窗放了下來。迈登海默可并沒有受騙。他知道，在那酒店窗前的許多模模糊糊的影子中間，准有一个影子正把目光盯着他的房子。他的太太叫他去吃晚飯。“我倒想知道，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裱糊裱糊我們自己的房子。”她在飯桌上跟往常一样地說着。

法朗茲散工后出來快到漢撒街时，跨下了他的脚踏車。他推着車走，考慮着是否要走進一家鋪子，打听一下迈登海默家的情

形。就在这个时候，他所希望的，同时也許是他所害怕的事情發生了：他偶然瞥見了艾利。他緊緊地抓住脚踏車。艾利却是心事重重，并沒有看見他。她一点也沒有变。由于憂郁，她的安詳的举止有点顯得沉重。其实在当初还沒有什么特别原因的时候，就已經是这样的。她还戴着耳环。这很好，因为耳环襯着她那濃厚的棕黃色头髮，使他很覺得可愛。假如法朗茲是一个愛把他的感想說出來的人，那末他多半会說，今晚的艾利，比他回憶中的艾利更像她的本來面目。她擦身而过，他覺得很傷心，虽然她沒有看見他，也不可能看見他。啊，要是能够像他在邮局窗前第一次見到她时那样，把她抱在怀里，吻一下她的嘴唇就好了。"本來是給我的东西为什么会不屬于我呢?"他心里想。他忘記了自己，忘記自己是一个面貌不揚，毫不活潑的，庸俗的家伙，又窮，又笨。这次他讓艾利在他身旁走过去了。一个長着小鬍子的年輕人也走了过去，法朗茲并不知道，这个人会跟艾利有什么关系。

法朗茲把脚踏車掉过头來，騎上車跟在艾利后边，大約有十分鐘，就看到她走進了那所她和她的孩子住的，轉租过來的房子。

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这所把艾利吞了進去的房子。接着他又視察了一下四周的环境。斜对着艾利的房子是一家面包糖果店。他就走進去坐了下來。

店里只有一个顧客，就是那个留着小鬍子，身材瘦長而相当整潔的年輕人，他正坐在窗前，往外看着。直到現在，法朗茲还沒有注意到这个人。但是他还算很明白，沒有跟着艾利，一下冲進那所房子里去。一天还沒有过去呢，她也許还会出來。無論如何，他預备在这家店鋪里多坐一会，等候着。

在这一段时間里，艾利在楼上她自己的房間里换了衣服，梳了头，又用刷子刷过身上；总之是做了每一件她認为必要做的事，

这是为了那位她今天晚上所盼望的客人。如果他眞能光臨，願意在这兒吃飯，或者，——連艾利自己也不完全知道——甚至会在这兒过夜。最后，她在干凈衣服上罩上圍裙，走到女房东的厨房里，把兩塊肉排拍平，抹上鹽，又把猪油和洋葱放進鍋里，什么都准备好了，只等鈴声一响，就可以放到火上。

女房东是个五十來歲的人，她笑嘻嘻地看着艾利。她倒不是一个坏东西；她很喜欢孩子，并且对于人生一切活躍的表現，都富于同情。"海斯勒太太，你很对，"她說，"一个人只有年輕一次啊！"

"哦，你是什么意思？"艾利問。她的臉色突然变了。

"我只是說，你不是自己單独吃飯，而是要跟一个别的人吃一回晚飯而巳。"

艾利剛想回答說："我倒寧可一个人吃飯呢，"可是話到嘴边，她又不說了。她很知道自己正是在焦急地等着大門的响声，和樓梯上發出的堅定的脚步声。当然，她是在等着，可是，她多半又希望着，可能發生一件什么别的事情。"我还要做一个布丁呢。"她想。她調好了牛奶，摻進面粉，开始攪拌。"假如他來——当然很好，"她突然这样想，"他不來——那也好。"

她固然是在等着，可是比起过去她所慣做的那种等候來，这是多么凄慘的等候啊。……

曾經有过一个时期，她一星期又一星期，一夜又一夜地等候着葛格的脚步声。那时候她还不惜把她年輕的生命跟一个寂寞的夜晚拚上一拚。今天她感觉到，她那时候的等待并不是痴，也并不是可笑，比起她現在过着的这种毫無生趣的生活，連等候的气力都喪失了的情况來，那眞是太好了，太値得驕傲了。"現在我是跟所有的人都一样了，"她凄凉地想着，"再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东

西了。”假如她的朋友今晚不来的話，她当然不会一晚不睡地等着的。她会打个呵欠，上床睡覺去。

当葛格第一次向她說明，叫她不必再等时，她一句話也不相信。她虽然是回娘家去住了，其实只是換了一个等候的地方。假如等候有一种把別人抓过來的作用的話，那末葛格早就回到她那里去了。可是等候是沒有魔力的；对于別人也不起什么作用；它只是等着的人自己的事，正因为这样，所以才需要勇气。它沒有帶給艾利任何好处，除非是那种平靜的，决不說話的憂郁，有时，她那漂亮的年輕的臉上，会添加一种意外的美。房东太太看着艾利做菜，現在也想到这种情形。“等你吃完肉排的时候，”她用一种安慰的口气說，“你的布丁也凉了。”

当葛格最后一次告訴她，以后不应該再等了的时候——并不是粗魯地，而是很坚决很明确地向她說的，因为她的等候使他覚得很不耐煩了——当葛格用冷靜而聪明的話解釋給她听，結婚并不是什么“聖礼”，甚至那就要到來的孩子，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直到这个时候，艾利才終于退掉了她这些日子一直偷偷地付着房錢的他們共用的那間屋子。

可是她还是繼續等候——甚至在她的孩子出世的那个晚上。假如一个人突然回來的話，还有比这更合適的夜晚嗎？迈登海默尋找了好几天，才終于把这个可怕的人，他的女婿，拖到艾利的床前來。可是后來葛格离开以后，他看見他女兒时，又后悔了。他当初也曾劝阻过艾利和葛格結婚，后來他又劝阻过她和他离婚。可是現在他知道：他的女兒無論如何不应該再等下去了。所以，在第二年的年底——他就到官廳方面去打听他女婿的下落。可是連葛格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三二年过完了。慶祝一九三三年的爆竹

声和祝賀声把艾利的孩子吵醒了，艾利輕輕地拍着他。葛格还是下落不明。或許是由于他們不願意太費时間去找，或許是因为逗孩子分了艾利的心——这整个事件就算消沈下去了。艾利还能够記得她停止等待的那个早晨。在長夜將尽的时候，她被一声汽車的喇叭声吵醒了，她听見街上的脚步声，那可能是葛格，可是它在門前过去了。随着这个脚步声的逐漸消失，她的等待也就不起勁了。脚步声一停，艾利就不再等了。她沒有主意，也沒有作出任何决定。还是她母親說得对，所有的老年人都說得对。时間能治愈一切創伤，即使燒得最燙的鉄也会变涼。她很快地睡着了。第二天是星期日，她睡到中午才起來。吃飯时当她出現在起坐室里的时候，她面色紅潤，生气蓬勃；又是一个新的，健康的艾利。

一九三四年初，艾利受到了一次傳訊。他們告訴她，她的丈夫已經被捕，送到維斯特霍芬去了。她对她父親說，現在这个人总算有了下落；可以提出离婚了。她父親吃驚地望着她，好像一件美丽的宝貴的东西上忽然發現了一点毛病一样。

“現在嗎？”他只說了这一句。

“現在为什么不行？”

“这对他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我也受了許多的打击了。”艾利說。

“到底他是你的丈夫。”

“早已完了，而且永远完了。”艾利說。

“你不必等在厨房里了，”女房东說，“等鈴响了，我会把肉排放到火上去的。”

艾利走進她的屋里。在她的床头，是她孩子的小床，今天空着。虽然已經是她的客人应該來到这里的时候了，她却不願意閑

着等候。她把小包打开，摸了摸毛綫，就开始織起來了。

她現在等着的那个人——虽然是姑且等一下，而并不是很切盼地等着——叫做亨利希·柯勃勒，是一个偶然認識的人。这个“偶然”，假如听其自然發展的話，那就并非是——像大家所想像的那样——盲目的，而是狡猾的，有趣的。在实际上我們只应該完全信任它。假使我們横加干涉，甚至揠苗助長，那就会發生不良的后果，而我們將会錯怪它。如果我們平心靜气地賦它以全权，而完全順从它，那末它多半会达到正当的目标，迅速而且强烈，不至于走弯路。

艾利办公室里的一个女朋友劝她去参加跳舞会。起初她很后悔，不該答应了她。在跳舞会上，一个侍者在她背身失手砸了一只杯子。她轉过身來，就在这时候，柯勃勒恰巧穿隱而过，他也轉过身來。他个子很高，深色的头髮，整齐的牙齒。他的举止和笑容都跟葛格有点相像，这就使得艾利的臉更顯得美丽。所以柯勃勒注意了她，停下來，走近她的身旁。他們跳舞一直跳到天亮。在近处看，他跟葛格一点也不像。他是一个很規矩的青年。他常常帶她去参加舞会，星期天到陶努斯山里去；他們接过吻，觉得心滿意足。

艾利曾經随便和柯勃勒提起过她原先的丈夫。“那一次我真是倒运，”她是这样說起头的。亨利希劝她干脆跟葛格断絕关系。但她决定还是由她自己來处理这件事。

有一天，艾利接到一張維斯特霍芬集中营的接見証。她跑去找她父親，她好久沒有來征求他的意見了。“你应該去，”裱糊匠說，“我陪你去。”艾利不但沒有申請过这种許可証，她甚至是不大乐意去的。这張許可証送來，可能别有原因。

当拳打脚踢，饑餓和暗房禁閉，对一个犯人都毫無效果的时

候，他們就想到讓他的妻子來看他。大部分人見了自己的妻子和小孩总难免有动于中吧。

艾利和她父親分別向她的办公室和他的公司告了假，可是并沒有把他們充滿着痛苦的旅行告訴家里人。在旅途中，艾利尽想着她和亨利希躺在陶努斯草地上的时光，而迈登海默則念念不忘他的裱糊工作。他們下了火車，肩靠肩地沿着公路走过几个种着葡萄的村落，艾利牵住她父親的手，仿佛她一下子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她覚得口渴，疲乏。兩个人都感到非常沉悶。

当他們來到維斯特霍芬最初的几家人家中間时，人們总是帶着一种通常的，不經意的憐憫望着他們，好像他們是到医院或是公墓去一样。在这些釀造葡萄酒的村子里，那种辛苦勤劳而又兴高彩烈的景况，使他們感到痛苦……为什么我就不能是这些人中間的一个呢？为什么我就不能是推滚着大桶穿过大街到鉄匠鋪去的那个人呢？为什么我不是那个在窗沿上擦洗篩子的女人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帮着打扫院子，好把葡萄压榨机布置起來呢？可是不行，他們就得在这一切的中間經过，走上一条离奇的道路，心里滿怀着滿腔难以忍受的憤懣。一个大腦袋，头髮像夏天那样剪得很短的，不大像農夫，倒像是水手模样的年輕人走到他們跟前，安詳地，誠懇地說："你們得从上边繞过田地，一直走到圍牆那边去。"一个老妇人，多半是他的母親，从窗口往外望，微微地点着头。"她是想安慰我嗎？"艾利想，"葛格和我已經沒有什么关系了。"他們向田畝走过去。他們沿着一堵上面布滿了碎玻璃的圍牆走。左边有一个小工厂，招牌是"馬提阿斯·法蘭克父子公司"。現在他們可以望見那有衛兵把守的大門了。这大門面臨公路，正在那尖角之中，而这尖角的兩边則構成他們所謂"內营"的兩堵圍牆。因此这个內营只有大門和公路相通。我們知道，在集中营后

面某处就是萊因河，但却望不見它。在暗褐色的，霧气瀰漫的土地上，到处都有些死水在閃閃發光。

迈登海默决定在一家酒店的園子里等艾利。現在她必須單独一个人向前走去，她怕起來了。可是她对自己說，她和葛格已經沒有关系了。她不願意讓他的特殊景况，和他的熟識的臉，眼睛或是微笑來感动她。

那时候，葛格已經在維斯特霍芬呆了很久。他已經受过無数次的審訊，苦难和折磨，抵得上整个一代人在战爭中或是在别的大灾难中所受的痛苦。这些折磨还在有加無已；或是明天，或是就在下一分鐘。葛格在那时候就已經知道，只有死才能够救他。他認識到降臨在他年輕的生命上的那个可怕的力量，可是他也認識到自己的力量。他現在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艾利起初以为他們弄錯了，把另外一个人帶進了房里來。她把手举到耳朵边——一个她常常做的特有的动作，为了摸一摸耳环挂得牢不牢。接着她的胳膊就垂下來了。她凝視着这个站在兩个褐衫隊衛兵中間的陌生的人。眞怪啦，葛格是个高个子；而这个人却屈着膝盖，差不多跟她父親一样矮。后來，她是从他的微笑里又認出他來的；还是过去的那个不会認錯的微笑，有点高兴，也有点輕蔑；他們第一次見面时，他就是帶着这种微笑來打量她的。可是現在当然是另外一回事，現在完全不是要打量从一个很要好的朋友那里搶过來的年輕女人了。他試着用他那飽受折磨的腦子想了一下。他們为什么把这个女人帶到这里來呢？他們有什么目的呢？他怕他自己的極度疲乏和身体上的痛苦会使他忽略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一个圈套。

葛格盯着艾利。在他看來，她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就像他对她那样：她的卷边的小呢帽，她的鬈髮，以及她的耳环，都是

他觉得奇怪的。他注視着她。他开始回想一下他跟她过去有什么关系——太少了。有五六对眼睛正在密切地望着他，要察看这張最近一次拷打受伤的臉上会流露出什么感情來。"我得跟这个人說几句話才对，"艾利想；她就說："孩子很好。"

他竖起耳朵听着。他的目光更尖利了。她說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它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的；也許她是來帶信給他的吧。他怕自己的身体太衰弱，不能推究出这句話的意思。他帶着疑問說："是嗎？"假如她早先沒有認出他的話，那末在这副目光里現在她一定可以認出他來了。跟第一次一样，他的目光有力地、热烈地盯着她的張开一半的嘴唇。她要帶什么消息來，才能重新在他的生命里注入力量和精力呢？

接着，一个長而痛苦的靜默，她大概是在尋找一句合適的話來說，她就說下去："他不久就要進幼兒園了。""噢，"葛格說，要在他的脆弱的头腦里，这么快，这么敏銳地來思索，眞是多么痛苦啊！她說那孩子要進幼兒園，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很好，他要進幼兒園。这也許跟改变計划有关；四个月以前，最后一批工作人員被捕时，海格諾尔來到維斯特霍芬，曾經这样提到过。他的笑容变得更顯著了。

"你願意瞧瞧他的像片嗎？"艾利問。她在她的手提包里找了一陣；不單是葛格的眼睛，还有看守們的眼睛也都盯住了这只手提包。她拿出一張貼在硬紙板上的小照片給他看。葛格低头看了看这張有一个小孩在玩响鈴的像片。他痛苦地皺緊眉头，为了想認出一点要緊的东西來。他抬起眼睛來看看艾利，接着又低下來再看看像片。他聳聳肩膀，又看看艾利，这回可是这样陰郁，仿彿她是在跟他开玩笑一样。

一个看守喊："接見时間完了！"他們兩个都嚇了一跳。

葛格很快地問："我母親身体好嗎？"

"很好，"艾利大声說。其实她一年半以來从未見过这个在她看來一直是陌生的，并且很討厭的女人。

葛格大声問："那么我的小弟弟呢？"他好像忽然醒过來了；他整个身体抽动着。他的臉色也逐漸顯得富于人性了。这在艾利看來，却同样地可怕。"还有……"他被他們左右夾着，轉过身子，帶了出去。

艾利想不起來，她是怎样回到他父親身边來的。她只知道他曾經把她的头摟在自己的怀里，店主和他的妻子，还有兩个妇人站在旁边；在她看來，这都是不相干的。有一个妇人輕輕地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另一个妇人摸撫着她的头髮。女店主最后从地上拾起她的帽子，吹掉上面的塵土。沒有一个人說話。这是因为离圍牆太近了。她的控訴是緘默，他們的慰借也是同样的緘默。

回到家里，艾利就坐下來寫了一封信給亨利希。她告訴他不要到她办公的地方去找她，簡直就不必再來了。

虽然如此，亨利希还是在她办公的地方等她。他問了她許多話：是不是葛格又給了她很深的印象，是不是她突然又喜欢他了，是不是她替他难过，是不是她預备在他出獄以后又跟他要好。艾利驚訝地听着这些对某一件事捕風捉影、异想天开的揣測；这件事情，只有她一个人是眞正了解的。她安詳地回答說：不，她不再喜欢葛格，即使他出獄，她也不再回到他那里去——这件事是無可挽回的了。可是，自从她看到葛格以后，好像突然不喜欢跟亨利希在一起了。这不过是沒有兴趣，幷無其他的理由。

亨利希的处境就跟几年前的法朗茲一样，那时是葛格突然把她从他那里搶走的。可是亨利希自己不是一个很認眞的人，所以他不肯相信艾利的决定是無可挽回的。这种决定能有什么意义

呢？除非她还喜欢葛格才有意义！可是像现在这样……她依然是單身一个人，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葛格是永远也不会知道的，即使她以后有机会告訴他，他也不会相信。为什么要自尋苦惱呢？

这一切差不多都是一年以前的事了。今天她邀請了亨利希，为他預备好肉排，調好布丁。她为他打扮了一番。"我到底怎么会忽然又有这种心情呢？"艾利想着，"我怎么現在又会要他了呢？"……这并不需要什么决定，也不必下决心。当然并沒有發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不过一年究竟是一段相当長的时期，每天晚上总是孤零零地一个人是很無聊的。在这一点上，艾利并沒有特别的地方。她是一个平常的女孩子。亨利希猜对了："为什么为了一个几乎已是不相干的人而受这些苦呢？"一年以來，甚至連那張可怕的、被打得变了样的臉也多少褪了色。她的母親和所有的老年人都說得对——时間能医治一切的創伤，甚至連最燙的鉄也会冷下去。

艾利的心底里，还是有点希望亨利希因为一件偶然的事件而不能來。但不管怎样，她旣然邀請他，她自己就不能說出要变更一下的話來。

在下边的糖果店里，法朗兹正朝着街上望着。路灯亮了。天气虽然很暖和，可是毫無疑問，夏天早已过去。这家小鋪子灯光很暗。櫃上的一个女人正在砰砰碰碰地弄着罐子。她眞是盼望这兩个吝嗇的主顧能够走开。突然，法朗兹把那張小桌子用兩手抓住。他不能相信他自己的眼睛。葛格手里拿着一束花，正从路灯柱中間向着艾利的房門走來。法朗兹感到一陣突如其來的天旋地轉。在这个旋轉之中，什么感情都有：驚惶和快慰，憤怒和恐懼，高兴和嫉妒。等这个人走近时，一切都消失了。法朗兹恢复了平静，跟自己生气。这个人只有在远看的时候才跟葛格有一絲

相像；并且也只有在想着葛格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它。

在这一段时間里，糖果店的女掌櫃至少送走了她的兩个顧客之中的一个。那个年輕人扔了一点錢在桌上，就冲了出去。法朗兹又要了一杯咖啡，一盤蛋糕。

听到了門鈴的声音，艾利的眼睛还是亮起來了。一会兒以后，亨利希站在屋里，手里捧着一束石竹花，不知所措地望着坐在床沿上的这个年輕女人。她似乎并不是很热切地等待着他；她膝头上的一球花毛綫使她不能站起來。艾利抬起了头，拿过口袋來，把毛綫塞了進去，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覺使她的动作特別緩慢。她站起身來，从亨利希手中把石竹花接了过去。厨房里傳來了煎肉的香味——这位好心的莫克勒太太不能不使艾利微笑。可是亨利希的臉是那样嚴肃，倒使她斂住了笑容。在他的坚定的目光之下，她把臉轉开了。他抓住了她的双肩，越抓越緊，使她終于抬起头來看着他。艾利忘記了其他的一切，她现在很相信，这个人的光臨倒是一件可喜的事。就在这时候，楼梯上和門口响起說話声和脚步声。

“秘密警察！”眞是有人在这样喊呢，或者只是一个念头？亨利希的手滑下來了，他的眼睛定住了，而艾利刚才还很愉快的热烈的臉也凝住了，好像不曾笑过，而且也决不会再微笑一样。

虽然法朗兹是一个思緒和联想都不很敏捷的人，可是对于刚才几分鐘內他从糖果店桌子前所見到的一切，他倒也不难找到一个解释。

这条平靜的小街上，一时之間車輛很多，虽然并沒有多到引人注意的程度。一輛深藍色的自用大汽車停在最近的一个街角上。同时，又有一輛出租汽車在艾利家門口停住了，几乎同时又來了一輛出租汽車，它并不赶过前一輛車，而是緊跟在后面煞住了。

那时候，第一輛出租汽車里有三个穿便衣的年輕人跳下車

來。他們在屋子里呆了很短一会兒，接着就帶着第四个人又上了車。法朗茲倒不能肯定那第四个人就是他乍看时誤認为是葛格的那个人，因为另外三个人，不知是故意地还是偶然地，擋住了車門和屋門之間的視綫。可是他却看到，那第四个人并不是很安靜很从容地走着的；和他的同伴們的那种緊張的迅速的动作相比，他却像是一个喝醉了的人或是生病的人。等他們的車开走以后，那第二輛車，本來就沒有停馬达的，也在艾利的大門口慢慢地停住了。車上兩个乘客跑進屋子去，一会兒以后又帶了一个女人出來。

有几个过路的人站定了一下。从几个窗子里，也許还有人向下面瞧着。可是大門前那一段人行道在街灯的照耀下却仍旧是干淨，完整的；它不像是个出事的場所，它并沒有血漬。即使这些人有所怀疑，他們也只好把这些怀疑藏在家里。

法朗茲滿以为他自己随时也会被捕，可是他終于騎着脚踏車离开了那个地方，沒有受到什么留难。

"照这样看來，葛格到底是逃出來了。"法朗茲自己对自己說，"他們監視着他的親屬，他的前妻，当然还監視着他的母親。他們疑心他就在这个城市里。也許他眞是躲在这兒什么地方。可是他打算怎样逃出去呢？"

虽然葛格的鉄窗朋友曾經向法朗茲描述过，可是他总不能想像出葛格現在的样子——就是艾利最近看到的。可是旧日葛格的回憶却突然清楚地在他心里浮起來了。他覚得他可以清晰地見到他，眞想大声喊出來。几世紀以前，在一个跟現在一样黑暗的时代里，人們在一条拥挤的街上，或是在慶祝大典的一片擾攘中，突然覚得他們看見了那个唯一的人，而这个人其实是由一个被禁止的回憶——或是把它叫作他們的良心也行——所臆造出來的，那时候他們也是这样大声喊过的。法朗茲現在看到葛格的孩子气

的臉，他的既勇敢而又悲伤的眼光，和他的濃厚的、很漂亮地从他头上挂下來的黑头髮。他看見了葛格双手托着的头，長在兩个肩膀之間的头——作为一个东西的头——懸賞緝拿的头。法朗茲飛快地騎着車，仿佛他自己的安全也受了威脅。

他激动兴奋地來到了赫尔曼家里，幸虧他的面貌長得有些粗重，所以这种激动的情形倒不大明顯。他还不能把他的滿腔心事傾吐出來，因为赫尔曼还沒有散工回家。"有一个会，"艾尔絲解釋說，她的好奇而純潔的圓眼睛看着法朗茲的緊張的臉。

艾尔絲感到，应該用点什么东西來安慰他，所以就从一只盒子里拿出几塊糖給他吃。赫尔曼时常帶一点糖果給她，因为他第一次送她一点礼物的时候，曾看到这么小小的一点东西居然会使她臉上發出这么快乐的光彩。法朗茲也把他当作小孩子，摸摸她的头髮，可是看見她突然跳起來，臉脹得緋紅，他立刻就后悔了。"那末，他是沒有在家。"法朗茲說，他是那样浸沉在絕望的思索中，使他不自覺地嘆息了一声。她目送他推着脚踏車走到街上；她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心里为一种她自己都不了解的悲哀深深地感动了。

馬耐特家的人們等了法朗茲一会兒，随后就不再等他，开始吃飯了。牧羊人恩斯特也有他的坐位。恩斯特又要到房子前面去一趟，把一塊骨头丢給他的南利。当他从热烘烘的、气味很濃的厨房走出去，來到田地上的时候，他的臉色就改变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今天的霧不算濃。在四周远处可以望見許多村庄和城鎮的灯火，还有各鉄路綫，各工厂，赫希斯特染料厂，奧佩尔·呂色尔斯亥謨汽車工厂的灯火。恩斯特一只手撑着腰，另一只手拿着骨头，从容不迫地向四周了望着。他的臉色顯得那么愉悦得意，仿佛他今天是从一个黑暗的古代，率領着他的部下進軍到这里，

巡視着这一片終于屈服了的地方，它的河流和它的百万灯火。他像是一个征服者屹立在被征服者的眼前。其实那个被征服者又何尝不是曾經率領着他的部下，从一个黑暗的古代進軍到这里來的呢？这一片土地、荒野和河流，在那时候不是也曾經屈服过的嗎？

恩斯特动了一下，他听見田地那边有一种窸窣的声音，那是法朗玆推着脚踏車过來了。牧羊人的臉色剛才还是明朗的，幷且几乎是庄嚴的，現在他的臉上却有一种好奇心在閃閃發光。法朗玆为什么回來得这样晚呢？他为什么从这边來呢？"都吃光了，"恩斯特說。他那大胆而銳利的眼睛早已看出來法朗玆有点不高兴。幷不是由于同情，而僅僅是由于好奇心，他的臉上現出一种这样意义的表情：渺小的法朗玆啊，咬你的虱子一定也大不了吧。

法朗玆幷不答話，他只覺得被这个小伙子，被他的冷酷的嘲笑侮辱了，就是这种他平常覺得有趣的冷酷。他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使他覺得討厭；他現在就要去和他們一起吃晚飯的那一班人的漠不关心，早已使他不快，甚至正在他头頂上升起來的星星，也使他覺得是冷淡無情，令人不快的。

7

葛格一直跑到黃昏时候，周圍这么烟霧瀰漫，这么靜悄悄的，似乎他决不会被人找到了。他每走一步都对自己說，下一步一定是最后一步了。可是每一步都只是最后一步的前一步。經过孟巴赫不久，他就必須从那輛市場卡車下來。这一帶已經沒有桥了，可是在每一个村子里，都有一个埠头。葛格走过一个埠头又一个埠头。渡河的时机还沒有來到。一切东西都对他有所警告。当一个人把全副精力都集中在一点上的时候，本能就会和理智合而为一。

就跟前一天的黄昏时一样，他失去了时間的感覺。萊因河上响起了霧角声。沿着河堤的公路上，点点灯光一閃而过，但是越來越稀。前边很近的地方有一个長滿了樹的小島，使他看不見河水。在蘆葦后面，閃爍着一个農庄的灯火，可是这些灯火既不使他害怕，也不讓他覺得放心。这一帶地方很荒凉，这些亮光看來像是迷人的鬼火。那座擋住視綫的小島延長很远，也許它也已經到了尽头。灯光可能是一条船上的，也可能是从对岸过來的，現在对岸已經不是被長滿樹的小島遮住，而是隱藏在霧里了。一个人很可能在这兒平凡地死去，变成一个普通的，疲乏而倒下的家伙。啊，不管受什么罪，只要能跟華罗再聚兩分鐘就好了……

假如華罗能够到达萊因河边的某一个城市的話，他就有希望从那兒逃出國境。替他下一个階段的逃亡做准备工作的人們正在那兒等着呢。

華罗第二次入獄的时候，他的妻子相信，她是永远不会再見到他了。她几次申請接見証，都被他們粗魯地，甚至帶着威脅性地拒絕了——她曾經親自从她現在住的地方——曼納亥謨跑到維斯特霍芬去，她下了决心，不惜任何犧牲，要营救她丈夫。她帶着女人們所有的神秘的堅忍，照着这个决定做去，这种女人在她要从事一个行不通的計划时，首先就是要排除自己的理智，或者至少是排除專管考察事物是否行得通的那一部分理智。華罗太太既不能憑借过去的經驗，也不能依賴周圍的人供給她的情报，她所倚恃的只是兩三个順利的逃亡的傳說而已。譬如說，勃姆勤之从达豪逃出，西格之从奧格斯貝尔格逃出等。傳說里边当然也包含着一些情报和經驗。并且她知道，她丈夫一定会用一个絕頂聪明人的全部力量來求生存，要繼續活下去，他是不会放过任何最

微小的机会的。華罗太太虽然不肯在全部事物中辨别出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可是她在許多細節的处理上，还是非常老練。在建立联系和傳遞消息上，她用她的兩个孩子，特別是大的那一个。从前，他父親曾經很好地教过他，現在他帶着火一样的热誠，参加了他母親的秘密計划。他是一个黑眼睛，穿着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坚忍耐苦的孩子，那股强烈得使他的心几乎要受不了的火焰，不單照亮了他，而且使他燃燒起來了。

第二天黃昏，華罗太太知道越獄成功了。可是她無法曉得她丈夫什么时候会來到烏尔木斯的小茅棚里，去取那为他准备好的錢和衣服。也許他昨天晚上已經經过那兒了。那間小茅棚是一个叫作巴赫曼家的財產。那个人是电車售票員。兩个女人在三十年以前曾經一同上过学，她們的父親是朋友，后來她們的丈夫也是朋友。她們兩个曾經在一起分担过一个平凡生活的种种辛劳，在过去三年之中，又分担过一个不平凡的生活中的种种酸辛。当然，巴赫曼只是在一九三三年初头被拘禁过一个很短的时期。此后他一直在工作着，幷沒有受到什么打擾。

巴赫曼太太現在等着的就是这个人，这个电車售票員，而華罗太太則在等着她自己的丈夫。巴赫曼太太虽然知道她丈夫从車厂出來回到家里要費十分鐘，可是她还是非常不放心，这从她的手的輕微抖动中可以看得出來。他也許得給别人做替工——那就要在十一点左右才能回家。巴赫曼太太照管着孩子們，自己倒有点平靜下來了。

不会出什么事的，她第一千次对她自己說，也不会暴露什么的。幷且，即使暴露了什么，也是簡直沒有人能証明的。很可能那些錢和衣服已經被他偸偸地取走了。我們住在这城市里，我們有几个星期沒有到那小茅屋去。她还在想着，假如能够跑去瞧瞧

那些东西在不在就好了。眞是有点受不了啦！我不懂華罗太太怎能受得住的！

巴赫曼太太在那个时候曾經对華罗太太說过："希尔德，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把所有的男人都改变了？咱們的男人也不是例外。"

華罗太太回答說："華罗可沒有变。"

巴赫曼太太說："要是一个人能够眞正尝一尝死的滋味就好了。"

華罗太太說："胡說！就看咱們吧，就看我吧。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几乎死了。一年之后，却又是一个。"

巴赫曼太太說："不論你的什么事，秘密警察都知道。"

"說'都知道'未免太誇張了。他們只知道人家告訴他們的事。"華罗太太回答說。

現在巴赫曼太太靜靜地独自坐着，手脚又在开始抖动。她拿起針綫活來做，可以使她平靜一点。"誰也不能証明咱們做了什么事，"她对她自己說，"我們可以說那是栽贓陷害。"

現在她丈夫从楼梯上上來了，她松了一口气，站起來替他預备晚飯。他走進厨房，一句話也不說。巴赫曼太太甚至还沒有轉过身來向着他，她就不單是心里，并且整个身体上都有一种感覺，彷佛屋子里的溫度，在她丈夫一進來的时候就降低了好几度。

"出了什么事嗎？"她看見他的臉时这样問。他沒有回答。她把一滿盤湯放在他的兩臂之間。湯里冒出來的蒸气，升到他的臉上。"鄂圖，"她問，"你不舒服嗎？"他还是不回答。

这位太太眞是嚇坏了。"不过，"她想，"总不会跟那小茅棚有关吧，因为無論如何，他是在这兒了。这件事的确使他提心吊胆。我眞希望它赶快过去。"

“你不再吃了嗎？”她問，她丈夫不回答。“你别老惦記着这件事，”他妻子說，“咱們要是老惦記着的話，那准会發瘋。”从她丈夫的半閉着的眼睛里，有眞正痛苦的眼光射出來。巴赫曼太太又拿起她的針綫活來。她抬头看見她丈夫閉上了眼睛。“你到底有什么事呢？对我說呀！”

“什么也沒有！”她丈夫說。

他說話的口气多怪啊！仿佛他的妻子在問他，在这世界上他还有些什么，于是他就老老实实地回答說：“什么也沒有！”

“鄂圖，”她一面縫一面說，“恐怕有什么事情吧？”

可是她丈夫却空洞地、輕輕地回答說：“沒有，簡直什么也沒有！”她很快地把眼睛从針綫活上抬起來，注視着他的臉，他的眼睛，她知道，眞是什么也沒有了，他所有的一切都完了。

这位太太全身都凉了。她聳起了肩膀，轉开身子斜坐着，仿佛坐在桌横头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縫着，縫着。她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問，只怕那个回答会毁滅她的生活。

啊，这样的生活！当然，这是一种平凡的生活，天天要为面包和孩子們的鞋袜而奋斗。但同时这也是一种勇敢的坚强的生活，对于每一件值得經驗的事情都感到热烈的兴趣。此外，还有，当她們倆——她跟華罗的妻子——还是兩个住在同一条街上的梳小辮的女孩子的时候，她們曾經听她們的父親講过的事情；那时眞是任何事情都在他們家里提起过：为十小时工作日，九小时工作日，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那些女人們在縫补着袜子上破爛得可怕的窟窿时念給她們听的演說辞，从培培尔到李卜克內西，从李卜克內西到李米特洛夫。他們驕傲地告訴孩子們說，他們的祖父都曾經为了参加罢工和示威游行而坐过牢。当然，那时候做这种事还不致于被殺或拷打。那是一种多么明朗痛快的生活啊！而

現在呢，一个單独的問題，甚至于一个思想，立刻就会被監禁起來，被他們謀害……可是値得考慮的就在这兒。她的丈夫是什么毛病呢？巴赫曼太太是个簡單的女人，她爱她的丈夫。他們从前曾經是一对爱人，在一起生活有好多年。她不像華罗的妻子那样能够自己求得很多的知識。可是坐在桌子横头的那个人簡直不是她的丈夫。他是一个不速之客，陌生而可怕。

这个人剛才是从哪兒來的？他为什么回來得这样晚呢？他有点倉皇失措。他老早就已經变了。自从那次他突然被釋出獄以來，他就变了。那时候，虽然她非常高兴，喊了起來，可是他的臉上却顯得那样空虛和疲倦。“你眞是願意他和華罗有同样的命运嗎？”她自己問自己。她想回答：“不！”可是有一个比她老得很多，可是同时又比她年青得多的声音却已經回答說：“是的，那样要好一些。”“我受不住他那副臉色，”巴赫曼太太想。

她丈夫仿佛听到了这个声音似的，站了起來，走到窗前，背向着里面，尽管已經放下了窗帘。

葛格最后找到了一所茅棚，在这以前，他一定已經踉踉蹌蹌地走过了一些同样的茅棚了。棚子里什么也沒有，只有一堆堆朽坏無用的、發臭的柳条籃子。

“現在只要睡，”葛格想，“什么别的都不要。只要睡，永远不再醒來。”他躲到一个角落里，撞上了一堆一个套着一个叠起來的籃子，把它們踢翻了。恐懼又使他驚醒了。霧已經散开。月光穿進空空的門框，照在脚印斑斑的地上，平静如雪。地上旧有的脚印和葛格的新脚印都清楚地看得出來。

他眞是睡着了。也許他只睡了一兩分鐘。他夢見他到了丽尼家。他撫摸她的头髮；头髮很硬，劈劈拍拍地响。他把整个的臉

埋在她的头髮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知道現在終于一切都不是夢境而是赤裸裸的現实了。他把她的头髮纏在自己的手腕上，使她再也不能逃开。他的脚碰到了一样什么东西，他听見了碎玻璃的声音。恐懼又把他从夢中驚醒。“是的，这是真的，”他一边想，一边非常驚慌，因为在他醒着的时候从來不曾想到这件事，“我当时真是碰倒了什么东西——一盞灯。”她的笑声和說話声都有点粗野，她当时还向他保証，用一种醉漢似的肯定的口吻說：“这是会給我們帶來幸福的，葛格，这是会給我們帶來幸福的。”

他覺得头上有一处剧痛，而且集中在一点，使他本能地举起手來摸，看看这里是不是在流血。睡覺是不用再想了。“我那时候真是相信，”他肚子里想，“現在我会跟她在一起了。”他不管想什么，都覺得很茫然，沒有办法。腦子里的空虛簡直就像是徹底的絕望。

远处有一样东西，辨别不出是人还是獸，正偸偸地走过田野。那輕而短的脚步声虽然并不顯著地增强，却逐漸在軟土上越走越近。葛格把一些东西，袋子，籃子，拖到自己前面。要作别的事現在已經來不及了。門框擋住了，屋子里暗了下來。那是一个女人的影子，因为他看見了一条裙子的边。

她低低地問：“葛格？”葛格真想叫出來了，可是声音却卡住在喉嚨里。

“葛格，”女孩子又叫了一遍，有点失望。她在棚子里門边的地上坐下。葛格看得見她的短統鞋、厚袜子，和她膝間的，上面放着双手的那条質料很粗的裙子。他的心跳得那么厉害，他以为她一定听見了。但是，她是在注意地听着别的东西。坚定的步伐跨过田野走來，她高兴地叫着：“葛格！”她把兩只膝盖靠攏，把裙子扯过膝盖。葛格現在看得見她的臉了。他覺得它非常之美。在这种光綫下，在这种期待着爱情的心境下，又有什么臉会不美呢？

另一个葛格弯身走進門來，立刻就在那女孩子身边坐下了。"啊，你在这兒了。"他說，接着又得意地加了一句："我也在这兒了。"她安靜地拥抱他。她把她自己的臉貼在他的臉上，并不吻他，并且也似乎沒有吻他的意思。他們彼此說話是那么低声，連眞的葛格都听不出他們在說些什么。后來那另一个葛格笑起來了……一切又变得那么靜，使得我們这个葛格居然能够听到他的同名者撫摸女孩子的头髮或是用手擦她的衣服的声音。他說："我的宝貝！"又說："我在世界上的一切！""我才不信你这一套。"女孩子說。他使勁地吻她。籃子全都翻來滚去，只有葛格拖在身前的那些是例外。"你不知道我多么愛你。"那女孩子說，她的声調变了，也更清晰了。

"眞的嗎？"那个葛格問。

"眞的，比什么都……啊，別这样了！"她突然嚷起來。那个葛格大声笑了。女孩子着惱地說："喂，葛格，別这样，离远些。"

"噢，我就要走了，"另一个葛格說，"不久你就可以完全不受我的麻煩了。"

女孩子很驚惶，就說："那是怎么回事？"

"我下个月就要入伍了。"

"唉，天哪！"

"为什么，那并不是坏事呀。至少可以結束那永久不歇的操練，每天晚上連一分鐘的空閑都沒有。"

"在軍隊里他們难道不会更加跟你搗麻煩嗎？"

"变成了一个正式的士兵，情形就不同啦，"那个葛格解釋說，"原來那种只是軍事游戲而已。亞盖尔也是这么說的。喂，我說，去年冬天你是不是跟亞盖尔在海得斯亥謨跳过一次舞？"

"我为什么不能跳呢？"女孩子回答，"那时候我还不認識你呢。

并且跟咱們現在的情况也不一样。”

那个葛格笑着說：“不是这样嗎？”他緊緊地摟住了她，那女的也不說話了。过了好久她才感伤地說，仿佛她的爱人迷失在暴風雨或是黑暗中了：“葛格！”

“怎么了？”他很高兴地回答。

他們又跟起初那样地坐着，那女孩子的裙子又到了膝盖以上，她的兩手抓住那男的一只手。他們看着外边，彼此之間，以及和那田野，那靜謐的夜色之間，都是一片完美的和諧。“你記得咱們从前不是时常在那上面散步的嗎？”那个葛格說，“我現在要回家了。”

女孩子說：“你走了，我有点害怕。”

“我又不是去打仗，”男的回答說，“我只是入伍而已。”

“我不是說这个，”女孩子說，“我是說假如你現在离开我的話。”

那个葛格笑了：“你眞是个小傻瓜，我明天还会回來的。現在不要为我啼哭吧！”他吻着她的眼睛和臉。“啊，好了好了，你又笑了。”他說。

“我的笑和哭是裝在同一个小罐里的，”她回答說。

当那个葛格穿过田野走开去，女孩子在灰白的，不再是銀色而有点粉色的光綫下目送着他的时候，我們的葛格發現她的臉实在是扁圓的，一点也不美。他倒很替这女孩子担心，那个葛格明天恐怕不会回來了。啊，但願人家放过了他就好了。倘若是我們的眞葛格时，他一定会來的。她的臉上也有着一絲害怕的神气。她皺起了臉，仿佛要想在很远的地方尋找一小顆固定的点一样。她嘆口气，站了起來。葛格稍稍动了一下。在那門口附近的地方，現在只还有黯淡的一点月光，并且就連这点月光也差不多要完了，因为天在亮了。

第三章

1

被捕的当夜，亨利希·柯勃勒就被解到維斯特霍芬去受審。起先，他嚇呆了，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讓人家从艾利的屋子里帶走了。到半路上，突然一陣憤怒涌上心來，他于是就像一个普通的人被强盜襲击时那样掙扎起來。

他們用暴打來对付他，打得他几乎人事不知。他的兩腕銬着手銬，神智昏迷。完全不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在車行途中，他在那些押解人的胳膊和膝头之間歪來倒去，像个袋子一样。他們到达集中营的时候，褐衫隊員立刻一陣骚擾，忙着接收，他們看出被捕的人已經打得够瞧的了，就馬上了解到，禁止警官們在審訊之前乱打人犯的命令不能应用到这个人身上；顯然那命令只有对那些健全無損地來到这里的犯人才算有效。一时鴉雀無声，接着是一声短促低沉的呻吟，有一点像昆虫的叫声，这声音只是一个前奏，然后是一个人的尖叫，一陣延長到几分鐘的高声咆哮，然后也許又恢复了平靜；所以說“也許”，是因为还不曾有人在場親身目睹，不曾有人能够除了那使人心悸的、連續不斷的、瘋狂的擾攘声而外，把这里的情况詳詳細細地描寫出來。

亨利希·柯勃勒被打得無法辨認，最后被帶走时，已經不知

人事了。法倫貝尔格接到报告：第四个逃走的人——葛格·海斯勒——捉回來了。

自从兩天之前遭到这樁禍事起，司令官法倫貝尔格跟那些逃走的人一样，一直就沒有睡什么覺。而且他的头髮也开始变得灰白了。他的面孔也开始皺縮起來了。只要一想到这件事对他的关系有多大，只要意識到他所損失的一切，他就坐立不安，唉声嘆气，被难以解开的一团綫索，就像已經無用的电話轉接器上的解不开的电綫一样，糾纏得昏头昏腦了。

他的元首的像片挂在兩个窗戶当中，正像他所解釋的，他的元首使他獲得了权势。他几乎是——即使不完全是——万能的。他是人們的主宰，統治着他們的肉体与灵魂，不折不扣地掌握着生死大权。他讓那些身强力壯的成年人在他面前排起隊來，可以或快或慢地摧殘他們，他們的身体，剛才还是挺立着的，現在却匍匐在地上；剛才还是豪迈倔强的，頃刻間会变得蒼老，因为怕死而变得口吃了。有的已經干掉，有的被迫做了叛徒，有的則俯首貼耳，意气消沉，釋放出去。在大多數的情况下，他真是能够完滿地享受运用权力的乐趣的。但有时候在某些審訊上——尤其是在審訊这个葛格·海斯勒的时候——却也發生了一些障碍。这个又柔軔又滑溜的家伙，最后会使人丧失掉整个的乐趣，因为他灵活得像一个小蜥蜴，从人的指縫里一溜就逃走；这个小畜生，它是巧于閃避，捉不着，殺不掉，毁不坏的。在審訊海斯勒的时候，不管在他的臉上打多少下，他总还保持着那种炯炯的目光，和微微的笑容；他的嘴上也有一种說不出來的光輝。法倫貝尔格在接到这报告的时候，非常清晰地——只有瘋子的想像才有时会那么清晰——看到葛格臉上的那种笑容如何慢慢地被人用几鏟子泥土消滅掉，掩埋起來。

齐里希走進屋里来。“司令官先生……”他几乎喘不过气來，他太驚惶了。

“什么事？”

“他們逮錯人了……”他看見法倫貝尔格奔向他來，嚇呆了。即使法倫貝尔格打他，他也許也不会动一动。直到現在，法倫貝尔格从來沒有为了任何事情責备过他。但是，虽然还沒有听到責駡，齐里希的矮壯的身軀却已經充滿着一种負疚和絕望的沉重的感覚。他喘着气。“他們昨天晚上从法蘭克福海斯勒的女人屋里抓來的那家伙，不是我們的海斯勒。錯了。”

“錯了？”法倫貝尔格重复着。

“是的，錯了，錯了。”齐里希也重复着說了兩遍，好像这个字在他們兩人的舌头上特別津津有味一样。“是一个那女人找來解悶的家伙。我已經仔細看过了。这个家伙的嘴臉虽然永远不会恢复原狀，但是另外那个家伙的臉我是知道得太清楚了。”

“錯了，”法倫貝尔格說。突然他似乎在沉思什么事情。齐里希从他的笨重的眼皮底下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忽然法倫貝尔格大發雷霆，他怒吼道：“这兒的灯光暗成什么样子？难道非讓人把头撞在你們身上不可嗎？这兒难道沒有人能把上面的灯泡换一换？这兒就沒有人做这种事，是嗎？还有，看外面！什么时候了？这霧多大啊，天哪！每天早晨都这样。”

“因为現在是秋天，司令官先生。”

“秋天？外面那些該死的樹是怎么啦？它們需要修剪了。把外面的那些剪了，赶快，赶快。”

五分鐘后，司令部的里里外外都大忙起來。在褐衫隊員的監視下，一些囚徒忙着修剪第三号营房边上的那些法國梧桐。同时，有一个囚徒，他本是一个电气技师，也在監視之下調換了几只灯

泡。砍断的樹枝的噼啪声和拉鋸声从外面傳進來，他在房里伏在地上，修理电灯开关。有一次他偶然往上看看，恰巧碰到了法倫貝尔格的眼光。兩年之后，他敘述說："我一輩子就沒有見过这样的眼光。我当时想，这家伙說不定就要踩我几下，把我的脊椎骨踩断。但是他只是輕輕地把我的屁股踢了一下說：'快，快，快！'最后，他們試了試我修理的灯，灯都亮了，然后他們又把灯关了。那时总算是亮了，因为那些法國梧桐已經修剪完畢，而且因为那时已經是白天。"

这时候，亨利希·柯勃勒仍然不省人事，由营里的医生在那里医治。警官費色尔和奥佛坎普相信，齐里希的見解是对的，这个人决不是葛格·海斯勒。也有些人看了看这个打得認不出來的小伙子之后，只是怀疑地聳聳肩膀。警官奥佛坎普不断地輕輕吹着口哨——差不多只是噓气——这就是他在咒罵还不过癮的时候安慰自己的方法。費色尔把电話耳机夾在头和肩膀当中，等待着奥佛坎普停止吹哨。奥佛坎普并不需要亮光。他們的办公室里仍然是黑夜；百叶窗都关着，只开一盞通常的枱灯就够了；那盞可以移动的一百支光的灯只是有时在某种審訊时才用。費色尔真想拿这盞灯直照到他上司的臉上，好使他停止那討厭的口哨。这时候，从烏尔木斯來了一个电話，使得这口哨自动停止了。

費色尔喊道："他們把華罗逮住了！"

奥佛坎普伸手拿过耳机，草率地在記錄。"啊，一共是四个，"他說。一会兒他又說："封閉那住宅。"又說："帶到这兒來。"然后他把寫好了的东西讀給費色尔听：

"前天，城市里在檢查几批有关人物的时候，發現除去華罗的家屬之外，还牽連到这个城市里的好些人。这些人昨天又受了一次審訊。在第二次審訊时，从最后的一批里选出了五个人來——

这五个人现在当然都已經弄清楚了——其中有一个叫巴赫曼的有很大的嫌疑。这个人是一个电車售票員，三三年在集中营里关过兩个月，后來釋放了，为的是使我們好監視他跟別人的联系——你記得嗎？由于我們監視了他們的联系，去年在維蘭事件中我們找到了阿尔斯貝尔格的秘密地址，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搞什么政治活动——在头一兩次審問的时候，他什么都否認，昨天他受了压力才軟化了。他承認華罗的女人在他的烏尔木斯鄰近的茅棚里隱藏过东西，可是为什么原故，是些什么东西，他却裝作不知道。我們又釋放他回去，一面仍然監視着他的行动，使我們能够繼續注意他跟別人的联系。夜里十一点二十分，華罗在这茅棚附近被捕，直到現在他什么都拒絕說。巴赫曼沒有再离开他的房子，六点鐘时也沒有去上班，恐怕是自殺了，从他的家里还沒有得到任何消息——完了！”奥佛坎普說。

他讓費色尔把这消息向报界和电台披露：正好赶上早晨的新聞报道。奥佛坎普駁斥了那些相反的意見：他認定把这些事实立刻詳細地公布出來是有用处的，尤其是在涉及到的逃犯只不过兩个，或至多三个的时候；这种公布会得到公众的支援。这样一个确定的合情合理的数目是符合某种越獄事件的情况的；如果公布得適当，可能得到輿論的重視。但是如果逃犯的数目是七个、六个，或者甚至只是五个的話，把这样的越獄案件公布出去就不一定会有利于逃犯的追捕，这不僅会使人猜疑到更大的数目，并且会引出种种的推測、感想、怀疑和謠言。所有的反对这么做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因为由于華罗的被捕，这个合情合理的数目已經达到了。

“佛利茲，你听到剛才那个消息了吧？”女孩子一看見那青年

走進院門，連招呼也不打就这么問。她头上新包的手帕一定是在特殊的陽光下鋪在特殊的草地上晒干的。“听到什么呀?”男孩子問。“剛才無綫电里，”女孩子說。“哼，無綫电!”男孩子說，“我早晨真忙死啦，保罗跟着父親上葡萄園，媽媽送牛奶去了，我替媽媽到牛棚里去。这些事都得在七点半以前办完。我說，那个破無綫电就是被人偸走了也不与我相干。”“是啊，可是今天，”女孩子說，“維斯特霍芬發生了一点什么事情，据說有三个人逃走了，他們用一把鏟子把褐衫隊員狄特灵打死，在烏尔木斯偸了东西，然后向着三个不同的方向分散逃走了。”

男孩子鎮靜地說：“是嗎? 倒真有意思。昨晚上在鯉魚食堂，营里的樓麥兒和馬特斯說，那个挨了一鏟子的人是个幸运鬼，只是眼睛上有个伤口，只要貼一塊橡皮膏就好了。三个，你說……”“真糟，”女孩子說，“他們还沒有捉到你的那个人。”“啊，那家伙早把我的短大衣丢掉了，”佛利茲·海尔威希說，“他还不致于那样傻。他不会老穿着这件衣服到处跑的。他准知道他的衣着已經被人报告了。也許他把它賣了，現在說不定在哪一家的衣櫥里或鋪子里挂着呢。或者他在口袋里放了石头扔進莱因河去了……”

女孩子驚訝地看着他。佛利茲解釋說：“起初我丢了衣服很气憤。”他又补充說：“現在我想开了。”这时他才走到女孩子跟前。他补做了今天早晨还沒有做的事：他抓着她的兩肩，輕輕地搖着她，吻了她几次。在他走开之前，又緊緊地抱了她一会兒。他想：这家伙知道，如果他們把他捉住，那他就再不会活着出來了。他只是在想那些逃走的人里面与他有关的那一个。昨晚上他夢見自己走过亞溫的園子。他在園牆后面的果樹林里，看見一个嚇鳥的假人，一頂黑色的旧帽子，几根做假人用的竿子，上面正披着他的絲絨短大衣。这个夢在大白天似乎十分有趣，但在夜里可把他嚇

死了。甚至現在也使他把兩只胳膊松开了。靜靜地偎在他身边的女孩子的头巾，發出一种新漂洗过的东西所特有的凉爽的香气。他初次聞到这种香气，好像有一种新东西來到了他的世界里，并且把这个世界的成分分为粗野的和溫柔的兩类。

十分鐘以后，他在学校里碰到了園丁。園丁又問："还沒有消息？""什么消息？""关于你的短大衣的消息。現在無綫电里都在廣播了。""短大衣嗎？"佛利茲·海尔威希吃驚地問，因为他的那个女孩子剛才沒有提起这一点。"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見时就穿……"園丁仔細說了一遍，"我想現在那件衣服的胳膊肘下面都讓汗水毀了。""噢，別管我的事，"男孩子叫喊着。

法朗茲在騎脚踏車动身之前，走進馬耐特的厨房，忙着喝了一杯咖啡，这时候，牧羊人恩斯特正坐在厨灶旁边，在面包上抹果子醬。他說："你听到了吧，法朗茲？""什么呀？""参加到里面去的那个本地人，那家伙——""誰呀？参加什么呀？"法朗茲問。"你要是不听無綫电，"恩斯特說，"你就沒有法子了解时事。"他現在是向坐在厨房里大飯桌周圍的全家人講話，他們正在吃第二次早点，他們已經做了几小时的工作——蘋果的揀选分类，因为他們和兩个大買主約好，明天早晨在法蘭克福市場里做交易。

"假如你們發現那个家伙藏在你們房后的茅棚里，你們怎么办呢？"

"鎖上茅棚，"那位女婿說，"騎車去打电話，喊警察。""用不着叫警察，"他的內弟插嘴說，"我們这兒的人手很多，足够把他捆起來，送到赫希斯特去。怎么样，恩斯特？"牧羊人恩斯特把果醬抹得太厚了，与其說是用果醬抹面包，倒不如說是用面包抹果醬。"嗯，我明天不在这兒，"他說，"我要到那边迈瑟家去。""他

也可能坐在迈瑟家的茅棚里，"那位女婿說。法朗兹丧魂落魄似地傾听着。"当然，他到处可以躲藏，"恩斯特說，"任何哪一个樹洞里，哪一个旧茅棚里，都可能。可就是不会在我眼睛看到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根本就不往那兒看，"恩斯特說，"我以为那种地方沒有什么好看的。"沉默。大家都望着恩斯特，他的嘴边是一大片抹好果醬咬过几口的面包，看起來像一副馬头上的轡具。"你可以那样办，恩斯特，"馬耐特太太說，"因为你根本沒有田地，沒有財產。假使那个可憐鬼明天捉到了，并且說出他头天夜里在什么地方，那么你就得因此去坐牢。""坐牢？"老馬耐特說，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瘦小的農夫，眞是骨瘦如柴，虽然和他的妻子吃着同样的伙食，过着同样的生活，可是她却越長越肥了。"你会進集中营去，再也出不來了。到那时候你所有的东西怎么办呢？全家都要遭到不幸。"

"这倒很难說，"恩斯特說。他用他的异常長而柔軟的舌头舐淨了他的嘴；小孩子們張着大眼睛看着他。"我不过在上烏尔色有一点点我母親留給我的家具和我的儲蓄存摺。我还沒有家，我只有羊。在这一点上，我和元首一样，我旣沒有老婆，也沒有小孩。我只有我的南利。至于元首，他也曾經有过一个女管家，我在报上看到过，他还親自参加了她的葬礼。"突然奥格斯达說："可是我倒能告訴你一件事，恩斯特，我已經把你的一切明明白白地告訴曼哥特家的莎菲了。你怎能向她撒謊，說你和布戎巴赫的小馬丽訂了婚呢？你不是在上上星期六还向艾拉求过婚的嗎？"恩斯特說："那种求婚和我对于小馬丽的情感眞是毫無关系。""那是地道的重婚，"奥格斯达說。"这不是重婚，"恩斯特說，"这是才干。""在这一点上他很像他的父親，"馬耐特太太解釋說，"他的父親陣亡之后，他的所有的女朋友們都和恩斯特的母親在一塊兒号啕痛

哭。"恩斯特說："馬耐特太太，你也跟她們在一起哭过嗎？"馬耐特太太向他的瘦小的農夫看了一眼，回答說："嗯，我大概也掉了一兩滴眼泪。"

法朗茲屏息听着，盼望馬耐特厨房里所有的人自动地把思路和話头轉到他的內心所暗示給他們的那个地方去。可是这种迹象一点兒也沒有——这些人的思路和話头高高兴兴地轉入各种可能的方向去了。法朗茲从茅棚里拖出他的脚踏車來。这一次他一点也不知道他是怎样到达赫希斯特的；他周圍的喧嘩和那些小巷里的尖銳的喊叫，对于他僅僅是些空洞的声音罢了。

"你不認識他嗎？"在更衣間里有人問他。"你以前不是住在那兒的嗎？""为什么偏偏要認識他，"法朗茲說，"这名字我完全不知道。""你仔細瞧瞧他，"另一个人說，一面把一張报紙送到他的鼻子跟前來。法朗茲低头看着三个男人的照片。他又看到了葛格，这虽然好像是受了一个打击，可是無論如何总算又看見他了——因为通緝照片上葛格的面貌和眞正的葛格，和他回憶中的葛格只有一半相像——葛格的左边和右边的兩張通緝照片上的陌生的面貌在盯視着他，使他感到慚愧，因为他老是只想到其中的一个。"不，"他說，"这个像片对我毫無意义……啊，这些天來人們听到的就是这些事情！"那張报紙在几十只手里傳來傳去。"我們不認識他，"大家都这样說，还說："天啊，一次有三个人——也許还要多一些——他們为什么逃跑呢？——还問为什么——用鏟子把人打死了——这还是毫無希望——为什么？他們不是逃出去了嗎？——但是能跑多久呢？——我眞不願处在他們的地位——看这一个！他已經很老了——这个我覺得很面熟——他們本來就已經完了；他們再沒有什么会損失的了。"有一个人也許因为低头屈身朝着他的衣箱，或者因为在結他的鞋帶，說話的声音有些含

糊，他鎮靜地說："假使一旦發生了战爭，这些集中营怎么样呢？"那些忙乱着准备上工的人們都打了一个寒战。那个人用同样的声調又接着問："那时誰來維持國內的治安呢？"

剛才說这些話的人是誰呀？大家都沒有看到他的面貌，因为他恰好弯着腰。但是那声音我們却是熟識的。他到底說了些什么呢？沒有什么不許說的話。短时的沉默；第二次汽笛响了，沒有一个人不大吃一驚。他們跑过院子的时候，法朗茲听到背后有人在問："亞尔培特到底是不是还在里边？"他又听見另一个人回答："我相信他还在里边。"

在路溫斯坦医生的候診室里呆过的老農夫宾德，正要喊他的老婆关上無綫电。自从他从美因茲回來以后，一直在遮着油布套的沙發上翻來复去——他相信，他的病比以前更重了。他忽然張着嘴靜听起來。他忘掉了在他体內搏斗着的生与死。他喊他的老婆赶快帮他穿上上衣和鞋子。他讓人开动他兒子的車。他是要找那个沒有能力救他的医生报仇嗎？他是要找昨天那个手上縛着繃帶，走路很鎮靜而实际上分明也只有死路一条的病人报仇嗎？或者他竟自以为，这种行动会使他自己更徹底地屬于活人的世界嗎？

2

葛格沒有等到被人發現因而連累旁人的时候，就从他的茅棚里爬出來了。他心里是那样的难过，甚至連走路的心情都沒有了。但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日子总比黑夜的恐怖强而有力，只要人們耐心等待，这种新日子的朝气一定会鼓舞每一个人。潮湿的蘆笋叶子打在他的腿上。起了一陣輕微的風，只能稍稍吹散一些

云雾。虽然雾使葛格的视线模糊不清，可是他感觉到新的日子正在爱抚着他和一切的事物。一会兒，蘆笋叢中的小漿果开始在低懸的太陽里閃耀起來。葛格起初以为，在多雾的河岸对面閃爍着的也是太陽，但是等他走近的时候，这才認清是有人在岬上燒火。雾慢慢地，但是顯著地消散了，現在他看得出岬上的一些平房，看得出一些小船圍繞着的沒有樹木的岬尖，和空闊的河水。在他前面的田野中央，在由大路通到河岸的小路近旁，坐落着一所房子，头天夜里的那一对情人也許就是从这里出來的。忽然半島上傳來了冬冬的鼓声，使葛格的牙齒战慄得發响。他既然來不及隱藏，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准备着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情。但是大地依然沉寂，那所農舍里并沒有什么动静，只是从岬上傳來一陣男孩子們的声音；只是因为这不是大人的声音，所以顯得特别美麗，簡直像天使的声音一般清脆。这时又傳來了船划近岸來的水声，这时岬上的火熄滅了。

“如果你無法躲开人們的話，”華罗指教过他，“你必須索性迎着他們走去，走到他們当中去。”

現在使他沒法躲开的这群人，是二十多个男孩子，他們就像印第安人侵入敌对部落的獵場时那样乱吼乱叫，从他們的船上跳下來，一面把他們的背包、烹飪用具、大桶、帳篷和旗子，卸到地上。这种紛擾平静后，他們立刻分为兩組。葛格發現，他們是听着一个消瘦的，黃髮蓬蓬的男孩子發出的簡短而有条不紊的命令，他的嗓子粗啞，但是仍然很像童音。兩个男孩拿一根棍子穿起烹具和提桶的环子和把手，走向那所田庄去；旁边还有四个背着重东西的同伴和兩个鼓手陪着，前面又由一个手持小旗的第七个同伴領導着。葛格坐在沙灘上，眼光望着他們，并沒有感到他已經度过童年，反而覺得他的童年被人搶走了一样。等到其他的男孩

們照着那瘦男孩的命令排隊和报数之后，他又發出命令："稍息！"这时候那年輕的司令官才注意到葛格。有些男孩在尋找扁圓石，已經可以听得到他們在数着打水漂的次数。旁的男孩們僅僅离葛格半公尺远，坐在一小塊草地上，圍着一个棕髮蓬蓬的小男孩，他正在他的膝上削着什么东西。葛格听着男孩子們的說話和頗有权威的意見，几乎忘掉了自己。有些孩子因为有大人在注意他們，而他們自己也被这个大人不自覺地吸引着，所以有点裝模作样，說起話來很不自然。

那个削东西的孩子跳起來，跑过葛格身旁，一臉神气緊張而嚴肅，掄起胳膊，把他削的东西向上扔去。那件东西依照重力的規律落在他的脚下，这似乎使那个孩子大失所望。他把它拾起來，皺着眉看了一下，又坐下來繼續削。他的同伴們的好奇心就一变而为譏笑了。葛格看到这一切，笑着說："你是打算做一个飛旋鏢吧？"那男孩子用一种堅毅而沉着的眼光直視着他，使葛格覚得挺喜欢。"我不能帮助你，因为我的手受伤了，"他說，"但是我也許能够講給你听……"他的臉陰沉下來了。不就是这一类男孩子昨天在布赫腦追踪捉住了裴尔茲嗎？这个帶着沉静而美丽的眼光的孩子，他不是也敲打过院門嗎？男孩子垂着眼睛。旁的孩子們圍着葛格，不再圍着那个削木头的男孩子了。葛格还沒覚得，就被一群男孩子包圍起來了。他和花衣吹笛人不一样，他連笛子都不用吹①。一种可靠的本能已經告訴这些男孩子們，在这个人身上發生过一点什么事情，一場冒险，或者一件稀奇的不幸，或者一場災禍。当然这一切对于他們是不明确的。他們把葛格圍

---

① 欧洲民間傳說，哈姆林城多老鼠，一个花衣吹笛人一吹笛，就把它們引到河里淹死了。市民不守約給他报酬，于是他又吹一次笛，全市的小孩都跟他走進山洞里，永远不見了。

得更緊，閑談着，眼睛斜視着他那只裹着綳帶的手。

大約就在这时候，在維斯特霍芬的奥佛坎普面前有一个报告，里面說，葛格·海斯勒本人虽然还沒有捕回，可是那件最后他穿在身上的衣服——帶着拉鏈的棕色曼徹斯特絲絨短大衣，却已經落到官方手里了。昨天晚上，衣服交换后，那个水手就帶着短大衣去找一个旧貨商人，打算拿賣來的錢去喝酒。他的女朋友老在給他織絨綫衫，所以这次交易是他求之不得的。可是那位旧貨商人以前常常收買一些來路不明的貨物，这一次由于通緝單的描述，受到了嚴重的警告，并且已經在抽查他的鋪子。水手起初不願意把这个貴重物品交給警察，等他听說可以得到补償后，这才心安。他不难証明他本人的清白，因为至少有六个人是这筆交易的見証。这些人認为，交易中的对方和另一个人大概是朝着彼得騷的方向走的。在進行審訊的期間，那个陪他一路走的人的名字很快就吐露出來了："小梭魚"。

"小梭魚"是容易找得到的。奥佛坎普根据水手的供述，發出了几道指令。他認为这宗一直是混乱不明的案情，已經得到了一个新的，有希望的綫索。

在送來的一些报告当中，一个威塞腦人宾德送來的那一份是有特別重大的意义的。这个人断言，他昨天在一位路溫斯坦医生的候診室里看到一个可疑的人；他的容貌和官方拘票上所說的相符。在同一个上午，他又看見那个人手上裹着新綳帶，往萊因河的方向走去。所有的这些人馬上都受了審訊。由于他們的供述，海斯勒昨日中午以前的逃亡可以很确定地查出，还可以对他在昨日中午以后的行踪做出結論。

男孩子們不知不覺地从他們的那一小塊草地上漸漸轉到葛格周圍的沙灘上來；那个削木片的男孩現在变得坐在圈子外边了。他們忽然听到一只小船从島上駛來的声音，就都轉过头去。一个帶着背囊的男人走出來，还跟着一位高个子的少年。在这少年的長長的、明朗活潑的臉上，有一付再不能称为孩子气的匀整而豪迈的神情。

"把它給我，"这个少年向削木片的男孩說。他向前迈了一步，于是用一种从容不迫的特殊的动作把那东西抛向天空，这种动作使得那塊木片旋轉，同时也使得他自己的身体就着本身的軸心打了个圈子。

这时候，另外那一組男孩子已經从田庄回來了。教員因为那瘦男孩把事情件件安排得这样快又这样好，就随口誇獎了他几句。男孩子們在上路之前，又得排隊报数。葛格也站了起來。"老师，你这群学生眞好啊，"他說。

那教員說了一声："希特勒万歲！"來补救他自己明顯的失礼。他有一張晒黑了的，非常年輕的面孔，但是他的年輕容貌是很勉强地保留着的，給人一种呆板的印象。

"是的，这是一班好学生。"虽然葛格沒有再說話，他自动地补上了几句："他們都出身很好。我尽力啓發他們。他們在耶穌复活節升了級，我很幸运还教这一班。"葛格想："还教这一班，这件事在这个人的生命中似乎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他毫不費力地就和这个人淡淡地攀談起來，一下把昨夜的情形远远地都丢在腦后了。日常生活進行得那样从容恬靜，以致走進日常生活里的人就会被它帶着一同前進。"离碼头还远嗎？"

"要不了二十分鐘，"教員回答，"我們就是到那兒去的。"

"这就是把我帶过河去的人了，"葛格想，"他会把我帶过去

的。"

"开步走！前進！"教員向男孩子們喊。他沒有注意到这个陌生人發出來的魔力，因为他自己也已經着了魔。随着他从船上下來的那个高个子少年一直在他的旁边走着。他把手放在这个男孩子的肩上。假使葛格可以任意在那些男孩子当中选擇漫游的伴侶，那么他决不选擇教員身边那个美丽的男孩，也不选擇那个眉清目秀的瘦子，而要选擇小"飛旋鏢"。这个男孩子的清澈的眼光屢次向着他看，好像他比别的孩子們懂得多些一样。

"你們在露天过夜嗎？"葛格問。

"是的，"教員回答，"我們在河边草地上有一处住宿的地方，但是为了練習起見，我們是在戶外过的夜。昨天夜里和今天早上我們在露天燒火做飯。昨天我們还根据地圖來策划，用什么方法在今天占領那边的高地。后來我們又温習一下歷史——你明白我的意思嗎？——看看古代武士們是怎样做的，罗馬人又是怎样做的……"

"你眞使人会願意再上一次学，"葛格說，"你是一个好老师。"

"只要有兴趣，事情就做得好。"他回答。

他們已經沿着河岸走过了半島。他們旁边流着空闊的河水。現在可以看出，原來阻擋着視綫的那个生長着一些矮樹叢和几堆樹林的河中小島，只是無数岬角和小島当中的一个狹三角洲罢了。葛格心里想："如果我过了河，我就能够在天黑以前和丽尼会面了。"

"你參过战嗎？"教員問。葛格体会到，这个人虽然实际上可能和他的年紀相仿，可是認为他比自己年長得多。

"沒有，"他回答。

"多可惜，否則你可以向我的学生們談一談。我总不錯过任何

机会。"

"我会使你失望，"葛格說，"因为我不善于講故事。"

"和我父親一样，他总不跟我談战爭。"

"希望这些男孩們保持住他們健全的身体。"

"我希望他們保持健康。"教員回答，着重在"保持"这兩个字上，"我的意思是說希望他們可以保持身体健全，可不是讓他們逃避献身。"

葛格看到碼头上的椿子和台階就在前面不远，不由得心跳起來。可是一种迫切的需要，一种影响人們的習慣，在他的心中还是很有力，因此現在他还回答着："你把全部心身灌注在教学上，这也是一种献身啊。"

"現在我談的不是这种献身，"教員說；他的話是說給那些筆挺地在他旁边走着的男孩子听的，"我說的是在生死关头的最后献身。因为一个人总要走过去……啊，我們怎么談到这类事情上來了？"他又打量了一下他的陌生的伴侶。只要路再長一些，他一定很願意向这个人吐露衷曲。人世間有多少心事是在路途上向那些緘默的人們坦白出來的啊！"我們到了！怎么样，你肯帶几个男孩子过去嗎？"

"啊，这沒有什么，"葛格說，他的心都跳到喉嚨口來了。

"这一位先生答应替我帶一班孩子过去，其余的人还在沙灘上集合，我还得等下一班船。""也許小'飛旋鏢'会和我在一起，"葛格想。但是，在男孩子們第三次排隊报數的时候，"飛旋鏢"不幸归到教員的一組里去了。

"小梭魚"已經被帶進了維斯特霍芬。他分明是一个善于描述的人，旣精确而又詼諧。他这一类游手好閑的人照例是很精明的

观察者。因为他們無所事事，裝在他們腦海里的种种观察就像未經开發的宝藏一样。因此，他們时常是警察們的好帮手。“小梭魚”面对着警官們，詳細地报告了他昨天同行的伴侶走到彼得騷的尖岬的时候是怎样的害怕得要死。

“他的绷帶是新的，”他說，“紗布跟雪一样白，真像佩尔西廣告上說的。他至少掉了五个牙，大概是上面三个，下面兩个，因为上面的缺口比底下的大些。在他的嘴的一边——”說到这里，“小梭魚”把他的食指弯成鈎形，放進他自己的嘴里——“有一条裂口——我叫它什么呢？——好像有人想把他的嘴角扯到他的左耳朵那里一样。”

“小梭魚”出來了，受到了欢呼和感謝。那件短大衣留待認領。現在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个新面貌特征廣播全國，傳送到所有的火車站和桥头堡，所有的警察局和哨兵站，所有的碼头和旅館去。

“佛利茲，佛利茲，”有人在达理学校里向他喊，“你的短大衣找着了！”佛利茲听到这些話，好像一切东西都在他的腦子里旋轉。他跑到外面。茅棚后面的道路已經修好了。他向温室里望了一下。園丁柯柏勒正在摘取秋海棠的种子，准备把它們揀选分类。“我的短大衣找着了。”

那个人头也不回，他說：“啊，那他們就快要捉住他了。好，你应当喜欢啦。”

“喜欢？为了这种人穿过的一件汗透了的，骯髒的，邋污的短大衣？”

“你看看去，也許根本不是你的。”

“來了！”男孩子們喊。發动机的排气声已經能够在靜靜的微風

中听得到。船后面的波紋横穿过河面，比其余的水顯得更明亮一些，几乎一直到渡船抵岸，那波紋才消滅無痕。晨曦直射在舵工的頭巾上，一只飛翔着的鳥上，白色的河堤上，和远处山凹里教堂的尖塔頂上，好像这些东西正是值得深刻地永远地銘記下來的一样。船还沒有靠岸，大家早就跑下了碼头上的那几級石階。在这里可以区别出兩种人，一种人是願意只管前進，总是向前流去，絕不停留；另一种人是願意永久停着不动，絕不前進；因此就有一部分人追逐洪流，另一部分人却固守着河岸，用所有的繩索把自己緊緊地拴在这些村庄、岸壁和葡萄園上。

現在孩子們也靜下來了。大凡寂靜一旦到來，就会比敲鼓吹笛还更能深入人心。

葛格看得見对面碼头上的哨兵。那个家伙总在那里站着嗎？是为了他才被派到那里來的嗎？男孩子們圍着他，把他推下石階，又把他擁進船里。虽然这样，葛格的眼睛却只是望着哨兵。

“把头閃开，孩子們！讓我过去，我要跳河了！万一事情搞糟的話，这倒不是一个最坏的收場啊！”葛格仰起了臉。远处望得見陶努斯山脉，他从前常常和別人到那里去摘蘋果——那个人是誰呢？——啊，法朗茲。这又是摘蘋果的时候了，你看，現在正是秋天。世界上还有比秋天更美丽的嗎？天色不再晦暗，万里無云，碧空如洗。

男孩子們打住了他們的閑談，随着这个人的奇怪出神的眼光望过去。但是沒有可看的东西——也許那只鳥已經飛跑了。舵工的老婆在收船費。他們已經过了河的中心。

哨兵一动不动地望着駛來的渡船。葛格把手浸在水里，可是目不轉睛地望着哨兵。所有男孩子們也全把手浸在水里。“啊，这一切都是幻影！但是如果他們把你帶走，送你回去，拷打你，那

末你就該懊悔，你不會这样單純地享受这一切了。”

从达理学校坐汽車，用不了五分鐘就可以到达維斯特霍芬。佛利兹認为維斯特霍芬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可是他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干干净淨的兵营，一个廣闊的，打扫好了的廣場，一些哨兵，一些修剪了的法國梧桐，和秋天早晨靜穆的太陽。

“你是佛利兹·海尔威希嗎？希特勒万歲！你的短大衣找到了。就在那兒。”佛利兹斜眼看了一下桌子。那里放着他的干凈的棕色短大衣，完全不像他想像中的那样骯髒和濺滿了血漬。僅僅在一只袖口接縫的地方，有一个黑点。他怀疑地看看警官，警官笑着向他点头。佛利兹走到桌子边去摸摸袖口，就把手縮回來了。

“喏，这就是你的短大衣，”费色尔帶着笑說，“怎样？把它穿上吧！”因为佛利兹还在犹疑不定。“什么，”他声音放大了一些，“难道这不是你的那一件嗎？”

佛利兹垂下眼睛，低声說：“不是。”

“不是？”费色尔說。尽管佛利兹的話已經引起審訊人員的驚訝，可是他坚决地搖头。“仔細地看一看，”费色尔說，“为什么它不是你的短大衣呢？你看出什么分别來了嗎？”

佛利兹眼睛垂着，起初有点結結巴巴，后來就說得十分詳細，解釋为什么这件不是他的短大衣。他的短大衣在里面口袋上也有一个拉鏈，可是这件却是一个鈕扣。在这兒原來有一个鉛筆穿的小洞，在这兒的里子顏色比这淺些。这件短大衣有一条絲帶挂扣，上面有商店的字号；而他的那一件却因为絲帶老断，所以他的母親就在肩胛地方縫着兩条絲帶。他愈說得起勁，他能够想出來的区别也愈多；他把短大衣描述得愈精确，他愈感覚心安。末了，

他的話被粗野地打断了，他被送了出來。

他回到学校的时候，他解釋說："根本不是我的。"人人都驚訝地笑了。

这时候，葛格已經下了船，四面八方被男孩子們包圍着，走过了那个哨兵崗位。他向他們全体告别后，就沿着从艾尔特維尔到維斯巴登的汽車路繼續向前走去。

奧佛坎普繼續随口吹着他那种極輕微的嘘气式的口哨，一直吹得坐在桌子对面的費色尔双手發抖。假如这件短大衣是那孩子的話，他一定会高高兴兴地取回去的，因为丢了以后，他伤心極了。幸而他很老实，沒有冒領。旣然这件短大衣不是被窃的那件，那么拿它作交易的那个人就絕不是他們正在追尋的那家伙了。还有，那位路温斯坦医生的被捕也不能解决問題。即使可以肯定，昨天他纔过手的那个人就是拿短大衣做交易的人，也还是沒有用处。

假若不是整个集中营受了震动，奧佛坎普可能还要繼續吹几个鐘头的口哨。有人闖了進來說："他們把華罗逮住了。"

后來，有人談起那天早晨的情况时这样說：華罗的再度被捕，对于我們这些被囚的人來說，就像巴塞洛那的淪陷，或是佛朗哥進入馬德里，或是一个类似的似乎可以表明敌人的無上威权的事件。这七个人的越獄給我們大家帶來了極端可怕的后果。但是不管他們怎样剝夺我們的伙食和被子，加重我們的苦役，和在毆打恫嚇之下对我們作連續几小时的審訊，我們都毫不在乎地，有时甚至是輕蔑地忍受着。我們似乎沒法掩飾我們的感情，这就更使虐待我們的人冒火。我們多数人都特别坚强地認为，这些逃走的人是我們自身的一部份，認为越獄是我們要干的，好像他們

是我們派出去的密使。

虽然我們絕不知道那个計划，可是我們都有一种完成了一件稀有的事業的感覚。对于我們很多的人來說，敌人似乎是万能的。强者可以有时犯錯誤，而毫無損失，因为即便是最强的人畢竟还只是人——是的，他們的錯誤还更能顯出他們的人性——但是以万能自居的人却不然，他們就絕不許犯錯誤，因为不是万能就是一無所能。对于敌人所誇耀的万能如果給予一次打击，尽管这打击很微小，只要是成功的，那就是一切都勝利了。这种心情后來却变成了恐懼，甚至变成了絕望，因为越獄的人一个跟着一个都被捉回來，不但相当迅速，而且費的力气也好像微不足道。在开头的兩个白天和夜里，我們老想知道他們是否捉到了華罗。我們差不多不認識他。他進來之后，他只和我們在一起呆了几个鐘头，很快就又被帶出去審訊。我們看見过他兩三次受審后被牽走：东倒西歪的，一只手緊按着他的肚子，但是他用另一只手向我們輕輕地做着手势，好像他要告訴我們，这一切并沒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們应該鼓起勇气，不可灰心。当这个華罗又被捕送回的时候，我們許多人就像小孩子那样号哭起來。我們想，我們大家現在都完了。華罗將要被殘殺了，就像他以前所有的人們被殘殺一样。就在希特勒統治的头一个月份里，我們的領袖們成千成百地在全國各处都被殘殺了，以后每个月总有人被殘殺。有的是公开执行死刑，有的是在集中营里拷打致死。整个的一代人一定都要被消滅。这就是我們在那个可怕的早晨的感想；我們那时候头一次把心事說了出來，我們說，假如用那样的規模來毀滅我們，屠殺我們，那么我們就繼起無人，要趋于滅亡了。一場几乎是史無前例的大灾难現在已經降臨到我們人民的头上：凡是在人民身上所能發生的最可怕的事情，現在一定会來到我們身上。在兩

代人之間，就会有一个真空地帶，旧有的經驗是沒法通过这个真空地帶而傳留下去的。如果我們战死了，犧牲了，另会有人拿起旗子來；这些人又战斗而犧牲了，再会有人抓住旗子；然后又犧牲了——这是自然的过程，因为沒有犧牲就沒有收穫。但是如果根本沒有人拾起旗子來，只是因为不了解旗子的意义那怎么办呢？这一班家伙排着隊，等候華罗的到來。他們瞪眼看他，又向他啐唾沫，这眞使我們痛心。地上生長出來的最美好的东西正被連根拔除，因为他們教導孩子們說这是野草。所有外边的那些男女孩子們；只要是經过希特勒青年团、劳动服务隊和軍隊的訓練，就会像寓言里那些讓野獸喂养大的孩子們一样，終久会把他們自己的母親撕成碎片的。

3

那天早晨，迈登海默跟往常一样，按时动身上工去。他心里决定，不管怎么样，除了他应該做的工作以外，他决不为别的事情煩心。不論是昨天的傳訊，他的女兒艾利，还是緊跟在他脚后的那个帶呢帽的人影——今天还像昨天那样跟着——絲毫都不应該妨碍他做好他的手藝。虽然他忽然感覚自己受着威脅，四面八方都被窺探着，并且随时有丢开他的糊壁紙而被人帶走的危險，可是他現在是用一种新的眼光來看他的职業，他覚得它是崇高的，是在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里，那位替人們安排职業的主宰特地賜給他的。

因为要弥补昨天的迟到，他尽量要准时到达，所以今天早晨他既沒有在無綫电中听到，也沒有在报紙上看到任何消息。因此他也就沒有注意在他來到的时候，粉刷匠們互相交换的眼光。今

天，他默默地忙着，偶尔咆哮地發出簡短的命令，每一个人都比以前更特别地乐意帮助他，可是他完全沒有注意到这件事实。工人們沒有想到，他有这种咬牙苦干的热情是因为他对这一行手藝比以往有了更高的估价。他們只認为这是一个老年人在家庭遭到不幸时很自然地会有的那种倔强尊嚴感罢了。他的最好的工人舒尔茲，正在他旁边工作着，忽然把这个老头兒的瘦削的嚴肅的面孔瞟了一眼，說："这类事情到处都会發生的，迈登海默。"

"什么事情啊？"迈登海默問。

舒尔茲补了一句："目前这类事情随便在哪一个德國人的家里都可能發生，"他的声調有些不很自然，但是是誠懇的，就像我們在吊丧时，找不到表达我們心情的適当的辞句，只好說些俗套时所用的声調一样。

"在随便哪一个德國人的家里，可能發生的是什么事情呀？"迈登海默問。

这使舒尔茲無法忍受，他生气了。在这时候，有十多个人正忙着做內部裝修。其中有一半是公司經常雇用了好多年的，舒尔茲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每个人的生活情况是不能長久保持秘密的。他們全都知道，迈登海默有几个漂亮女兒，其中最漂亮的那一个違反了老头兒的心意結了婚，結果很坏。那时候，老迈登海默脾气坏極了，誰也跟他相处不來。他們还知道那位女婿最后進了集中营。今天早晨听了廣播看了报紙，使他們想起很多的事情，而这个老头兒的嚴肅面孔似乎都給他們証实了。在舒尔茲面前，迈登海默原來沒有裝模作样的必要。但是舒尔茲根本沒有想到，迈登海默对已經發生的一切事情，并不是全都知道的。

中午的时候，有些人走下來到女看門人那里去热飯。他們十

分殷勤地來邀請迈登海默。这老头兒沒有注意到他們的态度，就答应了，因为在匆忙中他忘了帶他的面包；他也不想到飯館去。一群熟識的老少粉刷匠們选擇了楼梯間的角落里來吃午餐；在这里他感覺到安穩，因为那个影子是不会到这里來的。他們跟一个小学徒开玩笑，差他到处跑，一会兒叫他从女看門人那里取些鹽來，一会兒叫他到酒店買啤酒。"你們讓这个孩子吃他自己的飯吧。"迈登海默說。

在这十几个人当中，有几个人認为國家是一种公司，就像海尔巴赫一样。只要他們感覺到，他們的地道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評价，得到他們認为是合理的工資，那末，他們就什么都不关心了。这些人談論的倒不僅限于这种簡單的事实：也就是說，現在和过去一样，他們裱糊着豪華的楼房，而所得到的报酬却極其有限；他們更关心着一些个别的，有时候是很特殊的問題，比方說宗教就是一个例子。在另一方面，設法要安慰迈登海默的这个舒尔茲，是始終反对政府的。他能在同業競爭和其他这类事情中，辨别出什么是欺人的戲法，什么是正当的手段。他还知道，任何那一种正当的手段，对这行業和靠这行業过活的人总是有利的。他更知道，拿來引人們上鈎的大牛是人們所喜欢吃的。舒尔茲受到一些人的信任。他們本能地感覺到，他是像常語所說的，一个心志堅定的人。当然，把人們心里認为最重要的东西在行动上实現出來，或是把它隱藏在他的最秘密的地方，这是有極大的区别的。这就不能称之为是堅定不移。在工人們当中有一个叫做史第姆貝尔特的，他是一个凶惡的納粹分子。人人都認为他是一个間諜和暗探，但是这一点虽使他們担心，但却并不如想像的那样厉害。他們都在提防着他，躲避着他。有些在思想上本來多少跟他接近的人，不是也都在提防着他嗎？他們看待他，正如人們在各种团

体里——从小时候上幼兒園起——看待一个到处都会碰到的，不很正常的人一样，認为他是一个有神經病的搬弄是非者，或者只是一个太胖的家伙。

在楼梯間角落里这些吃着午餐的人們，假如看到史第姆貝尔特当时注視着迈登海默所用的那种卑鄙譏誚的眼光，他們准会冲向他去，給他一頓痛打。可是每个人的眼睛都看着老人，許多人甚至忘掉了吃喝。迈登海默随手把放在附近的一張报紙撿起來，凝神望着某一塊地方，他的臉变白了。这些人們發現，到这时候他才知道事实。大家都屏气不做声。迈登海默慢慢地抬起臉來，他的面容已經在那張报紙后面完全改变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表情，好像他已經被投進了地獄。他仰起头來一看，粉刷匠們和裱糊匠們都圍着他。那个小學徒也在那里；虽然現在也輪到他能够吃飯了，但是也停了下來。那个凶惡的史第姆貝尔特站在孩子的背后，比孩子高出一头，正在傲慢地笑。其他的人臉上都顯出一种悲哀和虔敬的表情。迈登海默吸了一口气。他并沒有被送進地獄——他仍旧是人类的一份子。

就在这个中午，法朗茲站在食堂里傾听着。“我想今晚到法蘭克福的奧林比亞看电影去。”一个人說。

“那兒演什么片子？”

“‘克丽斯蒂娜女王’。”

“我还是喜爱我的小宝貝，不喜爱你的格萊泰。”第三个人說。

头一个人回答：“拥抱和旁观完全是兩件不同的事。”

“怎么这种無聊的事还能給你快乐呢？”第三个人說，“我嗎？我最喜欢的是家庭生活。”

“这种爭論会有什么結果呢，反正我是要買一張电影票的。”

法朗兹在听着，表面上昏昏欲睡，其实却心急如焚。一切事情似乎又使他完全失望了。今天早晨，至少还有一分鐘，一个缺口。他猛然一驚。奥林比亞电影院又使他有了一个主意，这是他整个上午絞尽腦汁而沒有想到的。他只有从艾利的父母家里才能接近她，不会發生危險。他親自上樓嗎？街門不会被監視着嗎？信也会被監視着嗎？“我只好做完工騎車去一趟，”他自言自語地說，“我要買兩張票。也許我的計划会成功。即使不成功，也不会連累旁人。”

葛格在維斯巴登公路上繼續走着。他决定向前走到下一个高架桥为止。他对这个目标，完全不抱什么特别的希望，但是每十分鐘总得要有个目标。他讓相当多的汽車在他身边开过去：載貨的运貨卡車，滿載着兵的大汽車，一架卸开了的飛机，由波恩、科隆和維斯巴登开來的自用汽車；新型的奥佩尔車是他初次看到的。他搭哪一輛呢？那边那一輛嗎？哪一輛都不搭嗎？他繼續走着，嘴里啃着灰土。來了一輛外國轎車，只有一个相当年輕的人独自坐在司机坐位上。葛格举起手來。那輛轎車立刻停下了。几秒鐘以前，这个人就已經注意到葛格在路上疲憊地走着。人們在感觉無聊和寂寞的时候，很容易發生幻想，为自己初次見到的一个人所吸引，所以他甚至可能想像，他本來是在等着葛格的招呼的。他把身旁坐位上的毯子、雨衣和其他东西挪开。“到哪兒去？”他問。

他們彼此短促地，但是非常尖銳地互相看了一眼。那个外國人是一个細高身材，臉色蒼白的人；他的头髮也是沒有顏色的。他的一对沉靜的藍眼睛，藏在沒有顏色的睫毛后面，既沒有特别表示嚴肅，也沒有特别表示愉快。葛格說：“到蘇希斯特去。”他說

完这句話，就吃了一驚。

“噢，”那个外國人回答，“我是到維斯巴登去。沒关系，沒关系。你冷嗎？”他又停了車。把他的方格呢毯拿一条出來橫搭在葛格的肩上，葛格把自己緊緊地裹住。他們彼此微笑了一下。那个外國人又把車开动了。葛格把他的凝視的眼光从开車人的朝着他这一面的半边臉——因为嚼着口香糖稍微有些鼓起——轉移到他放在駕駛盤上的兩只手上來。这一双寬而扁平的，白白凈凈的手，却比那張臉动人得多。左手上有兩只戒指。葛格以为其中的一只是結婚戒指，等到偶然一动，才使他看出，那只戒指是轉了过去的，手的里面閃耀着一塊微帶黃色的扁平的宝石。把这些細節看得这样仔細，倒使葛格有些苦惱，但却又不得不看。“繞那条路要远些，”外國人說，“但是風景好得多。”

“什么？”

“上边有森林，走这下边近一些，但是土大。”

“上去，上去！”葛格說。

他們轉过弯，起初在田野里几乎感覺不到是在往上爬。但是过一会兒，葛格看到有一些高岡逼近面前，似乎感到一种恐懼。已經可以嗅出森林的气味了。

“天会好了，”外國人說，“德國人管这些樹叫什么？不，那边的，整个的森林。全是紅的嗎？”

葛格說：“山毛櫸。”

“山毛櫸，对了。山毛櫸。你知道艾伯巴赫修道院、呂德斯亥謨、丙恩、楼雷萊嗎？美丽得很。”

“我們更喜欢这一帶地方。”葛格說。

“是嗎？好吧。你要喝口酒嗎？”他又停下車來，在他的行李里乱摸了一陣，把一个瓶子的蓋旋开。葛格喝了一大口，做了个

苦臉。外國人笑了。他的牙是那样大而白，假如不是牙齦向后退得那么远，人們也許会認为他的牙是假的。

他們坡度很大地爬了十分鐘。强烈的森林气味使葛格閉上了眼睛。在森林的边緣地方，車子轉進了一条林中的路。外國人四处張望，喊着“啊！”和“噢！”并且做手势讓葛格去欣賞風景。葛格轉过头去，但是仍然閉着眼睛。他沒有精力來欣賞这一大片河水、田野、和森林。順着这条林中的路走了一段短路之后，他們轉了出來。晨曦向山毛櫸森林里投下金色鱗狀的光片。有时候这种鱗狀的光片發出沙沙的声音，实际上这当然只是落叶的声音。葛格振作起來。他几乎掉泪。他畢竟还是十分衰弱的。他們現在正繞着森林走。外國人說：“你的國家很美丽。”

“噢，大地很美丽。”葛格說。

“怎么回事？森林多，路好，人也好。很干净，很有秩序。”葛格不作声。外國人时时看他一眼，因为按照外國人的風俗習慣，他是把个人和人民看成一体的。葛格不再看那个外國人，只看着他的手。这一双有力的，但是白白净净的手引起了他的輕微的反感。

他們离开森林，穿过一片收割完了的田地，又穿过葡萄園。尽管地上有这样大量的耕作，可是这种極端的静寂和表面上沒有人烟的景象，使他們有一种置身荒野里的感覺。外國人斜視了一下葛格；他注意到葛格正在盯着他的手。葛格一驚。可是外國人——一个怪人——停了車，就只为了把他的戒指轉过來，使宝石朝上。他讓葛格看看。“你很喜欢嗎？”

“是的。”葛格有点躊躇。

“拿去吧，你要是高兴的話。”外國人沉静地說，笑了一下；这个笑只是收縮了一下嘴唇。

葛格很坚决地說："不！"外國人并沒馬上縮回他的手，于是葛格又嚴峻地說："不！不！"好像有人在勉强要他接受什么一样。隨后他又想到，他不妨把它送進当铺去，絕对沒有人会認識它的。但是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葛格的心跳得愈來愈厉害。在过去的几分鐘里，自从他們离开了山谷上面森林的边緣，直到他們在一片静寂里穿行的时候，他的腦子里有了一个主意，或者說一个主意的萌芽，他还不能完全認識清楚。但是他的心却好像比他的头腦理解得快，跳动得异常激烈。

"好太陽，"外國人說。他开車的速度大約只有五十公里。"假如我当眞下手的話，"葛格想，"用什么最合適呢？不管这家伙怎样，他总不是紙做的。那兩只手也不是紙做的，他会抵抗。"慢慢地，慢慢地，他把兩肩垂了下來。他的手指已經在摸着靠近他的右鞋的搖柄。"給他的腦袋一下子，然后把他扔出去。他可以在这兒躺多半天。他遇見我算是他倒霉，可是誰叫他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呢？反正我这条命也抵得上他的命。等有人發見他的时候，我坐着这輛美丽可爱的汽車就已經逍遙國外了。"他縮回他的胳膊，用右脚把搖柄踢开。

"这里的葡萄酒叫什么名字？"外國人問。

"'霍赫亥謨'，"葛格啞声回答。"不要兴奋得这样厉害，"他劝誡他的心，正如牧羊人恩斯特劝誡他的狗一样。"我决不做这种事。去吧，鎮靜一下吧。对了，如果你願意，我就在这兒下車。"

在穿过葡萄園的大街和公路銜接的地方，立着一塊里程碑："赫希斯特，二公里"。

亨利希·柯勃勒固然还不能受審，可是把他包扎好了，支撑

起來以后，还是能够讓人們辨認一下的。为了这个目的而被拘留下來的一切証人，一个个从他面前走过去，注意地看着他。他也瞪眼看他們，即使他完全是清醒的，他也不会認識他們："挂皮帽子"，農夫宾德，路温斯坦医生，水手，"小梭魚"——假使事事都按照常軌進行，所有的这些人都是他一生一世不会碰到的。"挂皮帽子"得意地說："也許是他，也許不是他。""小梭魚"也这样說，虽然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这并不是葛格。事情不發展到極端，局外人总是不会滿意的。宾德几乎是有点不高兴地声明："不是这个人；只是有点像他。"路温斯坦医生提出了确实的証据："他的手上什么伤都沒有。"实际上，那只手是这个嫌疑犯身上唯一沒有受伤的地方。

一切証人，除了路温斯坦医生外，都由公家出錢，送回他們原來的地方去。"挂皮帽子"在醋厂附近下了車。宾德在混身痛苦的情况下乘車回到他威塞腦的家里和他的有油布套着的沙發上。一場空，他覚得，他是注定了要死的，就像在他动身以前一样。"小梭魚"和水手想在美因茲碼头附近下車，就在前天進行那樁交易的地方。

以后不久，艾利依照命令又恢复了自由，但她本人和住房仍被監視着，因为，也許真正的海斯勒仍旧会想和她通消息。柯勃勒在他目前的健康狀况下，还沒法开釋。

艾利起初在她的小囚室里嚇呆了。等到夜晚，她得到許可可以在木床上躺下來的时候，她的痳痹消退了，于是她想找出这件事情發生的原因。她知道，亨利希是一个誠实的青年，父母都是好人；他沒有誘惑过她。难道他跟葛格走一样的道路嗎？她記得，他有时也抱怨捐稅，抱怨募捐，抱怨旗帜飄揚，和只有一道菜的伙食，但是他也并沒有比任何人抱怨得多呀。

她的父親不是也对一件不合理的事感到不高兴而抱怨嗎？她的那位在党衛軍里的姐夫，对于这同一件事，不是也因为覚得还不尽善尽美，因而也抱怨嗎？也許亨利希收听过禁止收听的廣播，或者有人借过一本禁書給他。但是，亨利希既不喜欢听廣播，也不喜欢看書。他常說，一个人在社会上总得加倍小心，他自己就是这样來理解他父親的毛皮工厂的，他自己就在那里工作。

几年前，葛格留給艾利的，不但是那个發育得很好的小孩，不但是一些一部分还使她痛苦，一部分已經愈合了的回憶，同时也还有一些半明半昧的，与当时葛格的生活有关的印象。

艾利和初次在監獄里过夜的大多数人相反，她很快就入睡了。她精疲力竭，就像一个小孩子遭遇太多，沒法經受一样。就是在第二天，也只有在想到她父親的时候，她才感到难受。她还沒有完全清醒过來，一切事情都使她沒法領悟，因此还停留在期待和回憶之間的一个空虛境地里。她絲毫也不害怕。她还知道家里人会很好地照顧她的小孩子。虽然她幷不知道，可是她家里早就考慮到这种情况，对于一切都已有了准备。剛到下午，她就从小囚室里被帶了出來，那时，她充滿着一股勇气，虽然这也許僅僅是偽裝起來的憂郁罢了。

因为她父親和她女房东的供述，她的关系差不多都弄清楚了。她立刻得到釋放的命令，因为，如果那个逃走的人企圖和她联系，她如果不受拘禁，反而更是有利。她既然想脫离她的丈夫而另找別人，那末她一定不会包庇他的。因此就只進行了一个簡短的審訊。关于她以前那个丈夫的过去情况，他从前的旧关系等等的問題，艾利回答得幷不充分，而且有点迟疑。这幷不是由于聰明，而是由于她的天性就是这样，也因为关于他們的共同生活的这一部分，她已經不大記得了。起初是有朋友來訪問他們的，但是他們

都只叫名字而不叫姓。不久以后，这些与她無关的訪問也絕迹了。海斯勒晚上总在外边。問到她是怎样認識葛格·海斯勒时，她回答說："在街上。"至于法朗兹，她簡直想不起來了。

艾利得到通知，她可以回家了，但也受到警告，假使她愚昧無知，得到消息而不报告，或是背着当局参与和海斯勒有关的任何事情，因而再度被捕时，那么她就会有終身不能再见她的孩子或双親的危險。

听到这里，她張开嘴，举起双手來堵住耳朵。一会兒之后当她重見天日的时候，她覺得自己好像已經离家多年了。

她的女房东莫克勒太太，默默無言地迎接她。她的屋子乱糟糟的。地板上到处丢着一团一团的毛綫，童衣和枕头。她的玻璃杯里放着的亨利希所送的荷蘭石竹，却依然鮮艷悅目，香气馥郁。艾利坐在床上。她的女房东走進來，板起面孔，直截了当地通知艾利，在十一月一号前把房子騰出。艾利幷沒有回答，尽望着这个过去总是对她很好的女人。她这个解除租約的行动是由于再三的考慮，嚴厉的恫嚇，痛苦的自責，对于她撫养着的独子的顧慮，和最后的屈服等等，各种原因綜合而成的最后結果。

下午已經过去。葛格到达赫希斯特以后，惆悵地等待着工人們換班，这会使街道和酒店都充滿了人。头一班滿載的电車从赫希斯特开出來时，他搭上一輛，站在拥挤不堪的人群当中。

女房东莫克勒太太站在艾利的屋里，犹疑不定。对于这位她过去总是十分喜爱的少妇，她好像想找些話來安慰她。可是这类話不能說得太好听，因为对眞純的善意照規矩是要負履行的义务的。

"我的親愛的艾利太太，"她最后这样說，"你不要見怪。人生就是那么一回事。只希望你能够了解我的內心。"艾利仍然不开腔。門鈴响了。兩位女人嚇得彼此慌張地瞪眼相望。她們都在准

备着听見喊叫、喧嚷、和破門而入的声音。但是又來了第二次鈴响，而且幷不粗暴魯莽。莫克勒太太振作起來了。不一会兒，她那放心的喊声就从过道里傳过來："艾利太太，你的父親。"

迈登海默从來沒有到这个住所來看过艾利。虽然他自己住的房屋幷不華丽或寬敞，可是他总認为，这个地方作为他女兒的住家，無論如何是不合適的。他曾經听到有关艾利被捕的种种含糊其辞的謠言，等他看到她好好地站在他的面前时，他狂喜得臉色都变白了。他用双手握住她的一只手，按着，撫摩着，这是他以前从沒有做过的。"我們現在应該怎么办呢？"他問，"我們应該怎么办呢？"

"根本沒有办法，"他的女兒回答。"我們什么办法都沒有。"

"要是他到这兒來呢！"

"誰？"

"那个家伙，你从前的丈夫。"

"他一定不会到我們这兒來的，"艾利愁苦地沉靜地說。

"他决不会來找我們的。"她看見父親到來，欢喜异常，使她覚得她在这世界上还不完全是孤苦伶仃的。可是等她看到，他甚至比她自已还要茫然不知所措时，一場欢喜就开始消逝了。

"可是，"迈登海默說，"一个人在患难中，什么都会想到的。"艾利搖搖头。"但是假使他眞來了，怎么办呢，艾利？我住的屋子是你上次住过的地方，假使他找到我那里去，怎么办呢？那里有人監視着，你这个地方也是如此。假使我站在起坐室的窗戶跟前看見他走來，艾利，那怎么办呢？我应該讓他進來，自投罗網呢？还是应該警告他呢？"

艾利望着她的父親，他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智。"不，我确实相信，"她悲哀地說，"他决不会再來了。"

裱糊匠默默地不做声。在他的面孔上明顯地、毫無隱瞞地反映着他良心上的全部痛苦。艾利驚愕地，温柔地注視着他。“天上的父呀——”迈登海默用虔誠的祈禱者的語調說了这几个字——“但願他不要來啊。如果他当眞來了，我們不管怎样总要完蛋了。”

“为什么不管怎样总要完蛋呢，爸爸？”

“噢，为什么你不懂呢？你想，假如他來了，我就用暗号向他警告，那末，我，我們全家將要遭到什么呢？——再設想他來了，我看見他來而不給他暗号。因为他不是我的兒子，他是一个陌生人；比陌生人还不如。所以我不給他暗号。他被捕了。一个人能做这样的事嗎？”

“您鎭靜一下吧，親愛的爸爸，”艾利說，“他絕不会來。”

“但是假如他到你这兒來呢，艾利？如果他有办法得到了这兒的地址呢？”

艾利本來打算把由于那句問話而使她十分了然的事說出來：“不管后果怎么样，我一定要好好地帮助他。”可是，为了使她父親安心起見，她僅僅重复地說：“他不会來。”

裱糊匠在独自胡思乱想。“实难会來吧，那个人会在他門前走过吧。他逃跑会成功吧。也許他早就被捕了吧？”不，即使对他的敌人，他也不能这样希望人家被捕。但是，为什么他一定要提出这些問題來呢？这些都是他無从解答的問題呀。这一切都是由一个愚蠢的女孩子的恋爱所引起的。他站起來，改变了声調，說：“昨晚在你屋里的那个家伙到底是誰呀？”

到了过道里，他又轉回來。“这兒有你一封信。”

这封信是剛才从他的厨房門里丢進來的。艾利看看姓名住址：“艾利收。”等她父親走后，她打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張电影票，用一張白紙包着。可能是艾尔綠送來的。她时常得到廉价的

戲票。这張綠色的小票簡直是从天上掉下來的。假若沒有这張票，她也許要兩手放在膝上，整夜在她的床沿上坐着。"这样做对嗎？"她自己想，"如果一个人像我这样陷進了深深的灾难里，他还可以去看电影嗎？这多半是不很妥当的。胡說，那就是电影的目的。現在尤其是如此！"

"昨晚还剩下兩片冷肉排，"女房东說。"現在尤其是如此。"艾利对自己說。"这兩片肉排韌得像牛皮一样，但是沒有毒。"莫克勒太太困惑地看看这个嬌柔，愁苦的少妇，沉靜地坐在飯桌边把兩片冷肉排接連啃掉。"現在尤其是如此。"艾利又想。她走進她的屋里，把她身上的衣服脫掉，从头到脚把自己打扮得又鮮豔又干淨，穿上她的最好的內衣和袍子，把她的头髮梳得蓬松發亮。鏡子里的艾利用含着悲愁的棕色眼睛看着她；对于这样一位美丽的卷髮的艾利，人生多少是比較容易忍受的。"如果照我父親說的，他們当真監視着我的話，"她自己想，"好吧，他們不会在我身上看出什么來的。"

"都是些道听途說，"迈登海默在家里对着他驚慌不定的妻子說，"艾利坐在她的屋里，什么事都沒有。"

"你为什么不把她帶來呢？"

迈登海默家仍然和老人住在一起的几口人于是坐下來吃晚飯。父親母親；艾利的最小的妹妹，也就是扁鼻子丽斯貝特，也就是迈登海默認为不宜于在宗教信仰方面做战士的人，她現在也換了干淨的衣服，坐下來吃家里的晚飯，和姊姊們一样的溫柔，漂亮；还有艾利的小孩子，也就是小外孙，胸前系着一条油布圍裙；因为大家都沉默無言，他感到有点不安，于是就朝着从菜盤里冒出來的热气揮舞他的大湯匙。

迈登海默吃得很慢，眼睛看着盤子，为的是避免他的妻子發問。他感謝上蒼，因为他的妻子沒有足够的理智來了解懸在他們头上的灾难。

事实上，葛格离迈登海默的家僅僅只有半小时的徒步的路程。他下了电車，又坐另一輛电車往尼特拉特去。他愈走近他的目标，愈認为那里正在等着他；現在正把他的床鋪好，正把他的晚餐預备齐。这时候，他的女朋友准在听着楼梯上的动靜。他下車的时候，充滿着一种近乎絕望的緊張心情；好像他的心灵反对他当眞去走这条他在夢里已經走过無数次的道路。

他就像在回憶中走着似的，穿过几条靜靜的屋前附有花園的街道。对于現实的意識在他的心里已蕩然無存，对于危險的意識也就随着消逝。路旁的枯叶不是正在沙沙發响嗎？他自己問自己，可是沒有留心到，是他自己的鞋在踢动那些樹叶。他的心灵多么反对走進那所房子啊！心已經不是在跳动，而是一种瘋狂急剧的震动。他从楼梯上的一个窗戶里探身出去，許多住宅的花園和庭院在这里都看得見。一棵高大的栗樹不停地落着叶子，鋪滿了牆头和陽台。少数窗戶已經有了灯光。这种光景使他的心沉靜下來，使他能够繼續上楼。門上仍旧挂着旧的姓名牌，上面是丽尼的姐姐的名字；可是底下有一个新鑲嵌的小木牌，上面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是按鈴好呢，还是叩門呢？那不常常是孩子們的游戲嗎？是按鈴好呢，还是叩門呢？他輕輕地叩着門。“嗯？”一位少妇說，她穿着一件条紋的，帶袖子的圍裙。她僅僅把門打开了一条縫。

“丽尼小姐在家嗎？”葛格問，他的声音并沒有照他原來打算問的时候那样低，因为他的声音啞了。那个女人瞪眼看着他，她的健康的臉和她的閃閃發光像水晶一样的藍色圓眼睛現出一种驚慌

的表情。她想把門关上，但是他伸進一只脚去。"丽尼小姐在家嗎?"

"这兒沒有这个名字的人，"女人粗声地說，"你馬上离开这兒。"

"丽尼，"他沉着而坚决地說，好像这就是他自己从前的那个丽尼，因为被妖術蠱惑变成了这样一个壯碩平凡，穿着圍裙的女人。他打算恳求她，要为他把这样一个幻形遣走。但是这个恳求幷沒有發生效果。那女人还是瞪眼看着他，就像一个中了妖術的人帶着一种不害臊的恐懼，凝視着那些沒有被妖術变化的人們一样。他急速把門推开，把那女人往里推進門廳，随后把門关上。女人回头走向开着的厨房門去。她的手里握着一把鞋刷子。"喂，丽尼，听我說，是我呀，你不認識我嗎?"

"不，我不認識。"女人說。

"剛才你为什么驚慌呢?"

"如果你不馬上离开这所房子，"她突然大胆無礼起來，"你就要自討苦吃。我的丈夫随时会回來的。"

"这是他的嗎?"葛格問。一个小凳子上，放着一双擦得精亮的長統黑靴，旁边是一双短統女鞋。还有一罐开着的鞋油和几塊布片。她說："是啊，就是他。"现在她站到飯桌后面來防衛自己。"我要数三下，"她大声說。"我现在数三下。数到三的时候，你就得走，要不然……"

葛格笑了。"要不然就怎么样呢?"他把手上的袜子扯下來；一只骯髒的黑短袜，这是他在路上拾的，当做手套戴着，好遮掩他的绷帶。她張着嘴注視他。他繞过了桌子。她用胳膊遮着臉。他一手抓住她的头髮，一手扯下她的胳膊。他說："别这样，丽尼，你認認我。我是葛格。"他的語調是人們可能向一个癩蝦蟆說話用

的，而且大家知道，这个癞蝦蟆曾經是个人。

她的眼睛睜得又大又圓。他不顧他自己那只伤手的疼痛，緊緊地揪住她，为的是要夺掉她手里的鞋刷子。她哀求地說："我真的不認識你。"

他把她放开，往后退了一步。"好吧，"他說，"只要把錢和衣服給我算了。"

她靜默了一下，然后重新十分大胆和無礼起來，她回答說："我們不給陌生人什么东西。只是直接捐給冬賑会。"

他呆看着她，但是和先前的方式不同。他的手疼消逝了，随着对于他目前的一切遭遇的意識也消逝了。他僅僅微微地感覚到，他的手又开始在流血。

飯桌上，在藍花格的桌布上，擺着兩份餐具。木制的餐巾架上刻着拙劣的小卐字形，这是小孩子的作品。切成片的臘腸，蘿卜和干酪都干干凈凈地用荷蘭芹菜点綴着。还有一对开着的小匣子，好像在旧貨攤上買來的，里面裝着黑面包和瑞典式的烤面包片。他的那只沒有受伤的手在桌上到处亂伸，把随便抓來的东西都塞進他的衣袋里。她那对玻璃球似的眼睛注視着他的动作。

他手按着門把，又轉过身來。

"你不願意給我換綳帶嗎？"她十分鄭重地搖了兩次头。

他冲下楼梯，靠在原來的窗戶跟前。他弯起胳膊肘，再穿上袜子把手遮住。"她不会对她的丈夫說什么的，因为她害怕。她一定不能說她从前認識我。几乎所有的窗戶現在都亮了。看栗樹落下來的这些叶子。"秋天本身好像就定居在这棵樹上了，它的力量大得足够把整个城市用樹叶盖住。

他沿着人行道的边緣，拖着脚步慢慢地向前走。他在心中假想：另一个丽尼会从街的另一头大踏步地走过來。他这才明白，

他再也不能去找丽尼了，还有，更糟的是，他不能再做去找丽尼的夢了。那种夢完全毁滅了。他坐在一条凳子上，毫無思慮地开始咀嚼一片烤面包。天色已晚，他覺得有点冷，并且老在这里坐着也未免太引人注意，所以他就很快地站了起來；沒有車費，只好順着鉄軌向前蹣跚地走去。在天黑以前，他現在該往哪里去呢？

4

奥佛坎普在審訊華罗之前，关上門独自呆了几分鐘。他整理紙条，看看他的筆記，分了类，在一些字下面划上綫，并且把各种不同的項目用同一种綫的系統联結起來。他的審訊是出了名的。費色尔說过，奥佛坎普能从死尸身上掏出有用的資料來。他为審訊所用的符号，几乎可以和管弦乐的乐譜媲美。

奥佛坎普听見門外有行軍礼而發出的金屬互相撞击的声音。費色尔走了進來，隨即把門关上。他的臉上，顯出他是又好气又好笑的样子。他馬上挨近奥佛坎普坐下。奥佛坎普只抬了一下眉毛警告他，門外有衛兵，并且窗戶是半开着的。

“又有什么事故嗎？”費色尔低声說：“这件事很使法倫貝尔格伤腦筋。他一定要为这件事發瘋的。也許他已經瘋了。不管怎么样，他要被撤职。我們要再努一把力。你听听这剛才又發生的事情。

“我們总不能專为这三个逮回來的逃犯盖起專用的鋼鉄房子吧？我們不是和这个家伙講好，非等到我們把他們全体都捉回來，就再不准动这三个人嗎？在全部都捉到了以后，他尽可以拿他們去灌腦腸，那跟我們也不相干。可是現在他又把这三个人傳到他面前去了。在他的办公室前面有几棵樹——我說的是那些已經不

成其为樹的东西——今天早晨他叫人把它們都修剪了。然后他讓这三个人靠樹站着，这样——"說到这里，費色尔伸出了他的兩只胳膊，"他先在樹身上到处釘上釘子，为的是使这些人沒法靠上樹。他讓全体囚犯站隊，然后向他們發表了一篇演說。奧佛坎普，你該听一听这篇演說。他發誓，在下星期开始前，所有这七棵樹前都得有人。你知道他对我說了些什么？'你看吧，我一定遵守諾言，一下都不打。'"

"他要讓他們像这样站多久呢？"

"那就是一場爭吵的起因。这些人过了一个鐘头或者一个半鐘头之后，还能受審嗎？眞不錯。他現在每天要把他們帶出來表演一次。这該是他在維斯特霍芬最后一次的玩笑了。我相信，他是認为，如果把七个都捉回來，他是可以在这里呆下去的。"

"如果法倫貝尔格这家伙現在从梯子上跌下來，他会一直落到底，然后馬上連跳几次，就可以跳到一个新的梯子上。"奧佛坎普說。

"至于这个華罗，"費色尔接着說，"我从法倫貝尔格的第三棵樹那兒把他扯下來了。"他突然站起來打开窗子。"他們已經把華罗帶來了。假如我現在給你一个劝告，奧佛坎普，你不会不高兴吧？"

"什么劝告？"

"讓他們从兵营的食堂里給你送一塊生牛肉排來。"

"干嗎用呀？"

"因为你在牛肉排上敲打口供，要比在他們現在帶進來的这个人身上快的多。"

費色尔对了。奧佛坎普一看見这个人就立刻明白。他即使把桌上那些紙条撕碎也沒有办法。这个堡壘是攻不破的。奧佛坎普

看見的是一个精疲力竭的矮个兒；丑而小的臉；黑头髮聚在額上，成了一个倒垂的三角形；重眉毛，兩眉之間有一条裂痕，把前額分为兩半；被憤怒燃燒过的眼睛，顯得縮小了；鼻子寬大，有点臃腫；下嘴唇咬得緊緊的。

奥佛坎普眼睛盯着那張臉，这就是行动將要展开的場所。他現在必須攻進这个堡壘。如果它是像大家所說的，既不畏懼，又不怕一切威嚇，那也还是有其他的方法來攻取这个堡壘；那就是讓它挨餓，用疲劳來侵蝕它。奥佛坎普对这种方法是很熟悉的，并且知道怎样去运用。他現在要从提問題开始。为了找出堡壘的弱点，他要从最簡單的問話着手。他会問問人家的生日，一下子就算出了这个人的命运。奥佛坎普注視着那个人的臉，就像視察一处战略上的地形一样。他已經忘掉了華罗進來时他的最初的感觉。他已經回到他的基本原则上來：沒有攻不破的堡壘。他把眼光从这个人的臉上轉到他的一張紙片上。他用鉛筆在一个字的后面点了一点，又凝神看着華罗，很客气地問："你的名字是恩斯特·華罗嗎？"

華罗回答："从現在起，我拒絕答复任何問話。"

奥佛坎普听了这話，說："那么你的名字是華罗了。我要告訴你，你的緘默將被解釋为承認。你是一八九四年十月八号，在曼亥謨出生的。"

華罗仍旧啞口無声。他已經說过他最后的話了。即使拿一面鏡子放在他那張死嘴前面，鏡面也不会蒙上一層水气。

奥佛坎普沒有把眼光离开華罗。他几乎和囚徒一样地一动不动。華罗的臉变得更慘白了，把額头分为兩半的那条裂痕也更黑了一些。他的眼光照直往前看过去，貫穿了突然变得透明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看透了奥佛坎普、板壁、和靠在外面的衛兵；一

直看透了一般人沒法看透的，連垂死的人也看不透的那个核心。費色尔是一个同样一动不动的参与審訊的人，他轉过头來，朝着華罗注視的方向望过去。他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甜蜜可口的世界，旣不透明，也沒有核心。

"你父親的名字是法朗茲·華罗；你母親的名字是伊丽沙伯·華罗，她娘家的姓是恩德斯。"

从咬得緊緊的嘴唇里出來的不是答复，而是緘默。——曾經有过一个人，名字叫恩斯特·華罗。这个人死了。你們不是親耳朶听到了他最后的話嗎？他的双親的名字就是剛才提到的。人們很可以在他父親的墓碑旁边放上这个兒子的墓碑。如果当眞你們能从死尸身上挤出口供來，那么我是比所有的死者死得更透了。

"你的母親同她的女兒瑪格丽特·渥尔夫，本姓是華罗的，一起住在曼亥謨瑪丽巷八号。不，停一停；过去是在一起住的。今天早晨把她迁到布萊謝六号的养老院去了。她的女兒和女婿已經被捕，因为他們有帮助你逃跑的嫌疑。这以后，瑪丽巷八号那个寓所随即被查封了。"

——当我尚在人間的时候，我有一个母親和一个妹妹。后來我有一个朋友，他娶了我的妹妹。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他有种种的親屬和种种的家族关系。但是这个人死去了。在我死后，不管这些人在这奇怪的世界里遭遇到怎样的奇怪事情，他們再也不要我來操心了。

"你有一个妻子，希尔德·華罗，本姓是貝尔格。結婚后有兩个孩子：卡尔和漢斯。我再一次要你注意，我始終是把你的緘默認为是'肯定'的。"費色尔伸手把一百支光电灯的罩子移动了一下，使灯光直射在華罗臉上。这張臉仍旧和剛才在昏暗的暮色中所看到的一样。在那毫無迹象可尋的，永無变化的死人臉上，即使用

一千支光的电灯也照不出苦惱、恐懼或希望的痕迹來。費色尔又把灯罩推了回去。

——当我尙在人間的时候，我也有一个妻子。我們之間甚至还有孩子。我們拿我們的共同信仰來教育他們。我們夫妇看到这种教育有了成效，那是多么大的快乐。在他們头一次参加游行示威的时候，那双小腿跨得多么寬大啊！你看，小面孔上的那种驕傲，还有那付焦急的神气，生怕他們手里的大旗子歪倒下來！当我尙在人間的时候，在希特勒掌握政权的头几年里，在我还做着一切在我活着的期間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毫無顧慮地把我的躲藏的地方告訴这兩个男孩子，虽然許多別的兒子却正在出賣他們的父親和教师。現在我死了。讓母親独自去籌划該怎样帶着这兩个孤兒繼續奋斗罢。

“你的妻子因为帮助你逃跑，昨天和你的妹妹一同被捕了。你的兒子們被送到奥伯恩多夫的教养院去了，为了使他們在國家社会主义國家的精神下訓練他們。”

——当現在所談的那兩个兒子的父親尙在人間的时候，他也按照他自己的办法去照顧他的家屬。这种照顧有什么价値，現在就要顯出來了。除了这兩个傻孩子以外，所有別的孩子們都已經屈服。謊話是这样娓娓动听，眞理是如此枯燥乏味！身强力壯的人們失節偸生。巴赫曼出賣了我。但是那兩个年輕的男孩子——这也是迟早可以看到的——却寸步都不会退却。不管最后的結果怎样，我做父親的責任总算尽到了。

“你在世界大战的时候当过兵，在前綫作过战。”

——当我尙在人間的时候，我参过战。我受过三次伤：在索謨，在罗馬尼亞，在喀尔巴阡山里。我的伤治好了，我离开战場的时候是健全無恙的。即使我現在死了，我至少不是在世界大战

中战死的。

“你加入斯巴达克斯团①，就在它成立的那个月份里。”

——他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尚在人間的时候，加入了斯巴达克斯团。但現在又有什么相干呢？你們最好把卡尔·李卜克內西傳來審訊；他一定会像華罗这样詳細地，高声地答复的。讓死人們來埋葬死在他們以前的人們吧。

“听着，華罗，你还声明你相信你原來的那些理想嗎？”

——这是他們应当昨天問我的。今天我不能答复了。昨天我一定不得不喊一声“是”！今天我不能做声了。今天旁人会替我答复：这是人民的歌声，后世的評断……

他的周圍逐漸冷起來了。費色尔感覺到一陣寒冷。他很想告訴奧佛坎普，把这种無謂的審訊結束掉算了。

“因此，把你編入特种苦役隊以后，華罗，你就有了越獄計划嗎？”

——在我的一生中，有几次不得不在我的敌人面前逃跑。有好几次逃跑是成功的；有几次却失敗了。举个例來說，有一次逃跑的結果糟透了。那就是我打算从維斯特霍芬逃跑的时候。現在我成功了。我已經逃脫了。那些狗要追踪我的足迹也沒有办法了，因为我的足迹已經在永恒里消失。

“于是，你把你的計划首先告訴了你的朋友葛格·海斯勒，是嗎？”

——我是一个活人的时候，在我的一生当中，最后遇到了一个年輕的家伙，名字叫做葛格。他比我年輕得多。我很喜欢他。我們同甘共苦。这个青年的一切对我都是宝貴的。人生中一切对

① 斯巴达克斯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李卜克內西領導組織的共產主义团体，为德國共產党的前身。

我是宝貴的东西，我又在他的身上都找到了。現在他和我也还有那样多的关系；就像一个活人对一个死人的关系一样。希望他有时候会記得我，如果他有这种时間的話。我知道人生是忙碌的。

“你只是在营里才認識海斯勒的嗎？”

从这个人的嘴唇里迸出来的不是滔滔不絕的長談，而是冷冰冰的緘默的洪流。甚至在門外傾听着的衛兵們都很不安地聳了聳肩。这还算是審訊嗎？里面还是三个人嗎？那个人的臉色已經不是慘白，而是容光煥發的了。奥佛坎普突然轉过身子。他用鉛筆点了一个点，把筆头弄断了。

“对于一切后果，你自己要負責，華罗。”

对于一个死人，由一个坟墓被丢到另一个坟墓里去的死人，还能有什么后果呢？在最后的坟墓上屹立着的，像房屋那样高的墓碑，对于死人又何曾有什么后果呢？

華罗被帶走了。緘默仍然停留在四壁間，不肯离开。費色尔呆坐在他的椅子里，好像那囚徒仍然站在那里一样，他凝神望着華罗剛才站过的那个地方。奥佛坎普在削他的鉛筆。

这时候葛格已經到了馬市。他跑了又跑，虽然他的脚掌疼得像火燒一样。他不能离开人群，他不能在任何地方坐下來。他咒駡这个城市。

在他还沒有能好好地权衡利害得失之前，他已經站在席勒街旁的一条小巷里了。他从來沒有到过这个地方。突然他决定利用貝罗尼所提供的东西。華罗的声音劝他这样做。那个面孔嚴肅的小藝術家对他似乎已經不是捉摸不透的了。在他身边走过的人們才是捉摸不透的。和这个城市比較起來，地獄还要可靠得多哩！

当他已經在貝罗尼指示給他的那所房屋里站着的时候，他原

來的疑慮又來了——多么奇怪的气味呀！在他的一生里，他就沒有聞过这样的气味。一个患黃胆病的老太太，头髮是黑鞋油的顏色，仔細地，一言不發地打量着他。“也許她是貝罗尼的祖母，”葛格想。这种相似倒不是由于血統关系來的，而是由于他們共同的職業。

“貝罗尼派我來的。”葛格說。

馬雷利太太点点头。她似乎覺得这句話并沒有什么特別。“在这兒等一下，”她說。屋子里到处乱放着各种各样的衣服，那种气味比在过道里还强烈，几乎使他透不过气來。馬雷利太太給他騰出了一把椅子，又走到隔壁屋子里去了。葛格向周圍看了一下。他的眼光从一件飾着閃閃發光的黑色小鏇片的外衣移到一个假花做的花圈；又从一件帶有兎耳的白色皮猴移到一件小小的淡紫色的女綢上衣。他太疲劳了，無法了解周圍的这些东西。他低头看着他那只套着袜子的手。隔壁傳來了耳語的声音，葛格吃了一驚。他等待着被捕，等待着手銬卡搭的声音。他跳了起來。馬雷利太太走回來，兩只胳膊上搭着衣服和盥洗用具。“去把衣服換上。”她說。

葛格迟疑了一下，他說：“我沒有襯衣。”

“这兒有一件，”那女人說。“你的手怎么啦？”她忽然这样問，“噢，我明白了，你就是为这个停止了工作。”

“血滲透了，”葛格說，“不，我不打算把它解开。給我一塊破布就成了。”

馬雷利太太給他拿來一塊手帕。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是的，貝罗尼把你的尺碼給我了。他有裁縫的眼光。你交了一个眞正的朋友。一个好人哪。”

“是的。”

“你是和他在同一个班子里嗎？”

“是的。”

“只希望貝罗尼能够繼續干就好了！这次我看他不大順利。你呢？你的情况怎样？”她的头顫巍巍地看着他消瘦了的身体，但是她表示出來的僅僅是一个生了許多兒子的母親的好奇心，所以对于世界上發生的几乎一切的事情，不論是与身体有关的，或是与精神有关的，她都喜欢比較一下。她是一种甚至能使魔鬼感到舒適的女人。她帮助葛格換了衣服。虽然她的小黑彩錢一样的眼睛仍然是深不可測，可是葛格不再怀疑了。

“因为老天爺沒讓我生孩子，”馬雷利太太說，“在我縫补你們的衣服的时候，我就越發想念你們。至于你，你必須照顧你自己，为的是能够往前干。你們眞是一对好朋友！你为什么不照照鏡子，看看你自己？”她領他走進隔壁屋子去。那里放着她的床和一架縫級机，也是到处乱放着最奇怪的衣服。她把一个很大的，近乎奢侈的三面穿衣鏡安排好。葛格現在从側面，前面，后面，都看得見他自己戴着一頂棕色的硬呢帽，穿着一件淺棕色的大衣。他的心已經有几小时跳动得很均匀適度，但是現在看到了这种光景，他的心又开始七上八下了。

“現在你可以見得人了。如果你的仪表不好，你就更不容易成功。我們有句俗語：一只小狗到那里去撒过尿，許多别的狗也就在那里撒尿。讓我來把你的破衣服打成一个小包吧。”他跟着她回到原先那間屋子里。“我这里寫好了一篇賬。”馬雷利太太說，“可是貝罗尼認为不需要。他是不願意算賬的。你看看这件披肩，打个比方——几乎是三个鐘头的活。但是你自己想想看：我給一个人縫了一件兎子衣服，他限我一个晚上做好，可是我拿了他的工資的四分之一，这样很合理吧？你看，我拿了貝罗尼二十馬克。

本來我不願意接这个活，因为照例我不修理街面上的衣服。我認为十二个馬克不算多。所以这兒是八个馬克。你要是遇見貝罗尼，就替我問好。”

“謝謝你，”葛格說。在樓梯間里，他又猜疑起來了——街門口也許有人監視着。他已經差不多到了楼底下，那个女人却向他喊着說，他忘了他的衣包。“先生！先生！”她喊。他头也不回，奔到大街上，那里却是路靜人稀。

“看起來，法朗茲今晚上絕不会回家了，”馬耐特家里的人在樓上說，“把他的烤餅分給孩子們吧。”

“法朗茲不像过去那样了，”奥格斯达說，“自从他在赫希斯特工作以后，他就不帮我們的忙了。”

“那不过因为他累了，”馬耐特太太說，因为她很喜愛法朗茲。

“累了？”那个干癟的農夫說，“我也累呀。我只希望能够按照正規的工作时間做工，我一天要做十八小时哩。”

“噢，”馬耐特太太說。“你回想一下，战前你在磚厂做工的时候，每晚上回家总是累得縮成一团。”

“至于法朗茲，”奥格斯达說，“他倒不是因为太劳累而不回家。恰恰相反，他是在法蘭克福或赫希斯特迷恋上什么人了。”大家的眼光都轉到奥格斯达身上，她正在最后的一張烤餅上加糖；閑話說多了，鼻孔都在掀动。

“他說什么了嗎？”她的母親問。

“他沒有对我說什么。”

“我总相信，”她的哥哥說，“莎菲对法朗茲有点意思。要是这样，他倒是运气不坏。”

“哼，莎菲对法朗茲嗎？”奥格斯达說，“嗯，她对他倒是一团

烈火。"

"烈火！"馬耐特家所有的人都表示驚訝。莎菲·曼哥特的尿布在隔壁花園里晾着，才不过是二十二年前的事。現在根据她的朋友奧格斯达的意見，她居然是烈火了。

"如果她是烈火，"那个小眼睛閃閃發光的老头子說，"那末她就需要一点木柴了。"

"就像你这样的木柴，"馬耐特太太自己想。她从來就看不起她的丈夫，可是在他們婚后的生活里，她并沒有一分鐘为了这件事而感到不幸。她的女兒結婚前，她告訴她說，只有爱上了一个人，才会感到不幸。

法朗茲的堂妹奧格斯达正在把他的烤餅尽量公平地分为兩半的时候，他走進了奧林比亞电影院。灯已經滅了，他笨手笨脚地从人們中間挤到他的座位里。大家都在抱怨，因为他使他們錯过了一些每周新聞。

法朗茲馬上注意到，他旁边的座位上已經有了人。于是他看到艾利，她的臉蒼白而嚴肅，睜着大眼睛。他自己現在也在看着每周新聞，緊緊地把胳膊肘靠在自己的身上，因为艾利的胳膊在他們座位之間的扶手上放着。

为什么不能够把那些年月从記憶里抹掉呢？为什么他的手不能够緊握住她的手腕呢？他看看她的胳膊，她的肩膀，她的頸子。为什么他不能撫摸一下她的濃密的棕色头髮呢？她的头髮好像正需要撫摸似的。在她的耳环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紅点在發光。这些年來，难道沒有人送她別的耳环嗎？他皺起了額头。他真有說不完的情話，訴不尽的相思。假使过一会兒，在休息的时候，他向偶然坐在旁边的一个漂亮女人說說話，那末，即便在电影院里

都有人監視着她，也沒有什么会使人猜疑的吧。他突然对他腦子里和心里的紛乱感到慚愧。这一部每周新聞短片，好像一扇时而打开，时而关上的門，在几秒鐘之內把全世界的景象展开在人們的眼前。要是在别的晚上，这是足够他思索一陣的。正像一个人用他的手甚至可以遮住太陽一样，今天晚上葛格的越獄也把一切其余的东西都掩盖住了，虽然那一切其余的东西可能就是被战爭震撼着的世界，而且也震撼着他。但是，可能那兩个互相重叠地躺在村路上的死人，一个就是法朗茲，一个就是葛格。

“我去買一些炒杏仁來，”灯亮起來的时候，他这样想。他經过艾利的面前走到通道。她望望他，但是甚至在这样近的距离里，她都沒有認出他來。“艾尔絲到底沒有來，”艾利想，“票是从她那里來的嗎？也許我旁边的那位老太太是她的母親。不管怎么样，坐在这电影院里倒很好。”她希望中間的休息停止，灯光再暗下去。

法朗茲回來的时候，她看着他。有一种似曾相識的感覺，使她的臉色变了。一些模糊不清的回憶，她也不知道这是喜是悲。“艾利，”法朗茲說。她用驚訝的眼光看着他。甚至在她确实認出法朗茲之前，她就感到安慰了。“你好嗎？”他問。她的臉色暗淡了。她甚至忘了回答他的問話。“我早就知道，我完全知道，”他說，“現在别看我，艾利，仔細听我說。一刻不停地拿杏仁吃着。昨晚我到你的家門口去了——現在看看我，稍为笑一笑……”

艾利的举动十分机警。“吃啊，”法朗茲說，“吃啊。”他說得快而低。她只須回答“是”或“不”。試想想他的朋友們，也許有你知道而我不認識的。想一想，在这兒他一向認識誰呀？也許到底他要進城來。看看我，笑一笑。散場后，我們不能在一起。明天清早到大市場來吧，我要在那里帮助我的嬸母賣蘋果。你定些蘋果。我就把蘋果給你送去，那末我們就能够談話了。你明白了嗎？”

“是的。”

“看看我。”在她的一对青春的眸子里，几乎有着过份的信任和恬静。“假使在她的眼睛里还表現出一点别的意味，那就更好了。”法朗兹想。她勉强笑了一下。等到全場黑了的时候，她就迅速地看了他一下，她的表情是真实的，她的面容是誠恳的。也許这时候她也很願意抓住他的手，即使只是由于心中的焦慮不安，而不是为了其他。

法朗兹把空紙袋在手里揉成一团。他想到，只要葛格仍然在國内，他和艾利之間是不能發生什么关系的。不过假如他能够暫时再和她見面，不致于使她或他自己受到危險，他就滿意了。

但是現在她正坐在他的身边。她活着，他也活着。快乐的兴奋的感覚，不管它是怎样脆弱，还是比压在他心上的一切东西來得强烈。他在問自己：她睜着大眼睛注視着銀幕，眞是在看电影嗎？假使他知道，艾利忘了她自己，忘了一切，正在一心一意地看着雪地里有人在騎馬飛馳，那末他一定会失望了。法朗兹不再看銀幕。他往下看艾利的胳膊，并且时常瞥視她的臉。等到影片映完，灯光亮起來的时候，他吃了一驚。在人群中分离之前，他們的手輕輕地接触了一下，就像一些孩子們被禁止在一起玩以后，彼此挨挨手一样。

5

葛格穿着这件棕色的大衣，感到又舒適又不自然。“我很对你抱歉，貝罗尼。”現在怎么办呢？人們都从咖啡館和电影院回家，街上轉眼就要沒有人了。夜在他的面前展开，这是一个深淵，他希望找到一个安身之处。他向前走着，疲劳得几乎失去知覚。他

是一个裝扮好了的木偶，用一根綫牽着往前移动。他原来打算派丽尼明天到他的一个老朋友鮑藍德那里去。現在他不得不自己去了。沒有别的办法。幸虧他最低限度还有这些衣服。他想法抄最近的路走。在他只想睡觉的时候，要动腦筋去想走什么路和怎样拐弯，真是和实际上去走那些街道同样地苦惱。他是將近十点半鐘到的。街門开着，兩位鄰居妇女正在滔滔不絕地彼此告别。三層楼上那个点着灯的窗戶是鮑藍德的。一切都还凑巧，这所房子还沒有鎖門，人們也还沒有就寢。葛格毫不怀疑鮑藍德就是他所应該找的人。他是被考慮到的人們当中最合適的一个。他比旁人好得多，因此，絞尽腦汁再去想，实在是不必要的了。"他是一个合適的人，"葛格已經上了楼梯，一面向自己重复說。他的心在正常地跳动着，也許因为他不再怀着無謂的戒心，或者因为这里沒有什么东西需要他警惕。

他認識鮑藍德的太太。她不老也不算年輕，不美也不丑。葛格回想到，有一次罢工的时候，她除了自己的小孩子以外，还照顧了另一个小孩。那天晚上，有人把那小孩帶到他們的会場里来——他的父親可能是進了監獄。鮑藍德牽着这孩子的手，帶回家去找他的妻子想办法，他回来时就沒有再帶着那孩子了。那天晚上的会在討論組織一次游行，同时，那小孩也得到了父母、弟兄姐妹和晚餐。

"我的丈夫不在家，"那女人說，"他在那边的酒店里。"她有点驚訝，但是沒有猜疑。

"我可以等他嗎？"

"很抱歉，这不行。"她并沒有生气，但是回答得很堅决，"天晚了，并且我屋里有一个生病的孩子。"

"我一定要等他，"葛格肚子里想。他走下几級，坐在楼梯上。

"街門現在要上鎖嗎？也許有人比鮑藍德來得早，看見我就問我呢。如果鮑藍德跟別人一起回來，那怎么办呢？我在街上等他嗎，还是上酒店去？鮑藍德的太太不認識我了，今天早晨那位教师还以为我和他的父親那样老。"他从那兩位仍在告别的女人身边溜了出去。

难道这就是那天晚上他們把那孩子帶去的那个酒店嗎？大会开完了，他們全都有点醉意，他們痛快地大笑着，以致有人从开着的窗口瞧他們。几乎所有的人全是褐衫隊；只有兩个人穿着普通的服装，其中的一个是鮑藍德。他也在笑，笑得跟他平日一样地沒有什么声音，愉快而舒適。他似乎沒有变。他离开旁人，夾在兩个褐衫隊中間走了。这三个人已經不再笑了，只是微露笑容。他們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因为他們当中有一个人开了門——其实剛鎖上——其他兩个人跟着走進去了。

葛格知道鮑藍德所参加的团体不一定說明什么問題。他也知道鮑藍德的伴侶所穿的襯衫也同样不說明什么問題。关于这类事，他在集中營里所得很多，使他知道怎样去辨别。他知道，人們的生活起了变化——他們的外表，他們的交友，和他們斗爭的方式。这些他全知道，正如鮑藍德所知道的一样——要是这个人眞是沒有变節的話。葛格全知道，但是他并沒有感觉到这一点。

葛格的感觉是和他前几年的感覚一样，也就是和他在維斯特霍芬里面时的感覚一样。他現在沒有时間容許他的理智給他解釋：为什么这种襯衫对于鮑藍德的同伴們是不可缺少的，为什么这种同伴对于鮑藍德是不可缺少的。他一看見他們，他只有在維斯特霍芬时所有的感覚。鮑藍德的額头上沒有什么足資証明他可能是可靠的記号。葛格沒有这种感覚。他也許可靠，也許不可靠。

"我怎么办呢？"葛格問他自己。他已經采取了一个步驟：他离

开了鮑藍德所住的那条街。城市里又热鬧起來了。这是在夜静之前的最后一次喧嘩。

“他們还一定要逮捕住在烏尔木斯的那个巴赫曼的女人。”

“为什么?”奥佛坎普不高兴地問。他一向反对这种逮捕，因为这只会引起居民的好奇心和激动，可是假如警察局方面采取明顯的寬大措施，那就最能够把巴赫曼的家庭孤立起來。

“当巴赫曼的尸体在他的閣楼里从繩子上解下來的时候，他的妻子叫喊着，他应該在昨天審訊前就这样干——可惜糟蹋了她的晒衣繩。甚至在尸体移走了以后，她也并沒有安静下來。她喊叫着她是無罪的等等的話，使得附近的每一个人都精神錯乱了。”

“鄰居們的态度怎么样?”

“啊，一半一半。我应該去要詳細的报告嗎?”

“不，不，”奥佛坎普說，“那不是我們的事。讓我們的烏尔木斯同事們去伤腦筋吧。我們在这兒的事已經够忙的了。”

葛格是不能化为烟霧飄散到空中去的。他决定了：“头一个就是最好的。”①

在福尔巴赫街的中段，在轉运貨站后面，有一間小屋子，他看見她——他头一个碰到的女人——从屋子背后走出來，但是她顯得甚至比他夢想的还要糟得多，甚至用手指尖去摸她一下都是受不了的。她那微带長形的腦袋上的肉在起皺了。在街灯的微光底下，他說不出她那簇褐色的头髮是長在她的头頂上的，还是僅僅縫在她的帽子上当裝飾品的。他开始笑了。“那是你的头髮嗎?”

① “头一个就是最好的”，是德國的一句成語，意思是：“头一个碰到的就算数”，也就是“随便哪一个”的意思。

"我的头髮？唔，是啊。"她犹豫不定地看着他，她那死人般的臉上微微露出一点活人的情感。

"好，沒关系，"他决定了。

她又从侧面看了他一下。然后她在杜尔曼街角那里停下來，無意識地躊躇了一下，为的是整理一下她的臉和胸部。这一次失敗了，以后一定会失敗的。她甚至嘆了一口气。葛格想：現在不管什么地方都得去，一間屋子总是有的，門是要鎖上的。他表示殷勤的样子，挽着她的胳膊。他們走得很快。首先看到达尔曼街角上的警察的是她，于是她就把葛格拉進一家門洞里。"現在什么事情都嚴極了，"她說。他們小心翼翼地避开崗哨，手挽着手走过了几条街。終于他們走到了。这是一个小廣場，既不是有角的，也不是圓的，是介乎二者之間，就像小孩子画的圓圈一样。这廣場和那些鋪着石板的屋頂，葛格覚得很熟悉。"是不是我和法朗玆曾經在这兒住过的呢。"

在楼梯上，他們要从一小群人之間挤过去——兩个男孩子和兩个女孩子。一个女孩子正在給一个比她低兩头的少年打蝴蝶領結。她把兩头拉上來，那矮子却馬上把它們扯下去，她又急忙把它們拉上來。另外那个男孩臉刮得很光，眼睛有点斜視，穿着很闊綽。第二个女孩子穿着一件長長的黑色上衣。她美丽得驚人——一張小小的白臉蛋襯在蓬松的閃着微光的淡金髮里。但是，葛格現在想要掉換是不可能了，他說不出地懊丧。不过，这也無关緊要。况且，这种异常的美丽也許只是一个純粹的幻影。他又向四周望了一眼。那四个人正用銳利的眼光看着他。眞的，那个女孩子忽然变得不怎样美了，她的鼻子太尖。其中的一个男孩喊：
"晚安，親爱的！"

"晚安，斜眼！"算是屬于葛格的女人回过头喊。

她开門的时候，那矮子贼："好好地享受啊！"

她大声說："閉上你的嘴吧，刻薄鬼。"

"那就算是床嗎？"葛格問。

那女人現在凶狠地駡起來了。"你最好到英國旅館或者凱撒街去。"

"靜下來，听我講，"葛格說，"我有点事，你不用管是什么事。那是一件使我感到苦惱的事，从那时起我就沒有合眼睡过一分鐘。如果你能設法叫我好好睡一覺，我会重重地酬謝你的。花一点錢倒不在乎，我还有点錢。"

她驚訝地看着他。她的眼睛里發着热烈的光，好像在骷髏里点着一盞灯。然后她坚决地說："成！"

又有人在敲門，那矮子把头探進屋里來。他到处張望，好像他失落了什么东西似的。那女人跑过去駡他，但是他只抬抬眉毛招呼她出去，她就不駡了。

葛格听得到他們五个人在門外彼此耳語，他們勉强压低声音，反而使他們的耳語听得更清楚。虽然如此，葛格却一个字都沒有听清楚。嘘的一声——耳語突然停了。他把手放在喉嚨上。屋子縮小了嗎？它的四壁，地板，屋頂縮成一团了嗎？他想："离开这兒吧！"

她很快就回來了，她說："别这样生气地看着我。"她摸摸他的下巴，他却推开了她的手。

过了一会兒——多么奇怪呀！——他当眞睡了。几小时了？几分鐘了？路溫斯坦在犹疑不决的时候，又第三次旋开了水龍头嗎？葛格慢慢地恢复了意識。同时，他就覺得身上至少有五六处痛不可忍。可是他仍然感覺到特别的爽快清醒。原來他是当眞睡着了！"我願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給她，"他想。到底是什么使他醒

的呢？电灯已經滅了，只有院子里的灯發出的微光，从床头的小窗子里射進來。他坐起來，他的巨大的影子也在对面牆壁上坐了起來。他孤独一人。他听着——等待着。他似乎听到楼梯上有了响动，这是人赤着脚走路或者是一只猫所發出來的一种輕輕的咯吱声。他的影子像一个巨人似地一直伸長到天花板上，他一看見这个影子，就感到說不出來的苦惱。那个影子猛然一动，就好像要向他扑过來一样。他突然想起：他登上楼梯时，背后的那四对尖銳的眼睛！門縫里那矮家伙的腦袋！眉毛一抬！楼梯口的耳語！他从床上跳起來，从窗口跳進院子，落在一堆蔬菜上。他跌跌撞撞地往前跑，不經意打破了一塊玻璃，也許开門反而更快一些呢。他把攔着他路的一件东西踢倒了，过了几秒鐘后才發現，这是一个女人。兩張臉撞到一起。兩只眼睛瞪着他的眼睛，一張嘴向他的嘴喊叫。他們在人行道上翻滾，由于恐懼，使他們揪住不放。葛格曲曲折折地跑过廣場，走進一条小街。忽然他發見，这就是几年前他幸福地居住过的那条街。像在夢里一样，他認出了街上的鋪石，鞋鋪上的鳥籠，开向旁的院子的院門，經过这道門可以走進別的院子，从那里出去可以通到鮑尔德温巷。“但是，如果現在那道門是关着的話，”他想，“那末一切都完了。”門是关着，但是后面追得緊，他就得拼命，一道关了的門又有什么关系呢？用旧的失效的力量來衡量一切是沒有用的。他从这些院子里跑过，气喘嘘嘘地轉身進了一个門道，注意听着，这里一切还是靜寂的。他拉开一个門閂，走進了鮑尔德温巷。他听到口哨声，但是这声音不会比安东廣場还近。他又跑过一些錯綜的小街小巷。好像又在夢里一样——有些地方仍是原样，有些地方却改变了。聖母像仍旧高挂在大門上。再过一道門，街道突然到了尽头，那里是一个陌生的廣場，他完全不認識。他走过那陌生的廣場，來到了另一

个市区，里面有着無数的小街小巷。空气里是土地和花園的气味。葛格爬过一堵矮栅欄，跑進一个由紫杉籬笆形成的角落。他坐下來，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然后又向前爬了一段，躺下來，因为他的力气突然沒有了。

这些时，他从來不曾这样清醒地考慮过，現在他才算是头腦清楚了。这样的清醒，不但是在他从窗口逃出來以后的第一次，也还是自从他越獄逃亡以來的第一次。現在一切是多么荒凉可怕，逃亡成功的可能性是多么渺茫。到現在为止，他是在一种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驅策之下竭尽全力跑过來的，像一个夢魘者一样。現在他終于醒过來了，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他覺得一陣头暈，抓緊了樹枝。到現在为止，他是为那一些只有夢魘者才会有，而在清醒时就会丧失的力量所驅使，总算平安無事地闖过來了。甚至可以說，他的逃亡也許要照这样才会有很好的結果。但是，不幸他清醒过來了，要憑單純的意志力來应付这种不利的情況是沒有把握的。由于恐懼他打了一个冷战。尽管他是孤独的，他却把勇气鼓起來。他对自己說："我現在和以后都要振作起來，要坚持到底。"樹枝从他手指間滑过去了，他手里抓着一件有粘性的东西，凝神一看，原來是一朵大花；虽然他想不起來，却像是曾經看見过的一样。他的头暈的感覺是如此强烈，仿佛大地都在激烈地震盪，因而他又赶快抓住了樹枝。

他是多么清醒啊，这样充分的清醒又是多么不好啊！他一清醒过來，他所有的一切卓越的精神就都不知去向了。这眞是一件悲慘的事。

他的逃亡路綫現在大約已經被人知道，他的容貌圖样大約已經到处張貼。他的臉部的特征可能正由無綫电和报紙連續不断地印在每个人的腦子里。他在这里比在別的城市更危險。最糊塗和

最庸俗的动机使他瀕于毁滅：他把信心寄托在一个女孩子身上。現在他能够根据丽尼过去的实际情形來看她了：不浮誇浪漫，也不枯燥乏味，她为她当时的爱人情願赴湯蹈火，或者替他做飯，到处分送宣傳品。假使那时候他是一个土耳其人，她为了他起見，也会帮着鼓吹就在尼特拉特这地方進行宗教战爭。

栅欄旁边的小路上傳來了脚步声。一个拿手杖的人走了过去。美因河可能很近，葛格不是在花園里，而是在河堤上。現在他从一些樹木后面認淸了"上美因碼头"上的一些光滑的白房子。他听得到轟隆轟隆的火車声；現在虽然天还很黑，他也听得到第一批电車的鐺鐺声了。

他一定要离开这里。他的母親無疑地是受到暗中監視的。他的妻子艾利，也必定受到暗中的監視。在这城市里，不管什么人，只要在他的生活里跟他發生过一絲关系的，都会受到暗中的監視。他的几个朋友，他的老师們，他的弟兄們，和他以前的爱人們可能都是如此。整个城市是一个罗網，他已經落在里面了。他一定要从網眼中溜出去。这一次他眞是山窮水尽了。他的气力僅僅能使他越过栅欄。他怎样能够离开这座城市呢？照昨天進城的方式，往前再走二十倍远，一直到达边境嗎？他最好还縮在这里等人來捉他吧。他憤怒地提出抗議，好像有人当眞向他这样建議一样。只要他还有一点气力可以向着自由的方向作一个極其微弱的运动，不管这个运动是怎样的愚蠢無效，他总还是要試一試的。

不远的地方，在最近的桥梁旁边，一架挖泥机已經在工作。"我的母親可能听得到这声音，"葛格想，"我的小弟弟現在也听得到这声音。"

第 四 章

1

彼得·烏尔兹以前是上布痕巴赫的村長，現在是上下布痕巴赫联村的村長。他通夜失眠，天还沒有亮就从他那痛苦的床上爬起來，偸偸地从院子走進牛棚，坐在最黑暗的角落里的一張挤牛奶的凳子上。他擦去額上的汗。自从昨天逃亡者的名單廣播出來以后，村里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子都想找他。他当眞臉上發靑了嗎？他当眞患痛風病了嗎？他当眞突然消瘦了嗎？

布痕巴赫的位置是在美因河上游，距維特亥誤有几小时的步行路程，但是旣不靠公路，也不靠河流，好像它希望躲避一切的交通一样。以前它是兩个村子，上布痕巴赫和下布痕巴赫，只隔一条公共的路。那条大路的中央交叉着一条小路，通到大路兩旁的田地里。去年就在这个交叉路口开辟了一处兩村公用的廣場，在官員們莅臨，举行了各种慶祝表演，發表了演說以后，就在这里栽了希特勒槲樹。由于行政改革和土地調整的結果，上下布痕巴赫就联成一个村了。

每逢一个繁華的城市遭受到地震的摧毁时，总有一些迟早要倒塌的牆壁一起倒塌下來。那个曾經蹂躪过正义的，恬不知耻的鉄拳，現在又同时摧毁了一些古老的，毫無意义的風俗習慣，因

而烏尔茲老人的兒子們和他們的褐衫隊伙伴們首先就把農民們的反对兩村联合認为是胆大妄为，大逆不道。

烏尔茲坐在挤牛奶的小凳上，搾着他的双手，骨節咿咿發响。因为还沒有到挤牛奶的时候，並且牛的乳房也还沒有發脹，所以那些牛完全站着不动。每隔几秒鐘，烏尔茲就猛然一驚，然后鎮定一下，即着再來一驚。他想："他也会偸着走進这兒來的，他也会在这兒埋伏着等我的……"使他这样害怕的那个人是阿丁格尔，也就是葛格和他的在維斯特霍芬的朋友們認为是有些精神失常的那个老農民。

烏尔茲的長子有一度和阿丁格尔的幼女几乎訂了婚。他們彼此同意还要等几年。兩家的田地是毗連着的，而且兩家在美因河对岸的葡萄園也是这样。因为葡萄無利可圖，这兩个園子將來是可以改做別用的。当时阿丁格尔是下布痕巴赫的村長。一九三〇年，他那个女兒要上了一个在維特亥談筑路隊里工作的青年。阿丁格尔不加干涉，而且認为是有利的，因为这个青年有固定的工資收入。这对夫妇搬到城里去了。一九三三年二月里，这个女婿到村里來呆了一个短时期，但是沒人注意到他。在小城市里，工人們有哪种政治信仰，这是大家知道得很清楚的，所以在当局肆行逮捕和迫害的初期，他和許多工人一样，願意到鄉間親戚家來避一下。等到烏尔茲接受他的兒子們的劝告，把他的探親事件报告了警察局之后，他又不見了。

这时候，村联会的合并很快就要实行，因此阿丁格尔就糾合了一批人，他們的主張是：如果阿丁格尔不能再做村長，那末，烏尔茲也应該辞掉他的职位，然后派第三者來管理这合并了的村子。这一批人得到村里牧师的支持；他在下布痕巴赫居住和傳道，因为教堂和牧师住宅就建筑在那里。

这位女婿現在确实被搜捕着，因为他多年來都为他的工会和一个小型的工人报紙征集会費。布痕巴赫的居民們虽然对外鄉人偏見很深，可是找不到理由來批評这个沉靜的人。他在收穫时期來帮助阿丁格尔，掙点面包和臘腸去維持他目前的五口之家。他僅僅在酒店里和烏尔兹的兒子們吵过一次架，这些家伙在那时候就傾向着褐衫隊了。这件事后來就使得他們劝告他們的父親向警察局告密。

烏尔兹沒有想到他兒子們的劝告有这样好的效果，他几乎有点驚愕。阿丁格尔眞是被帶走了。烏尔兹要使阿丁格尔暫时离开，好讓自己就职，这一点他是成功了。他甚至看到阿丁格尔的狼狽相而覚得高兴。但是不知为了什么不可解的原因，阿丁格尔竟自一去就不回头，这是他意想不到的。头几个月，烏尔兹的处境相当困难。下布痕巴赫的人不睬他，使他每次处理公务，每次到教堂去，都感到十分不快。可是他的兒子們和他們的朋友們都安慰他說：所有的新人物，从元首一直到像烏尔兹这样的人，都必須不顧一切开創时的困难和别人的敌意，坚决执行职务。

如果有人从飛机上往下看布痕巴赫，他可以望見这地方是多么清潔整齐，有教堂，有不多的田地和不大的樹林。又如果有人駕着車穿过这个村庄，那末所見的就有点不同，但这只是說，如果有兴趣和余暇去仔細观察的話。当然，道路是整潔的，剧場是新近粉刷的，但是，已經怀孕的母牛为什么还必須去耕田呢？拔了許多草裝滿了衣襟的小孩子为什么要胆怯地东張西望呢？如果不是从飛机上往下看，也不坐車穿行，那末就可以看到農夫烏尔兹坐在他的小凳上；就可以看到，沒有哪一个牛棚里有四头以上的母牛；就可以看到，在那兩个合幷了的村子里只有兩匹馬。只要不是凌空飛过，不是驅車穿行，那就可以看到，在这兩匹馬当

中，有一匹是屬于烏尔茲的兒子的；而另外一匹是大約五年前，用一种不很妥当的方法，在付清了火灾保險的款項后，才來到这所有者的手中的。（最近有人在村会提議，要查明这件事的經过情形。）这个靜寂的，整潔的村子是貧苦的，正像任何哪个村子一样，窮得要命。

起初就有人說，希特勒是絕不肯改革土地制度的。他是不会給我們把葡萄酒移得更近一点的。阿洛依斯·烏尔茲是不肯把他的馬借給我們耕田的。用分期付款的办法替全村買一部打谷机嗎？这是个紙上的計划。

收穫感恩節嗎？每年秋天不是都有跑木馬的游戲和雜貨攤嗎？但是，到星期一那些青年們从維特亥謨回來的时候，他們就想，这多半是这里从來沒有过的。誰活了这一輩子曾經看見过三千个農民聚集在一起呢？看見过这样的烟火，听見过这样的音乐呢？最后向全國農業总会主席的代表献花的是誰呢？并不是阿洛依斯·烏尔茲的女兒阿迦蒂，而是下布痕巴赫的舒尔茲第三的小漢妮，舒尔茲是个一無所有的人。

沒有办法把村庄移过來靠攏城市，总是沒有固定的市場。但是，每星期总有电影放映車从城市里开出來。在学校里的銀幕上可以看到在柏林的元首，可以看到全世界，中國和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

烏尔茲坐在凳子上想："阿丁格尔那家伙無論如何是完蛋了。他最后躲到哪兒去了呢？沒有人再想到他了。"

布痕巴赫的居民覺得最伤腦筋的是公地問題。公地一向总是公地，而現在要在那里成立一个所謂模范村，从附近許多村子里，要搬三十家到那里去落戶。主要是農民而要精通一行手藝，并且是有許多孩子的。那里面有从伯布灵根來的鉄匠，有从維勒巴赫

來的鞋匠。从那許多村子里，当时只有一家迁來；第二年还要移民。每一个村子都怀着希望，就像彩票里的头奬一样——每个人都知道有中奬的家庭，至少在鄰村是这样。那些曾經站在阿丁格尔方面反对烏尔兹的人慢慢地明白了，烏尔兹允許他的兒子們參加褐衫隊，那一宗是押着了。如果誰希望進这个公地村，如果誰在一年之內想抱一丁点希望到那里落戶的話，那么他最好不要太公开地表示反对烏尔兹，因为一切申請都必須从他的手中經过。这种人甚至不应該常到阿丁格尔家看望。他們不久就孤立起來了。人們不再探听阿丁格尔的下落；也許他已經死了。他的太太总穿着丧服，嘴唇总是緊閉着。她常到教堂去，不过她从前也是常去的。他的兒子們也再不上酒店去了。

自从昨天一早越獄的消息廣播出來以后，一切又都变了。現在沒有人希望去干烏尔兹那个职务了。阿丁格尔是一个壯健的人，如果他当眞來到村子里，他是早就預备好手槍的。烏尔兹这个家伙所干的事——伪造証据，誣告鄰居——当然是不对的。就是为了他，全村鬧得天翻地复。烏尔兹的兒子們所屬的褐衫隊分隊警备着田地房產。这一切对他不会有多大用处。阿丁格尔熟悉当地情况，他会突然出現，烏尔兹也会突然身中槍彈——这是不足为奇的。警戒对于他毫無用处。总有一天他要过美因河这边來，他也一定要走到樹林里去。

烏尔兹吃了一驚。有人拖着脚步走來了。从牛奶桶的格格的声音，他認出來那是他的大兒媳，阿洛依斯的妻子。“您在这兒做什么哪？”她問，“母親正在找您。”从牛棚門那里，她望着他悄悄地走过院子，好像他自已是一个闖進來的人一样。她撇着嘴。自从她嫁到这里來，烏尔兹总是到处使喚她，現在她幸災乐禍地看着他的狼狽相。

2

对于維斯特霍芬來說，貝罗尼的案子固然由于他本人的死去就算了結，可是还有一些涉及旁的部門的尙未結案的文件。这些文件还不像通常所說的那样，任其積土，任其腐爛。貝罗尼本人虽在腐爛，他的案子还存在着。誰平常照顧了他呢？誰跟他講过話呢？在这城市里，还能够找到的是哪些人呢？他們到藝人們常去的一些地方，注意听那里的閑談，于是早在星期三的晚上就打听出了馬雷利太太的名字。誰都有点認識这个女人。天还沒有大亮——布痕巴赫的村長，烏尔兹，还在挤牛奶的小凳上坐着——就有些人來訪問馬雷利太太了。她幷沒有睡覚，而是在灯下縫着一条裙子上的金片。那条裙子是屬于星期三晚上在殊曼剧場表演的一个女人的，她必須坐上午的早班火車离开这里，去履行一个星期四的聘約。警察來通知她說，为了一件極其緊急的事情，她一定要馬上同他們到局里去問話，这时馬雷利太太非常慌乱，不过这只是因为她已經答应那位舞蹈家第二天早晨七点鐘來取她的裙子。傳訊本身对她倒沒有什么；她已經受过几次審訊了。不但如此，連党衛軍和褐衫隊的制服，也像秘密警察們的光亮的証章一样，都吓唬不了她。有少数人完全沒有犯罪的意識，她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要不然，就是她的职業上的經驗教導了她，使她知道外表的裝飾和时常更換的服裝，很容易產生驚人的效果。她把一小袋金片，她的針綫和完成一半的裙子放在一起，寫了一張紙条，然后把这一包东西系在外面的門把上。随后她就沉着地跟这兩个秘密警察走了。她沒有問什么，她还在想那件挂在門把上的裙子。可是等她走進一个医院的时候，她开始驚訝了。

“你認識这个人嗎？”兩个警官里的一个在發問。她掀开被單。貝罗尼的端正的，近乎漂亮的面容只受到了一点微伤，人們几乎可以說，只是在他的面容上起了一層云霧。警官們期待着悲痛的号泣，假的也好，眞的也好；活着的人們似乎認为在这种情形下他們应該这样來对待死者。但是这个女人發出的声音只是一个低声的“噢！”好像她在說，“多么可憐哪！”

“那么你确实認識他了？”警官問。

“当然，”女人說，“这是小貝罗尼。”

“你最后一次跟这个人說話是在什么时候？”

“昨天——不，前天一清早。他來得那么早，我很驚訝。他是要我給他的上衣縫几針。他要到……”

她本能地到处張望着去找那件上衣。警官們仔細地注視着她，互相点着头來交換彼此的印象——那女人似乎是眞誠的，但也不能过于相信。警官們沉靜地等待着她把話慢慢地吐出來。“这是在預演时發生的嗎？他們在这兒还預演嗎？他在臨走以前又登台了嗎？他們本來是打算坐午班車到科隆去的。”

警官們默不做声。“他对我說，”她繼續說，“他应聘到科隆去。我还問过他：‘你完全复原了嗎，我親爱的小家伙？’这是怎么回事呢？”

“馬雷利太太，”警官喊。女人驚訝地抬头起來，但幷不害怕。“馬雷利太太，”警官說，表示出粗魯的勉强做作的嚴肅，刑事警察們在說出一件本身幷不重要，可是效果却很要緊的消息时，总是裝出这付腔調來的。“貝罗尼不是在職業上犧牲的，他是在逃亡时遭到不幸的。”

“逃亡？什么逃亡？”

“他是从維斯特霍芬集中营逃出來的，馬雷利太太。”

"怎么回事？在什么时候？呃，他兩年前在那营里呆过。他不是很久以前就被釋放了嗎？"

"他一直在营里。他逃跑了。你是說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女人簡單地說。她說話时的声調使警官們确实相信，她对于这整个事情是一無所知的。

"是的，逃亡出來的。他昨天对你撒了謊。"

"可憐的家伙！"女人喃喃地說。

"可憐嗎？"①

"他难道很有錢嗎？"馬雷利太太問。

"現在不准你胡說八道！"警官說。女人皺起了額头。"好，安靜地坐下來。你等着，我們叫人拿咖啡來。你还沒有吃东西呢。"

"噢，我不在乎，"女人帶着沉靜的尊嚴回答，"我可以等到回家去吃。"警官說："現在請你詳細告訴我們，貝罗尼到你那兒去的情况——他是什么时候去的，他向你要什么。他对你說的每一句話。等一下！貝罗尼是死了，不过那并沒有使你免掉重大的，非常重大的嫌疑。現在什么都看你自己了。"

"年輕人，"女人說，"你可能看錯了我的年紀。我的头髮是染的，我六十五歲了。我辛苦地工作了一輩子，可是許多不熟悉我們的職業的人对于我們的工作的見解是錯誤的。甚至到現在，我还得辛苦地工作。你到底拿什么來吓唬我呢？"

"拿監獄，"那个人冷冷地說。馬雷利太太睜大了眼睛，像一个猫头鷹。"你知道，你的这个小朋友犯了很大的罪，你可能曾經帮助他逃跑。假使他不是自己丧了命……也許……"他把手平伸着擺动了一下。馬雷利太太吃了一驚。可是不难看出，她的吃驚

① 这里的"可憐"一詞也有"貧窮"的意思。

是因为她想到了一些事情。看她臉上的表情，好像她覺得人們尽顧着說話，却把最重要的事情忽略了一样。于是她回身走到貝罗尼的床边，把被單蓋上他的臉。人們也許会推測到她不是头一次这样效劳。

她的腿軟了。她坐下來沉靜地說："你們最好还是給我拿点咖啡來。"

警官們漸漸地不耐煩了，因为每秒鐘都是重要的。他們站在馬雷利太太椅子的左右兩边，他們彼此向來是合作得很好的，于是就向她輪番發問。

"他确实是什么时候來的呢？他穿什么衣服？他为什么來呢？他要了些什么东西？他說了些什么話？他怎样付你的錢？他給你找零头的那張票子还在嗎？"

在，居然还在她的提包里帶着。他們把号碼抄下來，把找回的錢数和死者的衣袋里的錢比較了一下。差数很大。貝罗尼还沒开始在房頂上漫游以前，買了些东西嗎？"不，"女人說，"他給我留下一些錢，因为那是他欠旁人的。"

"你已經把那錢花了嗎？"

"你們以为我会偸一个死人的錢嗎？"馬雷利太太問。

"那筆錢有人來取嗎？"

"來取？"她用略帶迟疑的声調說，因为她已經知道她所說的話比本來要說的多了。

警官們打住了她的話。"謝謝你，馬雷利太太。我們就要用我們的汽車送你回家。我們順便还可以看看你的屋子。"

奧佛坎普得到报告，逃犯葛格·海斯勒用絲絨短大衣向水手換來的那件絨綫衣已經在馬雷利太太的寓所里找到了，这时奧佛

坎普不知道怎样來表达他的心情。假使人們不相信那个園藝学徒——一个傻瓜——的口供，海斯勒多半巳經又被抓回維斯特霍芬了。認不出自己的短大衣來！这是可能的嗎？有点不对头吧？問題在哪里呢？这样看來，海斯勒終于回到他自己的城市里去了。他是打算仍旧在那里隱藏，一直到找到一条安全的道路可以出國为止呢？或者他穿着干淨的衣服，甚至巳經用一种新奇的方法，逃了出去呢？这依然是一个疑問。于是又大加搜索。那个城市所有的出口——交叉路，火車站，桥梁，渡口——都被嚴密地監視着，好像战爭爆發了一样。在重新公布的通緝單中規定着，逮住一个逃犯，賞五千馬克。

不出葛格那天夜晚的預料，他的原籍城市——在那里住着一切当时曾經和他的生活有关的人——那个由親屬、爱人、先生、师父和朋友所組成而环繞着每一个人的社会——已經变成了一个活的罗網。由于警察每一小时的努力，这个罗網越來越緊，也越來越細致了。

"这棵小樹，"法倫貝尔格說，"是專为海斯勒种的。横木稍为低了一点，这家伙得屈着一点身子。我的內心告訴我，他經过一番辛苦，可以在这兒度一个周末。"

"你的內心！"奥佛坎普說。他用一种審訊專家的眼光看了法倫貝尔格一眼。这个人快要完蛋了。

法倫貝尔格是在大战期間結婚的，当时他还很年輕。他的太太比他年長，和兩个長成的女兒陪着他自己的双親住在市場附近的那所房子里。房子的底層是修理水电裝置的鋪子。巳經有人希望着和他的女兒結婚。法倫貝尔格的長兄是一个裝修匠，巳經死在战爭里。法倫貝尔格原本打算学法律，但是战时情况和混乱的年代使他沒法用勤奋來弥补他天份的不足。他决定不去帮助他的老

父親在塞里根城里裝修水电，却去帮助建設一个新德國；为了这个目的，他和他的褐衫隊分隊要努力夺取一些小的城鎮，尤其是他自己的家鄉，因为在那里人們原來把他認为是一塊廢料。他的野心是想在工人区域里逞威風，打倒犹太人，并且等到請假回家的时候，帶上肩章，袋里有錢，有随从，有权威，这样就可以終于粉碎他父親的陰暗的預言，和鄰居們的謬論，替自己出一口气。

在过去的三夜里，各种魔鬼向法倫貝尔格作祟，其中最可怕的是一个像幽灵一样的法倫貝尔格，穿着裝修匠的藍色工裝，正在吹通一節塞住的鉛管。他的眼睛通紅，因为缺乏睡眠。关于最近找到了絨綫衣的报告似乎可以証明，他的夜間祈禱是有效的：在他危急的时候給他援助，把囚犯們都捉回來，免得他受那最可怕的刑罰——丧权失势。

“首先，”葛格对自己說，“我得吃飽，要不然，再走一百步都不行。从这兒走上几分鐘，一定有一个自动飲食店，也一定有一个車站。”他覺得心窩刺痛，好像被刺了一刀，眼前一片漆黑，要暈倒一样。这和他在集中营里时的感覚是一样的，尤其是在受过酷刑之后。从前每次这种感覚过去了的时候，他总是很感到失望，好像刀尖并沒停留在伤口里，而是从那里穿过去了。現在他不是失望，而是惱怒了。他对于死亡另有一种看法：要死也要战斗而死，向人們高声挑战而死。

“这有什么用呢？”他問自己。他又往前走。他的大衣有点潮湿，并且压皺，他把它抖开，然后走过城市的上美因区。这时候假使他躺在一个圍牆后面死去，而他們却在整个城市里搜索他，这倒是怪有趣味的事！

这个城市突然顯得多么年青啊，多么沉靜和清潔啊！它从烟

霧里顯現出來，点綴着最柔和的灯光，不僅樹木和草地，桥梁和房屋顯得朝气蓬勃，甚至連人行道也都是帶有朝气的。"也許華罗已經出了國境了，"他想，"貝罗尼是不成問題的，他似乎在这兒有許多親友伙伴。我犯了什么錯誤，以至于釘在这兒不动呢？"外面的一些街道仍旧空寂無人。在剧院的后面，生活已經在开始，好像白天是以城市为中心向外擴展一样。葛格走進自动飲食店，嗅到咖啡和肉湯的气味，并且看見玻璃格子里面陳列着的面包，盤子和食品。这时候，飢渴使他忘掉了恐懼和希望。他在櫃台上把貝罗尼的錢換了一个馬克。夾肉面包向着窗孔轉过來，慢得令人难受。啊，还得等待从細細的龍头里流出來的咖啡裝滿杯子，眞要急死人。

自动飲食店相当拥挤。兩个戴着煤气公司帽子的少年拿着他們的杯子和盤子走到一張桌子边，他們的工具袋就靠在桌子旁边。他們一边吃一边閑談；其中的一个突然停止了話头，他甚至沒有注意到他的同伴在驚訝地看着他，并且轉身去看引起他注意的目标。

葛格这时候已經吃飽。他走出自动飲食店，并沒有往左右看，因而他把那个驚訝地看着他的少年碰了一下。"你認識那家伙嗎？"另外那一个人問。"佛利茲，"第一个人說，"你也認識他。你从前認識他。"另外那一个半信半疑地看着他。"我确实相信那是葛格，"第一个人忍不住了，就脫口說了出來，"是的，是海斯勒，那个逃跑的家伙。"另外那一个微微一笑，斜着眼睛說："天哪！你可以發一筆財啦。"

"我嗎？你不是也可以嗎？"

突然他們用一种可怕的眼光彼此对視了一下。这种可怕的眼光是人們在聾啞人的臉上，在最灵敏的动物的臉上，在理智終身

幽閉住而不能表达出來的生物的臉上，才可以看得到的。第二个少年的眼光一閃，使他开了口。“不，”他說，“我也不能做这种事。”他們拿起了工具袋。他們以前本是好朋友，在后來的年月里就不然了，他們不敢談正經事，惟恐对方变了心，使自己落到对方的掌握里。現在明白了，他們兩个人仍旧和过去一样。他們离开自动飲食店时，他們又是好朋友了。

3

艾利自从被釋以后，日夜受着監視，如果她从前的丈夫还在城市里而打算接近他原來的家庭的話，很可以把他引到死路上去。前一夜在电影院里，她一秒鐘都沒有脫开監視的眼睛。她的街門整夜在監視之下。在她美丽的头上懸着的罗網再不能更嚴密了。但是，即便是最嚴密的網，照俗話所說，主要也是由洞眼構成的。艾利在休息的时間和旁边座位上的男人交談，这是他們看到了的，但是，她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和在电影院里，就已經碰到了五六个熟人，其中一个还在出口处等着她，送她回家。这个人已經判明是一个滿不相干的旅館老板的兒子。

法朗茲提議，在他去上工之前，陪他的堂妹和嬸母帶着蘋果筐子到市場上去。馬耐特家的人听了都覚得驚奇。这是他一貫的态度上的一个突然轉变。

大家走下楼的时候，法朗茲已經在忙着裝貨車。“你去喝咖啡吧，有的是时間。”奧格斯达說，她的态度变得和緩了。貨車戛戛地走下山來的时候，天上还有月亮和星星。

在法朗茲的屋子里，仍然有着蘋果的香味，尽管蘋果是在头一天就已經包裝起來了。他整夜在那里面苦想。“假使我是喬格，

的确停留在这个地方的話，我能够去投奔誰呢？"

警察局利用关于逃犯們的文書、卡片式的索引与記錄去探求他們以前的生活，更加嚴密地把罗網布滿全城。法朗茲和他們一样，也布了一个網，就他所知道的去回想过去曾經和葛格有过关系的每一个人，并且，这个網也逐漸更加嚴密起來。在他們当中，有些人在任何記錄簿上或者任何其他官方文件上都沒有留下过痕迹。探索他們的踪迹需要另一种知識。还有些人，他們的名字警察局無疑地是知道的。"只希望他不要去找布朗特，"法朗茲想，"那家伙四年前就在这兒工作过。也不要去找舒馬赫尔，那个家伙甚至会告發他。还有誰呢？那个胖胖的女会計員嗎？他和艾利决裂后，曾經看見过他和那女会計員坐在一張長椅子上。他曾經偶尔拜訪过的那个教师，史蒂格利夫嗎？和他特别要好的那个同学和足球朋友，小略德尔嗎？葛格自己的一个弟兄嗎？这些人都是不可靠的，并且，無疑地也都是在監視之下的。"

馬耐特家通常是偶然把一些东西拿到赫希斯特的一个商場去賣的。只有在春天，有溫室里栽培出來的东西时，才把头一批蔬菜送到法蘭克福的大市場去，到秋天，就把他們較好的一种蘋果送去。他們过得很舒服，用不着把一点点东西都拿去賣。他們照例是先尽自己家里使用。如果某一年缺乏現款，他們可以把一个孩子送進工厂去賺点錢的。

壯健的奧格斯达帮着法朗茲卸貨。馬耐特太太把她的貨物擺好。她一手拿着一把小刀，一手拿着一塊蘋果做样子，馬上在等候着預先約好的大買主。

"如果艾利打算眞來的話，"法朗茲想，"她現在应当來了。"有时候，一会兒在这里，一会兒在那里，他看到一个肩膀，一頂帽子，一部分其它东西，只要是确实往他这方面走來的話，可能就

变成艾利。最后他看見了——最低限度他認为是看見了——她的臉，疲憊得瘦削而發白。那个臉又很快地在一堆筐子后面消失了。他恐怕他看錯；但是他看見她忽隱忽現地走近他來，好像他的心願只能勉强地得到滿足一样。

艾利只用她的眉毛來招呼他。他看得出，她是多么清楚地領悟到他的匆匆的指示，她又是多么巧妙地裝做当眞是來買蘋果的样子，这使他感到驚訝。她总是把背向着他，好像她不知道法朗茲是屬于馬耐特一伙兒似的。她从容不迫地嚐了一塊蘋果。除了馬耐特太太为預定的大批主顧所留下來的以外，还剩下來一批蘋果，她正在講价錢。就像一切善意的欺騙一样，这个假裝的買賣成交了，因为在事实上艾利也当眞对这筆買賣有一点兴趣。她覺得她嚐过的那塊样子很好吃，即使价錢貴了一点，她也不在乎。幷且即使她知道她是受着多么嚴密的監視，她也不能假裝得更好了。

一个留着小鬍子的青年——艾利也許注意到了他——已經由一位肥胖的女人來代替了，她看起來像一个保姆或一个縫紉教員。这幷不是說那个靑年已經撒手走了；他还是那些奉命去監視她的一伙人当中的一个。他被派站在糖果鋪那里。艾利在路上曾經回过几次头去看看，她是否当眞被監視着，就像她的父親和法朗茲所認定的那样。她相信，尾随她的人应該是緊跟在她的后边，幷且是一个男人。但是除了那个肥胖女人之外，她幷沒有看見旁人，而且过一会兒这个女人也不見了，这是因为她在一个適当的地方已經把艾利轉手給另一个事先約好的人去繼續監視了。虽然如此，一切倒还順利；幷沒有任何人注意到法朗茲。艾利買东西，絲毫沒有顯露着不自在，而買东西本身也不見得会隱匿着什么。她根本沒和法朗茲說过一句話。法朗茲也只是向馬耐特太太

講过一次話："我們可以把那些筐子寄放在貝倫特家里，我下班后把它帶回去，因为我反正是要从那边來的。"这种过份的殷勤給了奧格斯达一些思索的資料，但是她絕不会猜想到，这个買主就是吸引法朗玆一天進城兩次的那个女孩子。至于她对艾利的意見，那当然是很明白的：瘦得像一根蘆笋，帽子像一个小菌；她是一个帶着鬈毛的蘆笋莖。如果她在工作的日子里，在六点鐘的时候，穿着这样的上衣到处跑，那末，在星期天她該穿什么呢？艾利走后，奧格斯达对法朗玆說："她做裙子不需要很多衣料，她至少有这么一点便宜。"法朗玆抑制着他的情感回答說："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莎菲·曼哥特那样的臀部的。"

葛格在剧院那边等二十三路电車。只有离开城市才是办法。他感覺到他的喉嚨發緊。貝罗尼的大衣昨天曾經給他一种安全感，今早却使他燒得难受。脫下來嗎？把它塞到那个凳子底下去嗎？——那边有一个村子，在埃歇亥謨的后面，大約有兩个鐘头的路程，我們那时候是坐电車到終点站，再沿着埃歇亥謨的公路往上走。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呢？那里住着一些老年人。在战爭期間，学校一放假我就住到他們那里，后來有时也去探望他們。那些人叫什么呢？唉啊，那个村子到底叫什么呢？那些人的名字是什么呢？我把一切都忘掉了。那个村子的名子是什么呢？——我要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可以歇一口气。他們是一些那么年老的人，他們什么都不知道。你們这些可爱的人啊，你們的名字是什么？我要到你們那里去歇一口气。天呀，我把名字全都忘記了。

他跳上了二十三路电車。"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出城。我不能坐到这条路綫的終点站，那里准有哨兵。"葛格拾起一張别人擱下的报紙，把它打开，遮着他的臉。

标題在他面前閃过，有时还有一句話或一張像片。

有刺的电網，步哨綫，机关槍，都不能阻擋外界發生的事情傳到維斯特霍芬去。就是他們关進維斯特霍芬去的这些人把消息帶進去的，这种消息甚至要比在許多分散的鄉村里和許多公寓里还知道得更詳細，虽然並不更多。由于一种自然的規律，由于一种秘密的迂迴路徑，这一小群鎖着的可憐的人們似乎是和世界的中心連結在一起的。所以，在葛格看着那張报紙的时候——他逃跑后的第四个早晨，有西班牙德魯厄尔的爭夺战，有日本軍隊的侵略中國，都同在十月中的一周里——他只是偶然想到，並沒有表示多大的驚訝："事情就是这样！"这些是最使他感动的老故事的标題。現在他只是暫时活着的。等他把报紙翻过來，他的眼光就落在三張像片上。它們都是熟識的，看着就使人难受。他急忙又往旁处看去。可是那三張像片仍然停留在他的眼前：費尔格拉勃，阿丁格尔，和他自己。他匆匆把那張报紙摺成一个小方块放在他的衣袋里。他很快往左右看了一下。站在他身旁的一位老人看着他——很尖銳，至少葛格覺得如此。他馬上下了車。

"我最好不要再搭車了，"他自己想，"人在車里就像坐牢。我走路吧。"經过警察署的时候，他的心又嚇了一大跳。他把手放在心口上，很快地它又恢复正常了。他穩步前進，沒有恐懼，沒有希望。"我的头是怎么一回事呀？我要是想不起那个村子來，我就完了！可是如果我想起了它的名字，我也許完得更快。他們可能已經知道那边的一切情况，不要冒險吧。"他走过博物館和一个小商場。他穿过艾申亥謨街，走过法蘭克福报館。他走到艾申亥謨塔，跨过大街，于是加速了他的脚步，因为在过去几分鐘里，他特别感覺到危險，使他的筋肉抽动起來。他的腦子里唯一的一个念头是："有人在監視我！"他並不害怕；反而更沉着更坦然，因为

敌人就在眼前。他深深感到，好像他的手越来越細，他的头脑越來越糊涂，有一对眼睛从塔下的一个小小的“街島”[1]上不断地跟随着他。他走过一段路后就進了一个小公園，不再沿着軌道走了。

他突然停住脚步。他不禁轉过身去。在塔前的电車站那里，有一个男人从人群里出來，走到葛格跟前。他們相对傻笑，互相握手。这个人是費尔格拉勃，七个逃亡者中的第五个。他看起來很干淨整齐，就像商店橱窗里的假人一样。跟他的穿着打扮比較起來，貝罗尼的棕色大衣算得了什么呢？怎么一回事呀？費尔格拉勃不是曾經發过誓，決不回到这城市里來的嗎？誰知道他为什么不堅持下去。他总是为他自己开着后門。他們尽站着，仿佛他們不能結束他們的寒暄；臉对着臉，胳膊肘一动都不动。最后还是葛格說：“我們到里边去吧。”

他們坐在一只照着陽光的長椅上。費尔格拉勃用鞋尖撥弄着碎石。他的鞋也像他的衣服那样漂亮。“不知道这家伙怎会这样快就得到这些东西的。”葛格想。

費尔格拉勃說：“你知道我要到哪兒去嗎？”

“不知道。哪兒呀？”

“美因兹公路。”

“为什么？”葛格問。他拉緊他的大衣，免得碰到費尔格拉勃的大衣。他的腦子里突然想到：“这当眞是費尔格拉勃嗎？”

費尔格拉勃也拉緊了他的大衣。“你忘掉了美因兹公路有什么了嗎？”他說。

“那里到底有什么呀，”葛格厭倦地說。

---

[1] 街头警察站崗处。

"秘密警察，"費尔格拉勃說。葛格沒有作声，等着这个奇怪的幽灵消滅。

費尔格拉勃开始了："葛格，你知道維斯特霍芬的情形嗎？你知道除了你，我，和阿丁格尔以外，全都給逮回去了嗎？"

在他們面前陽光照耀着的沙地上，他們的身影融合在一起。"你是怎么知道的？"葛格問。他略略往旁边移动了一下，隨即現出兩个清清楚楚的分开了的影子。

費尔格拉勃回答說："我想你沒看报紙。""这兒有……""那末，看一下吧，費尔格拉勃說。"他們在追尋誰哪？""你，我，和老祖父。我敢說他早就在头上挨了一下，說不定在哪一个坑里躺着呢，他不会支持很久的。就剩下我們兩个了。"他很快地用头靠着葛格的肩膀。葛格閉上眼睛。"假如他們还在追尋別的人的話，那末他一定也会在报紙上登着的。不，不，他們确实把他們都捉到了。他們捉到了華罗，裴尔茲，和——那家伙的名字叫什么呀？——貝罗尼。至于鮑特勒，我还親耳听到他的尖声喊叫哩。"

葛格打算說，"我也听到了。"但是他的嘴唇張着吐不出声音來。費尔格拉勃說的都对——很荒誕，但是对的。"不！"葛格喊。

"嘘，小声点！"費尔格拉勃赶快制止他。

"那不确实，"葛格說，"那不可能。他們不会捉到華罗。他是不会讓人捉到的。"

費尔格拉勃笑了："那末，他是怎樣進維斯特霍芬去的呢？我的親愛的葛格啊！我們都瘋了，華罗是最瘋的一个。"他接着說："那已經够了。"

"什么够了？"葛格問。

"这种瘋病。至于我呢，已經治好了。我就自首去。"

"到哪兒自首去？"

“我就自首去，”費尔格拉勃頑强地說，“到美因茲公路去。我投降了，这是一件最聪明的事。我要保全我的腦袋。这种徒劳無功的蠢事，我五分鐘都不能忍受了——最后还是会被逮住的。这是無法抗拒的。”他十分鎮靜地說——愈來愈鎮靜。他呆板地把一个个簡單的字串起來。“这是唯一的出路。你要越过边境，这是不可能的，整个世界都在反对你。我們兩个人还是自由的，这是一个奇迹。在他們捉到我們以前，讓我們自願地來結束这种奇迹吧，要不然，这个奇迹就会告終，我們只是死路一条。你想想看，法倫貝尔格会怎样对付那些逮回去的人呢？你記得齐里希嗎？你記得本生嗎？你記得‘跳舞場’嗎？”

葛格意識到一种無法抵抗的恐怖。他已經感到全身癱痪了。費尔格拉勃的头髮剪得很整齐。他的薄薄的头髮是梳洗过的，并且帶着理髮館的气味。这当眞是費尔格拉勃嗎？

“你总該記得，”費尔格拉勃繼續說，“你記得他們說克尔勃打算逃跑，他們对他是怎样处置的！他簡直就沒有这样打算，要逃跑的倒是我們。”

葛格哆嗦起來了。費尔格拉勃看着他哆嗦了一会兒，然后繼續說：“相信我吧，葛格，我馬上就到那兒去。这的确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你最好同我一塊兒去。我剛才就是要到那兒去的。这是上帝讓我們碰到一塊兒的。准是这样！”

他的声調变得無精打彩了。他点了兩下头。“准是这样！”他又說了一遍。他又点一次头。葛格突然一驚。“你瘋了，”他說，“咱們倒要來看看，咱們兩个究竟是誰瘋了。对，瘋了！”費尔格拉勃用他那种深思熟慮的声調回答。在集中营里，这种态度使人称贊他是一个知事达理的性情和藹的人，并且他是从來不高声說話的。“用用你的那点理智吧，我的小伙子。要把事情看清楚啊，如果你

不跟我走，我的朋友，你的情况將会是一个來得很快的十分不愉快的結局。真的。來吧！”

“你簡直是瘋了，”葛格說，“你挺身出去，他們一定要捧腹大笑。那末，你会覚得怎样呢？”

“笑？讓他們笑吧。只要他們讓我活就成。再考慮一下吧，朋友，除此以外，你沒有別的出路。如果他們今天抓不着你，他們明天也会抓着你，并且沒有人会关心你的遭遇的。我的小伙子，这个世界有点变了。沒有人会关心我們的。來吧，照我这样办吧。这是最最聪明的办法，唯一可以救我們的办法。來吧，葛格！”

“你完全瘋了。”

到那时为止，他們坐的那張椅子，一直沒有旁的人來，但是現在有一个戴着护士帽子的女人在那空着的一头坐下來了。她用一只手輕輕地，熟練地搖着搖籃車。那是一輛巨型的小兒車，里面尽是枕垫，花边和淡藍色的絲帶。里面的嬰孩顯然还沒有睡熟。她把車斜过來向着太陽，把針綫取出來。她向这兩个男人匆匆看了一眼。她是一般所謂老老实实的人，不老也不年輕，不美也不丑。費尔格拉勃回报她一眼，不僅用他的眼睛，而且还帶着一个几分勉强的微笑，那一笑使他整个面孔在抽搐。葛格看到这个，感到十分沮丧。

“來呀！”費尔格拉勃說。他站起來。葛格挽住他的胳膊。費尔格拉勃掙脫开了，他的动作比葛格挽的力量大，所以他的胳膊碰到了葛格的臉。他弯着腰对葛格說：“一个不接受劝告的人誰也帮助不了。再見吧，葛格！”

“別走！等一等。”葛格說。費尔格拉勃当真又坐了下來。葛格向他說：“不要做这种傻事！不要自投罗網！你会把你自己断送掉的。他們一点同情心都沒有，什么都不能感动他們。唉，費尔

格拉勃啊！費尔格拉勃啊！”

費尔格拉勃移身靠近葛格，用一种改变了的悲哀的声調說：“我的親爱的葛格啊，來吧。你一向是一个好小伙子。跟我一塊兒去吧。一个人單独去确实很可怕呀。”

葛格看着說出这些話來的那張嘴，他注意到那些牙齒，因为当中的一些縫，顯得特别大，看起來就像骷髏的牙齒一样。費尔格拉勃的寿命無疑只有几天了。甚至只有几个小时了。“他已經瘋了，”葛格想，他衷心希望費尔格拉勃快点走，讓他自己一个人好好地留在这里。可能費尔格拉勃这时对葛格也有同样的念头。他惶恐地望着葛格，好像他到現在才知道，他是和誰在打交道。他站起來，匆忙地走开，在樹叢后面很快地消失了。葛格感觉到这次会面好似一場幻夢。

随着他就受到恐懼的侵襲，那样地突然和猛烈，就像他头一小时伏在集中营旁边的柳樹叢里所感觉到的一样。他渾身打冷顫，身心都在战栗。这个侵襲虽然只有三分鐘，却是一种可以使人的头髮变成灰白的侵襲。那时候他还穿着囚衣，警笛还在怒吼，可是現在却更加糟糕。死神离他也还是那样近，而且并不是在背后，而是在四面八方。他是逃不掉的了，他覺得那死神是有实体的——好像那死神是活的，像古画上的那样，是一种具有人形的生物，暗藏在翠菊花壇的后面，或者嬰兒車的后面，馬上会走出來撫摩他。

这种侵襲突然过去了。他擦去額上的汗水，好像他經过了一場斗爭。实际上，他也确是經过斗爭的，虽然他自己認为他只是在忍受痛苦。“我剛才遭遇的是什么呀？我听到的是些什么呀？这难道是眞的嗎，華罗，他們把你捉到了嗎？他們是怎样对待你的呢？

"鎮靜下來，葛格！你認为在别的地方他們会寬容你嗎？

"假如你有机会，你会到西班牙去嗎？你認为他們在那里会对我們表示寬大嗎？你認为身子懸挂在电網上好呢，还是肚子上中一槍好呢？这个城市今天害怕，不敢收容你——等到天上大量落下炸彈的时候，它才会知道什么是害怕……

"但是，華罗，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哪，要是在西班牙，甚至在維斯特霍芬，我都不会这样孤零。我随便在哪兒都不会这样孤零。

"鎮靜啊，葛格！你有的是很好的伙伴。目前他們多少是分散开的，这并沒有什么关系。伙伴多的很哪——死的，活的。"

在紫菀花的大花壇后面，在草地后面，在棕綠色的矮樹林后面，在运动場上，也許在花園里，模模糊糊地望得見一架秋千在上下擺动。葛格想："我必須再从头开始，把一切想清楚。首先是，我当真要設法走出这个城市嗎？这对我有什么好处？那个村子——对了，它叫鮑村巴赫。这些人——噢，他們是姓施米特漢默。他們靠得住嗎？靠得住——那不一定。并且，即使他們是靠得住的，那末以后又怎样办呢？我究竟应該怎样往前走呢？不靠别人帮助要想越过边境，就准是自投罗網。我的錢很快就要完了。跟以前那样，手無分文要想东奔西竄，乱碰运气，在我体力衰弱的情况下，未免太难为了。在这个城市里，至少有我認識的一些人。不錯，有一个女孩子拒絕容納我。这有什么关系呢？总还另有旁人。我的家庭，母親，弟兄呢？不行——全都是受到監視的。曾經來看望过我的那个艾利呢？不行——無疑地也是受到監視的。和我一塊兒在集中营里呆过的維尔那尔呢？也是受到監視的。在維尔那尔出來后，曾經帮助过他的那位賽玆神父呢？不行——这是最可能受到監視的。还有什么旁的朋友呢？"

在他被捕以前，在他死以前的生活当中，却有一些他絕对能信賴的人們。法朗茲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法朗茲离得远，葛格想。可是他有好一会兒仍旧把思想集中在法朗茲身上。这样就把考慮的时間浪費了好几分鐘。要是能确实相信他現在所需要的这样一个人还在人間，这倒是一种安慰。如果这个人还在人間，那么他現在的孤零情况就只是偶然的了。是的，法朗茲是一个合適的人。可是旁的人呢？他一个一个地把他們衡量了一下。这种衡量倒是非常簡單。第一次抉擇意外地迅速，他目前所处的險境就好像一种化学藥剂，能够很正确地揭發出一个人所構成的每种質料的秘密成分。有几十个人通过他的头腦，这些人也許正在工作或者張罗吃飯。他們絲毫都不知道这时候正被人家放在一个多么可怕的天平上衡量着。在一个晴爽的秋天早晨，用不着吹奏喇叭，最后的審判宣布了①。葛格最后找到了四个合格的人。

他确实相信，这四个人当中的随便哪一个都可以掩护他。但是怎样去找他們呢？突然他想到，在这个时候，在这四家門口是有哨兵站着崗的。“我不要自己到那里去，”他对自己說，“我必須找旁人替我去。一个沒有人能够猜疑的旁人，和我毫無关系的，可是还願意为我尽力的。”他又重新把他們全都檢閱了一遍。他又感到完全孤独了，好像他从來沒有过父母，从來沒有和弟兄們在一起長大，从來沒和旁的孩子們玩过，沒有和同志們在一起作过战一样。很多很多的面孔——老的、少的——在他的腦海里飄浮过去。他精疲力竭地凝視着他所喚起的人群———半是同志，一半是敌人。他突然發見了一个面孔，上面布滿着雀斑，既不年老也不年輕；真是这样，保尔·略德尔在学校里看起來像一个小老头，

① 据基督教的說法，將來有一天上帝要到人間來做最后的審判，那时要吹奏喇叭。

在他結婚的时候，看起來又像一个准备受堅信礼的小孩子。当他們是十二歲的孩子的时候，他們初次得到一个足球，那是半騙半搶地得來的。他們变得难舍难分，一直等到后來，有一些旁的思想和另一种友誼，决定了葛格的生活，这才分手。在他和法朗茲同住的那一年，他对小路德尔总不能擺脫一种負疚的感覺。他总不能向法朗茲解釋明白：因为自己能够了解的路德尔却不能了解，所以为什么是他，而不是路德尔感到羞愧。有时候他倒願意倒退下來，忘掉他所知道的一切，回到他的这个老同学的水平上來。这完全是一团錯綜复雜的回憶，可是从这里很快地就現出一条唯一的，光滑的綫索。“我四点鐘就到鮑根亥謨去。我到路德尔家去看看。”

4

現在是正午。牧羊人恩斯特在公路那边他的新牧区上，他比較不累，可是也不能远眺。这里的羊比較集中。迈瑟家的田地一直伸展到下面公路的旁边。曼哥特家和馬耐特家的庄院正在公路的那边，擋住了恩斯特的視綫。那些田地上面的境界是一帶櫸樹林。这些樹林也屬于迈瑟家，用一条鉄絲和其余的大樹林隔开。这一帶樹林的后面也还有迈瑟家的土地。有一陣醋溜肉片的香气从迈瑟家的厨房里冲出來。欧格妮已經親自帶着一个小桶來到田地上。恩斯特把盖子打开，他們兩个——恩斯特和南利——都往里面看。“这眞是特別，”牧羊人对他的小狗說，“豌豆湯会有醋溜肉片的香气。”欧格妮又轉过身來。她是迈瑟家的表妹又是主妇。“在我們家里，剩菜也得吃的，小朋友。”“我們可不是髒水桶，”恩斯特說，“南利和我。”那个女人望了他一眼，笑起來了。

“別讓我生气了，恩斯特，”她說，“我們家里是吃兩道菜的，你要是吃完了，把盤子送到厨房的窗口來。”她很快地走开了。她相当肥胖，已經不很年輕，却还有美妙輕盈的步态。恩斯特听人說起过，她的头髮从前黑得發亮，跟山鴉的翅膀一样。她本是好人家的孩子，可以和老迈瑟結婚的；但是自从一九二〇年协約國委員会的曼金將軍忽然想起，派兩团人到这里來以后，就把她的一切都断送了。一片暗灰色的云彩从公路上散开，在山谷和村子里分布开，小山里忽而东，忽而西地，响遍了一种尖銳刺耳的外國音乐。房屋的过道里挂着外國的軍装，楼梯間里有外國的烟味，有一只外國的手給你斟上外國的酒，外國的情話，終于使你对于外國的东西感到親密，而对于本來很親密的东西却逐漸疏远了。然后，大約在八年之后，那一片烏云退到公路上，終于那种外國的刺耳的進行曲不再在空中蕩漾，只还留存在耳中的时候，歐格妮才从迈瑟家的閣楼窗戶里探身出來了望。自从这家的主妇在第五次產褥中逝世以后，她就迁到这里來住了。她自己的父母把她赶出去之后就死了。她的法國孩子——那个占領軍的孩子，在克隆堡上学。这个孩子的父親早就已在塞巴斯妥波大街喝着他的开胃酒了。这一切都再沒有人談起。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連歐格妮也安之若素。她的臉色是蒼白的，虽然也还算美丽。当她看清了，她所凝望着的一片暗灰色早已不是占領軍，而是眞正的霧靄时，她的心灵深处不禁發出一种枯燥的声音。这也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对于那个胖迈瑟，那个老家伙，說起來，”恩斯特想，“歐格妮是一件非份的幸福。”

我倒願意知道，他們这兩道菜是同时做好的呢？还是后來才想出來的。

法朗茲疲倦得很，他覺得，好像那傳动帶在他的腦子里嗡嗡

地响着。虽然这样，在他的工作上却幷沒有發生事故，可能就是因为他头一次不怕發生事故的原故。他只在想，当他把蘋果送去的时候，是否有机会單独和艾利談談。

他正在想几小时以后他又要遇到艾利，也就是他念念不忘的那个艾利，这时候他突然起了一个念头，他的一切夢想也許可以变成事实。他們彼此会面幷非为了帮助葛格，而是为了他們自己。如果沒有什么东西威脅着她，沒有人在危險之中，那末他，法朗兹是不会通过一个監視網而跑去送蘋果的。法朗兹正在設想，他应該像成千上百的人所做的那样，要为他們的共同生活的第一个冬天買下兩筐蘋果。难道他們不能享受日常生活嗎？到处都有追踪的人影嗎？

一霎时，僅僅是一霎时，法朗兹問他自己，这种單純的快乐是否就抵得上一切呢？这是一点点尋常的快乐，就在眼前，幷不是为了某一些人的最后的幸福而做的那种可怕的而殘酷的斗爭，大概他已經不屬于这些人了。“对了，現在我們就可以用我們自己的爐灶來烤蘋果吃了，”他会这样說，“婚礼將要在十一月举行，配合着風琴和笛子的乐調。幷且在格利斯亥謨的住宅区里，要为他們布置好兩間舒適的小屋子；他早晨出去工作的时候，他整天都会意識到，艾利傍晚在家里等候着他。有煩惱的事情嗎？工資減低了嗎？工作忙嗎？傍晚时分，在他的整潔的小屋子里，所有这类事情都不会留在他的心坎上。”当他跟現在一样站在这里，一件一件地軋孔的时候，还是能够不停地想：“晚上的时候……艾利。”挂旗子嗎？鈕眼上挂徽章嗎？把屬于希特勒的东西还給希特勒。讓它們……艾利和他將要在他們共同所做的一切事情里享受快乐：愛情，聖誕樹，星期日的烤肉，工作日的夾肉面包，新婚者的那些小小的特权，他們的小花園和工厂的休假旅行。他們要

生一个兒子，他們要慶祝。这当然需要儲蓄，需要把参加“康乐活动”的划船掩延到下一年。新的工資标准一般地还算令人滿意。但是他們計算得十分精細，因为不管怎么样，產量还繼續在增加。当然，这种連續不断的忙碌逐漸就会使人忍受不住。“不要太抱怨啊，”艾利說，“别惹麻煩吧，法朗茲——尤其是在現在，决不可乱动，”因为他們現在有了第二个孩子。法朗茲僥倖做了工头；他們从艾利的父親那里不得不借的那筆小款，現在他們能够还清了。只希望艾利不要这样地害怕又有孩子啊！“我希望我們不生战时的孩子，”法朗茲說。这一次艾利哭起來了。他們來回打算，根据为獎励子女众多所得的各种补助金來計算一切开支。但是就在他計算的时候，法朗茲感到他的心上有些沉重。他也并不确实知道究竟为什么。他好像模糊地感到，在那种計算当中有一点違法。末了，艾利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議，一切都順利地过去了。是的，对于休假乘船旅行的事情，現在他們可以提出請求，因为母親会照管那个大孩子，嬰兒可以交給艾利的妹妹。这个妹妹正在教孩子們做希特勒式的敬礼。艾利仍然很美丽，她的青春一点都沒有消逝。“我希望今天晚上她給我一些好东西吃，”法朗茲自己想，“不要再給我那些雜燴菜了。”

有一天早晨，法朗茲來到工厂，他沒看到“小木头”，只看到一个陌生的孩子在打扫金屬屑。“‘小木头’哪兒去了？”法朗茲問。“他被捕了，”有一个人回答。“‘小木头’被捕了？嗅，为什么呀？”“因为他散播謠言。”有一个軋孔工人說。“什么謠言？”法朗茲問。“关于維斯特霍芬的。星期一那里發生了越獄事件。”“什么，在維斯特霍芬嗎？”法朗茲驚訝地說。“我倒沒有想到那兒还有人活着。”一个沉靜冷淡的軋孔工人帶着懶洋洋的面容詰問着：“呃，你以为在那兒的人都死絕了嗎？”法朗茲从來不很注意这个人，但

是現在他吃了一驚，于是結結巴巴地説："不，不，我剛才是想那里边还有人嗎。"那个軋孔工人含糊地笑了，于是轉身走开。"只希望我今晚上不必回家，"法朗茲想，"只希望我能再和像他这样的一个人談談。"他突然想起，他以前是認識那个軋孔工人的。在他过去的生活里，他在某个地方曾經和那个軋孔工人在一起呆过——他認識他很久了，甚至在認識艾利之前，在……法朗茲猛然一驚，弄坏了一塊鋁板。这怎能埋怨那个孩子——那个"小胡椒餅"呢？人人都在誇奬这个孩子，因为他上工三天后，就能够在人們的胳膊底下打扫金屬屑，灵巧得就像做了一整年这种工作的"小木头"一样。

葛格站在三路电車的月台上想："走路不是更好些嗎？沿着外城边走？"他这样走，不是更引人注意嗎？華罗曾經劝告他：你不要对你沒有做的事情胡思乱想。那是無謂的浪費精力。你不要突然跳开，一会兒試驗这个，一会兒又試驗那个。要顯得鎮靜和穩健。

"这些忠告有什么用呢，既然这些忠告对你自己都沒有帮助？"他听不到華罗的声音了。他本來可以随时把这种声音召喚回來的，忽然它一去不复返了。这种声音本來是整个城市的喧囂都不能把它掩盖住的，現在却一声不响了。

电車走上了一条出城去的軌道。忽然他覺得，像他这样在大白天里坐着电車出去，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是違反一切揣測，違反一切估計的；也許他根本不是他自己，或者……他覺得一股涼風吹到他的头边，冰冷而鋒利，好像那第三路电車开進了另一个地帶。他一定早已被人監視着了。为什么他剛才会遇見費尔格拉勃呢？多半他們已經把費尔格拉勃控制住了。費尔格拉勃

的眼光，他的举动，他的表面上的意圖，只是像一个瘋子，或者是被人控制着的。为什么他們不立刻逮捕我呢？很明顯，他們要偵查出我到哪里去。他們要看一看，收容我的是誰。

葛格立刻开始推測，誰可能是追踪他的人。是那个留着山羊鬍子，戴着眼鏡，貌似教師的人嗎？是那个穿着藍色工裝的孩子嗎？是那个扛着小樹的老家伙嗎？小樹包扎得很仔細，可能是打算种在他的小花園里的。

在剛才的几秒鐘里，从一片城市喧囂声中分辨得出進行曲的乐声。它來得很迅速，逐漸宏亮，使一切声音和行动都恰恰合着它的拍子。窗戶打开了，孩子們跑出來了；街上很快地排滿了人。司机拉了閘。

人行道已經震动了。可以听到从街道的一端發出來的欢呼的高声。步兵第六十六团已經在新兵营里駐扎了几个星期。不論什么时候，他們穿过城里随便哪一区，总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他們終于來到了！喇叭手們，鼓手們，軍乐隊少校揮着他的指揮棒，一匹小馬緩步走着。他們終于到这里來了！人們急忙举起胳膊。那个老家伙揮动他的胳膊，用他的膝头夾住那棵小樹。他的眉毛应和着進行曲的拍子跳动着，他的眼睛閃閃發光。他有一个兒子在这个团里嗎？这个進行曲鼓动了人們的心，使他們渾身發抖，使他們的眼睛發光。

这是什么魔術呢？它一半是由古老的回憶，一半是由完全的遺忘混合組成。有人可能相信，这个民族参加过的那次战爭是最幸运的事業，它只帶來了喜悅和繁荣。妇女們笑逐顏开，好像她們的兒子們和爱人們都是絕不会受到伤害的。

几个星期里，这些孩子們就把步伐学得多么好啊！母親們只要听到这个進行曲的声音，即便她們正在小心翼翼地仔細計算着

她們的每一个小錢，并且在問着“为什么？”，她們也会把她們的兒子或兒子身上的一部分捐献出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只要那种音乐一停止，她們就会拿这个問題來輕声問自己的。那时候，那个司机会重新把車子开走，那个老人会抱怨樹上的一个小枝折断了。警探——如果当眞有一个在場的話——也会驚醒过來。

葛格在这时候已經从月台上走下來。他要走到鮑根亥謨去。保尔住在布魯南巷十二号。这是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忘記的，并且保尔太太的名字也从來不会忘記：他叫丽瑟尔，本姓恩德斯。

在最后几分鐘里，葛格走得迅速而安穩，一次都沒有轉身張望过。在一条通到布魯南巷的街道上，他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面停下來喘一口气。他看见他自己在陈列品后面的鏡子里的影子，不禁緊緊地握住了欄杆。一只手握着欄杆的那个人，臉色多么慘白啊！身上穿着淡棕色的陌生的大衣，头上戴着呢帽！

“究竟我可以上楼去看看略德尔一家人嗎？”葛格問自己。“我有什么理由相信，我已經擺脫了尾随我的人呢，如果我当眞被人尾随着的話？再說，保尔·略德尔——他为什么要特别为我冒一切的危險呢？我剛才为什么要坐在那个椅子上呢？”

5

在三楼左边的門上，略德尔的名字寫在一小塊硬紙上，美观而清楚，鑲在一个盾形的金屬圈里。葛格倚着牆壁，凝神看着那个名字，好像它有淡藍色的小眼睛，雀斑，短胳膊短腿，有智慧和心灵一样。他凝視着那个姓名牌的时候，他体会到剛才在楼下听到的那种宏亮而有点嘈雜的声音就是从这个屋子里發出來的。

他听到一个小孩子的玩具在來回推着轉，一个小孩子的声音在喊着一些車站的名字，另一个小孩子在喊着“請大家上車啊！”还夾雜着一架縫級机的呼呼声。超乎这一些声音之上还有一个女人的歌声：爱情來自吉卜賽人，不顧正义，法律和权力……那声音是如此响亮有力，要不是它后來突然在一个高音上中断，葛格真会以为是从無綫电發出來的呢。他剛才在街上听到的那支進行曲的声音，并沒有把这些声音压下去，反而把它加强了。他本來以为街上听到过的那支進行曲是从外面來的，后來他才明白，那是丽瑟尔·略德尔对面那家房屋的無綫电里正在放送这个曲子。

葛格回憶到，丽瑟尔在少女时期，曾經在歌剧院的合唱隊里偶尔唱过歌。保尔有几次帶他到楼座上去欣賞她的歌唱，那时她扮演一个走私女人，穿着破裙子，或是扮演一个侍童，穿着短褲。丽瑟尔一向总是一般所謂爽快的人。他和法朗茲結交的时候，就和保尔突然有了隔閡，这是一个無意造成的，但也是無法避免的隔閡，这隔閡他首先是在略德尔的太太和略德尔的家庭方面感覺到的。和法朗茲在一起，不僅是为了学習，吸收某些思想，參加某些斗爭，而且也意味着，要采取另一种态度，穿另一种服裝，挂另一种像片，探求另一种美好的东西。保尔能够畢生容忍这个走路搖擺的丽瑟尔嗎？他們为什么把他們的家里塡滿了那种不値一文的东西呢？他們为什么節省了兩年去買一只沙發呢？葛格在略德尔家里感覺厭煩；因此就离开了他們。后來法朗茲也使他厭煩了，他們的屋子对他也似乎索然無味了。葛格在这种尙未醞釀成熟的情感和半自覺的思想的交錯中感到苦痛，他那时还是一个少年，就不止一次突然地割裂了他当时的友誼。因此人們說他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家伙。而在他自己这方面，当然是認为：一种行为能被另一种行为抵消，一种感情能被另一种相反的

感情消滅。

葛格仍然在傾听着，大拇指却已經放在門鈴的按鈕上。甚至在維斯特霍芬，他都不曾有过这样一种强烈的想家的感覺。他縮回了他的手。在这里他会受到天眞無邪的欢迎嗎？他应該進去嗎？只要在鈴上按一下，是不是就会把这一家人毁了呢？不会把監獄，强迫教育，和死亡帶到这里來嗎？

在葛格的头腦里，現在有一种透徹的覺悟。"我起了这种念头，"他自己說，"要怪我的疲憊。"半个多鐘头以前，他不是相信被人尾随着嗎？他当眞認为，照他这样一个人，能够这样容易擺脫尾随他的人嗎？

葛格聳一聳肩，走下了几級楼梯。这时候有人从街上走上來。葛格把臉轉过去向着墻壁，讓保尔·略德尔从他身边走上楼去。他勉强走到最近的楼梯窗戶那里，靠着窗戶靜听。

可是略德尔并沒有走進他的屋里，他也停下來听。他突然轉身走下楼梯來。葛格又往下走了几步。略德尔从楼梯欄杆上探身出來，"葛格！"他喊。葛格沒有回答，繼續走下楼梯。略德尔跳了兩下就到了他的背后，又喊："葛格！"他揪住他的胳膊。"是你不是啊？"

保尔笑了，搖了搖头。"你是到我們这兒來嗎？你剛才沒有把我認出來嗎？我自己想：'那不是葛格嗎？'可是你变了……"突然他变得不高兴了："你要費三年的工夫才想得起保尔啊。嗅，不管怎么样，跟我來呀。"

葛格一言不發，默默地跟着他的朋友走上來。他們兩个人現在站在一个大楼梯窗戶旁边。略德尔仰起头來看了葛格一眼。不管保尔在想些什么，他的瘦削的臉上总密密地布滿了雀斑，不会使人猜疑到有什么不快的表情。

“呃，”保尔說，“你有一点病容。你还是我一向認識的葛格嗎？”葛格动了一下他的焦枯的嘴唇。“到底是你嗎？”略德尔十分誠恳地問。葛格笑了一下。“來呀，來呀！”略德尔說，“我在樓梯上把你認了出來，这确实是意想不到的啊。”

“我病了很久了，”葛格沉靜地說，“我的手还沒有治好。”

“怎么，手指掉了嗎？”

“沒有。总算僥幸。”

“那末，是在什么地方發生的呢？这些时候你一直在这一帶嗎？”

“我在加塞尔当司机，”葛格說。他是想起了一位鉄窗同伴的故事，就从容不迫地用几句話，把地点和經过叙述了一遍。

“現在我們要留心看着，”保尔說，“看看丽瑟尔的臉上会有怎样的表情。”他按了門鈴。甚至在門鈴的微細而尖銳的声音还停留在葛格的耳朵里的时候，就有一陣雷雨般的打門声，孩子們的嚷叫声，和丽瑟尔的“哎呀，眞是意想不到啊！”的声音。花花綠綠的衣服和壁紙在盤旋飛舞，夾雜着一些像片，一些長滿了雀斑的面孔，和一对一对驚惶不定的小眼睛——然后是昏暗和沉寂。

葛格再听到的是略德尔生气地發命令的声音：“咖啡！咖啡！你听到了吧？不要洗碗水呀！”葛格从沙發上坐起來。他自己的确感到毫無气力，但他尽了很大的努力，又走進略德尔的厨房里去。“我常常会这样發作的，”他解釋着，“并不嚴重。丽瑟尔用不着燒咖啡了。”

葛格把腿伸到飯桌底下，把裹着绷帶的手放在盤子之間的油布上。丽瑟尔·略德尔已經变成了一个肥胖的女人，要是再穿上侍童的短褲，就顯得不相称了。她那对棕色眼睛發出來的那种溫暖的、有些迟鈍的眼光，在葛格的臉上稍微停了一下。

"好的，"她說，"你現在最好是吃飯。我們等一会兒再喝咖啡。"她安排桌子，預备飯。

略德尔叫他三个大孩子圍着桌子坐好。"等着，我來替你切，葛格。你又得起來嗎？我們每天都跟星期天一样，只有一道菜。你要芥末嗎？鹽呢？一个人要吃得好喝得好，才能身心健康。"

"今天是什么日子？"葛格說。

略德尔全家都笑了。"星期四。"

"呃，丽瑟尔，你把你自己的兩塊臘腸都給我了，"葛格說，他曾經对付过極大的危險，現在却要用尽他的意志力，來对付一个尋常的夜晚了。他用不曾受伤的手吃飯，旁人也在吃飯，他时而从丽瑟尔的臉上，时而从保尔的臉上，看到偶然一現的神色，使他感到他喜欢他們，而他們也仍旧喜欢他。

他忽然听見有人走上楼梯——愈來愈近。他注意地听着。"你在听什么哪？"保尔問。脚步声走远了。在靠近他的伤手那里的油布上，有一个圓圈，可能是由一个热盤子燙的。葛格就像盖印似的把啤酒杯按在那塊褪了色的地方，他說："事情还是听其自然吧！"保尔誤会了葛格的意思，于是在杯子里又斟了些啤酒。他們慢慢地把飯吃完了。

"你又同你的父母住在一起了嗎？"保尔問。

"暫时的。"

"你跟你的老婆完全分开了嗎？"

"跟哪个老婆？"

略德尔夫妇笑起來了。葛格聳了一下肩膀。

"艾利呢？"

"我們一刀兩斷了……"葛格又聳了聳肩膀。

他振作了一下精神，向周圍看看，看看那些好奇的小眼睛。

"好，"他說，"你这一向成就不小啊。"

"呃，你不知道德國人口必須增加四倍嗎？"保尔說，他的眼睛帶着笑意，"你顯然沒有听到元首的演說。"

"噢，是的，我听到的，"葛格說，"但是我总沒有听过他說，鲍根亥謨的小保尔·略德尔一定要把这整个的工作由他一个人來包办。"

"呃，眼前养活孩子倒不是那么困难了，"丽瑟尔·略德尔說。

"从來就不难。"

"噢，葛格，"丽瑟尔喊，"你又像从前那样爱开玩笑了。"

"不，这倒是眞話。我們家里有五口人。你呢？"

"佛利玆，恩斯特，我自己，和海尼。——四口人。"

丽瑟尔說："从來就沒有人关心我們；但現在，情形变了。"

保尔笑着說："丽瑟尔得到了一封官方的賀信……"

"眞是，一点不錯，就是給我的！"

"好，可是保尔怎样呢？对于他的偉大成就，他不是也該受到慶賀嗎？"

"先别开玩笑，葛格，看看这些津貼和額外的工資吧。一点鐘七个芬尼，你想想看。保証工資不打折扣，还有这样一些最好的尿布。"

"好像社会福利部已經知道，"保尔說，"先前那三个孩子都已經把他們的尿布用破了。"

"不要听他的，"丽瑟尔說，"他对現有的情况十分满意了。这个八月，在夏季旅行期間，他又像在度蜜月时那样快活哩……"

"你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到圖林根去了。我們游覽了瓦德堡，'馬丁路德'，抒情詩人競賽場和維那斯堡。那也是一种奬励。我告訴你，举办这类事情

是史無前例的。"

"从来沒有过，"葛格說。他心里想："从来也沒有过这种大規模的欺騙。"他說："你呢，保尔？你怎么样啊？你滿意嗎？"

"噢，我沒有什么可抱怨的，"保尔回答，"二百十个馬克一个月。那就是說比我在一九二九年挣的多了十五个馬克；那一年是战后最好的一年，可是那一年我只得了兩个月的工資。但这次会是長久的。"

"呃，"葛格說，"这在街上就可以看得到，到处都布了崗。"他的喉嚨愈加收縮了，心里像火燒那样难受。

"好，"保尔說，"你以为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战爭呀。"

"那不是有点可笑嗎？"葛格說。

"什么？"

"就是你剛才說的話。想一想你制造的那些东西，那是会殺死那边成千成万的人的啊。"

"噢，"保尔說，"一只鳥，有人当它是猫头鷹，另外又有人当它是夜鶯。如果我們要为这类事情傷腦筋的話……啊，你看，丽瑟尔！今天的才是咖啡呢。葛格应該常到我們这里來玩。"

"这是三年來我嚐到的最好的咖啡，"葛格帮襯着說。他拍拍丽瑟尔的手。他想："走吧——可是到哪兒去呢？"

"你过去总是喜欢幻想。葛格，不是嗎？"保尔說，"你总是想入非非。現在，我想，你穩健得多了。以前，只要我良心上有什么过不去的事，你都能替我說出來。"他短促地笑了一下。"葛格，有一次你來看我，你坐立不安，你記得嗎？那时我剛好失業，可是我必須从你手里買一些东西——一些中國的东西。偏偏來找我，偏偏要買的是一本小册子，偏偏是中國的小册子！"

"你現在也別跟我提起西班牙人啦，"他又不高兴地說，可是葛

格幷沒有做声。"不要說起他們了。他們沒有等到保尔·略德尔帮助就完蛋了。你看，他們不是抵抗了嗎？可是失败了。我的几顆小子彈是沒有多大关系的。"葛格仍然沒有說話。"你一向爱跟我談这种麻煩事情，完全是想入非非。"

"你旣然承認替他們做子彈，可見得幷不完全是想入非非。是不是？"葛格說。

在这时候，丽瑟尔已經收拾完了桌子，幷且把孩子們弄好了去睡覺。"向爸爸說晚安。向葛格說晚安。"

"我把孩子們放到床上去，"丽瑟尔說。"你們閑談还不用开灯。"

葛格想："我有什么法呢？我还有什么选擇的余地呢？""我說，保尔，"他隨便地說，"你能讓我住一夜嗎？我住下來，对你有麻煩嗎？"

略德尔有些驚訝，他說："啊，不！这有什么麻煩呢？"

"你知道，我在家里吵了架，我想在这躲一宵，避避風。"

"你可以在我們这兒一直住下去，"略德尔說。

葛格把兩个胳膊肘放在桌子上，用双手遮住臉。他从手指縫里看着略德尔。假如保尔不是滿臉雀斑，他的面容大概是顯得很嚴肅的。

"你还是动不动就跟人吵架嗎？"保尔問，"你从前的計划眞多呀！在那时，我总是向你說：'把我撇开吧，葛格。無益的事情我是不感兴趣的，我寧願喝点馬鈴薯湯。'那些西班牙人，他們也全是葛格。我的意思是說像以前那样的葛格。現在，你似乎穩重得多了。在你的俄罗斯，他們也还沒有完成他們的事業。起初倒顯得很像那么一回事，往往使人去想：'也許——誰知道啊？'現在……"

“現在怎么样?”葛格說。

虽然他急忙遮上他的眼睛，可是他的尖銳的眼光已經从他的指縫里射到保尔的身上。他迟疑了。“現在……呃，你知道……”

“什么呀?”

“那里的一切多么混乱呀!”

“什么呀?”

“噢，我不知道是什么，我連那些名字都記不住。”

丽瑟尔走回來了。“你現在可以去睡了，保尔。不要生气，葛格，只是……”

“葛格打算在这兒过夜，丽瑟尔。他在家里吵架了。”

“你是个好人哪，”她說，“为了什么事呢?”

“噢，說來話長。明天早晨再詳細告訴你吧。”葛格說。

“对，今天晚上已經談够了。保尔平常沒有这样高兴，平常他早就垮了。”

“这倒是可以想像得到的，”葛格說，“人家不会讓他干輕松活兒。”

“最好是苦干一下，多挣几个馬克，”保尔說，“不論那一天，我寧願超过工作时間去工作，不願做防空演習。”

“老得更快了。”葛格說。

“只要來了新的战爭，你也会得到这样的机会的。再說，葛格，人生也并不是这么了不起，讓你永远活不厭。我來了，丽瑟尔。”他向周圍看了一下，說：“唯一的問題是，葛格，我們拿什么給你盖呢?”

“就把我的大衣給我好了，略德尔!”

“你这件大衣多怪啊，葛格。把那塊坐墊盖在你的脚上，别踢坏丽瑟尔的玫瑰花。”他忽然問：“我們私下談談，你們为什么又吵

架了？为女人嗎？”

“噢，”葛格說，“为的是……为的是小弟弟海尼。你知道，他一向总是离不开我的。”

“噢，因为离不开呀，有一天我碰到了你的那位海尼了。我想他大概也有十六七歲了吧？你們海斯勒家的孩子們都長得好看，但是海尼比你們都强。他們正在哄騙他，要他將來參加党衛軍。”

“什么？海尼？”

“呃，我想你比我知道得多，”略德尔說。他又在飯桌旁边坐了下來。当他正对着葛格的臉的时候，他先前在楼梯上的那种傻念头又在他的腦子里閃了过去：“这当眞是葛格嗎？”葛格的臉在最后一瞬間突然又改变了。略德尔解釋不出他臉色改变的理由，因为那臉仍然是很沉靜的。但是那种变化正如鐘表突然停了的变化一样。“你的家里过去常常吵架，是因为海尼离不开你，現在呢……”

“海尼当眞是这样嗎？”葛格說。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略德尔問，“那末，你不是从家里來呀？”

突然，小略德尔的心开始跳得厉害了。他开始責备他說：“这有点不对头。你在跟我說胡話。三年你都不來看我，这回來了，可是跟我說胡話！你过去总是那样；你現在还是那样。向你的保尔說胡話！你不觉得害臊嗎？你闖了什么乱子了？一定是闖了什么乱子。不要拿我当做一个傻瓜。这样看起來，你根本就沒在家里！你这一向到哪兒去了？你好像碰到了为难的事情。是从家里跑出來了嗎？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你也許能够借給我几个馬克，”葛格說，“我馬上就得离开这兒。什么都不要讓丽瑟尔知道。”

“你是怎么一回事哪？”

“你沒有無綫电嗎?”

“沒有,”略德尔說,“因为丽瑟尔有这么好的嗓子,屋子里又有各种的吵閙声音……”

“我是無綫电里的重要新聞,”葛格說,“我是逃出來的。”他照直地看着略德尔的眼睛。

略德尔突然臉色变了,变得那么慘白,甚至他的雀斑似乎也在閃閃發光。“你是从哪兒逃出來的呢,葛格?”

“我是从維斯特霍芬逃出來的。我……我……”

“从維斯特霍芬?你这一向就呆在那兒嗎?你眞是个好漢!但是,他們要是捉着你,会把你殺死的。”

“一点不錯,”葛格說。

“你不住下來,就想离开这兒嗎?你准是瘋了!”

葛格仍然在观察着略德尔的臉。那張臉滿布着星辰,他看着就像天堂一样。“我的親爱的,親爱的保尔啊!”他沉靜地說,“我可不能这样办;你有你的家。你們在这兒都过得舒舒服服的,而我……你明白你剛才說的話嗎?假使他們現在就到这兒來呢?也許他們已經在釘着我了。”

略德尔說:“不管怎么样,时間太晚了。如果他們來的話,我就說我什么都不知道。最后的几句話算是我們根本就沒有說。你明白吧?那些話我們簡直就沒有說过。一个老朋友是可以突然跑來的。我怎会知道你闖了些什么乱子呢?”

“我們最后一次見面是在什么时候?”葛格說。

“你最后一次到这里來是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的聖誕節那天。我記得你把我們所有的肉桂星点心都吃光了。”

葛格說:“他們要再三盤問你的。你还不知道他們發明了一些什么方法哩。”他的眼睛里閃着小小的尖銳的火花,法朗茲在年輕

的时候对这些火花就特别害怕。

“不要談鬼吧，談鬼鬼就会來的。他們为什么偏偏会闖到我們这幢房子里來呢？他們沒看見你進來，要不然，他們早就到这兒來了。你最好想想以后的事情，你怎样逃开这兒……你要原諒我这样說話，葛格，我寧願你走出这个地方而不願你呆在这里。”

“我非走出城去，走出國去不可。我要找我的伙伴們去。”

保尔笑了。“你的伙伴們？你最好先找一找他們躲進去的一切洞穴吧。”

葛格說：“过些时，等有更多时間的时候，我將要告訴你一些他們躲進去的洞穴。在維斯特霍芬那里，就有几十处，都是沒有人知道的；如果到那时候，我們自己，你和我，还沒有躲進这种洞穴的話。”

“你看，葛格，”保尔說，“我想到一个人：艾謝斯亥謨人卡尔·哈恩。在那时，他……”

葛格說：“沒关系！”他也想到一个人。華罗已經死了嗎？世界轉变得愈加瘋狂，他就愈加躺着不动了嗎？他又听到華罗在說“葛格！”这兩个簡單的字不僅瀰漫着空間，而且貫串着消逝了的时間。

“葛格！”这是小略德尔喊出來的。

葛格吃了一驚。保尔关心地看着他。这会兒葛格的臉对他又变得陌生了，他的声調也有些陌生。他問：“什么，保尔？”

保尔說：“我明天就可以去看看这些人，为的是好把你放走。”

“我还得再想想誰在这城市里住，”葛格說，“已經兩年多了。”

“你是不会像这样走到窮途末路的，”保尔說，“假如你不那样給法朗茲那家伙迷住的話。你記得嗎？就是他眞正把你搞進去的，在那以前……哼，开会，我們一向总是去的，示威游行，我們也

总是参加的。我們随时都是激進的。并且总是怀着希望的。但是你的那位法朗兹，他才是起禍的根由哪。”

“不是法朗茲，”葛格說，“而是比一切旁的更加强有力的……”

“你是什么意思啊，比什么更强有力？”保尔說。这时候他把厨房里沙發上的側板放下來，讓葛格好好地睡一夜。

6

在这个晚上，艾利姊姊的孩子們都在窗戶口探身往外看，为的是要看看蘋果是怎样送來的。他們的父親是党衛軍的軍官，这个人的岳丈，老迈登海默，在受審的时候是曾經拿他來誇过口的。艾利知道，要等到他們全家都分別到他們各自不同的地方去之后，法朗兹才会來：姊夫到他的党衛軍的隊部去，孩子們到他們的幼兒園去，姊姊去参加妇女晚会；但是这还不十分确定。

艾利的姐姐是一个胸部飽滿的女人，比艾利大着几歲；她的面貌有几分粗魯，和艾利不同，毫無憂郁的表情，而总是愉快的。她的丈夫，鄂圖·萊那斯，白天是銀行职員，晚上是党衛軍的軍人，夜里——只要他在家——那他就身兼二职。过道里很暗，艾利進來的时候，沒有注意到跟她自己的臉很相像的姐姐的臉上那种慌張窘迫的表情。

小孩子們从窗戶那里奔到艾利跟前來——他們都很愛她——这时萊那斯太太的胳膊动了一下，好像她想保护他們不受沾染，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她低声說：“你來了，艾利！”艾利打电話告訴她買蘋果这件事以后，萊那斯命令她或者是不收或者由她自己付款。無論如何，不許艾利再去看他們。他的太太問他是不是瘋了，他握着她的手向她解釋，她只有一条路，要顧她自己的家庭就顧

不得艾利。

萊那斯太太在迈登海默的几个女兒中是嫁得最好的。她富于理智，現在也还是这样。萊那斯原先是一个鋼盔团員，后來就成为新國家的热烈的信徒，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迫害者，在他的言論方面是反对教会的；她認为这是她丈夫的性格，是不得不容忍的。虽然她覺得無聊，她却也去參加妇女晚会和防空晚会。她認为这是在她的婚姻上的一种义务，她所体会到的是和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們的共同生活，因而这是在保持均衡和融洽上的一件完全可以調和的事。她为他的孩子們举行聖餐式，在大節日里去履行她对教会的义务。萊那斯虽然覺得这是一件不相干的事情，是可以提出輕微的規劝的，可是也从來沒有抗議过，因此她也就很懂得知足。

她看着孩子們包圍住艾利，把她的帽子摘掉，玩弄她的耳环，扯住她的胳膊，这时她才完全体会到最近几天發生的事情和她丈夫的命令是有着怎样的重要性。"在艾利和我的孩子們之間做一个选擇，这是瞎扯！我到底为什么要选擇呢？有这样的选擇嗎？"她斥責孩子們，不准他們打攪艾利，要他們走开。

等到孩子們走开以后，她問艾利蘋果的价錢。她在桌子上数錢，然后硬把錢塞在艾利的不乐意接受的手里，并且把那只手緊緊地握在自己的双手里。于是她开始懇切地和她談話。"你明白了吧！"她最后这样說，"我們可以在爸爸家里見面。今天無綫电里又有了他。噢，艾利，我的親愛的，你要是那时候答应嫁給我丈夫的兄弟多好哪！他为你神魂顚倒。現在你沒有办法了；你知道萊那斯家是些怎样的人，那末，你就該知道你自己会有怎样的下場。"

在往常，艾利听到这一番开誠布公的話，总是無动于衷。現

在她唯一的念头是："只要在法朗兹來送蘋果之前，她不讓我出去就成。"她沉靜地說："我会有怎样的下場呢？"

"萊那斯說，他們甚至可能还要把你再关起來。你想过这一層嗎？"

"想过的，"艾利說。

"你居然这样悠閑自在，滿不在乎地到处跑，買冬天的蘋果？"

"你認为我要是不買蘋果的話，我就不会被关起來嗎？"

她的姐姐想："艾利一向不論到哪兒都是半醒的，她的眼睛老是看着下面，她的長長的睫毛就像帘幕一样挂在她的眼睛前面。"她說："你不必等蘋果了。"

艾利急忙堅决地回答："不！我定的蘋果，我要看看是不是受了騙。不要讓萊那斯把你弄瘋了吧。在这几分鐘內，我不会沾污你們的門庭的。可是我也已經使它受到沾染了。"

"你知道有一个办法嗎？"这位姐姐略略思索了一下說，"这兒是开頂樓的鑰匙。你上去，打扫一下架子，把果醬瓶放在壁廚上。等你完了的时侯，把鑰匙放在席子底下。"她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能把艾利逐出这層楼去，而实际上又沒有把她撵走，她十分高兴。她把她的妹妹扯到怀里要吻她，这种事她照例只在她的生日才做的，但是艾利轉开了臉，所以那个吻落在她的头髮上了。

艾利走出去把門关上后，她的姐姐就走到窗戶口去。自从她住在这条沉靜的小街上到現在，已經有十五年了！在她的实事求是的眼睛里，这些熟識的，尋常的房屋在今晚看起來，就像人們从开动着的火車里所看到的一样。在她的清醒的心里發生了一种輕微的怀疑，虽然这种怀疑还是具有通常那种家庭主妇的精打細算的方式："这一切究竟有多大的价值呢。"

这时候，艾利打开了頂樓的窗戶，把陈腐的空气放出去。在

果醬瓶的标籤上，她的姐姐清清楚楚地寫着果子的种类和年月。可憐的姐姐啊！艾利对她的姐姐感到一种奇异的，無法解釋的憐憫，尽管表面看來她的运气是很好的。她坐在一只箱子上等着，她的双手放在膝上，她的眼皮下垂，她的头低着，正像昨天她在監獄里的木床上等着一样，也正像还不知明天要到哪里去等着一样。

法朗茲帶着蘋果筐咚咚地走上樓來。"到底是个朋友，"艾利对自己講，"并非万事俱休。"他們匆忙地打开了筐子，他們的手彼此伸过來。艾利匆匆地从側面看了他一下。他保持沉默，靜靜地听着。有人可能借口跑上來。赫尔曼要是听到这个聚会，可能不会太高兴，即使事事都順利过去的話。

"你想过了嗎？"法朗茲說，"你認为他在这个城市里嗎？"

"是的，我想他是在这个城市里。"

"你为什么这样相信呢？他畢竟要离开这个城市的。在这兒誰都認識他。"

"是的，但他也認識很多人。也許这兒他有个可靠的女朋友……"她的臉板了一下，"三年前，在他被捕以前不久，在尼特拉特我远远地看見过他一次。他沒看見我。他和一个女人走着。不僅挽着胳膊，而且握着手；也許是这样一个女朋友……"

"也許；你却是那么肯定嗎？"

"是的，很肯定。因为他在这兒有人，女人或朋友。甚至秘密警察也这样想，因为他們随时还在釘着我，尤其是……"

"尤其是什么？"

"因为我感覚到他在这兒有人，"艾利說，"我感覚到就在这兒；在这兒。"法朗茲搖搖头。"親爱的艾利，秘密警察不会因为他有女朋友而來跟你搗麻煩的。"

他們坐在箱子上。只有到現在，法朗茲才照直地看着她。他从头到脚看了她一眼——这一瞥是他从他們所有的很少的时間里抽出來的，是从担心害怕的緊迫的时間里，从他們的生命的时間里截取下來的。艾利垂下眼睛。即使她以前完全忘掉了法朗茲，即使她現在好像是在一条懸空的繩子上行走，即使把他們引到这頂楼上來的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可是如果她的心殷切地在期待着愛情，因而怦怦跳动，她能禁得住嗎？

"親愛的艾利，"法朗茲說，他握着她的手，"我眞希望能把你裝在我的一只空筐子里，把你帶下楼去，放在我的貨車上，把你帶走。上帝曉得这是我最願意做的一件事，但是办不到。相信我，艾利，这些年來我总希望再看到你。但是暫时我們还不能在一起。"

艾利沉思着："各式各样的人都告訴我，他們是多么喜欢我，而又不能再見我！"

法朗茲說："你曾經想到他們也許会再逮捕你嗎？就像他們屡次逮捕逃犯們的太太那样。"

"是的，"她說。

"你害怕嗎？"

"不！害怕有什么用呢？"艾利說。

"为什么她偏不害怕呢？"法朗茲想。他隱約地感到一点怀疑。她仍然想和葛格在某种方式上有所联系。他好像是突如其來地这样問："那天晚上他們在你那里帶走的那个人到底是誰呀？"

"噢，那是我認識的一个人，"艾利回答。她覚得慚愧，她几乎把亨利希忘掉了，但願那可憐的家伙已經回家和他的父母团聚了。据她的了解，他在这次不幸的遭遇之后决不会再來看她了。他沒有这种勇气。

兩个人仍旧手握着手，茫然向前凝视着。有一种無可奈何的悲愁使他們兩个人默然無言。

法朗兹用一种完全改变了的声調，冷冷地說："呃，艾利，你想以前，当他还住在这城市中时，和他有关系的人們当中，誰可能收容他呢？"

她开始举出几个名字來，其中有兩三个人是法朗兹以前認識的。但是，假如葛格仍旧有健全的理智的話，那末他是不会貿貿然去找他們中間的任何一个人的。有兩三个完全生疏的名字使他感覚不安；然后她說到一个同学，就是小略德尔，可是法朗兹自己已經想到了；她还說出一位老教师，可是他早已告老退职，不在这里了。

"有兩种可能，"法朗兹沉思着，"或者葛格已經完蛋，完全不能思想了，在这种情形下，我們所有的考虑都毫無用处，并且什么都無法預料；或者他还能够思想，在这种情形下，他一定会和我想到的一样。此外，赫尔曼一定会知道，在他被捕前，他最后是和誰在一起的。但是我不能从艾利这里就跑去看赫尔曼。这就要損失許多鐘点。"他忘掉了艾利，突然站起；她那只原來放在他膝上的手就滑了下來。他急忙把一只空筐子——就是他打算把艾利裝進去的那一只——套進另一只里面。艾利付了蘋果錢，他找回了零头。这时他想起："假如他們問起我們，你就說，你給了我五十芬尼的小費。"他是准备着，在他离开这所房子的时候可能被人攔阻。

等到这种緊張情緒过去以后，等到离开了这所房子，把嘩啦嘩啦响着的空貨車赶出街去的时候，法朗兹才想起他还沒有向艾利告別。这时候，他才想起，他沒有和她商量以后再來看她的可能性。

他回到馬耐特家里，把賬算清，并沒有忘記小费。“那是你的，”馬耐特太太說，她自己覺得非常慷慨。等他吃了几口东西，回到他的屋子里去以后，奥格斯达說：“这一看就明白，他今天准是碰了釘子。”

“他会回到涉非这边來的，”她的丈夫說。

不管本生走進哪一間屋子，人們总覺得因为屋子太小，屋頂太低，应該对他抱歉。这时候，在他那漂亮威武的臉上会有一种謙遜的表示：他本來只是暫时停留一下而已。

“我看你們的灯还开着，”他說，“今天我們大家忙了一整天。”

“是呀，請坐吧，”奥佛玖普說。他对于这位訪客的來臨毫不感到兴趣。費色尔把在審訊时他常坐的那把椅子讓出來，自己坐到靠牆的一張凳子上去。兩个人都疲憊極了。“我告訴你們，”本生說，“我弄到一瓶燒酒，在我屋子里。”

他突然又站起來，推开門，向黑暗中喊：“嘿……嘿……”可以听得到鞋跟的嗒嗒声。霧像蒸气一样滾滾地涌过門坎來，好像外面的世界已經燒掉，还在冒烟。

本生接着說：“我看到这兒的灯光很高兴。坦白地講，我真是不耐煩了。”

奥佛玖普想：“好家伙，他也这样了！要提起良心問題來，至少得扯上个把鐘头。”“親爱的朋友，”他說，“我們的这个世界，照現在的情形看起來，几乎是沒有其他的可能性的。或者是我們把某一种类的人关在有刺的鉄絲網后面，好好地看管着——要比我們一向的看管更好一点才行——讓他們在那兒呆着，要不然，就是我們自己被关進牢里去，讓別的人來負責看管我們。既然前一种情况比較好，那末为了讓它保持下去，我們就不得不采取各种

各样的，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快的措施，以防万一。”

“你說出了我心里的話，”本生回答說，“我再也忍受不住的就是法倫貝尔格这老家伙的嘮叨。”

“我的好本生，”奥佛坎普說，“这又得你操心了。”

“自从今天下午这个費尔格拉勃自动回來了以后，他就絕对相信，他可以把他們全都捉回來。你認为怎么样，奥佛坎普？”

“我的名字是奥佛坎普，不是哈巴庫克①。我不是那些大預言家里面的一位，也不是小預言家里面的一位。我在这兒做着很艰难的工作。”

他自己想：“这家伙还眞是自命不凡，其实这只是因为他在星期一上午，依照服务規程，發布了一些例行的指示罢了。”

燒酒和几个小玻璃杯在一个托盤上送了進來。本生倒了一杯，一口喝干，然后第二杯，第三杯。奥佛坎普用一种行家的眼光來看着他。酒在这个人身上起了应有的作用。也許他並不是眞醉，可是在那第三杯酒以后，他的态度和言語都起了一些变化，甚至他的臉皮都有点变松了。

他說：“我絕不認为我們这四个家伙会有什么感覚；至于第五个，这个貝罗尼，他当然是什么感覚都沒有了，因为挂在那兒的是他的帽子和他的旧礼服。但是，其余的那些家伙被帶進來的时候是有点感覚的；当他們在“跳舞場”上站起隊來的时候，更会体会到一点什么东西；他們不想看，可是被迫着去看。至于那四位主角，他們都很清楚不久就会有什么遭遇。我听說，如果一个人知道了这个，他就完全不在乎了，再也不感覚什么了。他們除了那样站着有点不舒服以外，釘子並不眞的伤害他們。只有費尔格

---

① 哈巴庫克是希伯來的一位預言者。

拉勃是唯一發出失望的号叫的。我倒想知道今天夜里他是否又要來一次？請你們讓我到那兒看看去。"

"不行，我的親爱的朋友。"

"为什么不行呢？"

"这是規矩；扎手的事情，我的朋友！"

"对，跟你們在一起，"本生說，他的眼睛閃耀着，"只要把費尔格拉勃交給我五分鐘，我就能告訴你，他遇見海斯勒是不是偶然的。"

"如果你踢他的肚子，他可能会告訴你，他会見海斯勒是預先約好的。但是我仍然說那是偶然的。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把費尔格拉勃搖一搖，口供就像梅子那样落下來。因为我知道費尔格拉勃是怎样一种人，我也知道海斯勒是怎样一种人。海斯勒，照我的看法，絕不会約定費尔格拉勃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城市里会面的。"

"如果照費尔格拉勃告訴你的，他是坐在長椅子上的話，那末他一定是在等什么人。你已經把他的像片給了所有的看門人和各区的区長了嗎？"

"我的親爱的本生，"奥佛坎普說，"这些麻煩的事情讓旁人做去就是，你应該感謝。'祝福你'！"他們碰了杯。

"你不能从華罗的头腦里取出一点东西來嗎？从那里我們一定可以知道海斯勒所等的人是誰。为什么你們不把費尔格拉勃和華罗放在一起拷問一下呢？"

"親爱的本生，你的主意就像苏格蘭的女王瑪丽·斯圖亞特一样：美丽，但是沒有福气。如果你感到兴趣，那末我可以跟你說，我們已經把華罗審訊得很徹底了。这里是審訊的紀錄。"

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張白紙，本生瞪眼看着，笑起來了。他的

牙齒，像老鼠的小牙齒一样，对于他那五官匀称的面容，未免顯得太小。“你把你的華罗交給我，一直到明天早晨吧！”

“你好好地把这張紙帶走，”奧佛坎普說，“可以讓他把血吐在这上面。”他親手給本生斟了一杯酒。就像一个有七八分醉意的人一样，本生总是盯着一个面孔。他完全沒有注意到費色尔。費色尔一口酒也沒有喝，坐在凳子上小心翼翼地手里拿着滿滿的一杯酒，惟恐洒在他的褲子上。奧佛坎普用眉毛向他示意。費色尔站起來，鄭重其事地，繞过本生，走到桌子边去，拿起一个耳机。“噢，請你原諒，”奧佛坎普說，“公事总得办完。”

本生剛剛很愉快地走出去，費色尔就說：“他看起來像一个穿戴盔甲的天使長，像聖米迦勒①。”奧佛坎普从椅子旁边拾起一条小軟鞭，夾在兩个手指之間略略看了一下，就像他看千百件这样的东西时的那种習慣一样：小心翼翼地，免得污損了指印。他說：“你的聖米迦勒把他的劍忘記了。”他又向着門口的衛兵喊：“把这兒打扫干淨！我們今天事办完了！衛兵們不准离开！”

这天晚上赫尔曼第三次問他的艾尔絲，法朗茲是否留下了什么話。艾尔絲第三次告訴他，法朗茲前天來找过他，从那天以后，他就沒有再來。“那是怎么搞的呢？”赫尔曼想，“起初他为越獄这件事兴奋得要發狂，几乎任何旁的事都不談，可是忽然就不來了。只希望他自己沒有打什么主意。会有什么事情臨到他头上呢？”

艾尔絲在厨房里用一种低沉的，稍微粗啞的声調哼着，有时候她發出來的声音就好像一个蜜蜂圍繞着野玫瑰嗡嗡作响一样。赫尔曼因为娶了这样一个不了解自己，也不明世故的孩子，感到

① 聖米迦勒是基督教“聖經”中三大天使長之一。

难受，但是每天晚上一听到这种嗡嗡的声音，却又得到了宽慰。甚至赫尔曼今晚还在想，在他的孤寂和紧張的情緒当中，要是沒有这个孩子，他的生活一定很不好受。他已經知道華罗被捕。他不願因为在那个人的內部有一点不屈不撓的东西，就去想像那个受尽了拳打脚踢，渾身是血，躺在地上的身体。他也不願去想像他自己也是遍体鱗伤，只是因为照他所希望的那样，在他的內部也藏着一点不屈不撓的东西。他把心思轉到尙未被捕的逃出來的人們身上，尤其关心的是葛格·海斯勒。因为他是本地人，很可能就隱藏在这里。法朗茲告訴他的有关葛格的一番話，赫尔曼認为其中是夾雜着一些不十分明确的情緒的。赫尔曼虽然沒有見过海斯勒，可是从平常由各方面听到的关于他的事情，也可以想像出他的为人：他是一个为完成任务决不吝惜一切，能够拋弃一切的人。他也許有缺点，这可以由跟他在一起的華罗來弥补，赫尔曼想。关于華罗，他大概知道一些。这是一个有骨气的人，是用不着去分析的。銀錢和証件必須准备好，赫尔曼想。在他的思想上又一次有了一个冲动，这一次他不再去想像那个被人追赶而可能在这里或那里出現的个别的人。他現在正在考慮，明天是否应該到那个在十分緊急时可以得到援助的地方去走一趟。“这就是我目前应該做的一切，我就要这样做，”他自己这样想，并且这样來安慰自己。厨房里，那个小蜜蜂在哼着“水車輪”的調子。“要是沒有艾尔絲，”赫尔曼想，“我可能更煩躁不安了，可見一切东西都有它的用处。”

法朗茲躺在床上。他疲倦得未脫衣服就睡着了。他夢見又在頂樓里，和艾利在一起，向她补行告别。忽然艾利的一只耳环不見了，它是掉到了蘋果堆里去了。他們开始尋找。他担心时間容易过去，可是耳环却是必須找到的。蘋果又多得出奇，全世界的

蘋果都在这里了。"在这里，"艾利喊，但是那耳环又像一只小甲虫那样滑走了，于是繼續在蘋果堆里尋找。現在不是兩个人在尋，是大家都在幫着尋。馬耐特太太在蘋果里面乱翻一陣，还有奧格斯达和她的孩子們，还有那个已經退职的老教师，还有滿面雀斑的小路德尔。那个牧羊人恩斯特也帶着紅色的圍巾和他的南利到处乱找。还有安东·格雷納和在党衛軍里的他的迈瑟家的表兄弟。連赫尔曼也在蘋果堆里乱找，还有二九年的区長。他的結局到底是怎样呢？莎菲·曼哥特在找，还有"小木头"。还有那个肥胖的女会計員，也就是在葛格离开艾利以后不久，法朗茲曾經看見葛格跟她在一起的那个女会計員，她也喘吁吁地在蘋果堆里找。这时候，他忽然想起，葛格也可能在她那里。她胖得怕人，可是很规矩。这时候蘋果完了，都不見了，他騎着他的脚踏車，由公路上下來，要到赫希斯特去。正像他所期待的，那个女会計員正在那个賣礦泉水的小店里，拿着艾利的耳环，但沒有談起葛格的踪迹。于是法朗茲又騎上車子，心里的不安在逐漸增强，不是他自己在找，而是怕有人來找他。他終于想起，葛格当然是回家了，还能到哪里去呢？他当然是坐在他們共同的那間屋子里。再要往上面跑一趟，那是多么討厭呀！但是法朗茲鼓起了勇气，向上边走去，并且走了進去。葛格騎在他的椅子上，兩只手遮着臉。法朗茲开始收拾他自己的东西，他們的共同生活在經歷过一切發生过的事件以后就告了結束，这是一个痛苦的回憶。葛格的眼光跟随着他，每一个动作都使他感到痛苦，但是又不能不收拾。終于他也不能不轉过身來。这时葛格把兩只手从臉上放下來了。在他的臉上并沒有什么表情，血从鼻孔里流出來，从嘴里流出來，甚至从眼睛里流出來。法朗茲的喊叫声被阻塞在嗓子里；葛格却靜靜地說："为了我，法朗茲，你倒用不着搬出去。"

第 五 章

1

人的情感激动起来和冷静下去所根据的規律，对于这个五十四歲的老太太是不適用的。她坐在白馬巷一間小屋的窗前，伸直了兩条病痛的腿，擱在一只椅子上。这是葛格的母親。

海斯勒太太自从丈夫死后，就和她的第二个兒子全家住在一起。她比以前更加發胖。她的棕色的眼睛深陷進去，含着一种驚懼和責备的神情，好像快沉下水去的人的眼光一样。她的兒子們对于这种神情，和从她張着的嘴里發出來的——像是恩惟本身蒸發出來的气息一样——短促的吁嘆，早已習慣。他們現在覚得他們的母親已經不能正确理解人家对她說的話，或者至少抓不住眞正的意思了。

“假如他來，他一定不会上樓梯的，”她的第二个兒子說：“他一定从后院進來。他会和从前一样从陽台上爬过來。他不知道你已經不住在以前那間屋里了。你最好还是呆在原地方。上床去睡罢。”

老太太把她的肩膀和腿抽动了一下；她的身体太重，自己站不起來。小兒子很关切地說：“媽，您不躺下嗎？吃点纈草酸①，把您

① 一种提精神的藥草。

房間的門閂上，好嗎？"二兒子說："最好是这样。"他是一个戆直的人，顯得比他实在的年紀大一些。他的腦袋很大，头髮剪得很短，眉毛和睫毛新近被焊藥的火花燒焦了，因此他的臉上添了一副陰暗的表情。他像海斯勒家的几个孩子一样，从前也是一个漂亮的少年。現在呢，他的一举一动都变得粗魯而呆板，他是一个地道的褐衫隊員。但是小兒子海尼却正像略德尔所形容的一样，他的身材，他的头部的輪廓，他的头髮，他的牙齒，都好像他的父母按照种族模型制造出來的。这时候二兒子帶着一副勉强的笑容，想把他母親和兩把椅子一齐挪到床边去。可是他看見她的眼色——也許她是用了極大的力气才做出的这样的眼色——就中止了。他放开她的椅子，低下头來。海尼說："媽，您明白我的意思嗎？您說怎样？"

她一声不响，只是又望了望她的小兒子，望了望二兒子，再望了望小兒子。这些孩子要怎样武裝起來才能够抵抗这种眼光！二兒子走到窗前望着黑暗的街上。小兒子要抵抗他母親的眼光幷不費勁；他根本就沒有注意。

"您还是上床去睡吧！"他說，"把杯子放在床边。不管他回來不回來，都和你不相干。你簡直就不应該想到有他。你有我們三个在你跟前，不是嗎？"

他的二哥臉对着街上，注意地听着。他听了海尼——葛格最爱的弟弟——說的一番話，很吃一驚。他参加搜捕工作，好像不算一回事。他还要对街上青年团的孩子們和大人們証明，他对葛格根本無所謂，虽然从前他老是纏住葛格的。他們把小海尼格外播弄得顚顚倒倒，虽然他們也早已把他自己弄得暈头暈腦了。一年半以前，他想到五年來失業的苦痛而恐懼，就加入了褐衫隊。这种恐懼可以算是他那迟鈍而不想進取的头腦中所有的少数精神上的冒險之一。在海斯勒家的孩子們里面，他最不成熟，也最迟

鈍。人家对他說，假如你今天不参加，明天就沒有你的份了。他的迟鈍而不灵活的头腦仍然怀着一个不很明确的念头：这一切可能只有一半可靠，而最可靠的多半还沒有來到。整个事情可能还只是一个幻象，不久就会消逝。可是为什么消逝？由什么人使它消逝？在什么时候消逝？这一切連他自己也說不上來。他想到海尼对他母親說話时的那种莽撞無情的口气——就是这个海尼，葛格以前常把他放在肩上去参加一切示威游行；就是这个海尼，現在对于干部学校，党衛軍，机械化党衛軍心醉若狂——他心里难过極了。他从窗前轉过身來，凝視着这个青年。

“我要下去看看布賴特巴赫家的人們，你去睡吧，媽！”海尼說，“一切你都明白了吧？”

“是的。”母親的回答使他們有点吃驚。

这位老太太确实把一切都想好了，她毫不犹豫地說：“把我的纈草酸給我。”她心里却在想：“我要吃点纈草酸，好讓我的心不跟我搗乱。我要躺下，好讓他們走开。然后我再起來坐在門口，我一听見葛格从后院走來的时候，立刻就大声喊：‘秘密警察！’”

三天以來，全家的人，特別是海尼和他的二媳妇，就一直在向她解釋，他們的家庭多么大；不算葛格，她已經有三个兒子、六个孙子了，要是她輕举妄动可就要把全家都毀啦。老太太什么都沒有說。在以前，葛格只是她四个兒子中的一个。他給过她許多苦惱。老师們和鄰居們总在对她抱怨。他总是和他的父親、他的兩个哥哥吵架：和他的二哥吵，因为不論什么使葛格感到兴趣的事，他的二哥总是無动于中；和他大哥呢，兩个人都对于同一件事情感到兴趣，可是他們的意見却不一致。

大哥和他自己的家屬現在住在城市的另一头。他从报紙和廣播已經知道了这个越獄事件。自从葛格被捕后，他沒有一天不想

到这个弟弟；现在他簡直整天什么都不想，只想到葛格。假如他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帮助葛格，他一定毫不考慮他自己和他家屬的安全。有好多次在工作的时候，有人問他，那个海斯勒可是他們一家人。他每次总用同样的口气回答："他是我的弟弟！"使得周圍的人們都沉默下來。

他們的母親以前有时偏爱大兒子，有时候偏爱小兒子。她又十分疼爱对她总是很好的二兒子，多半是特别喜欢他那种遲鈍質朴的性格。

可是这一切現在都已經改变。剛剛相反，正和其他在生活中所發生的情形那样：葛格不在家的时候越長久，他們听到他的消息越少，詢問他的人也越少，然而他的面貌却对她越清楚，她的記憶也越精确了。她不再替在她身边的那三个生活得很好的兒子的各种不同的計划和可能的希望操心。她的心漸漸地只想到不在她跟前的、差不多算是丢失了的兒子的計划和希望。深夜里，她总坐在床上，回想起久已忘記了的那些瑣碎事情：葛格的誕生，他兒童时期的細小事故，那一場几乎送命的大病；在那战爭年月里，她做手榴彈勉强維持她自己和三个兒子的生活；有一次葛格偷了人家地里的东西惹起的麻煩，他偶尔得到的小小勝利，微薄的工資，那个称贊过他的老师，他在运动会上得到的勝利。她想起他最初認識的女孩子，又是驕傲，又是討厭；还想起他后來認識的一些女孩子。关于那个艾利，她始終是完全不熟悉的，艾利从來不把小孩子帶到她这里來。到后來，他的生活就突然改变了！他并不是把什么生疏的东西帶到家庭里來，只是，在他父親和他的兄弟們看來是零星的有組織的活动——偶然流露出來的一句話，有时是一次罢工，有时是一張傳單——而他却認为是有决定性的东西，是整个的組織。

假使有人想向她証明，她只有三个兒子，那第四个根本就沒有生出來过，沒有活过，她会找出許許多多的反駁的理由。海尼三番五次对她解釋，街上封鎖得很嚴密，他們的屋子受着監視，秘密警察都在警备，她只应該想到她其余的三个兒子。

她現在放弃了这三个兒子了。他們必須自己想办法。只有葛格她不放弃。她的二兒子注意到她的嘴唇不住地在动。她正在禱告："上帝呀，你必須帮助他。假如你果眞存在，請求你帮助他！假如你不存在……"她把她的臉从这位不可靠的帮助者移开；她不只向一切她所知道的人类禱告，而且向最幽暗和最蒙矓的地方，那些她毫無所知的地方禱告，也許那些地方有人可以帮助她的兒子。或者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人，她的禱告可以达到。

她的二兒子又走到她的椅子前面說："海尼在房里的时候我不願意說，誰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我和那个錫匠茨外林提过了……"她容光煥發地望着他。她迅速地毫不費力地就把她的兩只脚放在地板上。"茨外林的住处很方便，他能够望到兩条街。假如葛格回來，他一定是从美因河那边來的。我当然沒有对茨外林多講什么話，我只用我的拇指和我的一只眼睛比画。"于是他向他母親表演怎样用拇指和眼睛对那个錫匠講話。"他也用眼睛和拇指这样做。他要一夜不睡地守着葛格，不讓他跑進我們这条街來。"

听見这些話，她的眼睛發出了亮光。她的面孔剛才还像压过的面团那样萎靡，現在却变得結实而有生气，好像她的皮肉又活起來了。她抓住她兒子的胳膊，要完全站起來。随后她說："假如他要从城里來呢？"她的兒子聳了一下肩膀。她接着講，好像是对自己說的："假如他想到去找小蘿尔呢。她是站在亚尔弗瑞德一边的，他們一定会檢举他。""我倒不相信他們会檢举他，"她的兒子說，"不过無論如何，他是会从美因河那边來的。茨外林会守着他的。"

老太太說："他要是回到这里來，他就完了。"她的兒子說："即使回到这里來，他也不一定就会完全失败。"

2

天亮了，可是那些在低地上的村庄里，因为有霧，还看不出一点曙光。利巴赫边界上一家人家的厨房里还点着灯，有一个女孩子帶着兩只桶走到院子里。她打了一个冷战，走到門口，放下了桶。她的面色很安詳、舒暢，正在等待着和她訂了婚的那个青年。

她覺得寒冷。霧很快地就透过了人的衣服，一切东西都变成了灰白色，甚至她裹头髮的头巾也是如此。她彷佛听見那个青年的脚步声，因为他現在应該來了，她已經揚起了兩只胳膊。但是門口还沒有人。她臉上沒有不安的神情，只是稍微有点驚訝，她还是等着。她把胳膊交叉起來，使自己可以暖和一些。她走到門口去，向下面張望。霧是眞濃！它在上升呢还在下降？現在有兩个人影从路上过來，其中的一个一定是佛利茲。这应該是他，但是却并不是他。这兩个人影走進了一幢樹蔭下的房子。这女孩子轉过身來，她的臉上第一次顯出了空等的懊丧，虽然这只有几分鐘的工夫。那末他是午后才会來的了。她提起她的桶子，拿到厩舍里去，又帶着空桶走進屋子。他們已經有三次打算在厨房不点灯，但是他們还是把灯又点上了。否則祖母不論戴上眼鏡或者不戴眼鏡都不能揀扁豆。表姊在榨蘿卜，表妹把垃圾扫到門外去。母親把那女孩子放在她面前的兩只桶很快地裝滿了。这四个妇人誰都不曾注意到佛利茲并沒有來。那女孩子在想：她們簡直什么都不在意。

"留点神，"那母親說。因为有一杓飼料潑翻了。

当那女孩子第二次提着她的桶穿过院子的时候，远处一个小

鋪子的門鈴叮叮地在响着——柯柏勒在買烟絲。佛利玆在鋪子門前等着他。佛利玆昨天又接到了傳票。他們老是要問他关于那件短大衣的問題。甚至他的母親也問过他："那件短大衣真的不是你的嗎？"他也是同样坚决地否認。

整个夜里他尽在琢磨他們还要問他什么話。早晨他收听無綫电廣播，关于逃亡者的报告——七个逃亡者之中只有兩个还沒有逮住——使他覺得一陣焦躁。也許他們已逮住他自己所称为"他"的那个人了。那个人也許已經說过："是的，就是这件短大衣。"

他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突然变成非常孤單呢？他不能去問他的父親和母親，或者很要好的朋友。他甚至不能去問馬丁——他衷心信任的那个小隊長。上星期一切都是順順当当的，他心里很鎮定、泰然，世界上也太平。上星期，假如他的小隊長馬丁命令他开槍打那逃亡的人，他也一定是会开槍的。只要馬丁命令他帶着短刀藏在那个茅棚里，等那个逃亡的人溜進來偷他的短大衣，他一定会趁那个人还沒有偷到手之前就把他刺死。

他看見園丁柯柏勒一路走來——这是一个年歲足够做他父親的，爱叨嘮的老年人，嘴里叼着一个烟斗——佛利玆差不多是跑着在后面赶他。大家都和他談得來。

"他們又來傳我了。"柯柏勒迅速地看了这个孩子一眼，什么話也沒有說。他們一声不响地一直走到小鋪，佛利玆等到他裝着烟斗走出來，他們又繼續往前走。佛利玆忘記了他的爱人，好像他原來就沒有爱人一样。他說："他們为什么又來傳我呢？""假如那件的确不是你的短大衣……""我早已告訴过他們我的短大衣什么地方和那件不一样。假如他們已經逮住了那件短大衣的主人就好了！他們还只在搜捕兩个人！"柯柏勒仍然一声不响。不問問題的人总得到最明白的回答。"假如那个人說：'是的，这是我的短

大衣……'"現在柯柏勒說話了："这是可能的。他們也許用压力讓他說这样的話。"他从他低垂的眼瞼下尖銳地瞥視着这个青年；过去的兩天他就在伺察他。佛利茲皺起眉头。"啊，你这样想嗎？那我……""嘿，佛利茲。这样的短大衣多得很呢。"

他們慢慢地向着学校走，虽然有霧，他們也辨得清方向。这时候涌現在这个老人腦子里的不是一个而是一串的念头。他說不出在他身旁走着的这个孩子和其他的孩子們有什么不同，他甚至不能断定他和其他的孩子們到底有什么不同。可是，有些事情不大对头！他像奥佛坎普一样，覚得这件短大衣的事件有点古怪。他想到自己的兒子們。他們一半屬于他，一半屬于新的"國家"。在家里他們是屬于他的，当他說，在这个新的"國家"里，上头还是上头，底下还是底下的时候，他們是拥护他的。可是一旦离开家，他們兩个人穿上人家所規定的襯衫，就在他們該喊"万歲"的时候高呼"万歲"了。他曾經尽他的能力所及來鼓动过他們的抵抗嗎？絲毫也沒有！要是那样的話，那就要引起家庭中的分裂——坐牢——使他自己成为他兒子們的犧牲品。他必須选擇一下；这就是难关。这不僅对于柯柏勒一个人，对于許多其他的人同样也是难关。但是一个人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怎么能渡过这个难关呢？虽然如此，在德國有些人，在國外还有更多的人，是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來的。所有在西班牙的人，据說他們是战敗了，但是分明还沒有被征服。他們都跳过了这个难关。有千千万万的人！以前都和柯柏勒一样！假如他自己一个兒子的一件短大衣被偷了，他应該替他拿什么主意呢？他替佛利茲——别的父母的兒子拿主意，对嗎？这是多么麻煩的一个决定！多么麻煩的一个世界！他說："那一家工厂里做的許多短大衣当然都是一样的。秘密警察只要打电話問問好了。拉鏈都是一样，分毫不差。

口袋也都是一式一样的。但是，比方說，如果襯里上面有鑰匙或鉛筆磨破的一个小窟窿，秘密警察总無法証明它沒有小窟窿！这就是你的衣服和旁人的衣服有差别的地方，你必須咬定这一点。”

3

在維斯特霍芬，費尔格拉勃一夜里被叫醒五次，去受審訊，每次恰好是他疲劳过度，正要睡着的时候。他回到集中营來，就足以証明他这种行动的动机是單純的恐懼，这也就讓人家找到了治他的倔强的方法。奧佛坎普只在碰到一些不可靠的綫索和可疑的衣服以后，終于找到了和海斯勒有关系的一个有力的証据。在第五次審訊的时候，費尔格拉勃被問他和葛格会面的情形，虽然在强硬的威脅之下，他被迫說明了他逃亡中每个鐘头的經过，已經泄漏出他和葛格会过面的秘密，他却还依然頑强不屈。他坐在椅子上，哆哆嗦嗦，煩躁不安。訊問的机器本來轉动得十分順利，突然似乎發生了什么故障。恐懼心本來是他头腦中一切小机件的潤滑剂，現在好像突然摻和進一件什么無用的雜質。但是費色尔只要拿起电話听筒叫齐里希進來；單是这个名字就有分离剂的作用。恐懼的心情就和次要的念头分开了；一个慘死的念头就和現在仍然活着的事实分开了；今天的費尔格拉勃，沮丧的、抖顫着的費尔格拉勃，就和久已被遺忘的，那个本來还能鼓起勇气和感受希望的費尔格拉勃分开了。虛言謊話就和真实的口供分开了。“星期四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在艾申亥謨公園遇到葛格·海斯勒。他把我引到公園的一張長椅上，就在大紫菀花壇左边的第一条小路上。我竭力劝他和我一同自首。他不肯听我的話。他穿着一件棕色大衣，戴着一頂硬帽子，穿着一双半新半旧的有帶子的短統

鞋。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到艾申亥讀公園來。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等候什么人。我走后他还坐在那条長椅上。我当时是想他在等候什么人的，因为他領我到那条長椅上去坐，因为我走后他还坐在那里。是的，我走时回头看了他一眼，我看見他还坐在那里。”

当保尔·略德尔一清早离开他的家时，他們就已經根据这个供狀給市政当局發出了命令。有一部分街区的監視人已經接到了命令，但是他們还沒有把命令傳达給看門人。这些事件一离开無綫电和电报綫以后，就重新回到人們的兩只手里。

略德尔的女看門人看見她的房客比平常上班走得早，不免有点奇怪。她的丈夫提了一桶軟肥皂走進走廊，分了一些到她洗衣盆里的时候，她就把她的怀疑說了出來。这兩个人对于略德尔一家沒有好感也沒有惡感。他們有时抱怨略德尔太太唱歌不是时候，可是，一般說來，他們是令人喜欢、容易相处的房客。

略德尔穿过几条烟霧瀰漫的街道，匆匆地一直走到車站。他一路吹着口哨。十五分鐘到城里，十五分鐘回來，假如第一个人不成功的話他还要訪問兩个人，只有半个鐘头的时間了。他曾对丽瑟尔說过，他必須趁早找到他的朋友迈尔兹尔——那个鮑根亥讀球隊的守門員。“在我回來以前你要替我照料葛格，”他臨走的时候这样囑咐丽瑟尔。他整夜安靜地，清醒地躺在丽瑟尔旁边，快到天亮，他才睡了一会兒。

略德尔不吹口哨了。他沒有喝咖啡就出了門。他覺得口渴。剛有点兒亮光的天，他的口渴，和街道本身，都似乎充滿着陰暗，充滿着不斷的威脅：“当心！想想你所要做的事情。”略德尔自己在心里这样想：“中克，摩塞尔街十二号；駱尔，陶努斯街二十四号。”他必須在这兩个人上班以前找到他們。葛格認为这兩个人都

是坚定不移、确实可靠的。这兩个人一定肯，而且一定会帮助他，替他出主意，給他找到躲藏的地方，証明文件和金錢。申克是洋灰厂的工人，至少在葛格進集中营以前是如此。他是一个沉静、聪明的人；他的外表或者他的內心都沒有什么顯著的特点。他給人的印象是一个旣不十分莽撞，也不是特別机警的人；因为他的机智仿佛是散布在他一切的深思熟慮上的，而他的勇气是蘊涵在他整个的生活里的。但是，在葛格看來，申克本身和他的內心中所有的一切就代表着整个的革命运动，就是生活的要义。是的，假如这个革命运动由于一种可怕的不幸而失敗了，遭受到压迫而停頓了，申克却可能还有一切的办法，可以使这个运动繼續下去。只要这个运动还有一点影子，申克就会抓住这个影子。如果在什么地方还有任何一点領導，申克一定会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个領導。至少葛格在那夜里是这样想的；略德尔对于这些事情多半不很明白，如果葛格还有时間的話，以后也許会把这一切告訴他。不論有时間沒有时間，不管明白不明白，略德尔总是帮助他的。是的，从这天早晨以后，他們三个人都在略德尔手里。不單是葛格，也还有申克和騷尔。

大約在葛格被捕前一个月，騷尔在失業五年之后，終于在都市建設局找到一个职位。他还是一个年輕人，他有天賦的建筑才能，因此，閑蕩無事更使他感覚失望。通过几百本書，通过几百次集会、口号、宣傳、演講和几百次談話，他的理智終于把他領到和葛格相一致的一点。葛格認为他的性格和申克一样可靠。騷尔在一切事情上都是順从着自己的理智，凡是他的理智所找到的东西，他决不放过。他是不会被人收買的、不会动搖的，即使他的心有时慫恿他稍微讓一点步，姑且在生活比較安穩的地方住一个时候，以便休息好以后再参加工作，但是他毫不动搖，虽然他

很有理由这么做。

“骚尔，驹努斯街二十四号，”保尔自己念着，“申克，摩塞尔街十二号。”

迈尔兹尔拐湾过來了，好像贼來的一样。这个人正是他对丽瑟尔的一个借口。“嘿，迈尔兹尔！我正要找你！可以給我們弄兩張星期日的票嗎？”“我想总有办法，”迈尔兹尔說。在略德尔心里有一个細微的声音微妙而机密地問他：“保尔，你果真以为你星期日需要票嗎？票对你有什么用处呢？”“是的，”保尔高声說，“我要兩張票。”迈尔兹尔在預测着“尼特拉特对惠斯敦的球赛”可能的結果。他說了一半，突然楞住不說了。他要回家，他說，因为他得在他母親醒來之前赶回家。他剛才是从他的未婚妻那里來的，她在卡塞拉商店里做工；母親开着一个小小的文具店，和他的未婚妻相处不來。保尔知道那个小文具店，也認識那个姑娘和母親。想到这些，他感到很放心、很安全。他笑着望着迈尔兹尔匆匆走去。随后，他又听見那个微妙而机密的細微的声音在响：“你也許永远再看不見迈尔兹尔了。”略德尔生气地回答：“胡說，簡直是胡說，我还要参加他的結婚典礼呢。”

十五分鐘后，他吹着口哨在摩塞尔街上走着。他停在十二号門前。巧得很，街門已經开了。他連忙走上四層楼。他看見門板上貼着一个陌生的名字，不禁皺起了眉头。一个穿着短睡衣的老妇人打开对面的門，問他找什么人。“申克家还在这兒住嗎？”“申克家？”老妇人問，就用一种奇怪的口气向那屋子里面的什么人說：“有人找申克家呢。”一个年輕妇人靠着頂層的欄杆往下望。“这个人打听申克家呢！”老妇人又向着上面大声喊。

一种驚慌的表情籠罩着那个年輕妇人的疲倦而臃腫的面孔；她穿着一件有花紋的睡衣，胸脯丰滿而松弛。“有点像丽瑟尔，”保

尔这样想。大体說來，那个樓梯間和他家里也沒有什么差别。他隔壁的鄰人斯梯課貝尔特也是一个头頂半禿、年歲較大的褐衫隊員，正像这个穿着制服、敞着怀、穿着短袜的人一样，这个人好像是夜間演習完畢剛回來就隨便往床上一倒一样。"你找誰？"他問略德尔，好像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于是保尔解釋說："申克家还欠我姊姊衣料錢，我是來替她討賬的。我來得这样早，因为我想这时候人家总在家。"

"申克太太已經有三个月不在这兒住了。"老婦人說。那个男人說："你要討賬，你就得到維斯特霍芬去。"他这时候像是突然完全清醒过來了；为了要在申克家收听被禁止的廣播时候把他們逮住，他不得不費了很大的事，用了許多詭計，才达到目的。申克一家人裝得多么天眞馴服，前前后后地喊着"希特勒万歲！"我这才明白住在我隔壁的是什么人。"是眞的嗎？"略德尔不禁叫了出來，"嘿，希特勒万歲！""希特勒万歲！"沒有穿鞋的那个人稍微举了一下胳膊回答，快乐的回憶使他兩眼發光，揚揚得意。

略德尔听着背后那个人的笑声，擦了一下前額，想不到居然是濕漉漉的。自从他和葛格这次相遇以來，也許是自从他兒童时代以來，他第一次感到他的心窩里有一陣凉气；这种感覺，甚至到現在他还不肯承認是恐懼。他有这样一种感覺，好像他一輩子身体都很健康，突然間却要得到傳染病一样。他非常討厭这种感覺，竭力鎮压住它。他在樓梯上狠狠地跺了一下脚，要把他膝盖弯里的輭弱感覺抖掉。在最低一層的樓梯口，他遇見看門的女人。"你要找誰？"

"我找申克家，"略德尔說，"我來替我姊姊討賬。申克家还欠着她衣料錢。"住在頂層的女人剛好提着垃圾桶下樓來，她对看門的女人說："他找申克家呢。"看門的女人把保尔从头到脚打量了

一遍。在門里他还听見她在对她那屋子里的人說："有人在打听申克家呢。"

路德尔冲到街上。他又用袖子擦臉。从来不曾有人这样奇怪地打量过他。是什么魘鬼替葛格出的主意，讓他來找申克的？葛格怎么会不知道申克是在維斯特霍夢？"咒这个葛格吧！"狡猾的心里的小声音在慫恿他，"这会使你舒服一点。咒他，他把你害苦了。""他沒有办法，"路德尔想，"这不能怪他。"他又吹着口哨向前走。走过梅兹格尔巷，他的臉上亮起來了。他走進一个开着的門道。在一些商房子下面的大院子里有一个汽車間，这是屬于他姑母卡特琳娜的搬运卡車行的。她正站在院心里和卡車司机直嚷。据路德尔家里的人說，他的姑母从前曾經認識过搬运業的商人葛拉貝尔，一个酒鬼，她自己因此也学会了喝酒，变得粗野乖戾了。他家里另外还有关于一个小孩子的故事，据說这个小孩是姑母卡特琳娜在战爭期間突然生下來的，那是在搬运業商人最后一次休假回家以后的十一个月。于是全家人都紛紛議論，且看那家伙下次休假回來时將有怎样的表情。但是他再沒有得到休假，因为他陣亡了。这小孩一定也沒有長大，因为保尔从來沒有看見过。

保尔总是要和他姑母接近，一半是不由自主，一半是出于好奇。他对生活感到兴趣，因此喜欢看她那大而凶的面孔，一張被生活磨練过——虽然是一种折磨——的面孔。他微笑着傾听他姑母的咒駡，他覚得这也是很新奇的一套咒駡，有几分鐘工夫他連葛格和他自己都忘掉了。我是不願意在她这里工作的，他自己这样想。同时他打算对她談一談丽瑟尔的一个兄弟的事情，这个人她是可以雇用的，这是个倒楣的家伙，因为出了事故，被吊銷了开車执照。但是等到晚上再說也行，他想。他口渴得耐不住了，就穿过通院子的后門進了酒店，只对他姑母揮了揮手，他也不知道

她在乱蹦乱叫的时候是否看見他打招呼。在酒店后面的屋里有一个紅鼻子的小老头正在喝酒，也許是还沒有走，也許是已經又來了，举起酒杯向他說："祝你健康，小保尔！""把这件事办理妥当，今天晚上我还要喝一点，"保尔想。

一小杯燒酒在他的空肚子里好像一个滾热的小球。街上已經有不少的人。时間已經不多。保尔心里那个狡猾的小声音悄悄地說："喂，怎么样！要把那件事情办妥！你要做那样的事情！你昨天这个时候还是很幸运的！"

昨天这时候，他正在急急忙忙地跑到雜貨鋪去給他妻子買兩磅面粉。"可是，她还沒有做面餅呢！"保尔想。"我希望她今天一定做。"他站在陶努斯街二十四号門前。他在樓梯間里吃驚地向四面望了一眼，那樓梯間布置得很講究；鋪着地毯，用銅条压着。他覺得有点怀疑，究竟他的朋友能够在这样的人家得到什么帮助。

現在略德尔在樓梯上已經看到的那个名字，是雕在一个銅牌上的粗黑体字。他舒了一口气，胆怯地先摸了一下那塊銅牌才按鈴。"騷尔，建筑师。"略德尔的心怦怦地跳着，很使他焦灼。那个穿着白圍裙的美貌女子，还不是主妇，只是女僕。騷尔太太隨着也出來了；她也是年輕貌美，不过沒有穿白圍裙。她的头髮是棕色的，而那女僕的头髮却是金黄色的。"什么？在这个时候？找我丈夫？"

"有点業务上的事；只要兩分鐘的工夫。"他的心已經不跳了。他想："騷尔这家伙生活过得很不坏。""進來罢。"騷尔太太說。

"这里來！"騷尔在里面大声喊。略德尔向左右看了兩眼。他生性好奇，甚至在这时候，裝在牆上的那些發光的玻璃管，还有那鍍鎳的床架，也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覺得生活中一切可以触到的、看到的、以及嚐到的东西，都是有价値的，这个念头使他不再專想到那种可怕的孤單。他循着那声音走过第二道門。他心里

虽然烦闷、沉重，可是那个下陷的浴池——洗澡时不是走下去，而是掉下去的——洗脸台上的三合鏡子，都使他覺得新奇。“希特勒万歲！”那个人說，連身子都沒有轉过來。略德尔在鏡子里看见那个人下顎底下圍着一条毛巾，肥皂泡沫像面具一样地遮盖着那个陌生的面孔。鏡子里的眼睛只用銳利的目光扫了他一下，那目光顯示出精明的神色。略德尔正在盤算怎样开口。“什么事？”那个人問。他極仔細地磨着他的刮臉刀。略德尔的心剧烈地跳动着；騷尔也是一样，他从來不曾看見过这个人，这个人决不是都市建設局的，不認識的人在不尋常的时候來拜訪，可能大有意义。只能說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人也不認識。总不要不知不覺地露出破綻。“什么事？”他又說了一遍。他的声音很粗暴，但是略德尔并不熟悉他平常的声音。“有一位我們彼此認識的朋友要我問候你，”保尔說，“我說不定你是否还記得他。有一次他在尼达河上曾經和你有过一次愉快的划船旅行。”这可能是一个考驗，那个人想，看我是不是会把臉刮破。他开始用不帶劲的手腕刮着臉。他不曾刮破，也沒有哆嗦。“沒有指望的了，”保尔想，“他为什么不擦了臉和我正經地談一談呢？”他平时刮臉是用不了这么長的时間的。颼颼兩下早就完了。“我簡直不懂你的意思。你找我干什么？”騷尔說，“什么人要你來問候我？”

“在那条小船安尼瑪丽号上和你划船的那个朋友，”略德尔又說了一遍。他看到騷尔在鏡子边上向他斜視了一下。一滴肥皂泡沫落到騷尔的眼睛里，他用手巾角擦了去。随后他又繼續刮臉。他簡直連嘴都不張开就說：“我还是一点也不明白。原諒我。我忙得很。你一定把姓名地址弄錯了。”

略德尔向前走了一步，他比騷尔要矮得多。現在他在側面的鏡子里看見了騷尔的左臉。他从肥皂泡沫下面望过去，但是他只

看見瘦瘦的脖子和向前突出的下顎。騷尔想："他在窺伺我哪！但是他不用打算看到我的臉。讓他窺伺好了。他們怎么忽然会想到我呢？他們一定是在猜疑我了，我一定被人監視着了。这个小耗子！"他說："那一定是你的朋友弄錯了。我現在忙得很。請不要再打攪我了。赫狄！"

保尔吃了一驚，他不曾注意到房里原來有三个人。一个小女孩站在門口，把一条小項鏈在牙齒中間拉來拉去，这半天也許是一声不响地在看他。"領他下楼去！"略德尔跟着那个女孩在走廊上走，心里想："这个胆小的家伙！其实他什么都明白。也許就为了这个小鬼，他才不肯冒險。你看，我不是也有兒女嗎？"

騷尔关上房門，颼地一下就把臉擦干了，正如略德尔猜測的一样。他極其迅速地跑到臥室的窗戶跟前，悄悄地把窗帘拉起。他看見略德尔正在穿过馬路。"我做得对嗎？他会怎样去报告我呢？沉着气，我相信决不只是我一个人。他們今天多半要偵察几十个有嫌疑的人。多么好笑的借口！偏偏拿这个越獄事件。唔，决不是愚蠢的借口！一定有什么事情使他們想到我曾經和海斯勒有过关系。他們会不会对每一个人都这样盤問呢？"

一陣战栗突然穿过他的脊背。假如果眞有这么一回事，假如这并不是秘密警察的詭計，那么該怎样呢？假如葛格的确派了这个人來呢？假如这个人不是秘密警察花錢雇用的狗腿子呢？呸！假如葛格就在这个城市里跑來跑去，假如这句話不是謊言，他們一定可以有別的方法探索出他的踪迹來的。这个可笑的小家伙只是想做一点偵探工作罢了。眞笨！他舒了一口气，又回到洗臉台前去梳头髮。他的臉色变得蒼白了，像一般棕色的面孔变成蒼白那样，皮膚好像也在枯萎下去。淺灰色的眼睛在鏡子里凝視着他，比任何陌生的眼睛更深入到他的心灵。空气眞不新鮮！那个該死

的窗戶总是关死了沒法开！他又連忙往臉上搽肥皂沫。"無論如何，他們派这个鬼家伙來总是有原因的。我必須逃走嗎？我还能再問，究竟我是不是应該逃走，不要連累到旁人嗎？"他又刮起臉來，但是这一次他的手在哆嗦，一下子就把臉刮破了，他嘴里咒駡着。

"呃，我还來得及到理髮店去；被捕后兩天送交法庭，那就一切都完了。不要这样办吧，親爱的，你就假定我是坐飛机出了事就得了。"

他系好領帶。一个健康的、瘦削的、四十來歲的、令人信任的人。他看看他的牙齒。上星期他还对赫尔曼說过："这些統治者一定比我們早完蛋。我一定还要給你們修几条横貫新共和國的整齐的公路。"

他又回到臥室窗前，略微俯視了一下那个小个子走过的空落的街道。他感到一陣寒冷。那个人看起來不像是密探。他完全沒有密探的神气。他的声音听起來也十分誠懇。葛格还有什么别的方法來找到我呢？一定是葛格打發这个人來找我的。

他現在几乎是深信不疑了。但是他应該怎么办呢？他簡直沒有憑据。只要有一点点可疑之处就必須把那个人打發走。他对自己說：我沒有錯。

据人們的推测，他是会为葛格尽一切力量的。他不僅願意像往常那样做一个尽力为之的人，而且他已經……葛格是呆在什么人的家里等候回信呢？原諒我，葛格，我是不能毫無把握就做什么事情的。

随后他又轉了念头："这可能还是一个密探。船的名字呢？他們大概早就打听出來了。他們并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葛格一定把什么都泄露出來了。"敲門的声音："骚尔先生，咖啡預备好了。""什么？""咖啡預备好了。"他聳了一下肩膀，赶快穿上挂着党徽和

一等鉄十字章的短外衣。他向四周望望，好像要找什么东西。有时候甚至最熟悉的房屋和最華美的家具都会变成一个垃圾堆，乱丟着許多沒有人再能利用的廢物。他帶着一副不愉快的神气，拿起他的公事皮包。

过道的門第二次砰的一声响了的时候，帶着孩子坐在咖啡桌旁边的騷尔太太問："这是誰呀？""我想是騷尔先生，"女僕說，一面在倒咖啡。"不可能的，"騷尔太太說。

"的确是他！""这是不可能的，"騷尔太太想，"沒有喝咖啡，也沒有說声再見。"她勉强抑制住她自己。赫狄望着她，一句話也沒有說。这个孩子立刻感到了从那个臉上有雀斑的小个子的身上流下來的一股寒流。

略德尔跳上电車，剛剛赶上开工的时間。他一刻不停地咒駡着騷尔。他对于騷尔的低声的無声的咒駡，到了快做完一个鐘头的工燙伤了胳膊的时候，才变成了另一种咒駡。他好久不曾燙伤过了。"赶快找衛生員，"費特勒尔劝他，"伤口搞利害了，他們不会給你什么賠償的。我暫时來替你。""不用你管，"略德尔說。費特勒尔吃驚地从他的护眼罩后面望着他。默勒尔轉过身來說："嗨，你們！"

保尔忍痛做着他的管子。"这个渾蛋这么'嗨'一声是什么意思？他怎么会做到工头？他比我还小十歲呢。"

"他只是老得快一点罢了，葛格曾經这样說。他此刻在我家里等着，等了又等。丽瑟尔要是記得烤餅就好了。至少要烤一些餅。"保尔这样想着。他閉緊嘴唇，仔細地注視着針，讓鉄汁流進他的管子里。費特勒尔做了一个手势告訴他鎖盖已經压緊了，他就打开管子，同时迅速地抬起他的左腿；这个动作完全是不必要的，不过是他的一个老習慣而已。在这群半裸体的身体强健的人們中間，保尔好像是一个灵活的永远不老的小妖怪。人人都喜欢

他，因为他随时都在講笑話，而且人家对他开玩笑，他也不在乎。“你們喜欢我二十年了，”略德尔惱怒地想着，“你們是可以喜欢我的。你們另外找一个講笑話的人吧。要是不赶快喝点什么，我眞要發瘋了。怎么，才十点鐘？”拜特勒突然走到他旁边，意外迅速地給他敷上了一点軟膏，在上面盖了一小塊紗布。“多謝，多謝，拜特勒。”“沒有什么可謝的！”保尔想这是費特勒尔叫他做的。“他們都是正直的人，我也不願意离开这里。明天我还要站在这里。这个該死的默勒尔，假如他知道了我干的事情会怎样！那个拜特勒呢？假如他知道誰在我家里坐着？拜特勒可靠。唔，在某种限度之内他是可靠的。他包扎了我的伤，但是假如他会燙伤他自己——費特勒尔呢？”保尔閃电似地朝他瞥了一眼，“是的，他可就不同了，”他想，仿佛他在一瞥之下突然在这个整年站在他旁边的費特勒尔身上發見了什么东西似的。

后來他想，还有一个多鐘头。假如葛格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他一定得在我家里再住一夜。他是絕对信任那个騷尔的。幸虧还有我。

“你要是旁的事什么都不会做，至少你也可以用一只手來攪几下呀，”丽瑟尔对葛格說，“把碗夾在你的兩膝中間。”“要做什么？我总要預先知道我做的是什么事。”“要做一种餅，加糖霜的餅。”“那末我就給你一直攪到明天早上。”

但是，他才开始攪了不久，就流起汗來。他还十分虛弱。昨天夜里虽然很平靜，他也只是在不安穩的半睡狀态中度过的。“不論申克或者騷尔，他一定找到一个了，”葛格在想。申克或者騷尔，他一面攪一面想，申克或者騷尔。

街上傳來大木桶滾着的声音，还有兒童們用淸脆的声音唱着

的那古老的計算歌的歌声。"五月虫在飛翔，爸爸在打仗，媽媽在波墨蘭，波墨蘭已燒光。"他不是曾經有一次非常盼望在一个普通的窗戶后面当一个受欢迎的客人嗎？那是在萊因河畔的奧朋亥謨，他站在一个昏暗的門道里，等待那汽車司机，后來那司机却把他从車上赶了下來。在那边，丽瑟尔敲着床在罵一个孩子，教另一个孩子从一数到十，在縫級机上接一条縫，嘴里唱着，灌水壶，哄一个啜泣的孩子，在十分鐘內，她几乎有十次失掉了耐性，她不是总有十次以上从什么毫不枯竭的源泉里又重新振作起來了嗎？有信心就有耐性。但是丽瑟尔相信的是什么呢？唔，碰到什么就相信什么。相信凡是她所做的都有它的意义。

"丽瑟尔，你來，补补袜子，來我旁边坐一会！""这时候？补袜子？先得把猪圈打扫一下，要不然你会讓那些髒东西熏死的。""这面漿攪够了沒有？""还得攪，一直攪到起泡沫。"

假如她知道了我的实在情形，她不会把我攆出去嗎？她也許会，也許不会。像她这种受过迫害的女人，習慣了各种艰难困苦，往往是有胆量的。

丽瑟尔把火爐上的洗衣桶移到洗东西的凳子上。她把洗衣板放在胸前，用力搓洗，一股一股的肌肉在她滾圓的胳膊上鼓了起來。"你为什么要这样赶呀，丽瑟尔？"

"你以为这是赶嗎？你要我每洗完一塊尿布都轉一下身嗎？"

至少我又一次从內部看到了一切的情形。老是这样的嗎？將來还是这样的嗎？这时候丽瑟尔已經在斜拴在厨房里的繩子上晾起一些衣服。"行了，現在把你那个碗給我，你看，这就叫做起泡。"在她那坦白、質朴的面貌上現出天真的喜悅。她把面漿碗放上爐台，盖上一塊布。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讓一点兒風吹到上面；这个你不懂

嗎？""我早忘記了，丽瑟尔。我很久沒有見过烤餅了。"

"請你把那畜牲拴在繩子上，"牧羊人恩斯特大声喊。"南利！南利！"当南利嗅到了迈瑟的狗时，就会憤怒得發抖。那是一条紅毛的獵狗。它停留在樹林边上，搖着尾巴，把它那有下垂耳朵的長头轉过去向着它的主人——迈瑟先生。

迈瑟根本就沒有帶着繩子，而且也用不着，因为那条狗对南利的激怒滿不在乎。它本是可以咆哮一陣的，現在却很願意回家去。大腹便便的迈瑟謹愼小心地跨过一条鉄絲，那是隔开他自己的樹林地段和施米特海瑪樹林的。施米特海瑪樹林是櫸樹林，边緣上有一帶樅樹。屬于迈瑟家的一片只是樅樹，这些樅樹是疏疏落落地一直連到房屋的后面，樹梢伸出在房子上。

迈瑟一边走一边哼着，"耍妻，耍妻。"他肩上背着一枝獵槍。他剛探訪过在鮑村巴赫当林务員的，他那亡故的妻子的兄弟。

耍妻，这应該是那个欧格妮，恩斯特在想。可笑的耍妻。田野上还有迈瑟家那条狗的气味时，南利一直在憤怒得發抖。"恩斯特，好好干！"欧格妮在叫着，"我給你把吃的东西擱在窗台上了。"

恩斯特斜坐着，为了看得見那些羊。四条煮熟的小臘腸、馬鈴薯生菜、黃瓜，还有昨晚剩下的一杯霍特海瑪出產的葡萄酒。"你要在那黃瓜生菜上加一些芥醬嗎？"

"我是总不嫌太辣的。"欧格妮在窗台上拌和生菜。柔軟的、雪白的手，而又那么光滑！"迈瑟还不給你戴上一个小戒指？"欧格妮从容地回答："親愛的恩斯特，你自己也該結婚了。結了婚你就不会老是要管别人的閑事了。""親愛的欧格妮，我該找誰去結婚呀？她必須要有瑪丽那样的性情，艾尔絲那样会跳舞的脚，西尔瑪那样的鼻子，莎菲那样的屁股，和奥格斯达那样的錢包。"欧格妮輕

輕地在笑着。这是一种怎样的笑！恩斯特注意地听着。在欧格妮的心里好像还有一点什么完整無缺的东西，温柔而安詳，毫無虛伪。他很想再找些話來說，使她还笑一下。但是他正經起來了。“是的，主要的东西，”他說，“一定可以在你身上找到。”“我实在是过了时了，”欧格妮說，“那么究竟是什么主要的东西呢？”“那是寬容，那—那—那是大方，即使有人对她放肆一点，只要人家能够再接近她，就立刻絲毫不存芥蒂。又如果人家簡直再沒有和她接近的机会，那人家就完全不能說她什么，因为这是無从說起的，主要的东西正是这个。”

“哼，胡說，”欧格妮說。但是她把一瓶沒有开过的霍赫海瑪葡萄酒夾在兩膝之間，把瓶塞拔出，給恩斯特斟上一杯。

“你們家里就好像在加里拉亞办喜事一样，先吃酸的，随后吃甜的。你的迈瑟不駡嗎？”“我的迈瑟不会为了这个駡我，”欧格妮說，“你知道，因此我才喜欢他。”

在格利斯亥謨铁路工厂的食堂里，赫尔曼面前擺着一杯啤酒，他打开艾尔絲給他帶來的夾肉面包，牛肉臘腸和肝腸，老是这个。他那死去的第一个妻子做夾肉面包就能独出心裁。她是一个嫻靜的，除了明亮的眼睛以外，并不算好看的女人。但是她却聪明而有主意，开会的时候，她有时也能站起來發表她的意見。她要是活着，她怎么能受得了这种时代？

赫尔曼吃着夾有一般大小的四片臘腸的夾肉面包，这时候，总引起他的这种念头。他一面吃，一面听着左右的人所談的話。

“現在只剩下兩个人了，昨天他們說还有三个呢。”“其中的一个打倒了一个妇人。”“怎么回事？”“他偷繩子上晾的衣服被她撞見了。”“誰偷繩子上晾的衣服？”赫尔曼問，虽然他全都听說过了。

"逃亡者里面的一个。""什么逃亡者?"赫尔曼問。"从維斯特霍芬逃出來的。难道还有别处嗎?""他踢了她的肚子。""这事情發生在什么地方?"赫尔曼問。"人家沒有說。"有一个人說:"怎么能够知道这是一个逃亡者呢,也許只是一个偷衣服的小偷。"赫尔曼望着那个人;他是一个年紀較大的銲工,是这几年來变得沉默寡言的那些人中間的一个,人們虽然每天看見他們,可是却把他們忘記了。"好吧,就假定是逃亡者里面的一个,"一个年輕人說,"他不能到普非勤商店里去買襯衫。假如他在偷窃的时候被一个女人逮住,他为什么不說:"劳駕你給我把这件襯衫燙一下。"赫尔曼望了望这个人,他是新來的。正是这个人昨天曾經对他說:"在我呢,頂要緊的事是讓我再拿起一个銲鉄。一切别的事情以后再說。"

"那家伙一定像一只野獸,"另一个人說,"他知道假如人家抓住他,就只有死路一条!"赫尔曼望了这个人一下;他正用手掌在空中比划。每个人都望了他一眼。一陣沉默,也許最要緊的事情就要說出,也許再沒有什么。但是这个新來的青年工人却把一切都推开了,他說:"星期日要有一番热鬧呢。""据說美因玆那边的同事們办事真漂亮。""我們至少要到宾格尔洞。""船上还有一个幼兒園的保姆,是他們請來的!"

赫尔曼插進一句問話,好像想把將要溜走的什么东西用釘子釘住一样:"还剩下的是兩个什么人?""什么剩下的?""那些逃亡的人。""一个年老的和一个年輕的。""那个年輕的据說是咱們本地人。""这只不过是人們的推測罢了,"那个銲工說,他好像在長期旅行之后又回到他伙伴們的中間,現在再露面了。"他为什么要逃到有許多人認識他的本鄉來呢?""这对于那个人也有好处,陌生的人更容易被人家檢举出來。比方說,你們試想想会不会檢举我呢!"說这話的人是一个像兵士一样的家伙。赫尔曼从前曾經看見

过他，他有时当礼堂的看守人，有时参加示威游行，老是挺着胸脯。“这是什么世界？”在过去三年中，赫尔曼也有几次試探过这个人，但是这家伙似乎总不了解他的意思。赫尔曼突然得到这样的印象，这个人心里了解的要比外面看得出的多得多。

“我可能毫不迟疑地就檢举你，为什么不呢？假如为了某种緣故，你再不是我的同志了，那末因为我檢举你而不是你的同志之前，你早就不是我的同志了。”說这話的人是勒尔施，一个納粹的忠实信徒，他說話时用一种特别明顯的口吻，那般人在分清立場时所用的口吻。小鄂圖稚气的面孔緊绷绷地望着他的嘴。勒尔施教他怎样用銼鉄，也教他怎样做密探。赫尔曼看了鄂圖一眼。他虽然是希特勒青年团第一隊的隊長，可是他毫不傲慢，反而很温和、沉静；他很少有笑容，他的一切动作都异常緊張。赫尔曼常常想到这个盲目服从勒尔施的孩子。

那个老年的工人鎮定地說：“对，在任何人檢举我之前，他必須考慮一下，我究竟做了什么，我才不算是他的同志。”

离开食堂后，許多人都聚集在他們的角落里。赫尔曼这时候什么話也沒有說。他把那張皺了的包食物的紙叠好放起來，預备明天艾尔絲还可以再用。他簡直敢說勒尔施在注意他，要探寻出一些無从捉摸的东西，这是最后在一句話里面，在一种态度上，是一定可以把这东西抓住的。

午飯时間完了，鈴声尖銳地响起來的时候，大家都覺得輕松，因为这个內部無法結束的場面，給外部的因素結束了。

那天正午，有一群經过維特亥談的一条街跑回家去的孩子們，不知道为了什么爭吵——其实只是鬧着玩的——居然分成兩边打起架來。大多数的孩子都把書包扔在路旁。

有一个打着架的孩子突然住了手，因此游戲也就停止了。一

个衣衫襤褸的老人站在街道边上，正在翻动着那堆書包。他找到一張沒有用过的面包票。“嘿！你……”一个孩子喊。老人吃吃地笑着，拖着脚走开了。孩子們沒有和他为难。他們平时是欢喜胡閙的，这时候却只是在收檢他們的东西。那个笑声吃吃的老人的滿臉蓬乱的鬍鬚，在他們看來非常討厭，他們好像經过协議一样，再也不提起他。

老人拖着脚步从相反的方向离开了城市。經过一家酒店的时候，他躊躇了一下，就笑着走了進去。女店主正在照料几个运輸車夫，同时就遞給老人一杯他要的燒酒。不久他就站起來，吃吃地笑着，沒有付錢就走了出去，他的腦袋和肩膀都在顫动。女店主大声喊：“那个家伙哪兒去了？”运輸車夫們想要追他。但是男店主把他的妻子和客人們都攔住了。他那天不願意發生什么糾紛，因为是星期五，他必須赶快去找魚販子。“算了罢。”

老人沒有受到阻攔，又拖着脚步繼續往前走。他不走大街，而从小市場穿过那个小城市。他相当鎮靜，比以前要挺得直一些。他帶着更安心一些的神气，从城市边上的花園中走上山坡。

兩边有房子地方的路是鋪修过的，最陡的地方修成台階狀的步道；但是到了山坡上，就变成一条普通的田野小徑，离开美因河和公路，一直通到鄉間。在城鎮的边緣上岔出一条相似的小徑，可以和公路銜接。城市中那条有路灯和許多商店的干路，其实只是公路通过城市的一段。但是老人走过的那条步道却是一些農民常走的，不过并非从美因河畔的村庄來到公路上的農民，而是从远处的村庄來到公路的農民們所用的；这是通到小市集去的一条捷徑。

这个老人是阿丁格尔，就是費尔格拉勃自动回去以后，七个逃亡者中的第六个。在維斯特霍芬，沒有人会認真相信阿丁格尔能够逃到利巴赫。假如他在第二个鐘头不被逮住，那么在第三个

鐘头也准会被逮住。一晃就是星期五，阿丁格尔已經到了維特亥謨。他好几夜都睡在田地里，有一次一輛运貨汽車搭載了他四个鐘头。他避开了所有的哨兵，但是这并不是由于什么机智，他的头腦中已經再沒有什么机智了。甚至在集中营里的时候，人家就已經怀疑他的神智是否清醒。他会好多天一言不發；可是听到什么命令，他就突然嗤笑起來。隨时可能有許許多多偶然的事故可以使人把他逮住。他偸的那件女襯衫还遮蓋不住他身上穿的囚衣。但是这許多事故却沒有一件發生过。

阿丁格尔不懂得考慮，不懂得算計，他只懂得方向。他知道太陽照着他的村子的时候，早上是什么样兒，中午又是什么样兒。假如秘密警察不开动那个周密的有力量的机器，而只是从維斯特霍芬一直到布痕巴赫画上一条直綫的話，他們一定很快就能在这条直綫上的某一点把他逮住的。

在高出城市之上的地方，阿丁格尔站着不动，向他周圍远望。他的面孔不再抽搐了，他的眼光变得更加迟鈍，他对方向的感觉，那种几乎是非凡的感觉，也迟鈍起來了，因为这时候他再不需要它了。在这里，阿丁格尔是熟悉的。每月一次他把他的双輪車停放在这里，他的兒子們把車上的籃子、筐子搬到山下的小市場去。这时候，他就賞玩鄉間的景物。他的村庄也相离不远；这些小山，一部分栽着樹木，一部分种着庄稼，山的影子倒映在水里；那条河水流过來追上一切东西，隨后又把它們拋在后面，甚至那些浮云，还有載着人的小船，这一切对于他是多么熟悉——这一切在他看起來就是由來已久的，是万古長存的。“往日”，就是他由集中营逃出來要回轉去的那个世界。在城市后面的那个鄉村就叫做“往日”。他的村子的名字就叫做“往日”。

他刚到維斯特霍芬的头几天，最初的侮辱和拷打像雨点一般

加在他年老的头上，使他感到憎恨和憤怒，他还有报复的願望，但是拷打却更加頻繁，更加厉害。他的头脑已經衰老了，漸漸地他对于这些酷刑要报复的願望被摧毁了，甚至对于那些酷刑的記憶也被摧毁了。但是，那些拷打所不能摧毁而遺留下來的东西，却总还是有力的、强烈的。

阿丁格尔背向着美因河，在小徑上車轍之間蹣跚地走着。他望着他的周圍；但是并不是东張西望，而是要找出一定的地点作为目标。他的臉上已經沒有那种狂乱的神色。他緩步走下一座小山，又走上另一座小山。他經过一个小樅樹林和一片苗圃。那一帶地方似乎曠無人迹。阿丁格尔穿过一片荒凉的曠野，穿过一片蘿卜地。天气还很暖和。不僅是这一天，这一年似乎也是靜止不动的。甚至在这时候，阿丁格尔在他的骨头里也还感覺到那个“往日”。

这一天，布痕巴赫的村長烏尔茲本來打算着，甚至还大声嚷着，要到自己的地里去的，可是他却來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是把他住的那間屋子称为办公室的。这是一間不通風的凌乱的小屋子，就算是村長的办公室和戶籍登記处。他的兒子們都願意父親英勇有胆量，早就劝过他放心到地里去。不过烏尔茲却在他老婆的不停止的哭泣下屈服了。

布痕巴赫四圍仍然布着哨兵，另外給烏尔茲的田庄派了特别的崗哨。村里人对于这件事总要嘲笑几句。阿丁格尔絕对不会想到一直就走進村里來的。他一定要找，而且可以找到一个别的机会來向烏尔茲报复。烏尔茲究竟要把衛兵保留多久呢？这眞是劳民伤財！何况派遣來的褐衫隊的孩子們都是農家子弟，他們自己的田地还很需要他們去工作。

开雜貨鋪的女人舒尔茲看見烏尔茲在戶籍登記处里，就把这

事告訴了侄女兒的未婚夫。这个青年是在她这个賣鄉村各种必需品的雜貨鋪里帮她忙的。他是齐格尔豪森地方的人。他比大家期待的还早几个鐘头，就帶着几箱雜七雜八的貨物，搭乘獸医的汽車來到了。他原來打算当天晚上請求烏尔玆公布他們的婚礼預告，現在他听姑母說烏尔玆在戶籍登記处，他就扣好衣領，他的未婚妻葛尔塔也赶快去換衣服。青年先打扮好，他就穿过了村路走來。在門口站崗的褐衫隊員認得他。"希特勒万歲！"新郎是屬于同一个褐衫中隊的，他所以当褐衫隊員，并不是因为沒有褐衫就活不下去，而是因为他希望能够安安穩穩地工作，能够結婚，能够承繼財產；要是不加入褐衫隊，毫無疑問，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这个褐衫隊崗哨猜到他是來办理宣布婚礼預告手續的，所以看見他在那住室窗戶上敲着的时候，就哈哈大笑。但是烏尔玆沒有回答。

烏尔玆坐在希特勒像片下的書桌前，蜷伏在椅子里。他一听見敲窗戶的声音，就滑溜到地上，繞着書桌爬到門后藏起來。"你們兩个人進去吧，"崗哨在外面說，这时葛尔塔穿着裙子和上衣也赶來了。現在那个青年在門上敲，因为听不見一声"進來！"他于是轉动着門上的把手；但是門里面却下了閂。崗哨随后走上來，用拳头捶着門大声喊着："开一張婚礼預告書！"

烏尔玆这才拔閂开門。他喘着气，睜大眼睛看着这个攤开文件的青年。他勉强振作起來，才說出一番关于農民是民族的根本，家庭在國家社会主义國家中的重要性，以及种族的神聖等等簡短的勉励的話。葛尔塔一本正經地傾听着他說的一切；青年却只是点点头。他走出來的时候，对崗哨說："你在这里守护着一个妙不可言的懦虫呀，朋友！"他摘了一朵黃玫瑰插在鈕扣眼上。随后他挽着他的新妇，兩个人順着馬路繞着村中廣場，繞过希特勒槲樹——这樹还沒有長到能够庇蔭孩子們，以及孩子們的孩子們那

么高；它頂多不过能遮掩蝸牛和麻雀而已——这一对即將結婚的夫妇就向牧师的住宅走去。

阿丁格尔走过了最后的第二座小山。这山叫布克斯貝尔格。他現在走得很慢，像一个疲劳到極点，可是知道永远不能休息的人一样。他不再向四面張望。这里每一处地方他都熟悉。布痕巴赫的田地在这里与齐格尔豪森边界的田地还是犬牙交錯的。虽然土地調整法令曾經引起許多的議論，可是从这座小山上望下去，土地仍然像是鄉村中兒童穿的补綴过的圍裙一样，东一块、西一块。阿丁格尔極其迟緩地爬上小山。他的目光游移不定，但是这不是一种感覺迟鈍、局促不安的游移不定，而是一种反映着一个突如其來的，却又是难以确定的目标。

这时候，在布痕巴赫正是哨兵們照例換班的时候。烏尔茲門前的崗哨也已經換了班。他走進酒店，剛好有兩个下了班的同伴在那里。他們三个人盼望那个新郎从牧師那里回來，請他們喝杯酒。

正午的天气和他剛才經驗过的虛驚，使烏尔茲感到疲倦。他把头放在書棹上，放在那一对新夫妇的証明文件，他們的家譜，和他們的健康証明書上。

阿丁格尔的老婆給她的孩子們把飯食送到田地里，大家一起在外面吃。从前，阿丁格尔家里也像所有的家庭那样，常常有些吵吵鬧鬧的事情。自从老人被捕以后，一家人就团結起來了。不單是对于外人，就是他們自己之間，也不再大声說話，也从不談到那个不在家的人。

有一个哨兵奉命經常跟在那个妇人的后面，緊緊地釘着她。現在阿丁格尔太太正在村口上兩个哨兵的面前走过。她是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農妇，瘦得像一根竿子。她并不左顧右盼，仿佛这

一切都和她沒有关系。就是她門前的哨兵，她也好像毫不在意。甚至鄰家園里那株枯朽的櫻桃樹也同样可以奉命來監視她。

阿丁格尔終于爬到了山頂。这山頂对于一般普通的年輕人說來，并不算特别高。虽然如此，山頂上却能够看見下面的村庄。沿路兩边，有好几公尺的地方都是矮榛樹，阿丁格尔就在那矮樹中間坐下來，身子一半在樹蔭里。有一会工夫他很鎮靜。一些屋頂和田地在枝条之間閃來閃去。他正要打瞌睡的时候，突然吃了一驚。他站了起來，或者不如說想要站起來。他微微俯視一下山谷，但是那山谷并未顯出平常中午时的光輝，也并未顯出可愛的日常的光明。一片冷酷而森嚴的清朗籠罩着这个村庄，光輝和微風混在一起，使村庄忽然間顯得从未有过的清晰；而正是因为这个緣故，又顯得有些反常。随后是一片深濃的暗影籠罩着大地。

那天傍晚，有兩个農家的孩子來采摘榛子。他們驚呼起來，急忙跑去找他們在地里工作的父母。他們的父親來了，把那个人看了一下以后，就打發一个孩子到鄰近的地里去找農民服尔貝特。服尔貝特說：“嘿，这可不就是阿丁格尔嗎！”第一个農民也認出他來了。于是大人和小孩都站在榛樹叢中俯視着这个死了的人。最后兩个農民用几根棍子做了一付担架，把他抬回村里去。他們經过哨兵的面前。

“你們抬着的是誰？”

“阿丁格尔。我們找到他了。”除了抬到他家，还能抬到哪里呢？他們对阿丁格尔門口的哨兵說：“我們找到他了。”那个哨兵因为出乎意外，也沒有攔阻他們。

尸体抬到时，阿丁格尔太太的膝盖哆嗦得站不住，但是她終于振作起來，就仿佛他是在地里做活时死去，被人家抬了回來一样。鄰居們都聚集在她門前，还有把守她門口的哨兵，村口上剛

上班的兩个哨兵，从酒店來的三个褐衫隊員，和从牧师家回來的那对新夫妇。只有村道另一端的哨兵，因为还不知道这个消息；以及在村庄外圍的哨兵，因为有固定的崗位防止阿丁格尔闖進來，还站着未动。烏尔兹門口仍旧站着一个哨兵，保护着村長，使他不至于受到报复。

阿丁格尔太太揭开床上盖着的床單，那張床上总是鋪得干干凈凈的。但是人家把他抬進來时，她看見他那样骯髒凌乱，她就請他們把他放在她自己的床上。她先拿了一壺水放在爐台上，随后就叫她的大孙子到地里去把她家里的人叫回來。

門口的人讓条路放那个小孩子出去。他已經和家里停着死人的人們一样，嘴唇緊閉，眼睛下垂。他很快就和他的父母、叔叔、嬸母們回來了。在这些兒子們的臉上有一种对于这一群看热鬧的人的鄙視，而在只剩下自己家里人的时候，就立刻现出沉痛的悲哀。但是不久以后，因为死者的神情和一般死人沒有什么不同，他們的悲哀也就变成一种通常的，適度的，善良的兒子們对于一个善良的父親的死的悲痛。

大致說來，一切都恢复了常态。走進屋里來的人都不再喊"希特勒万歲！"也不再举起他們的胳膊，而是脫了帽子和大家握手。那些褐衫隊的哨兵，他們本來是几乎要嚇跑这个老人，殺死这个老人的，这时候兩手沒有沾染着殺人的血，良心上也沒有痛苦，都回到他們自己的田地里去了。走过烏尔兹窗前的人都撇一下嘴。他們并不隱蔽自己的鄙視，并不害怕他們自己或者他們家里的什么人会喪失什么权利。他們还要問自己：为什么偏偏会是烏尔兹掌握权柄。他們再看不見他权勢煊赫，而是看見他像过去四天來他們看見的那样，嚇得哆嗦着尿褲子。在烏尔兹門前再不必卑躬屈膝了！再說那公有村，那是由他來評定賦稅等級的，大家现在

想起來就有另一种看法。任何一項賦稅減免本來还要更有价值。难道要为这个向烏尔兹低头嗎？

阿丁格尔太太的兩个媳婦帮她給她的丈夫洗身剪髮，穿上講究的衣服，把那件內衣塞進火爐里。她們又燒热了一桶水才把他洗干淨。她們又用剩下的水把自己也洗了，隨后換上星期天穿的衣服。

阿丁格尔那样希望要回去的那个“往日”，現在已經把它的大門打开。他这时躺在自己的床上了。吊丧的人也一个一个地來了，每人都由丧主招待一塊糕。葛尔塔的姑母匆匆地打开那个新婚的青年在獸医汽車上給她帶來的，裝着雜七雜八东西的箱子，因为阿丁格尔家这时候一定需要肥皂、黑紗和蜡燭。

現在一切都恢复了常态；死人終于巧妙地突破了这个村庄的包圍綫。

法倫貝尔格接到报告：第六个逃亡者找到了。是个死的。究竟怎么死的呢？那可和維斯特霍芬不相干了。那是慈悲的天父的事情，那是維特亥謨的法院，阿丁格尔所在地区的鄉村法院，以及当地市長的事情。

法倫貝尔格接到报告后，就走到叫做“跳舞場”的那个廣場去。那些参与这件事情的褐衫隊員和党衛軍都已經站好了隊。一陣陣粗暴的命令声。那一隊被拘禁的人已經疲累得要死，混身泥土，滿心絕望，但是还在迅速地輕輕移动，像是亡魂所造成的一陣風。司令官營房門口的右首，那兩棵未被砍伐过的法國梧桐，由于秋天已变成了紅色，在夕陽殘照之中閃耀。日暮了，晚霧从沼澤地帶瀰漫过來，籠罩着这个倒霉的地方。本生站在他那隊党衛軍前面，一副天使似的面孔，好像在等待着他的創造主的命令。

門左十來棵这样的法國梧桐，除了要用的七棵之外，昨天都已經砍倒了。統率褐衫隊的齐里希命令把那四个活着的逃亡者縛在樹上。每天晚上發出这样的命令的时候，那些被拘禁的人都感到一陣隱微的战栗，像僵死前的最后的寒顫一样，因为在旁边警戒着的党衛軍，連手脚都不許他們动一动。

被綁在樹上的四个人都沒有战抖。甚至費尔格拉勃也沒有抖一下。他張着嘴，瞪着眼睛朝前看，好像死神親自号召过他，要他从容就义。他臉上也有那样一种亮光在閃耀；相形之下，奥佛坎普的警繚灯只是一点可憐的灯火罢了。裴尔兹閉住眼睛；他的臉已不再像原來的那样温和、畏縮和軟弱；他变得冷峻而嚴肅了。他的思想很集中，他不再狐疑，不再畏怯，正在体会那不可逃避的命运。他感到華罗就站在他身边。

華罗的那边是那个鮑特勒，他是在越獄逃走时就立刻被打倒的。由于奥佛坎普的指示，他的伤口已經包扎了起來，虽然只是表面上包扎了一下。他也沒有战抖，他已經很久沒有战抖了。他就是八个月前衣縫里藏了外幣在國境上因为战抖而露出了馬脚的。他現在在華罗右首，可以說是吊着而不是站着，这个难得的光荣的地位，是他从來沒有敢夢想过的。灯光在他那湿潤的臉上照着。惟有華罗的眼睛里放出光芒。每逢華罗被帶到十字架前面的时候，他那差不多已經变成石头一样的心，不禁要重新跳动一下。葛格会在这里嗎？他現在所注意的并不是死，而是那隊被拘禁的人。在那些熟識的面孔中，他还發現了一个新的面孔。那个人是曾經住过医院的，就是略德尔那天早上去找过，要給葛格找个藏身之地的那个申克。

法倫貝尔格走向前來，他命令齐里希把兩棵樹上的釘子拔掉。兩棵光禿禿的、上面沒有綁着人的樹，眞像兩个墳墓前的十字架。

現在只剩下一棵釘着釘子而空着無人的樹，在最左端，在費尔格拉勃旁边。

“第六个逃走的人已經找到了！”法倫貝尔格宣布，“奧古斯特·阿丁格尔。你們知道他已經死了。他的死只能怪他自己。至于第七个呢，我們用不着再等待多久，因为他已經在路上了。國家社会主义國家毫不留情地檢举任何破坏民族团結的人。它保护应受保护的人，懲罰应受懲罰的人，消滅应該被消滅的人。在我們的國家里，再沒有逃亡的罪犯可以隱藏的地方。我們的民族是健康的；它要抛弃有病的人，殺死瘋狂的人。越獄事件發生还不过五天。这里——把你們的眼睛睜开，把这个牢記在你們的心上！”

于是法倫貝尔格就回到他的营房里去了。本生命令那隊被拘禁的人向前走兩公尺。現在那些樹和第一排人中間只隔着窄窄的一段地方。在法倫貝尔格說話和接着發出那些命令的时候，日光已經完全消失了。左右兩边由褐衫隊和党衛軍把这一列隊伍夾住。上面和四周全是霧。这时候，这些被拘禁的人都認为是毫無希望的了。其中信仰上帝的，認为上帝已經遺弃了他們。那些毫無信仰的，就听任他們的灵魂腐朽；因为肉体即使仍然存在的时候，灵魂也是可以腐朽的。那些什么都不相信而只相信人类的潛在力量的人，認为这个力量只活在他們自己的身体里，他們的犧牲是毫無用处的，他們的人民也許已經遺忘了他們。

法倫貝尔格坐在桌子后面。从他的座位上，他可以从窗戶里望見那些十字架的背后，褐衫隊和党衛軍的側面，和被拘禁的人的隊伍的前面。他开始寫他的报告。但是他也太兴奋了，不煩耐做这样的事情。他抓起电話听筒，按了一下按鈕，又挂上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一天算是完了，但是他自己規定的期限总还有三天。四天功夫能找到六个，那末三天功夫一定可以找到

一个。况且这一个已經被包圍，他再也不能睡一分鐘的觉。不幸得很，法倫貝尔格自己也不能睡觉了。

营房里面差不多已經昏暗，法倫貝尔格开了灯。从他窗戶里照出去的光綫，把樹的影子一直投射到隊伍的最前列。那些人已經站了多久呢？已經黑夜了嗎？可是命令还沒有來，被綁着的人肌肉在刺痛。突然倒数第二排中的一个人叫喊起來，使那四个人猛然一驚，撞在釘子上向前仆倒，把前面的一个人也撞倒了。他剛滚到地上，已經挨了一陣拳打脚踢，就乱叫乱喊起來。突击隊員立刻一拥而上。

就在这时候，集中营中央走來兩个警官，奥佛坎普和費色尔，他們戴着帽子，穿着雨衣，帶着公文夾子，一个勤务兵提着他們的皮包在后面跟着。奥佛坎普在这里的活动已經結束，海斯勒的追捕并不需要他再留在維斯特霍芬。

兩声号令，一切都恢复了原狀。挨过打的人和前面的人已經被拖走了。兩个警官并不向左右張望，就从十字架和隊伍前列之間走進了司令官的营房，似乎并沒有注意到他們走过的那条路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形。拿着皮包的勤务兵在門口站着呆望。过了一会兒，兩个人又走出來，走了过去。这一次，奥佛坎普往樹上匆匆瞥了一眼。華罗的眼光和他的眼光碰在一起。奥佛坎普几乎是使人觉不出來地稍稍停了一下。他的臉上顯出一种表情，其中有打招呼的意思，也有“对不起！”和“这应該怪你自己！”的意思，在这复雜的表情中甚至也許还有一点兒敬意。

奥佛坎普知道，他一离开集中营，这四个人就算完了。至多人家也不过讓他們活到第七个人被抓回來的时候——除非有人乱搞，或者失掉了耐心。

“跳舞場”上听得見汽車开动的声音，各人心中一陣慌乱。綁着

的四个人中，只有華罗一个人能够明白他們的死期巳經到了。但是葛格究竟怎么样了呢？也已經被人家找到了嗎？他果眞是在到这里來的路上嗎？

“第一个犯人一定是这个華罗，”費色尔說。奥佛坎普点了点头。他早就認識費色尔。他們都是心在國家的人，得到过許多軍功章。在魏瑪政府时代，他們有时候就已經在一处工作。奥佛坎普执行職务的时候，总是依照警察方面經常使用的方法。嚴刑拷打，疲劳審問，对于他不过是家常便飯。这些拷問一点也不使他覺得愉快，更談不上什么喜爱。他所必須檢举的那些人，在他看來，都是破坏秩序的敌人——这当然只是指他所理解到的“秩序”。甚至在今天，他也还是把那些他所檢举的人看做是破坏秩序的敌人——这也还是指他所了解到的所謂“秩序”。就这一点來說，一切都是很清楚的。只有在他考慮到他究竟是为誰工作的时候，一切事情才变得混乱不清。但是奥佛坎普不再去想維斯特霍芬和海斯勒的案子。他看了一下表。人家盼望他們在七十分鐘以內到达法蘭克福。因为有霧，汽車速度降低到每小时四十公里。奥佛坎普揩了一下車窗。他在一个灯光的閃照中看出一处村口。“喂！停住！”他突然喊叫。

“下去，費色尔！你今年喝过果子酒嗎？”当他們跨下車來，在暗霧中站在靜寂而凉爽的土地上的时候，他們巳經沒有了关于工作和焦慮的緊張情緒——这是他們現在不願意回想的。他們走進一家鄉村酒店，就是迈登海默等候他女兒艾利的那家酒店，因为她忽然得到許可去維斯特霍芬探望，其实这是她十分不願意的。

保尔·略德尔下班回來的时候，葛格簡直用不着問他什么話，他的臉巳經明明白白地表明了替他找隱藏地方的結果。

丽瑟尔做好了甜餅，等着人家誇奖，盼望听到一声"啊!"和"唔!"但是这兩个男人嚼着，好像那是蘿卜片一样。"你覺得不舒服嗎?"她問保尔。"为什么不舒服。是的，我出了一点岔兒。"他給她看燙伤的胳膊。这样不說一声多謝而低头悶吃旣然是有緣故的，丽瑟尔也就高兴起來了。她檢視一下燙伤的地方。她从小在家里就熟悉各式各样的工伤事故。她拿出一小盒什么軟膏來。葛格突然說："我不再需要綳帶了。丽瑟尔，你旣然在做大夫，就順便給我一点药膏吧。"

保尔一声不响，看着他的老婆毫不慌張地解开綳帶。大孩子們从葛格的椅子后面張望着。葛格瞥了保尔一眼。略德尔的眼光嚴肅而冷靜。"你眞徼幸，葛格，"丽瑟尔說，"破片沒有迸進你的眼睛。"

"眞徼幸！眞徼幸！"葛格重复地說。他看看他的手掌。丽瑟尔敷的軟膏很熟練；現在只有拇指上还纏着綳帶了。假如他把手放得自然一些，不会看出來是受了伤的。丽瑟尔突然喊道："等一下，别燒！"她接着又說："洗了还可以用。"葛格已經站了起來，把旧綳帶很快地扔在火爐里。烤完甜餅后，爐里还有余火。略德尔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注視着他的举动。"呸！"丽瑟尔說，她把窗戶打开，一小縷难聞的烟飄了出去，飄進城里的空气中，空气和空气，烟和烟，結合在一起。現在那位大夫可以放心睡覺了。那次上他診所去是一件多么冒險的事！他的手多么灵巧！多么能够表現出他的同情和理解。

"我說，保尔，"葛格很高兴地說，"你記得賣旧衣的摩瑞斯嗎?"

"怎么不記得?"保尔說。

"你記得嗎，我們常常把那个老家伙气得要死，他告訴了你父親，你父親打你。他站在旁边大声叫：'不要打头，略德尔先生，不然他要变傻的！打屁股！打屁股！'他倒很通情达理，不是嗎?"

“是的，很通情达理。你的父親一定打你打錯了地方，”保尔說，“要不然，你还要更聪明一点。”

只有几分鐘的工夫，他們还覺得比較輕松自在。可是現实的情况又把它們的不能抹煞和难于忍受的重量压在他們的心上。“保尔！”丽瑟尔焦慮地說。他为什么目不轉睛地盯着前面？她一点都不注意葛格。她收拾棹子的时候，迅速地瞥了保尔一眼；在打發孩子們睡覺的时候，又从門里很快地瞥了他一眼。

“葛格，”保尔在她出去关上門之后說，“可是說來說去，总得想个什么更好的办法。今天晚上你还得在我这里住一夜。”

“你知道現在各地区都已經有了我的像片嗎？”葛格說，“而且像片要傳給各街道的監視人看，再傳給看門人看嗎？慢慢地就傳遍了。”

“昨天你來的时候有人看見你沒有？”

“我不敢肯定。走廊里倒是沒有人。”

保尔的老婆進來的时候，保尔說，“丽瑟尔，你看，我渴得要命，簡直受不了。我真說不上为什么这样渴。請你就去給我們買点啤酒來。”

丽瑟尔把空酒瓶收在一起。她耐着性子走了。天呀，她的丈夫在焦慮着什么呢？

“我們要不要对丽瑟尔說？”保尔問。

“丽瑟尔？不！你以为她会讓我住在你們这里嗎？”

保尔沒有回答。他的丽瑟尔是他从小認識，而且認識得清清楚楚的，現在忽然在她心里有他所不知道的、完全看不透的地方。两个人都默默地思索着。“你的艾利呢，”保尔随后說，“你的老婆……”

“她怎么样？”

“她家里的情形很好，像他們那样的人認識很多人……我是不是应該到那里去？”

“那不行！她一定被監視着。况且你不知道她的意思怎样。”

他們又在沉思默想。太陽快在对面的屋頂后面落下去了。街道上已經点上了灯。薄暮时的余輝还淡淡地斜射進房來，好像它要在消失以前射到最遙远的角落里去。兩个男人同时感到，他們所想到的一切都已成为泡影。兩个人都留心地听着楼梯上的响声。

丽瑟尔帶了几瓶酒回來，非常兴奋。“眞怪，”她說，“有人在酒店里打听我們。”

“什么？打听我們？”

“有人問梅尼希太太，我們住在哪里。她說是不知道我們在哪兒住，他准是不認識我們的了。”

葛格站了起來。“我現在該走了，丽瑟尔。一切多謝。”

“你不和我們喝点啤酒再走嗎，葛格？”

“請你原諒，丽瑟尔，已經晚了。那么……”

她开了灯。“再不要老不來呀。”

“不会的，丽瑟尔。”

“你要到哪兒去呀？”丽瑟尔对保尔說。“刚才还叫我去買啤酒……”

“我不过陪葛格到拐弯的地方，我一会兒就回來的。”

“不！你别送我。”葛格大声說。

“我陪你到拐弯的地方，不要攔阻我。”保尔淡淡地說。

在門道里，保尔又轉过身來。“丽瑟尔，”他說，“听我說，你可不要对任何人說葛格來过我們这里。”

丽瑟尔气得滿臉通紅。“果然是出了事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訴我？”

"等我回來后再原原本本地告訴你。但是千万不要对人講，要不然，对于我，对于孩子們都不好。"

門关上后，丽瑟尔呆呆地站在那里。对于孩子們不好？对于保尔不好？她身上一陣热一陣冷。她走到窗前，看得見他們兩个——一高一矮——在路灯柱之間走着。她害怕。这时候天色已經很暗了。她坐在桌前，等待着她丈夫回來。

"假如現在你不立刻离开我……"葛格低声說，声音有点嘶啞，他的臉都气歪了，"你就毁了你自己，而且对于我毫無好处。"

"别說啦！我明白我在干什么。我帶你到哪兒，你就跟我到哪兒。丽瑟尔剛才回來的时候，我眞嚇坏了，当时我灵机一动，想到一个主意。要是丽瑟尔不說——她一定不会說，因为她关心我們兩个人——至少今天晚上你可以逃过危險。"

葛格沒有說什么。他的头腦里空空洞洞，差不多什么念头都沒有。他跟着保尔進到城里。假如想來想去总是沒有結果的話，那又何必想呢？只是他的心在跳着，好像要从它那不能安居的住所逃出來一样。兩夜以前，他要找丽尼的时候，和这情形多么相像！他竭力安慰他的心。你不能兩相比較；現在担風險的是保尔，不要忘了这一点。这是和爱情毫無关系的，这是友誼。你不能信任任何人嗎？甚至信任一个朋友，也得要有勇气。安靜一点吧！你不能老是那样跳动！你妨碍我的事。

"我們不要坐車了，"保尔說，"早十分鐘迟十分鐘沒有关系。先讓我告訴你，我要把你帶到哪兒去。今天早晨，我找那个該死的騷尔的时候，路过这里。我的姑母卡特琳娜住在这里。她开着一家运輸行，还不算小，有三四部車子。丽瑟尔的一个从奥芬巴赫來的弟弟預备替她做工。他以前坐过牢，因为他的血液里驗出了酒精成分，被吊銷了司机执照。他現在有信來，說要迟一些來，

讓我斟酌处理这件事。我姑母还什么都不知道，她也完全不認識他。我要把你送到那兒去。不論对于什么事你只要說'是'，或者就簡直不要說話。"

"那么，証明文件呢？还有明天呢？""你总应該数一、二、三，或者不要数二、一、三。現在你就得去。你必須找个地方过夜。你难道情願今晚先死去，明天再去弄一套真正的証明文件嗎？我明天再悄悄地到那里去。我一定再会偷偷地來看你的，保尔有办法。"

葛格碰了一下保尔的胳膊。保尔抬起头來望着他，扮了一个鬼臉，好像人家为止住小孩啼哭扮的那样。他的前額比臉上的其他部分都明亮，因为額上沒有那样多的雀斑。只要有他陪伴着，葛格就放了心。只要他不突然回去。

"你知道，我們随时都会被捕的。"葛格說。

"为什么又这样想？"

城里又亮又挤。保尔偶尔遇見一个認識的人就打招呼，人家也招呼他。这时候葛格总把头扭开。"你不能老是把头扭开呀，"保尔說，"沒有人会認出你來的。"

"你不是立刻就認出我來了嗎，保尔。"他們走到梅茲格尔街，这条街上有兩家修理厂，一个加油站，和几家酒店。保尔常在这条街附近走，因此有人屡次向他打招呼。这兒一声"希特勒万歲！"那兒一声"希特勒万歲！"这兒喊"保尔，好呀！"那兒也喊"保尔，好呀！"他們在門口还耽擱了一下——那里有几个褐衫隊員和兩个女人，还有从后面屋里出來的那个老头，他的鼻子今晚像紅宝石一样的發光。

"我們要到太陽酒店去。進去坐一会兒，保尔。"

"讓我先去問候一下卡特琳娜姑母。"

"嘘！"那老头哼了一声；提到她的名字就使他脊背上直冒凉

气。“來吧，小猫头，”那兩个女人說，把他夾在中間帶走了。隨着就有一輛貨車从院中开出來，把他們挤得向左右兩边靠住牆。当他們——葛格和保尔——走進院中的时候，葛拉貝尔太太，也就是卡特琳娜姑母，正站在門口，因为她剛打發走一輛貨車。長途运輸車总是在晚上出發的。

“我向你說的就是他！”保尔說。

“这个人？”那个妇人問。她略微朝着葛格望了一眼。她很結实，肩膀寬闊，可是身上的骨头却比肉多。在長着好些瘤子的前額上，有些蓬松的白髮。一对銳利的、凶狠的眼睛上面聳着白色的眉毛，看起來不像一个老太婆，而像一个生來長着白鬃毛的动物。她又瞥了葛格一眼。“成嗎？”她等了一会兒，就隨便把葛格的帽子打掉。“脫下來！他沒有便帽嗎？”

“他的东西还放在我家里，”保尔說，“本來他今天晚上住在我家里的，但是小保尔老是哭鬧，丽瑟尔以为也許是出疹子。”

“巧得很！”老妇人說，“那末，你們站在門口干什么？進來，要不就出去。”

“那末再見罢，鄂圖，你自己当心。”保尔說，手里还拿着那頂葛格头上打下來的帽子，“再見，卡特琳娜姑母。希特勒万歲！”

这时候葛格才仔細端詳了一下这位老太太的面孔——这就是以后几个鐘头內他必須从这上面找出活路的“地方”。現在又輪到她來打量他了，这是第三次，这一次極其認眞而徹底。他沒有閃躲她的注視——双方都沒有表示好感。

“你多大歲数？”

“四十三。”

“保尔又扯謊了。我的買賣不是收容老弱人的地方。”

“你为什么不先打听清楚我能做什么呢？”

那老妇人的鼻孔張了开來。"啊，我很明白你們这批人能做什么事。好罢，換換你的衣服。"

"請借給我一套工作服，葛拉貝尔太太，可以嗎？我的东西还都擱在保尔家里。"

"嗯！"

"我怎么会知道你們在夜里工作？"

于是老妇人开始駡起來，一直發了好几分鐘的脾气。即使她要动手打他，葛格也不会奇怪。他一声不响地听着，嘴唇上挂着一个淡淡的微笑；在那微弱的灯光下，她也許看見，也許沒有看見。等她發完了脾气，葛格才說："要是你沒有工作服借給我穿，我可以穿着短褲給你做工。我第一次到这里，怎么会知道你們这里的情形呢？"

"你还是把他立刻帶回你的家去罢！"葛拉貝尔太太冲着突然回來的保尔喊，他手里仍然拿着葛格的帽子。他跑到街上，在人群中人家向他喊着"万歲"，而他也揮舞着他的胳膊时，又想起了那頂帽子。保尔吃了一驚，扮了一个鬼臉。"請讓他試一試吧，明天再說。明天我一定來，你再詳細告訴我。"他赶快就跑开了。

这时候老妇人心平气和得多了，她說："要是沒有保尔，你这种人非餓死不可。我的買賣并不是养老院。跟我來！"

他跟着她穿过院心，对他來說，那地方是太明亮又太热鬧了。不斷地有人从酒店的后門，从其他的房間出出進進。已經有許多眼睛在朝他望望。有一个警察在开着門的車房里的一輛空車前面站着。这个人总不会是为了我才到这里來的吧，葛格心里想着，渾身都冒了汗。警察在要什么文件，并不曾注意葛格。"你自己揀一套衣服罢，"老妇人对葛格說。車房里有一部分凹進去有窗子的小房間算是办公室。警察心不在焉地看着葛格从地板上那堆

乱扔着的油污的工作服中找出一套來，然后抬起头望着那个光亮的、打开的窗戶，和那老妇人的大大的長着白髮的头。“原來是个女的！”他喃喃地說着。他走了之后，葛拉貝尔太太把头从窗戶里伸出來，兩臂靠在窗台上。那神气分明表示这个窗戶就是她的了望台。她大声駡着喊：“出去，到院子里去，你这个装模作样的懶家伙！那輛車一个半鐘头以內就要准备开往阿薩芬堡。赶快，赶快！”

葛格來到窗戶跟前。抬起头來說：“請你平心靜气地詳細告訴我，究竟我在这里应該做什么工作？”她的眼睛瞇起來。她的瞳孔盯着这个男人的臉。她以前听說过，他是一个不顧家的荒唐鬼。她本來相信这張面孔已經为墮落放蕩污毀，但是不論她怎样注意观察，却再也找不出什么痕迹。往常她那冷森森的眼光总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可是現在她自己却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覚到一股子涼气。她开始安詳地向葛格說明，他必須怎样來对付那輛車子。她仔細地在一旁看着他。过了一会，她走出來，站在葛格旁边，催促他动手。葛格手上的伤口不过剛好了一半，工作不久就裂开了。他用牙齒和左手把一塊髒布纏上的时候，葛拉貝尔太太說：“你要是把手弄好了，就赶快干；要不然，就回家去！”

他不再回答，也不再看她一眼。他在想，她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只能这样來对付她，一切事情到底总有个完。他耐着性子迅速地工作着，一会兒之后就疲憊不堪；他已經顧不得害怕，甚至顧不得思索了。

就在这时候，丽瑟尔在她那昏暗的厨房里等待着。十分鐘已經过去了，保尔还沒有回來，她就知道，他是陪着葛格走得更远一些了。發生了什么事故嗎？他們兩个人在干些什么？为什么保尔什么也不告訴她？

这天晚上像死一样地寂静。四層楼上的鎚打声，二層楼上的咒駡声，無綫电里的進行曲，还有街上从这个窗戶到那个窗戶的哄笑声，都不能淹沒这种寂静；更不能淹沒那走上楼梯的輕微的脚步声。

丽瑟尔一生中只有一次和警察打过交道。那时候她是一个十來歲的孩子。她的一个哥哥曾經鬧过一点乱子——也許就是后來死在战場上的那一个哥哥，因为她家里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和他一同埋葬在法蘭德斯了。但是当时曾經侵襲过她的那个恐怖却至今还殘留在她的心头。这种恐怖是和良心無关的，这是窮苦人的恐怖，是小鷄在老鷹面前的恐怖，被國家迫害的恐怖。这种由來已久的恐怖，比所有的憲法和一切歷史著作更足以表明國家是屬于什么人的。但是同时丽瑟尔决心要用手和牙齒，用机智和計謀來防衛自己，保护她自己和她的兒女們。

当她听見脚步声已經过了最后的楼梯口，确实是朝着她的屋子走來的时候，她跳起來，开了灯，唱起歌來；由于恐怖，她的声音又干燥、又迫促。她以为歌声和光亮足以表示她純潔無疚的良心。門口的那个人果眞是躊躇了一会才按鈴。

那个人沒有穿制服。丽瑟尔房里的灯光照在一个她不認識的、無精打采的、魯鈍的臉上，她覚得这是一个不誠实的臉。“一定是一个密探，”丽瑟尔心里想。在她的心里她常用这一类的字眼；她一定是从什么地方檢來的，保尔差不多沒有对她講过这些事情。那家伙一定是把他的狗牌照帶在里面的衣服上的。

“你是略德尔太太嗎？”那个人問。“是的。”“你的丈夫在家嗎？”“不在，”丽瑟尔說，“他出去了。”“大約什么时候可以回來？”“我实在說不上來。”“唔，他总要回來的吧。”“那就不一定。”“那么他是出远門了嗎？”“不錯，不錯，他出远門了。他的叔父死了。——”

她一半身体掩藏在門背后，一半在陰影里；她看到那个生疏的面孔在抽搐，顯然是感到了失望。"这該走了吧，"她心里想。但是那个人又轉过身來："他已經出門很久了嗎？""相当久了。""好罢，希特勒万歲！"甚至他的背脊也好像在失望。他聳了聳肩膀。

丽瑟尔又感到一次恐怖。假如那家伙向看門人打听呢？

她光着穿襪子的脚溜出去窺探，但是那个人并沒有打听。当她又回到厨房窗前的时候，看見他已經穿过那条靜悄悄的街走了。

那天晚上驅使法朗兹去訪問略德尔家的是一种只有一半可靠的希望，一种对于可能性的直覺。当他走过几条靜寂的街道向車站走去的时候，他覺得又失望又懊丧。他坐車到城市的另一端，他的脚踏車是存在那兒的一家酒店里的。最后他騎車出了城到住在郊区的赫尔曼那里去。

赫尔曼料到法朗兹一定会來，因此越等就越覺得不放心。法朗兹很少一連这么多晚上不來看他。今天晚上，赫尔曼虽然覺得法朗兹是來向他討主意的，他自己却出乎自己意料地更需要法朗兹。这个主意，是法朗兹为正确照办起見常是用安詳的言辞和安詳的眼光向他請教的，也正是法朗兹用來解脫自己而收到效果的。当脚踏車的鈴声終于在窗戶下面响起來的时候，艾尔絲就用她的圍裙擦抹了一下鋪着油布的飯桌，赫尔曼从抽屜里拿出棋盤來，掩飾着他的喜悅。

但是，今天晚上法朗兹在棹旁一坐下來，赫尔曼的喜悅就完結了。法朗兹的神色和平时不同；并且，他好久一声不响。

赫尔曼也不催他。終于法朗兹开口了，或者說，話从他嘴里冲出來了。赫尔曼最初只是注意地听着，隨后是驚訝，最后是着急了。法朗兹把他遇到的事情都說了出來，他怎样和艾利見过三

次面——在电影院、在市場、在頂楼上。他們怎样在一起搜尋葛格过去的生活，从他們的記憶里發掘認識的人們；他怎样根据这些綫索，一心一意只想找到葛格本人；怎样一切都完完全全失敗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完完全全？”但是法朗兹又沉默起來，赫尔曼等待着。法朗兹这才把一切經过告訴他，这許多并未和他商量过而独自办理的事情都是錯誤的，是無济于事的。赫尔曼驚訝地注視着他朋友的有些粗野而又有些迟鈍的臉，其中充分蘊藏着他的毅力。

法朗兹又談起來了，但是他談的并不是赫尔曼期待着的事。

“赫尔曼，你知道我是一个極其平常的人。我对生活所渴求的都是極平常的东西。比方說，我希望能够呆在我現在呆的地方，因为我喜欢在这里。許多人所有的那种冲动，希望到遙远的地方去，越远越好，我是沒有的。至于我个人呢，我願意永远呆在这兒。这兒的天空不太明亮也不太灰暗。人們不太鄉气也不太都市化。这兒应有尽有——烟和水果。只要我能够得到艾利，我就心滿意足。旁人也許渴望有許多女人，渴望有各种艷遇，但是我不。我只願对艾利忠实，虽然我知道得很明白，她在哪一方面都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她不过可爱罢了。假如我能够和她在一起生活，一直到老，我也就心滿意足了。可是現在我連再見她一面都不可能……”

“当然不行，”赫尔曼說。你找她的次数已經太多了。

“在星期日和艾利一同出去走走，这的确不算是奢望，但是我不能这样做。不，你不要那样驚訝地望着我，赫尔曼。我是得不到艾利的。究竟我能不能在这兒長久呆下去，也很成問題。說不定我明天就得走。

“我一生只希望有一些最平凡的东西——一塊草坪或一条船，

一本書，几个朋友，一个女孩子，一个安靜的环境。可是另有一个东西——求正义的渴望——早就進到我的生活里了，这还是在我很年輕的时候。我的生活于是慢慢地改变了；現在只是表面上看起來还平靜罢了。"

"我們的朋友中有一些人，当他們想像到另外一个德國將要現出怎样的面貌时——呢，他們对未來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夢想啊。

"但是，我并沒有这种夢想。以后呢，我也許还呆在我現在所住的地方，不过情形可能有点改变。还在那同一个工厂，不过那是另一种工厂。在那里我們为我們自己工作。并且在午后工作完畢时还是那样精神飽滿；我可以学習，可以讀書；那时候草地上还是很溫暖的。但是应該像馬耐特家籬边的这种草地。一切都应該在这里。那时候我要住在这个住宅区里，或者在那边山上，离馬耐特家和曼哥特家不远……"

"当然，聊聊这些也不坏，"赫尔曼說，"可是还得告訴我，这个略德尔，葛格的朋友，長得是什么模样？"

"長得挺矮小，"法朗兹說，"远远望过去像个孩子。你問这个干什么？"

"如果略德尔家里隱藏着什么人，那末他們的举动一定会正像你所說的那样。但是也可能他們沒有藏着什么人。"

"我刚才來的时候，只有略德尔太太和孩子們在家。"法朗兹說，"我在進門以前和出門以后都細听了一下。"

赫尔曼想："法朗兹現在根本不必管这件事。""像个孩子"这四个字几乎嚇坏了他；他今天已經是第二次听到这几个字了。假如我要有时間就好了。巴克尔在下星期初就要到美因兹。我缺少的只是时間。人家可能把这个孩子找出來，但是时間……时間……"这个略德尔一向在哪里工作？"

“在包克尔尼工厂里。你为什么又要問到他?”“只是隨便問問——”但是法朗茲覚得，或者他以为覚得，赫尔曼在瞞他，不肯把心里的話都对他說。

那天夜里，保尔和丽瑟尔并肩坐在厨房里的沙發上。他摸摸她的头和她圆胖的胳膊，好像他是不熟練地在尝試，就像第一次向她求爱时的情景一样，并且还吻她那泪湿了的臉。这时候保尔才对她說了一些眞情实話。葛格为了从前的事情正被秘密警察追踪着。按照新的法律，他会受到嚴厉的处罰。他怎么能把葛格赶出門外呢?

“那末，他为什么不把眞情实話告訴我?在我棹上又吃又喝的!”

丽瑟尔先是駡，在厨房里到处跺脚，她的面孔都气得發紫。随着她就开始啜泣，又痛哭起來，这一切現在都完了。已經过了午夜。丽瑟尔哭够了，但是每隔几分鐘她还在問:“你們为什么不对我說实話?”好像問題的癥結就在这一点上。

最后，保尔用和往常不同的干澀的声調回答說:“因为我不知道，把眞情告訴你，你受得住受不住?”丽瑟尔把她的胳膊从保尔的手里抽出來，她什么話也沒有說。于是保尔接着說:“假如我們先把一切都告訴了你，假如我們預先問你，他可以不可以呆在我們家里，那么你是說‘行’呢，还是‘不行’呢?”

丽瑟尔激动地回答:“那我当时一定說‘不行’!那有什么不可以?他只有一个人，而我們是四个人——五个。要是連我肚子里的也算上，有六个呢;这一个我們还沒有对葛格說起，因为他已經在取笑这一大群呢。你也应該对他說:‘親爱的葛格，你是一个人，而我們有六个——’”

“丽瑟尔，这关系着他的死活——”

“是呀，但这也关系着咱們的死活啊。”

保尔沒有說話，覚得非常难过。他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完全是孤独的。一切永远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了。这个家有什么用？孩子們滚來滚去有什么用？他說：“既然如此，你还希望我們把一切都告訴你！告訴你眞話！你假如不收留他，兩天以后，我讓你看报，你就会在國家法庭新聞欄，在立即执行的判决案欄中發現葛格·海斯勒的名字。到那时候，你后悔嗎？假如你能够預先知道这样的結果，你还会关上門，不收留他嗎？”

保尔离开了她一点，丽瑟尔又抱住头哭起來了。那时候她猛烈地啜泣着說：“現在你以为我是个坏人了。坏呀！坏呀！你从來沒有以为我是这样坏过。現在你將要抛弃掉这个坏东西——你的丽瑟尔了。是的，我知道你心上是这样想的；你想，現在你是非常的孤独，我們算不了甚么，只有葛格是你唯一关怀的人。是的，假如我預先知道事情的結果將要那样，將要变成‘判决立即执行’——啊，是的，那末我一定要收留他。也許我要不顧一切地收留他。我現在說不一定。那常常是一个臨时的迅速的决定。是的，我現在相信我是会收留他的。”

保尔心平气和地說：“你看，丽瑟尔，这就是我什么都不告訴你的緣故。因为一开始你也許不肯收留他，随后如果我們把一切都对你解釋明白，你就要覚得难过了。”

“但是，可怕的事情还可能發生，那就得由你負責。”

“是的，”保尔說，“这是我要負責的。这是由我而不是由你來决定的。因为我是一家之主，我是孩子們的父親。有什么事情我能立刻就說‘是’，而你却也許先說‘不’，随后說‘也許’，最后才說‘是’。但是等到你說‘是’的时候就可能已經太晚了。我却能够

当时就拿定主意。”

“但是明天你怎样对卡特琳娜姑母說呢？”

“这个我們以后再商量罢。現在先弄点咖啡，就像昨天葛格暈倒时你弄的那样。”

“假如看門人明天問到你，今天誰在咱們家，你就說是沙克森豪森的亞佛瑞德。”

“他为什么要問我？”

“因为他們也是受警察盤問的。警察也許要盤問我們。”

听了这話，丽瑟尔又生气了。“警察盤問我們！親爱的保尔；你知道，我是不会撒謊的。誰都能發覚我在撒謊。就是小的时候我也不会撒謊。甚至别人撒謊的时候，我的臉色就泄露出來了。”

“你剛才不是在撒謊嗎？假如你不能对警察撒謊，那末这里的一切就都要毁了。你也永远不再看得見我了。但是你如果照我吩咐的一字不差撒个謊，我向你担保，我們一定能够在星期日用我們的免費票去看尼特拉特对惠斯敦的比賽。”

“眞有免費票嗎？”

“当然有。”

半夜快到了，葛格剛在車房里躺下，立刻又被喊了起來，因为他修理的那輛車的司机說沒有修好。葛拉貝尔太太駡他，这次她的声音低，却很刻薄。他修理完畢，准备再睡的时候，第二輛开往阿薩芬堡的車也須要修理了。这一次葛拉貝尔太太一直站在他的后面，她一眼不放松地看着他的手指，批評他每个笨拙的操作，連他过去所犯的罪过也都駡進去了。这个鄂圖——葛格現在頂替着他的名字——过去的生活一定很下流放蕩，难怪他总在裝病，想要躲閃保尔替他在这里找到的糾正惡習的方法。等到第三

次葛格又准备躺下的时候，他却又該去修理工具，打扫車房了。

天已經快亮。这时候葛格才头一次抬起头來。葛拉貝尔太太楞住了。这个人果眞是不論受怎样的折磨都滿不在乎嗎？他居然覚得他現在所受的折磨还不算重嗎？驚訝使她安靜下來，因此，葛格也得到了安靜。葛拉貝尔太太回到她的办公室又从窗口伸出头來。葛格却蜷伏在一張長凳上。

葛拉貝尔太太心里想："也許我会和这个人相处得來的。"

葛格累得要死，盖着貝罗尼的大衣躺着。虽然睡不成了，他的心思却是無尽無休的一大串，思潮起伏变化得好像在做夢一般。"假如他們再不來找我回去，該怎么办呢？保尔只把我扔在这里就算完事了嗎？我就頂替鄂圖那个家伙嗎？"

他在設想，假如他必須永远在这里呆下去，他的生活会怎样。要离开这个地方是办不到的。永远不再走出这个院子，讓每个人把他遺忘了吧。最好还是憑自己的力量离开这里，尽快离开。但是如果有救援來了呢！又如果他已經走到半路上，几个鐘头之后又被逮住呢！

"假如他們逮住我，把我送回去，"他对自己說，"希望那是趁華罗还活着的时候。假如被捕不可避免，那就赶快一点，我可以和華罗一塊兒死。那就是說，假如他还活着的話。"这时候，他認为死是不可避免的了。本來是分布在一个人一生中，分布在許多歲月中的事情——从全力的奋斗，直到挫折，以至放弃，消沉和悲痛的再接再厉——所有这些，在一个鐘头里面，在几分鐘的互相交替之中，都在他心里全盤出現过了。最后，他精疲力竭，呆呆地望着天亮。

第六章

1

法倫貝尔格穿着制服仰面躺在床上，兩条套着長靴的腿挂在床边。他睜着眼，傾听夜的声息。

他用被子蒙住头。这时候至少有一个声音——从一个人的內心發出來的澎湃的浪潮的声音。最好是不要再傾听下去！他渴望要听見一个响声——一个不能預測是从何而來的警报声——使这个折磨自己的傾听告一段落。远处公路上一輛汽車馳过的声音，办公大楼电話鈴的尖銳的响声，甚至从大楼到司令官营房的脚步声，都能結束这个期待。但是，自从褐衫隊按照他們的仪式送走專員之后，整个集中营一直是死一样地靜悄悄的。那班人一直狂歡到十一点半鐘，在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鐘之間，因为下午發生的事件而徹底檢查了全部的囚犯营房。將近一点鐘的时候褐衫隊員和被拘禁的人們一样都精疲力竭，于是"跳舞"就突然中止了。

那天夜里，法倫貝尔格好几次猛然驚醒。有一次一輛汽車朝着美因茲开去，又有兩次朝着烏尔木斯开去；有通过"跳舞場"走來的脚步声，但是經过他的門前，向本生的房門去了；兩点鐘之后不久，办公大楼的电話响起來了，但是幷不是他日日夜夜期待着的第七个逃犯归案的报告。

法倫貝尔格几乎喘不过气來，就把被子从头上拉开。夜是多么寂靜！沒有警笛声、槍声和汽車声，沒有全体出动的大規模追捕的騷擾；这是一切夜里最靜寂的一夜，兩个工作日中間的一个平常的夜。天空中也沒有探照灯的穿射。在那一帶鄉間，秋天的星辰都消失在霧里；只有下弦月柔和而深微的光輝尋到了那些渴望着被尋到的人。在一天劳累的工作以后，一切的一切都靜靜地睡着了。除了从維斯特霍芬集中营發出來的一些叫喊声，有时候会把某一个人驚醒，使他坐起來傾听以外，这时候总可以算是太平無事了。一群正要从那地方撤走的兵老爺們的叫罵声，在最后一次升高以后，終于完全沈寂下去。因此，假如有人現在还醒着，这决不是由于外部的声响妨碍了他的睡眠。

"現在我要睡了，"法倫貝尔格对自己說，"奥佛坎普早已到了目的地。我为什么那样傻，要定出一个期限呢？为什么要讓人知道我定的期限呢？要不然，假如他們現在逮不住海斯勒，誰也不能怪我。不管怎样，我現在必須睡一会兒。"

他又把被子蒙住头。"他会不会已經逃出國去了呢？会不会我們所以現在找不到他，正因为我們將永远找不到他呢？他会不会就在这一刻越过國境呢？可是國境綫战时一样，是有哨兵警戒着的。"

他霍地坐起來。时間是五点鐘。外面一陣嘈雜声。对了，事情終于發生了。从公路，从营門口，傳來了汽車的声音和接收囚犯时的命令声。接着是模糊的，不規則地逐漸增高的鬧声，音節还不完全合適，也沒有那种又甜又苦的滋味。血还沒有流呢。

法倫貝尔格擰开几盞灯；但是当他覚得光綫似乎妨碍着他的听覚的时候，他又把灯关了。他預备好到外面去。他又傾听着集中营門口傳來的声音，滿怀着使他苦惱的而現在几乎就要实現的

那个希望。

在最后几秒鐘內，由于接收犯人而起的騷擾声增大了。这种声音現在似乎已經不是从个别的人發出來的，不再是从一帮服从外部的——虽然是很成問題的——权势的人們發出來的。这是一群冲出來的獵狗——可是每一条獵狗只是單独地任意地向漫無边际的荒野中冲去。現在是正在一陣兴奋之中，这一陣过去了，那一瞬間也就消逝了。鮮血的味道已經嚐到；但是正像地上的一切东西一样，这种滋味似乎也还不如期待的那样地道。吠声已經不很响亮了。

法倫貝尔格做了一种完全合乎人性的动作。他把手放在胸口上，他的下顎落下，他的臉因为失望而松弛了。这一切，在他的耳朵里听起來，是一串合理的，可以正确說明的声音。

外面有一些新的發号施令的声音。法倫貝尔格振作了一下，又把一些灯撑开。他按按电話鈕，按按电話插銷。

几分鐘之后，本生走过"跳舞場"，他听得見法倫貝尔格在緊閉的門里面像着了魔似的咆哮声。齐里希剛結束了他的报告：八个新收監的人，全是奥佩尔·魯塞尔斯亥談的人；他們都是倔强不羈的家伙，必須進行短期治療，使他們以后可以乖乖地接受他們新的計件工資的定額。

齐里希帶着一副小心翼翼的，沮丧的臉色，期待着、忍受着一頓新的滔滔不絕的斥罵。咆哮是他的主人通常出气的方法，可是却嚇唬不了他。但是这一次的申斥中沒有一个字提到他們过去的休戚相共的关系，甚至連一点暗示都沒有。他的大腦袋垂在胸前，沮丧地等待着。齐里希对于他主人的一切情緒感覺非常銳敏——是的，他的感覺是只用在窺伺他主人的一切情緒上面的——他非常明白，法倫貝尔格对他的态度在过去一个星期中是

有改变的：在越獄事件發生后的星期一，他們兩个人还都有一个患难之交的感覚，但是在以后几天中，法倫貝尔格必定是早已把他拋弃了。法倫貝尔格会不会完全忘掉他呢？会永远忘掉他嗎？假如人家所說的司令官調差的話是眞的，那末他——齐里希——又該怎样呢？法倫貝尔格会再把他帶着一起走嗎？还是他要單独留在維斯特霍芬？

法倫貝尔格那兩只挤在一起的眼睛——絕对不能令人畏懼，絕对不是生來探測深淵的，只是預备窺視堵塞的管子和漏斗用的——冷酷地盯住齐里希，甚至还含着敌意。这时候法倫貝尔格的确認为这件事多半要怪这个笨蛋。在这一个星期中，这个念头好几次在他的心上閃过，現在它已經变成确鑿無疑了。

齐里希利用法倫貝尔格稍息喘气的时間逼進一步，作一种信任的測驗。"司令官先生，我請求您批准对于負責看守那个特种苦役隊的守衛人員作以下的更动……"

本生在外面，現在也听得見法倫貝尔格的第二次咆哮。以后恐怕沒有什么机会再來开这种玩笑了。調查越獄案件前后情形的委員会一直到現在还沒有發表任何正式的公告，但是在党衛軍中已經到处傳說，这个老家伙恐怕再呆不上一个星期了。

接着是第二次沉默。本生走進來，只用他的眼睛微笑着。齐里希像一只被割了角的公牛，退了出去。法倫貝尔格用那一种人——好像他权力之大和掌权之久都是無可爭辯的事实——的声調說："新來的人必須要受自从越獄事件發生的那天起每个囚徒所受的一切刑罰。"他又用同样的語調詳細列举了那些刑罰。列举出來的刑罰中，一个比一个更殘酷。"这一來，那些半死的人里面有許多人就要完蛋了，"本生想，"这家伙还要大开一次玩笑。"

齐里希來到食堂。咖啡已經擺好。他心不在焉地在食桌頂头

他自己的座位上坐下。自从法倫貝尔格大声怒贼着特种苦役隊將不再由他負責，要另派烏棱毫特担任以來，他的眼睛前面就有了一層霧。食堂是那些食欲旺盛、身强力壯的年輕小伙子們的世界，他們把坚硬的牙齒咬進最結实，最滋养的食品——鄉村面包和梅醬里。他們从附近各处采办了丰富的食物，并且这一星期中的給养特别好，这是因为囚徒的伙食因为受罰而减少了。食桌上大壺的牛奶咖啡遞來遞去。維斯特霍芬的褐衫隊正在招待押送囚犯來的衛兵。那些小伙子們都大声說笑着、咀嚼着。“这里面有一个人，”一个人講，“他的嘴就不曾閑过，我們打开囚房的門，他向里面望了一眼，就說：‘这个車間眞不錯呀’。”齐里希瞪眼直視，往嘴里塞着面包。

2

霧已經散了一些；还剩不多几片，停留在馬耐特家和曼哥特家的蘋果樹之間。法朗茲騎着脚踏車冲过路上兩处隆起的地方。但是今天这种顚簸沒有給他一点乐趣，反而震动了他空洞的、由于睡眠不足而疲累的头腦。他騎着車在霧中穿过的时候，他的疲倦的臉覚得霧气又柔和又凉爽。

当他騎着車繞过曼哥特家的農庄时，太陽稍微有点透射下來，但是摘过果实的樹木不再閃閃發光了。在農庄后面，一片深綠，無止境地、寂靜地傾斜下去。人們很容易忘記赫希斯特工厂就在下面的霧中，全國几个最大的城市就在不远的地方。騎脚踏車的人不久就要成群結隊地順路而下。这是在谷物下面滋長起來的荒凉。这是离那些大城市門前不过三百公尺的古代的靜寂。恩斯特和他的羊群一旦經过，那地方就开始荒蕪。这片荒凉还沒有被人

征服；可是总有人想要征服它。每个人都得經过这个地方，每个人都願意离开这个地方。今晚家里生上火也不至于受不了。法朗兹向來并不特别喜欢恩斯特；但是今天早上他沒有遇見恩斯特，倒很惦記他，好像生命本身已經跟着恩斯特走到另一个領域去了。

过了曼哥特家的農庄，大地波浪起伏地傾斜下去，進到一处瀰漫着金灰色烟霧的，一無所有的地方，靜得好像还沒有人住过的一样。也許有人相信，这里还不曾有人來过。在这里决不会駐扎过帶着各种軍旗和各式各样的神的軍隊。各个民族决不会在这里發生冲突。甚至也不曾有过一个孤身的人，騎着他的小毛驢，在胸前挂着信仰的护甲，走進这塊地方來开辟蛮荒。在这里决不会有权势煊赫的人物帶着他們的侍从來举行选举皇帝的大典和盛宴，來参加十字軍和其他种种的战爭。这下面金灰色的一無所有的地方不会是曾經經歷过無数次盛敗兴亡的所在。要說在这里曾經發生过什么事情，那一定是在远古；否則就是什么事都还沒有發生过。

"我但願永远能够在这里騎車，"法朗兹想，"但願这条道路永远不要通到赫希斯特工厂。"但是空中已經傳來車鈴叮当的声音，安东·格雷納正站在飲食店前面。"我希望有一天親眼看見这家伙經过这地方而不花一文錢。"法朗兹这样想。他的臉上剛才还只反映着秋天的孤寂与荒凉，現在却浮出一种偏狹吝嗇的表情。然后这种表情馬上消逝了，他的臉色变得暗淡憂郁。想到安东的未婚妻就使他联想到艾利。

从飲食店的窗戶里飄出來一股温暖的气流。店里的年輕姑娘已經在那里生好了小爐子。她还添了一个新花样——給远处鄉村里來的工人們准备一种附帶咖啡的热食品。"你才从家里出來，怎么还喝得下咖啡?"法朗兹問。"我看你節省了自已的錢不算，还要

替我省錢罢?"安东反問他一句。他們兩个都不很愉快地騎車下山。他們現在已經到了一群人中間。突然一陣嗚嗚的喇叭声，大家赶快向左右閃开，一个党衛軍騎着摩托車急馳过去，他是安东·格雷納的表兄。"那家伙昨天夜里胡聊了一气，"安东說，"他还打听你呢。"法朗兹吃了一驚。"他打听你是不是情緒很好，是不是在暗中發笑。""我为什么会情緒很好呢?""我也这样問他。可是他已經喝得有九分醉了，这种醉醺醺的人跟誰都要吵架，比爛醉如泥的人还要討厭。不过那輛摩托車現在是他自己的了，他已經付清了款子。他說，凡是有摩托車的人都被派出去搜查全城。所有的大街小巷都封鎖了。""为什么?""还是为那些逃亡的人。""戒备得这样森嚴，"法朗兹說，"要逮一个光棍实在不应該是一件难事。"

"我也这样問过我的表兄，但是他說，这样的戒备也許是無济于事的。""怎么回事?""我也这样問过他。他說：'这样一个大規模的搜捕也不是一件容易事。'順便告訴你，他不久就要結婚了。你猜是誰?""安东，你这不是給我一个难題嗎?"法朗兹說，"我怎么会知道你的表兄要和誰結婚呢。"他竭力掩飾着他的激动。难道他的这个党衛軍表兄果眞打听过他的情緒嗎?"他要和布次巴赫的小瑪利結婚。""那不是恩斯特的爱人嗎?""哪个恩斯特?""那个放羊的。"安东·格雷納笑起來了。"喂，法朗兹，那个家伙算不了什么。誰也不会吃那个恩斯特的醋。"

这又是法朗兹所不能了解的，可是他也沒有机会問个仔細，因为已經到了赫希斯特的边界上，他們就要分手了。法朗兹走到有兩輛裝甲車攔住的一条街上。每个人都必須下車，推着車慢慢地向前走。人們的臉色都像空气一样灰暗，只有在一些金屬面上——脚踏車的車把，有些人口袋里突出來的一个瓶子盖，裝甲車隆起的圓頂——才有一点晨光反射出來。在法朗兹前面有一排

穿着灰藍色圍裙的女孩子走着，她們冷得手挽着手，肩挨着肩地挤在一起。法朗兹推車經过的时候，她們喃喃地正在說些什么。其中有一个人在說“法朗兹”嗎?他又轉过头來望了一下。从一只烏黑的独眼里射來一道銳利的光。他倒認識这个女孩子的，她有歪得很厉害的嘴，在她那丑陋破相的臉上披着一綹鬈髮。他在这星期初就已經見过她一次。她嘲諷地对他点点头。

在更衣間里大家都嗡嗡地低語着。“小木头……小木头……”“小木头怎么啦?”“他回來了。”“什么，在哪兒? 在哪兒?”“不，不! 也許星期一他会來的。”“哦，你怎么知道的?”

“昨天夜里我在船錨酒店，他的那个瘸子女兒進來了。‘他回來了，’她說，于是我就立刻和她到她家去。小木头正坐在床上，他的女人給他纏繃帶。他的头上也有一道繃帶。‘天呀，小木头，’我說，‘希特勒万歲!’‘是的，希特勒万歲!’他說，‘你眞好，立刻就來看我。’‘这算什么呢!’我說，‘請你对我講一下，他們怎样对待你來的，你談一談吧。’于是他說，‘卡尔，你能閉住嘴不說嗎?’‘那当然!’‘那么，我也是一样，’”他說。以后他就不再說話了。

3

艾利把她的一对棕色眼睛毫不轉动地盯住那个人，經过好几个鐘头的夜間審訊，那个人已經不是一个陌生的人了，他就是奥佛坎普。“請你好好地集中一下你的思想，海斯勒太太。你懂我的意思嗎? 也許你安靜地呆着的时候，你的記憶力会比你自由地到处乱跑的时候更强一点。这就容易把一切事情弄清楚。”

她的思想被那强烈的光綫烤枯了；她只能想她所看到的东西。她想：他的三个上牙的确是假的。

奥佛坎普就在她面前不远，那刺眼的灯光正射在他那刮过的脖子上，因此艾利的面孔有一会工夫躲在陰影里。"你懂得我的意思嗎，海斯勒太太？"

艾利用很低微的声音說："不懂。"

"假如在你还享受着自由的时候——你現在还能享受自由，是因为你和海斯勒感情不好，彼此分居的关系——你想不起什么东西，那么監獄，假如有必要的話，暗牢，也許对于你的記憶会有好处的。你現在懂得我的意思嗎，海斯勒太太？"

艾利說："懂了。"她的前額在陰影里的时候，她还能够想：假如他把我关起来，我会有什么損失？职業嗎？每天打兩打信給制袜厂商。暗牢嗎？总比这个令人头痛欲裂的光綫要好一点。

她那些从前几乎是不自覺的近于空想的念头，有几秒鐘的工夫有力而明确地把一切还可能成为問題的事情全盤想了一下，甚至想到死的可能性。只有在暫时的苦难和斗爭之后才会有持久的和平。曾經有人这样教給她，虽然那个教师和这个垂着棕色小辮的小女学生都不曾想到，这个空洞的教訓居然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上。

奥佛坎普走到旁边去了。艾利迅速地閉上眼睛，躲避那道使她不能呼吸的白光。奥佛坎普又極其仔細地端詳她——恐怕爱人都不会端詳得比他更仔細。今天他把十几个人——艾利是其中之一——在剛睡着的时候抓出來審訊。这个年輕女人对他所有的問話只說一声柔和的"是"或"不"來回答。她的小面孔似乎要在那个可怕的光綫下熔化了。奥佛坎普又來一次誘供："好罢，親爱的海斯勒太太，我們再从头开始。在你們結婚生活的初期——你回想一下——那个家伙仍然是怎样爱你，这是当然的。随后爱情有点兒淡了，但很快就和好如初，那时候是很甜蜜的，是这样吧，海斯

勒太太？是的，爱情的小火焰是怎样慢慢地，很慢很慢地不再熊熊地燃燒。你的丈夫怎样对你冷淡，在那时候，当你对于这种情形还沒完全灰心的时候，在你那充滿着爱情的心上是怎样痛苦，覺得这个偉大的爱情也許要完結了——你还記得嗎？”

“記得的，”艾利輕声地說。

“对，你一定記得。怎样有一个女朋友譏笑你，随后又有另一个諷刺你。他是怎样第一次在外面过夜，随后是毫無顧忌地三天四夜不回來，并且又偏偏是和那个女人在一起。你記得嗎？”

艾利說：“不。”“这个‘不’是什么意思？”

艾利想把头掉轉到一边，但是那强烈的光綫却有一种力量把人釘住。她小声地說：“我所知道的只是：他不回家。”

“你連他是和誰在一起都不記得嗎？”

艾利回答說：“我不知道。”

正如奥佛坎普所預料的，当審訊到这里的时候，一大堆不愉快的回憶掠过艾利的心头。在耀眼的警灯下，这些回憶像扑灯蛾一样地隱現出沒：那个肥胖的女会計員，兩三个活潑的在藍色短衫上綉着斐希特学会的紅徽章的姑娘，尼特拉特的一个衣衫不整的瘦弱的女鄰居，还有一个——这是她当初曾經妒忌过，而且妒忌得最長久的一个，也許正因为她沒有理由妒忌她——就是丽瑟尔·略得尔。丽瑟尔在那时候还不像現在这样胖，只是有点兒行动迟鈍，褐色的头髮而且性情爽利。假如艾利在受審时想到这个，那末她也就会想起略德尔的全家，想起法朗茲，想起和这些人有关联的一切事情。

照这样看來，奥佛坎普的全部審訊，像平常一样，是安排得很適当的。他的問話已經在艾利的記憶里挖出它們所要挖出的东西了。困难的是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那样温和、安静，把一

切都关在她的心里。奥佛坎普感觉到这全部審訊，如他們自己人說的，已經陷進泥坑里了。一个安排得最好的刑訊，碰到了这样的难关，甚至是一个最高明的警察碰到了，也是要栽斤斗的。在上千次訊問的摧毁性的錘打下，被審訊人的心不但不散开，瓦解粉碎，反而在最后几秒鐘里突然緊結起來，又变成坚强不屈。是的，錘打沒有把人的心打碎，反而使它更坚固了。況且，即使要把这个年輕女人的力量粉碎，她一定还是会重新恢复她的力量的。奥佛坎普把灯关了。一种柔和的間接射过來的光綫照滿了这間差不多一無陈設的屋子。艾利輕輕地松了一口气。在挂着帘子的窗户下面有一道异样的金黃色的光綫，这是晨曦。

"你現在可以走了。你要随时准备好再受傳訊。今天或者明天我們还要你來。希特勒万歲！"

艾利進了城，疲累得搖搖晃晃。在她經过的第一个面包店里，她買了一个热的甜面包。她簡直不知道該到哪里去，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她办公的地方去了。她希望在那里除了打扫的妇人外不碰到旁人，那末她可以不受打擾，在一处清靜的地方一直坐到九点鐘。可是这希望沒有实現。經理——一个粗野的老是起早的人——已經在那里了。"啊，早起——早起嘴里有黃金——这是我常說的。艾利，你就是嘴里的黃金。假如是旁人，那我敢說，你是晚上出去喝酒胡鬧來的。你不必臉紅，艾利太太。你知道，你这一下顯得多么漂亮。在你那小鼻尖上，有点什么又嫩又嬌的东西，还有你眼睛下面的藍圈兒。"

"我多么希望在我的一生中，能有一次有一个眞正的爱人！"艾利想，"葛格——即使他还活着——也不会再爱我了。至于亨利希，我簡直想都不要想他。法朗兹更不必說了。今天午后下了班，我要看看父親去。至少他是喜欢見到我的。他总是待我很好，將

來他也不会变的。”

4

“他們已經把我忘記在这个院子里了，”葛格想，“我來这里多久了，几点鐘还是几天？这个老妖怪一定永远不讓我出去了。保尔也不会再來了。”

人們都从自己家門口出來，往城里走。“喂，小瑪利，好好照料你自己。已經起來了嗎？希特勒万歲！”“不要那样忙，迈尔先生，你的工作不会跑掉的。”“早安，我的宝貝！”“那么，亞尔瑪，晚上見。”

他們为什么都兴高采烈？什么东西使他們这样快乐？因为天又亮了。因为太陽又普照大地了。他們每时每刻都是愉快的嗎？

“喂，”葛拉貝尔太太說，因为葛格的錘子停了一下。她已經在他背后站了几分鐘了。

葛格想：“假如保尔忘掉了我，假如我必須永远留在这里頂替他的小舅子，晚上睡在車房的板凳上，白天在这兒院心里。这本來是那小舅子应該过的日子。”

“你听我說，鄂圖，”葛拉貝尔太太說，“我和你姊夫保尔談过你的工錢。就是說，假如我决定雇用像你这样的一个人——这还不能就决定——一百二十馬克。”

“唔？”看見他似乎有点迟疑，她又說，“繼續做工罢，讓我和略德尔商量好了，旣然他是你的介紹人。”葛格什么也沒有回答。他心里面的錘击声那么高，又那么厉害，他以为整条街都会听得見。他想：“保尔在星期日以前到底会不会來？到那时他再不來該怎么办？我要等他多久呢？也許我得自己想法子赶快离开这里。

我最好别讓腦子这么兜圈子，不要老是想來想去。我对保尔有信心嗎？有。那么，我就得等他。”

葛拉貝尔太太还站在他的背后。葛格已經完全把她忘記了。她突然問：“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們有沒有取消你的司机执照？”

“葛拉貝尔太太，說來話長，今天晚上告訴你吧。我的意思是說，假如我們彼此能够把条件講妥，而我今天晚上还在你这里的話。”

5

保尔緊閉着嘴正在工作；配裝閉鎖器的时候，他兩腿分开站着，推动杠杆的时候，他像白鶴一样一条腿站着。他一面工作，一面挖空心思想着，要想出一个今天早上能够帮助他的合適的人。

他的車間里一共有十六个人，不算工头在內；工头不成問題是完全不可靠的。他們的赤裸的，冒着热气的軀干——瘦的或胖的，年輕的或年老的——都帶着一个人所能忍受的各种各样的伤痕；有的是生來就有的，有的是打架打出來的，有的是从法蘭德斯战場上或喀尔巴阡山战場上得來的，有的是从維斯特霍芬或达曉集中营得來的，有的是工作时受的伤。保尔曾經許多次看見过海得利希肩胛骨下的伤疤。这个人被一顆子彈从背穿到胸，居然能够活着，在包克尔尼工厂里当焊工，眞是一个奇迹。

保尔还記得，海得利希怎样在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里剛从野战医院出來，出現在埃歇尔亥謨：眼睛陷進去，架着兩支拐杖，抱着改造國家的宏願。那时候，保尔就已經得到了啓發。最使他感到这个海得利希的魔力的就是那很大的槍彈伤疤。海得利希很快就不用他那兩支拐杖了。他有时候想到魯尔区去，有时候又想上

德國中部去。他想到各处最艰苦的地方去。他这条命本來就是撿來的。但是，在他从埃歇尔亥談出發还沒有到达那些地方以前，諾斯凱，瓦特尔，列托福貝克这班人，就已經把他的起义破坏了。但是不論哪种彈伤都沒有后來那些和平歲月那样使海得利希流尽心血；失業，飢餓，家庭的困难，一切权利的剝夺，階級的分裂，宝貴时間的浪費，只爭論誰是誰非而不抓住机会立刻去做应該做的事情，最后就是一九三三年一月的那个最可怕的打击①。信心——信心本身——的种火燒尽了！保尔覺得奇怪，他何以在海得利希身上沒有注意到一个变化。根据这天早晨保尔对于他的观察，他簡直变成了一个連一根头髮都不肯牺牲的人，他所希求的只是做一輩子的工。也不管这是为誰做工和誰讓他做工。

"也許艾譔利希是合適的人，"保尔想。艾譔利希是車間里最老的工人，兩只嚴肅的眼睛上面長着一簇白色的濃眉毛，头頂上有一小塊白头髮。以前有一个时期，他是組織里的一个堅强份子，总是在四月三十日的晚上就挂出"五一"的紅旗，讓旗子可以在天剛亮的时候飄揚起來。保尔現在忽然想起了这件事。他以前是不大重視这些事情的，認为这是各人的癖好和特点。很可能，艾譔利希之所以沒有進集中营，是因为他是一个少不了的專門技術工人。再說呢，他年紀也很大了。他的牙齒現在也鈍了，他不願貪食任何的釣餌。但是隨后保尔又想起，他有兩次在酒店里看見艾譔利希和年輕的克拉尔，还有他的在艾尔木貝克的朋友們在一起，虽然在工厂里他們从不交談；而且他看見克拉尔常常在晚上从艾譔利希家里出來。保尔突然一下懂得了人們低声耳語的意思，正如同神話里的人，吃了某种食品以后，能够懂得鳥的歌唱一样。

① 指希特勒篡夺政权的政变。

是的，这三个人是一伙的，貝尔格尔也是他們里面的一个，亞布斯特可能也是。艾謨利希尽管已經卷起了他的旗子，在他年老的、嚴肅的眼晴里却仍然有一种警惕的表情。“他和他的同志們至少会懂得如何給葛格找一个隱藏的地方，”保尔想，“但是我还不敢問他們。他們緊緊地团結在一起，他們不願任何人挨近他們，他們不認識我，他們不輕易信任别人。可是，难道他們有什么不对嗎？他們憑什么要信任我呢？究竟在他們眼睛里我算得个什么呢？只不过是小保尔罢了。”

只要有人來联絡保尔的时候，他总說：不要讓我加入罢。我关心的只是我的丽瑟尔給我准备点好湯，縱然不給我預备湯匙也沒有关系。

而現在呢？明天呢？有一个急躁的、沙啞的声音，比那个臉色灰黯，一只裹着绷帶的手靠在破沙發上的客人本身还更真实、更持久的声音在对他說：喂，保尔，你为什么会相信他們給你这份湯、面包、花卷，做八小时工而不做十二小时，还有休假和游船票，是出于好意呢？是由于博爱呢？其实他們是由于恐懼才給你这些东西的。假使不是我們替你去干，你連这一点也得不到；給你这些东西的是我們，并不是他們。这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流了多少年的血，坐了多少年的監才換得來的。

他曾經回答說：难道現在你还要再干一次嗎？葛格正像昨晚他在葛拉贝尔太太院中离开他的时候那样很注意地望着他。葛格的兩鬢已經斑白，下唇起了皮，咬碎了。

假如我今天还找不到什么人，他就完了。我决不能胡想别的事。可是我怎样能找到人呢？坏人一定要出賣我，而好人却都隱藏起來了。他們都是隱藏得很嚴密的。

那边是佛利茲·烏特曼，他的兩条强有力的腿在那兒站着，

像一座雕像。在他那魁偉圓壯的軀干上刺着花，是一条温柔地盤繞着的藍蛇，帶着一个女子的头；他的兩臂上也刺着許多类似的小蛇。这个人以前做过軍艦上的焊工。他是一个有胆量的人，他喜欢冒險，他也交了不少大胆的人做朋友。他非常爱冒險。粉身碎骨，他非但不害怕，反而更能刺激他。

保尔想：对，烏特曼！他現在輕松多了。

但是，这也只有几分鐘的工夫。随后他的心又沉重起來了。突然間他覚得不妥当，他不能把对他是世間最宝贵的东西交付給这一双大胆的、繞着蛇的胳臂。烏特曼尽管可以滿不在乎地冒粉身碎骨的危險，但是对于保尔，这幷不是一件可以滿不在乎的事。烏特曼是不成的。

一会兒就到中午了。平时每逢太陽升到屋頂上，他总要嘆一声气。这是他的鐘表：每逢他的压力表上的銅管閃光时，他就知道离休息不远了。他想：我不能等到中午休息时再和他說——虽然这个他現在甚至还不存在。

那末，維納尔怎样呢？在所有的人里面他的天性最好。假如有兩个人爭吵，他一定出來排解。假如有人遇到困难，他一定帮他克服。昨天他还像一个做母親的那样替保尔包扎胳臂。

也許維納尔正是个合適的人选。他几乎是一个聖人，总是安安詳詳的。“是的，他，”保尔想，“我过一会兒就和他說去。”这时，金屬小尖管受着中午太陽光綫的映射，發出光來。費特勒尔輕声地喊：“嗨，保尔！”因为保尔有一次沒有准时把杠杆拉下來。

“不成，”保尔想。在他的头腦里有什么东西在警告他，虽然他的头腦平常幷不敏捷，也不会有預感。“維納尔这个人太看重他自己；如果我請求他，他会用一大堆話來推托，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他只願意繼續替人敷許多小藥膏，排解許多小爭端，安慰許

多小痛苦。"

費特勒尔又一次輕輕地警告他："保尔！"

呵，費特勒尔。他也不成。就在上星期，布朗特还批評过他，并且提醒他："費特勒尔，你以前每次罢工和每次示威游行都是参加的。"可是費特勒尔当时公然說："时代变了，我們也就随着变了。"

保尔沒有轉动头，只是从眼角里瞥了費特勒尔一下。"保尔昨天也曾經这样奇怪地看我，"費特勒尔想，"有什么事使他苦惱嗎？"費特勒尔大約有四十歲，他喜欢划船和游泳，所以看起來很結实、强壯。他的面孔寬闊而沈着，眼睛里也有一副沈着的表情。

在費特勒尔回答布朗特的話里，保尔想，本來沒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是一个空洞的回答。你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最近几年，費特勒尔总是那样沈着，非常誠恳，对于所有的人、所有的一切事物，都沉默寡言。的确，他是很好的，对于每一个人都很殷勤周到。保尔想，好像費特勒尔恰好走到他以前的生活的边界上，站在門口，等着有人請他進去，而他——保尔——就好像是那个看門的人。是的，費特勒尔向來是殷勤周到的。工厂里有一次升降机出了事故。这件事交到了劳动法庭，是一件麻煩的事。升降机剛裝好，他們自己的車間派了兩个人，和另外兩个人首先去使用这个机器。一条鋼索滑出了軌——这大約是施維尔特非格尔的过錯——四个人都受了重伤。費特勒尔自己一根鎖骨折断了。他們本來可以在法庭上要求巨額的賠償費，他們本來可以毁了施維尔特非格尔的，因为这畢竟是他的責任。可是費特勒尔劝服了其他三个人，把整个这件事故，連他自己折断的鎖骨也包括在內，都說成是無足輕重，不給施維尔特非格尔搗麻煩。这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想想看，在每个遭殃的人后面，还有妻子

兒女們会为丧失劳动力和賠償損害而哭鬧的。

"單憑这件事就可以信任費特勒尔嗎?"保尔又沒有把握了。也許布朗特也会那样办，根据团結友爱的精神，或者現在納粹匪徒們叫的別的什么名詞。但是布朗特也許要主張：責任問題不能忽視，疏忽正是因为缺少团結友爱的精神，因此施維尔特菲格尔应該受处分。

在工厂里的一切集会上，費特勒尔常常提出一些不太大的穩健的問題。他要仔細研究，他們应享的种种权利是否都得到保障。在这一点上他却是和布朗特一致的。

压力表上的銅管發亮了。快到正午了。汽笛馬上就要响。

保尔突然想起一件事，这件事不是行动，也不是發言——这是很偶然的，他从來不曾想起过。春天的时候，有一天厂里的人們都在說，下了工，全体工人都得到大礼堂去听元首的演說。于是有一个人說："該死的，我非到車站去一下不可。"另一个人說："去你的罢，沒有人会注意的。"第三个人說："这又不是强迫的。"保尔自己当时曾說："假如不是强迫的，那我就找丽瑟尔去！我們早就知道他要說什么話了。"突然間，很有些人溜了。这就是說，他們打算溜，因为三道門都上了鎖。有人知道，靠近守門人的小房子还有一个小門。那个門比洋娃娃家的門大不了許多，而全体职工有一千二百多人。可是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他們都想同时由那个門出去，連保尔也是这样想。"你們眞是瘋了，朋友們，"守門人警告他們。人群中有人說："这正是駱駝要穿过的針眼，可是……"保尔轉过头來，在費特勒尔那嚴肅深沉的臉上看到了从他冷靜鎮定的眼睛里發出來的一种胜利的光輝。

銅管头上的陽光已經消失了。这时候太陽在厂院窗戶之間的牆上照着。正午休息的汽笛响了。

“我得跟你談一会兒。”保尔已經在院子里等他。費特勒尔想：果然他心里有些事情。会有什么事使他煩惱呢。

保尔却迟疑起來。費特勒尔吃了一驚；站近了他才注意到略德尔的面貌和他以前想像的完全不同，特别是他的兩只眼睛不一样；这决不是狡滑而稚气的，而是冷靜而嚴肅的。“我要你替我出个主意。”保尔說出來了。“那么干脆說罢！”費特勒尔說。保尔又迟疑起來，随后他就很安詳而直率地接着往下講，“这事有关从維斯特霍芬出來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費特勒尔，关于逃亡的人。关于其中的一个……”

他說出这些話的时候，臉色都变白了，正像兩天前他听葛格告訴他的时候一样。費特勒尔剛听保尔說了几个字，也差不多連嘴唇都变白了；他甚至閉上了眼睛。院子里多么吵鬧！他們兩个都陷進什么样的帷幕中去了？

費特勒尔問：“为什么你偏找到了我？”“我說不出什么道理。我想也許是信任罢。”

費特勒尔堅定地克制住他自己。他咬住牙、嚴厉地粗声粗气地問了几句，略德尔的回答也是同样地嚴厉、粗声粗气；旁人也許以为他們兩个人在吵架。并且在他們有皺紋的額头和蒼白的臉上也表現出憎恨和爭吵的模样。最后費特勒尔輕輕地拍了一下保尔的肩膀說：“下工后三刻鐘到芬克小酒店里等我。我先得从头到尾仔細想一想。現在我还不能答应你什么。”

他們休息后的下半段时間，是他們从來沒有經驗过的最难忘的工作时間。保尔有一兩次特地朝着費特勒尔望望。他眞的是可靠的人嗎？他一定是可靠的。

那家伙怎么会想到我呢？費特勒尔想，我莫非还顯露出什么痕迹來嗎？啊，費特勒尔！費特勒尔！你一直是多么小心翼翼地

提防着，不讓人家在你身上找到什么，以致最后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了，消滅了。現在应該再沒有被人發現什么的危險了。

但是，他又接着对自己說，不管你自己怎样戒备，你自己也想不到，还是有点东西保留下來了。的确是保留下了，略德尔就覺察出來了。

当时我应該这样对他說嗎：略德尔，我也不能帮助你，你看錯人了。我和任何領導任何同志都已經沒有联系了。很久以前我就和我自己的人失掉了联系，我也許能够找到綫索，恢复联系，但是我沒有那么做，联系已經失掉了。我現在不通声气，所以不能帮助你。可是略德尔旣然对我表示信任，我应該这样回答他嗎？

我为什么会突然陷于孤立和与人隔絕呢？也許是因为無数人被捕，关系一个接着一个都断了。也許我果真已經不大热心去接上这些关系嗎？别人都把这些联系当作生死都不能离开，拚命地去找呢。

但是，我不可能墮落得这样厉害，还不至于这样厉害。我并不是完全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我仍然屬于这个革命运动，因为保尔已經找到了我。我也还能找到我的同志們，恢复我的联系。即使沒有他們，我也一定要帮他这个忙。老这么等待犹豫是不行的。当时的問題就是这样：万事一不順利，我就心灰意懶。我們对我們自己說：如果出了事，要不丢掉腦袋，至少也得在集中营里关上七八年。旣然如此，人家这样回答你——費特勒尔，你要我办的事犯不着我去拚命——就毫不足怪了。因为你自己早就做过这样的回答。当我們的領導机关解散的时候，我眞是痛心極了。但是一切都会順利的。是的，当領導机关解散的时候，我停止了活动，而葛格·海斯勒就正是在那个时候被捕的。

6

“这是我們臨別的最后一頓飯，”恩斯特說，“假如你的迈瑟先生在春天不把小森林后边那塊地賣給蒲洛卡斯基，那末我現在就用不着把他的羊放在别人的土地上去了。”“哦，那也不算很远，”欧格妮說，“从臥室的窗口我还能給你打招呼。”“离开总是离开了，”恩斯特說，“坐过來一些，吃点我最后的馬鈴薯烙餅吧。”“我那有这种閑工夫？”欧格妮說。但她却斜着身子坐到窗台上去，头伸在外面，兩只脚在厨房里。“我还得烤面包，預备一点菜，明天我們家的三个孩子都要回來：在六十六团里的馬克斯头一次請准了假，漢塞尔从学校回來，那个沒出息的約塞弗也要回來。他一定是想要錢。”“你告訴我，欧格妮，你的孩子，他也有时上这兒來嗎？”“什么样的孩子？”欧格妮冷淡地說。“不，不，星期天他沒有工夫，我的罗伯特是在維斯巴登旅館里学生意。”“在我看來，这种事情沒有意思，”恩斯特說。“他願意这样干，”欧格妮溫和地說，“他生性喜欢和客人們打交道。”“他有时上这兒來嗎？”“罗伯特干什么要來呢？迈瑟当然不会說什么話。漢塞尔不在这兒，馬克斯是老老实实的。可是那个約塞弗，如果他胡說八道，我同他斗一下，就会有吵架。我不願意这样。”“他到底为什么要胡說八道？”恩斯特又往下問，因为欧格妮已經在收拾他的空碟子，酒杯和刀叉，而他却想留住她。“那孩子的父親又不是犹太人。”“不是，幸虧只是个法國人，”欧格妮說。可是她已經站起來了。“喂，再見，恩斯特，把你的南利叫过來，讓我也向它說一声再会。喂，再会，南利。你是一只多么可爱的小狗。再会，恩斯特！”

她又歪着身子坐到窗台上，目送羊群远去。恩斯特現在背对

着这一幢房子，他把他的圍巾随便搭在脖子上，一条腿向前伸着，一只手叉在腰里。下垂的眼皮下面有一对目光炯炯的眼睛，好像一个軍隊將領正在改編他的部隊，也許还要因此改編整个世界。他發出簡短的低声的命令，讓那条小狗一会兒跑到这里，一会兒跑到那里，直到羊群变成一朵密密的，長長的小云彩，移到松林里去。

現在草地上多么空曠！在欧格妮的心里有一种感慨。当然，她并不是关心恩斯特。他在这里放牧三天，只是給她添了一些工作，說了一堆無聊的廢話。但是，現在这个小樹林把一切都吞沒了，他們也許已經跑出了樹林的另一头，可是这草地要一直空到明年！这令人想到，一切可能在我們眼前消逝的东西一旦消逝，就再不会像从前一样，剩下的只是靜寂空虛，令人黯然神伤。

赫尔曼在中午休息时間后走过院心，他遇見勒尔施正在向着上面發出簡短的命令，臉上的那种表情使赫尔曼不由得感到憎惡。赫尔曼抬头望了一下。小鄂圖，身上拴着繩子，空懸在一輛火車的一些車輪中間，笨拙地轉动着沈重的鉄軸。这个院子比街道低。一个車箱能够用起重机吊起或者轉动，恰好伸到院子上面。这个孩子輕輕地蕩來蕩去，他緊抓住繩子。他偶然低头望一下院子，在那么高的地方，院子似乎比他低得多；有时他又抬头看那个車箱，車箱似乎就要落在他的头上。操縱起重机的那个年輕工人不曉得向鄂圖喊了句什么，听起來并不凶狠也不譏誚，而是一种高兴、活潑的样兒。鄂圖顯然感到恐怖，有些不知所措。这种情形在一个学徒是常有的。

至于勒尔施本人，当別人在工厂里遇見他正在工作的时候，他有一种老資格技術工人的穩健沈着的神气。但是，現在他那說話的声調，他那种輕蔑的微笑，他眼睛里的表情，对于把这件簡

單的事情教給一个青年都是不大相宜的。赫尔曼从勒尔施身旁走过，那时他觉得这里發生的事情是与他無干的。他走过了三公尺又停下來了，因为他又覚得一切事情多少和他都是有点关系的。

赫尔曼在鉄梯旁边一直等到那孩子做完他的工作。他几乎僵直地站在勒尔施面前，仰起他那蒼白的面孔，眼睛也不霎一下，一張小嘴半張着。当鄂圖已經对勒尔施屈服，跟着他一起走过來的时候，赫尔曼說："开头总是这样的。你不应該抓得那么緊，相反地，要放松一些。根本不要想到你是吊在空中。那車廂上的裝置和你自己身上的，都經过了百來次的試驗。自从我來到这里，十年中間从來沒發生过一件事故。假使你有点害怕，你就应該想到这一点。可是头一次沒有不害怕的。我也是这样！"他把一只手放在鄂圖的肩上，但是那青年稍微把肩膀縮了一下，赫尔曼的手就滑下來了。他冷淡地望着这个老年人。他多半在想：这是勒尔施和我兩个人的事情，你懂得什么。

赫尔曼繼續往前走，听見那年輕的工人發出一陣哄笑。勒尔施向着上面發出一个簡短的命令，那声調好像他不是站在工厂的院子里，而是在兵营的操場上。赫尔曼很快地又轉回身來。看見那孩子的臉色变得慘白。他是怕人發現他干不了那种既犯不上要人家來命令，也不值得讓人家称贊的卑不足道的工作。这个孩子將來会变成什么样兒呢，赫尔曼心里想，他把好意当作叨嘮，把休戚相关当作老生常談。他也許是一个勒尔施第二，也許更坏，因为他学的尽是坏榜样。

赫尔曼穿过和街道一样高的兩个院子，走進車間的震耳欲聾的嘈雜声，和不断的白色黃色的焊接的火光中。到处他碰見微笑——那微笑在弄黑了的臉上不像眞笑，倒像是做鬼臉。他碰見斜眼的瞥視，白眼球似乎在滾轉，有点令人害怕，像黑人的眼睛

一样；他也听見几声呼喊，淹沒在隆隆的轟响中。我并不孤独，赫尔曼对自己說。我刚才对那个孩子的感想是無聊的，無聊之至。他跟其他的孩子沒有什么兩样。我要像父親一样照顧他——只在暗中照顧他，我要从勒尔施跟前把这个青年爭取过來，我一定办得到。我們要瞧瞧究竟誰厉害一些。是的，这可要有相当的时間！也許人家不会允許他有这个时間。他的思想离开了这个他突然給自己提出來的耗費时日的問題——那么突然，好像这个問題是旁人向他提出來的——回到了那个最迫切的、一切事情成敗所系的問題上。昨天，建筑师騷尔在刚下工以后就在他們約好只有在緊急情况下才用的会面地方等待赫尔曼。騷尔不知道那样輕率地拒絕了那个拜訪他的人对不对，他犹豫不决，非常痛苦。他看到的那个人的样子——矮小、藍眼睛、長着雀斑——恰好和法朗茲·馬耐特描述的保尔·略德尔相符合。

假如略德尔这个人仍旧在包克尔尼工厂里做工，那末，在那个工厂里有一个可靠的人可以把他探听出來。那是一个年紀較大的，很坚强沉着的人。他不曾受过迫害，因为在希特勒統治前兩年，他已經不大和人往來，人們就以为他是反对他以前的同志們了。这个人也許可以在星期一窺探一下略德尔。赫尔曼認識这个人不久，他相信給海斯勒預备的錢和文件可以交托給他，假如海斯勒的确还活着的話。赫尔曼虽然浸沉在一个平常工作日的轟响和火焰里面，他却考慮到他究竟是否应該为了一个人而冒这样大的危險。他計划着委托探听略德尔的那个人差不多是包克尔尼工厂里惟一可靠的人。为了一个人，讓另一个人冒生命的危險，是可以的嗎？要在什么条件下才是可以的呢？赫尔曼又仔細把全部事情考慮了一遍：是的，这样做是可以的。不只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

7

齐里希在午后四点鐘下了班。就是在平时，他也不大曉得該怎样处理他的閑暇时間。他不愛跟他的伙伴們到附近的城鎮去游玩，他对于这些人的娛乐方法不感兴趣。在这一点上，他还是一个農民。

集中营大門口停着一輛破旧的卡車，裝滿了要到萊因河去旅行的褐衫隊。他們慫恿齐里希上車。可是他如果这样办，他們一定要驚訝，甚至还要失望。从他們目送着他的神气，和他們的欢笑声的突然中止，顯然看得出來：他們和他之間是有距离的。

齐里希在通到利巴赫的田間小徑上踏着又脆又干的地面向前走，这样不会弄髒他那雪亮的長統皮靴。他穿过連接公路与萊因河的那条路。在一个醋厂前面，今天也还有一个哨兵——这是維斯特霍芬的最前哨。那个哨兵向他敬礼，齐里希还了礼。他在工厂后面走了一小段路。他望望那条海斯勒也許曾在里面爬过的溝渠。他望望根据那个"挂皮帽子"的叙述，認为是海斯勒曾經嘔吐过的地方。秘密警察已經把葛格·海斯勒逃到达理学校所走的那条道路仔細地勘察过了。齐里希也曾經在那里走过好几次。有几十个人从醋厂里走出來：这是一小群当地農民出身的季節工人。他們全都曾經被詳細訊問过。現在他們站在齐里希的后面。他們往那溝渠已經看过上百次了。他們都說了上百次：眞怪！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問題！他們大概还沒有找着那个人！可是—可是—都找到了！一个滿臉稚气、穿着他父親的肥大工人服的青年正在問齐里希："你們到底逮住他沒有？"齐里希抬起头來，向周圍看看。于是所有的人都赶快散开，一声不响，面色蒼白。凡是剛才臉上

还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情的人，立刻就把这种神情像一面禁止懸挂的旗子一样收起來了。有人对那青年說："你难道不曉得他是誰嗎？那是齐里希呀！"

齐里希在午后凉爽的陽光下，沿着田間小徑走着。那地方望不見河。在他看來，和他自己家鄉極其相似。齐里希是阿丁格尔的一个近鄰。他是在維尔特亥謨后方一个僻远的鄉村里長大的。

到处可以看見妇女們戴着藍色的白色的头巾，弯着身子在地里工作。現在是几月？現在該收割什么？馬鈴薯还是蘿卜？他的女人最近寫信來問他是否要回家，要是回家就可以通知他們家的佃農退租，把節省下來的錢來投資。因为他是一个老軍人，又有許多兒女，自然有許多特权。田庄的情形現在已經沒有困难，两个大孩子差不多像他們的父親一样身强力壯了，但是他們不能代替他。他一回去，他們以前迫不得已租出去的一部份地可以收回來自己耕种，一部分地可以种苜蓿來喂牛。他們現在買得起牛了。

齐里希把他一只穿着長統靴的脚放在葛格找到髮帶的那地方。几分鐘后，他走到那个綽号"小抽屜"的祖母轉弯的那条岔路。他沒有往上走到达理学校，而是立刻往下走到布赫腦。因为他口渴了。齐里希并不經常喝酒，他是偶然隔些日子才喝。

他在淡藍色的天空下走过那片静寂的土地。到处有鋤头閃耀着。在道路近旁的一个農妇，听見他的脚步声就抬起头來，用拳头擦一下眼睛上的汗珠，想把他看得清楚些。他想到必須長期呆在家里，心里非常难过。假如法倫貝尔格开除了他，或者法倫貝尔格自己被开除了，弄得慘到不能够留用一个人，那末，除了回家，他——齐里希——还有什么地方可去？过去的一切記憶折磨着他。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他从战場上回到他荒蕪的田庄的时候，

到处都是一片破敗，到处都是苍蝇，一群孩子——原來兩个，再加上每次放假回家添的一个。他的女人变得像干面包一样干癟粗糙，这一切都使他生厭了。她胆怯地用温柔的眼睛請求他把窗戶釘緊，特别是馬房里的，因为風吹得進來。她把那些長了銹的工具拿出來給他。他这时想到：这次可不像从前那样回家度假期，在釘上一些釘子以后，还可以回到那不須修理窗戶，也不須釘釘子的地方去；而是回到家就要絕望地、無可逃避地永远住下去。就在那天晚上，他到一家酒店去，的确，那是和这里的这家酒店——他在布赫腦村旁边的田地后面隱約看見的，用紅磚蓋成的有常春藤的这家酒店——相差不多。但是，那个混蛋店主当时对他說了一些不中听的話，他先是在暗中生气，随后就發起牢騷來了："唔，我又回到家鄉，回到这破酒店來了。唔，現在我又來了！他們把战事弄糟了，把我們挺好的，有办法的一場战事弄糟了。难道我还要和一班蠢才混在一起嗎？是的，他們是称心如意了。現在我齐里希多半要用指甲去刮掉那些霉点了。你們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拇指。我这是放低声音說話，我告訴你們，那是这样柔和，柔和得像夜鶯的声音。"齐里希，"庫特維次中尉曾經說过，"要是沒有你，我現在恐怕当了天使了。"可是他們却想把鉄十字勛章从庫特維次中尉的胸前扯下來，那些阿亨車站上的暴徒。我的法倫貝尔格中尉被流彈擦伤了抬下去，由庫特維次中尉來代替他的时候，他还在担架上跟我握手哩。"

"眞是奇怪，"那时候酒店里有一个还穿着灰綠色軍服，可是已經沒有肩章的人說，"这一仗我們居然敗了。可是你也参加的呀，齐里希。"齐里希向那个人扑过去，几乎把他扼死。那时候要不是他的女人在場，他們早就叫警察了。就是在以后的几年中間，他們也是由于可憐他的女人，才容許他呆在村里。他們看着那个

女人拼命地干活，当初要帮他一点忙，讓他随便用他們的打谷机，借用他們的工具。但是齐里希回答說："我寧願累死，也不接受那些雜种的东西。"他的女人說："为什么說人家是雜种？"齐里希回答："他們滾起來，还不如馬鈴薯快呢。"齐里希太太不論她自己的担負与痛苦是怎样大，她对她的丈夫一方面害怕，一方面也有几分崇拜。但是田庄都逐漸荒廢了，危机打击了所有的人，不管有罪無罪。齐里希和那些要借給他工具而遭他拒絕的人們异口同声地都咒罵起來。他不得不抛下他的田庄，搬到他岳父家的一小塊田庄上去。那一年，他們一家人像一窩猪似的挤在一起，眞是最可怕的一年。每天晚上他回到家，孩子們哆嗦得多么厉害！有一次，他到維特亥趕集，突然有人喊："齐里希！"那是一个当兵的伙伴。那个人对他說："來罢，齐里希，和我們一起來。这是你应做的事情！你是同道，你是战士，你是有國家观念的人，你是反对卑鄙的賤民的，反对魏瑪政府，反对犹太人的。""是的，是的，是的。"齐里希回答，"我是反对这些的。"从那天起，齐里希就可以蔑視一切了。現在用不着那說得好听的和平了；齐里希不要它了。

村里人驚愕地看見，有一輛摩托車每晚把齐里希接走，有的时候甚至是一輛汽車。假如那天晚上磚窰的工人們不走進褐衫隊常去的酒店的話，那就沒事了！一个眼色就会引起一場爭吵，接着就动起刀來。

比起他那个叫做家的令人窒息的老鼠洞來，監獄也坏不了多少；監獄甚至还要干淨一点，也有趣一点。他的女人因为这件不体面的事羞愧得要命，甚至痛哭；可是当褐衫隊开到村里，慶祝她的丈夫归來的时候，她也不由得擦擦眼泪，呆呆地張望着。演說呀，欢呼"万歲"呀，狂飲呀。酒店主人和鄰居們瞧得目瞪口

呆！

两个月后，在盛大的褐衫隊檢閱式中，齐里希看見他的老上司法倫貝尔格中尉站在檢閱台上。晚上他就打听到他的住处，跑去找他。“中尉先生还認識我嗎？”“啊，原來是齐里希！我們兩个都穿上同样的制服了！”

我，我又必須再和那些蠢才們攪在一起了，齐里希想。一看見眼前的鄉村街道，就使他想起他家鄉的那一条街，心里充滿了深沉的恐懼。連酒店的松动的門把也使他想起他的家鄉。

“希特勒万歲！”酒店主人非常高声地喊。随后就用他酒店老板慣有的声調說：“花園里有一处当陽的地方，也許先生喜欢在花園里坐坐。”

齐里希从敞开着的門口向花園里迅速地看了一眼。斑斑点点的秋天陽光从栗樹之間落射在空桌上。为了即將來到的星期日，桌上新鋪了紅格棹布。他轉过身來。甚至这个情景也使他回想起很多平凡的星期日，回想起他过去的生活，回想起最可憎惡的和平景象。他停在櫃台前，要了一杯新酒。那里原來站着几个人，都像齐里希一样，要嚐嚐当年的新酒的，現在都向后站开一步，皺着眉头看他。齐里希沒有注意到酒店里突然發生的安靜。他很快就喝起第三杯酒來了。他的血已經在他的耳朵里嗡嗡作响。他原來希望喝酒解悶，但是这次幷不能解悶。相反地，他滿肚子早就要爆發的深沉的恐怖仍然在增長。他要狂吼。他从小就懂得这种恐怖不安，它曾經使他做过最可怕、而且分明是最無耻的事情。这是一种極其下賤卑鄙的人类的恐怖，可能会做出獸性的行为。他生來具有的理智和充沛的力量，从小就被束縛住了，沒有得到指導，沒有得到解放，無法应用。

齐里希發現战爭是唯一能够使他舒服的东西。有人說，殺人

犯看見血就要發狂，他倒不是那样。其实發狂也是一种陶醉。而他呢，看見血就会平靜下來。他变得那样平靜，好像他自己的血从致命的伤口流出來一样。这是一种特別的放血。他只要看看就变得平靜，然后走开，睡覺也睡得安逸。

酒店里的一張棹子旁边，坐着几个希特勒青年团团員，佛利茲和他的隊長阿貝特也在里面。上星期佛利茲对于这个阿貝特还是盲目地一切都唯命是听的。酒店老板就是这个隊長的叔父。这些孩子們在喝甜蘋果酒。棹上擺着一盤栗子。他們把栗子剝开，把栗子肉放在蘋果酒里，讓它吸收酒汁。酒喝完后，栗子肉就帶着甜味了。孩子們正在計划着星期天的旅行。阿貝特是一个机警的孩子，皮膚黝黑，長着一对狡滑的眼睛；他已經懂得在他自己和这些年紀不相上下的参与这个計划的人們之間，保持一个讓人覺察不出的距离。自从齐里希進了酒店以后，佛利茲就不和大家商討旅行的事，也不剝栗子。他一看見齐里希就認得。他兩眼盯住了齐里希的背。他以前听見过关于这个人的許多流言蜚語，但是却不曾費腦筋去想过。

那天早上，佛利茲又被傳到維斯特霍芬去。經过一夜的失眠，他帶着一顆狂乱跳动着的心赶去。有一件事大大地出于他意料之外。集中营的人告訴他說，專員都已走了，那張傳票已經無效，他可以安心回家去。佛利茲如釋重負，就回到学校里。現在他沒有什么不如意的事了，除了那件短大衣。但是他情願放弃那件短大衣，免得老是为这件事弄得心神不安。今天早晨他对于工作，在服务方面，在团結同伴方面，干得多么起勁！他躲开柯柏勒——那个園丁。他多么傻，把一切都毫無隱瞞地告訴了这个老家伙，这个吸烟斗的家伙！那一整天，佛利茲还是和上个星期的佛利茲一样。不过他为什么那样心神不寧呢？他做了什么事情？只不过

說了几句吞吞吐吐的話！一个低声的"不"。一点后果都沒有發生。可是沒有后果的事就可以說从來不曾發生过嗎？直到五分鐘前，佛利茲还是圍了棹子坐着的那群孩子中最兴高采烈的。"你是用你的眼睛在空气里鑽窟窿嗎，佛利茲？"他驚醒了。

那个齐里希是誰？他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和一个叫做齐里希的人有什么共通之点呢？他和我們又有什么关系？人們談論的关于他的事情是眞的嗎？

也許那件短大衣眞的不是他的。旣然兩个人可以長得一模一样，为什么兩件衣服就不能一模一样呢？也許这时候所有的逃犯都逮住了，連偸我衣服的那个人也在內。也許他不承認那件短大衣是他的。这个齐里希果眞是我們自己人，也和阿貝特一样嗎？人們講的关于他的那些事情都是眞的嗎？我們究竟为什么需要他？偸我衣服的那个人为什么会被捕？他为什么要逃走？他究竟为什么被关到牢里去？

他仍然目不轉睛地望着那个他捉摸不透的人，那个威風凛凛的棕色的背形。齐里希正在喝第五杯酒。

突然有一輛摩托車來到酒店前面。一个褐衫隊員左腿还沒有从車座上伸下來，就向酒店里喊："嗨，齐里希！"齐里希慢慢地轉过身來，他有一副半醒半醉的面孔，幷不东張西望。佛利茲仔細地注意着这件事，也不知道他耽心的是什么。他的朋友們向那边望了一下，随后就不再看，繼續往下討論。"上車吧，"第二个褐衫隊員說，"他們到处找你。我打賭說你一定在这兒。"

齐里希从酒店里走出來，脚步有点沉重，但是身子还是挺直的，步子也很穩。他的恐怖不安已經消失，因为人家需要他，到处找他，这就給了他相当的滿足。于是他跳上車的后座，車子开走了。

这一幕前后只有三分鐘。佛利茲先已挪动了位置，以便看得見齐里希离开时的情形。齐里希的面孔使他害怕，那兩个人交换的一个眼色，也使他害怕。他渾身發冷。有些东西在他年輕的心里攪动。一个警告，或是一种疑慮。有些人認为这是生來就有的，又有些人認为并不是生來就有的，而只是逐漸形成的东西；还有人認为根本就沒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但是在他还听得見那輛摩托車的噠噠噠的声音的时候，这个东西却繼續不斷地在这个孩子的心里攪动着、顫抖着。

“你們找我干什么？”“为了華罗。本生又親自審訊过他一次了。”

他們走進那个星期初奧佛坎普和費色尔用作办公室的那座营房。門前稀疏地站着一群兴奋的褐衫隊員和党衛軍。本生現在顯然是担当起奧佛坎普的职务。在審訊的每个階段之后，就叫几个人的名字。每逢他打开門，人們都急着要知道他要叫誰。

華罗被帶到这座营房的时候，他怀着一个渺茫的希望：奧佛坎普也許还沒有走，只不过再重复一次無用的審訊罢了。但是只有本生在营房里，还有那个接替齐里希当特种苦役隊隊長的烏棱豪特。在本生的面孔上可以看出，末日已經來到了。

華罗的全部感覺这时候都匯合成一个感覺——口渴。多么可怕的口渴！他总不能消除它！每粒汗水都被挤干了。他干涸了。多么厉害的一团火！从他身上一切关節的地方似乎都冒出烟來。一切都变成蒸汽，好像不只他——華罗——要完了，連整个世界都要完了。

“你对奧佛坎普什么也不肯說。咱倆一定会相处得好一点。海斯勒是你親密的朋友。他把一切都告訴你了。快說，他的女朋友

叫什么!”

啊! 他們还沒有逮住他。華罗想，他最后又松了一口气，因为要牺牲的只有他一个人。本生看見華罗兩眼一亮，他的拳头就打过去，華罗撞在牆壁上。

本生用一种忽而柔和忽而高大的声音說：“烏梭塞特! 注意! 喂，她叫什么? 她的名字! 眞是忘了嗎? 我們很快就会查出來的!”

齐里希坐着車經过田野，向維斯特霍芬來的时候，華罗已經倒在营房的地板上。他并不覚得他自己的头在炸裂，而好像脆弱的世界正在被粉碎一样。

“名字，叫什么? 快說! 艾尔莎! 快說! 艾尔娜? 快說! 弗瑞达? 快說! 亜瑪利亜? 快說! 丽尼……”

丽尼——住在尼特拉特的丽尼，为什么葛格偏把这个告訴了我? 这个名字为什么正在这时候出現在我的腦子里? 他为什么不一直“快說、快說”地叫下去! 我說了什么嗎? 我是不小心把它泄露出來了嗎? “快說! 加特利娜? 快說! 亜尔瑪? 快說! 停一下，讓他坐起來!”

本生从門口向外張望，他眼睛里的火花在所有向他望着的眼睛里也引燃起同样的火花。他看見齐里希的时候，就向他招手，要他進去。

華罗渾身是血，靠着牆壁坐着。齐里希在門口冷靜地望着他。齐里希的肩上有一点亮光，那是秋天的一小角藍色。它最后一次告訴華罗，不管有什么样的斗爭，世界的結構是堅固的，并且將來还会是堅固的。齐里希有一会兒工夫屹立不动。以前从來不曾有任何人这样安定地，这样威嚴地等待过他。

这是死，華罗想。齐里希走進來，慢慢地把門关上。

那时是午后六点鐘。此外并沒有旁人在場。但是在星期一的早晨，在曼亥謨附近的奧佩納工厂里，有一个字条在大家手中傳遞着，以前華罗是在这个工厂里当过車間委員会委員的：我們从前的委員，代表厄恩斯特·華罗，星期六六点鐘在維斯特霍芬遇害。这筆血債在人民公審的那一天將要得到清償。

星期六晚上，当那隊被囚禁的人注意到華罗的那棵樹已經空了的时候，他們身上顯然看得見一陣战慄。籠罩着集中营的那种陰沉的压迫，齐里希的突然回來，压低了的鬧声，褐衫隊的集中，这一切征象都使他們有了心理准备，要他們相信这是当眞的事。囚犯們現在再不能够服从了，即使他們的生命全靠服从才能保全。有的人在隊中倒了下來，有的人走錯了行列。这些都是輕微的犯規，可是集合在一起，就打破了森嚴的紀律。毫不休止的威脅，逐漸加重的懲罰，还有每夜在囚房里發生的褐衫隊的暴行，都不再能嚇倒人，因为每个人現在都認定他自己是完結了。

華罗的死在褐衫隊和党衛軍里面打破了一种顧忌，这种顧忌几天以來使他們沒有走到極端，沒有殺害華罗。現在接着來的，才是不可想像的，夢想不到的暴行。裴尔兹、鮑特勒和費尔格拉勃并未像華罗那样迅速被害——对待他們的是一种比較緩慢的方法。烏梭毫特現在負責苦役隊，他要証明他是齐里希第二。而齐里希也要証明他仍然是原來的齐里希。法倫貝尔格則要証明他仍然保持着統治整个集中营的威权。

在維斯特霍芬掌权的那帮人中，也还有不同的意見。他們認为这些情况是不能容忍的。法倫貝尔格一定要尽快撤职，他帶來的和他后來召集來的那批党羽也必須随着他撤职。發表这些意見的人并非希望地獄告終，正义來臨；他們只是要求縱然在地獄里，

也要有秩序。

不論法倫貝尔格的行动如何粗野，他对殺害華罗和后來的一切暴行，只是默許，并不曾命令。他的思想早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只要这个人繼續存在，他的思想就不能从这个人身上离开。他好像自己是一个被追捕的人，吃不下飯也睡不着觉。要用什么方法來对付海斯勒，要是把他活活地逮回來的話——这才是他要親自仔細处理的一件事。

8

“是下班的时候了，迈登海默先生！”裱糊匠头兒佛瑞兹·舒尔兹用一种輕快而活潑的声調喊。整整半个鐘头，他就准备好这句話。迈登海默的回答，也正是他所期待着的：“你交給我好了，舒尔兹。”

“親爱的迈登海默，”舒尔兹忍住笑說；因为他很喜欢这个老人，这时候这个老人正在梯子上蹲着，一副嚴肅的面孔，可憐的小鬍子，“总隊長布朗特先生还会送給你一个奬章的。可是你現在下來罢，眞是什么都完工了。”“什么都已完工了嗎？”迈登海默說，“沒有这样的事情。只不过是完成到布朗特不会知道什么还沒有做完的程度罢了。”“你还要怎么样呢？”“我的工作一定要十全十美，不論是給布朗特做，还是給孙德海默做。”

舒尔兹很有趣地向上望着迈登海默。他像一只松鼠爬在樹枝上那样蹲在他的梯子上，充滿了在一个嚴厉而看不見的雇主面前尽責任的那种自覚心。

当舒尔兹穿过那些空空的，顏色已經塗得很鮮明的屋子，走進楼梯間的时候，所有的工人們都在喃喃抱怨。史第姆貝尔特，

一个納粹党徒，喃喃地訴說超过工作范圍了，超过工作时数了，并且要求解釋理由。舒尔兹鎮定地帶着笑眼問："你难道不願意替你的总隊長多做半个鐘头工嗎？"其他的人都低声微笑着。史第姆貝尔特的面孔立刻变了色。所有的人又覺得好玩，又覺得难为情。在通到楼梯間的第一間屋子的門坎上站着艾利；她早已靜悄悄地上了楼。小徒弟正在打扫，他在她背后露出牙齒來笑。她問："我的父親还在这兒嗎？"舒尔兹大声喊："迈登海默先生，你的女兒！"迈登海默在梯子上問："哪一个？"舒尔兹回答說："艾利！"这个人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艾利想。

迈登海默像一个年輕的小伙子那样攀着梯子下來。艾利已經有好几年不曾到他工作的地方來找过他了。他看見他心爱的女兒站在那間寬大、空洞、准备好等人搬進來住的屋子里，驕傲和快乐使他返老还童了；因为他在夢中曾經給他的女兒裱糊过許多这样的屋子。他立刻看出她眼睛里的悲哀和她的疲倦。她的面孔似乎因为疲倦而更加嬌美了。他領着她到处走，样样东西都指点給她看。

小学徒是第一个从神魂顚倒中醒轉來的人，舌头咂了一声，挨了舒尔兹一个嘴巴。他的伙伴們說："她眞是个美人兒！这个老家伙居然生出这样一个女兒！"

舒尔兹赶快換了衣服。父女兩个挽着臂在米盖尔街上走，他跟在后面，保持着一段距离。"这就是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艾利說，"他們还要來叫我的，也許就在今天晚上。我听見脚步声，就嚇得跳起來。我眞累得要死。"迈登海默說："冷靜一点，我的孩子。你什么都不知道，这不就得了嗎？你只要記着还有我在。我不能拋弃你。但是在这半个鐘头里，你最好不要想这件事。我們且到这里來坐坐。你喜欢吃什么冰淇淋？雜样的嗎？"

艾利这时却真想喝一杯滚热的咖啡，但是她不願意扫她父親的兴。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他总帶她吃冰淇淋。他說："再要个甜点心。"

这时候，裱糊匠头兒舒尔兹恰巧也从街上走進这家咖啡店來了。他走到他們的桌子跟前。"你明天一早还要到这座房子來的吧，迈登海默?"迈登海默驚訝地說："当然罗!""好罢，那末明天見吧，"舒尔兹說。他等了一会，看看迈登海默会不会請他坐下。他和艾利握手，直望着她的眼睛。艾利多半不会反对有这样一个活潑、漂亮，長着端庄而坦白面孔的男子來跟他們同座的；單独和父親坐在一起，总是有些無聊的。但是迈登海默却怏怏不乐地望着舒尔兹，一直到他告辞。

9

"你在家里吵了架嗎，略德尔先生？要不然，你怎么会乐意跑到这兒來和我們在一起呢?"芬克小酒店的主人問。"我的丽瑟尔和我是不吵架的，可是，我如果要不到免費票帶回去，她今夜一定不讓我進門。你知道明天是惠斯敦对尼特拉特的决賽。就是为了这个，我才这么早就來讓你賺我的錢呀，芬克先生。"保尔在芬克小酒店——这酒店就是用店主老芬克的名字命名的——里等待費特勒尔，已經有一个多鐘头了。他从窗口望着街上。街灯都已經亮了！費特勒尔应該是六点鐘來的，但是他囑咐保尔無論如何要等他。

在酒店的窗子里放着兩个用軟木雕成的瓶子，形狀好像戴着無边帽子的小人。保尔小时候跟着他父親到芬克小酒店來的时候，这兩个瓶子就已經在窗子里了。保尔从这兩个瓶子就想起，人們

怎么会想到做出这样無聊的东西，好像他自己是不屬于做出这种無聊东西的那种人的世界一样。他想：我的父親是有作为的。保尔的父親和他兒子一样矮小，由于在战爭中染着的瘧疾，在四十六歲时就去世了。"要是我活着的时候还能够做点什么，"他的父親曾經說，"那么我要到荷蘭的阿美龍根去，在威廉的大門口拉一堆屎。"①

現在我最好能够吃点排骨和酸菜，保尔想，但是，我總不应該把丽瑟尔預备星期天用的錢都吃光。他又要了一杯淡啤酒。有一个人一边走進酒店一边問："你还在这兒嗎，还是已經要走了？"这是費特勒尔，他來了。保尔心里想，他大概什么人都沒有找到。費特勒尔的臉很嚴肅很緊張。他好像沒有馬上看見保尔。但是当他满不在乎地站在櫃台旁边的时候，他覺得保尔一直在看着他。他臨走时才在保尔的肩上拍了一下，随便在最近的一張椅子的边上坐下："八点十五分在奥林比亞电影院旁边，在公共停車場，一輛小型藍色奥佩尔汽車。这是車的号碼。他得立刻上車。有人等着他。仔細听我說，我要把一切都准备妥当。假如我的女人到你家，她該用什么借口拜訪丽瑟尔呢？"到这时候保尔才把他的眼光从費特勒尔身上移开。他望着前面，然后說："糖餅的制法。""告訴你太太，你給我尝了一塊你的餅。假如我太太到你家要餅的做法，而海斯勒的一切都很順利，那么就告訴我的女人說，希望我們喜欢这种餅；但是要是出了什么岔兒，那就告訴她說，劝我們当心不要吃坏了肚子。""我立刻就去看葛格，"保尔說。"过一个多鐘头，再讓你的太太到我家來。"

費特勒尔立刻站起來走开了。他的手又在保尔的肩上輕輕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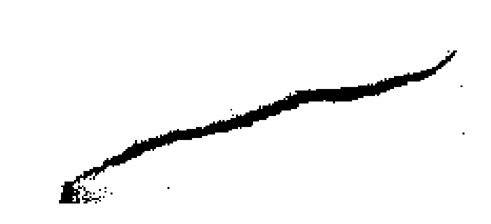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敗后，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在荷蘭的阿美龍根隱居。

拍。保尔在那兒靜靜地坐了一会。他覺得費特勒尔的手那么微微的一拍，是一种含有心照不宣的尊敬和兄弟般的信任的暗示，比任何表示好感的方式更深刻的一种接触。这时他才充分領悟到費特勒尔帶給他的那个消息的重大意义。鄰桌的一个人正在卷紙烟。"請給我一支，朋友。"

在失業期間，为了忘記飢餓，他曾經吸过一种坏烟，以后听从丽瑟尔的劝告，就为節省錢而不再吸烟。現在那支卷得不很好的烟在他的手指間慢慢地燒完了。

他站了起來。他沒有耐心等电車，就步行到城里去。街上的人在他左右兩边一掠而过。他在事件的進展上总是有一份責任的。他在黑暗的門道里等待着，一直到他鎮定下來。他緊貼着牆壁，讓酒店里出來的一群人走过。从街上傳过來星期六晚上的喧嘩。在这样的夜晚，他也常常想法擺脫丽瑟尔到酒店里來，因为在星期日是整日相聚的。院子里的人比昨天还要多。他看見葛格蹲在地上，在一盞街灯的光亮下錘打着。昨晚他把他帶來时大約就在这个时候。車房里办公室的窗戶亮着，足見那位女老板娘在里面。

葛格听見背后有脚步声走近，就把身子弯得更低一些。他錘打着一塊薄鉄片——錘直了又錘弯，錘弯了又錘直。他覺得有人在他背后站住。"嗨，葛格，"他赶快抬起头來，又赶快低下去；他不使勁地輕輕錘了兩下。保尔臉上有一种使他莫名其妙的表情。經过了兩秒鐘苦惱的时間。他不能理解保尔的臉色，这臉色在極其庄重的嚴肅之中又帶着几分詭秘的神情。保尔在他身边蹲下，檢查了一下薄鉄片。"办妥了，葛格，"他說，"八点一刻在奧林比亞电影院旁門，一輛小型藍色奧佩尔車。这是汽車号碼。立刻就上去。"葛格又把錘平了的薄鉄片錘弯了。"那是什么人？""我不知



道。”“我不知道是不是該这样办。”“你必須照我說的办。鎮定些。我認識安排这件事的那个人。”“他叫什么？”保尔躊躇了一下，回答說：“費特勒尔。”葛格匆忙地在他的記憶里搜索。許多年來的一大堆名字和面孔都現了出來，但是就想不起这个人。保尔只得又說：“这个人是絕对可靠的。”“好罢，我照办，”葛格回答。“我現在進去，”保尔說，“和我姑母說妥，讓你立刻就可以去取你的东西。”

葛拉貝尔太太沒有异議，这就使保尔放了心。她退到桌子后面，这个桌子差不多占滿了整个房間。灯从天花板上挂下來，挂得很低，照着她那濃密的、蓬松的白髮。桌上放着賬簿、圖表、日曆，一塊孔雀石下压着几封信。一塊山形的孔雀石上有一只鐘，还有墨水缸和放鋼筆鉛筆的槽，她这件东西在她十六歲訂婚时曾經很喜欢。这是世界上最普通的桌子，最普通的工厂办公室。除了这位女人自己，这里沒有什么稀奇的东西。一陣風把她吹到这地方來，她就尽量把这地方搞得很好。这院子里所有的人都曾經見过她的丈夫怎样殘酷地打她，也見过她怎样回打。战爭使她的丈夫和情人都送了命。她的孩子也死了二十年了，是患百日咳死的，葬在烏尔舒林修女会管理着的考尼希斯史坦坟園里。当时她回來的时候，院子里的人們都瞪大着眼望着她，她就知道她的秘密是尽人皆知了。她的运輸工人都以为她的生命也就算完了。她跺着脚咆哮：“給你們工錢是要你們張着嘴發呆的嗎？快点干！快点干！”从那时候起，在她那里，就沒有人知道休息是怎么回事，她自己更是如此。

也許她今天晚上心境温和了一些。她不应当讓这个人到略德尔家拿他的东西去嗎？为什么保尔不給他帶來？帶來不就完事了嗎！好罢，讓他去拿他的破爛东西來罢。至于工錢呢，等他在这

里决定干下去的时候再說。她喜欢他。她有办法使他开口說話。他有一种神气使她想到老家。他一定也是从那个寒風透骨的地方來的——从此以后他就覚得任何的風都是柔和的。他似乎可以說是一个同鄉。現在最要緊的是，他应該把迁移的事情办妥。可以讓他睡在車房的里間，可以支起她那去世的葛拉貝尔的床——这眞是用得得当。

保尔又回來找葛格。他說："喂，葛格……"

葛格回答："說妥了嗎，保尔？"保尔要走的时候有点迟疑；但是葛格說："走的——走吧。"他沒有說声再見，也沒有看一眼，就迅速地走到街上。他們兩个人的心里立刻而且同时都感覚到那种深沉、細微，而且不可遏制的兴奋，这是只有在人們預感着他們永远不会再見面的时候才体驗到的。

葛格坐在一个能看到酒店后房的挂鐘的地方。过了一会，葛拉貝尔太太从办公室出來，走到他跟前。"現在歇一下罢，"她說，"把你的破爛东西拿來。"

"我倒想把这里的事情都做完，"葛格說，"那就可以在路德尔家过夜。""他家孩子在出疹子。""我已經出过了，你倒不必替我担心。"

那个女人还是站在葛格后面不动，但是找不到理由催他去。"來，"她突然說，"我們喝杯酒祝你上工。"他吃了一驚。他覚得只有在院子里的車房前面埋头工作才比較安全。他害怕在最后一分鐘会發生什么預料不到的事情。他說："自从我遭了倒霉的意外以后，我就决心不再喝酒。"葛拉貝尔太太听了大笑："那末你要堅持多久呢？"

他似乎認眞地想了一会兒，然后說："再有三分鐘。"

在拥挤的酒店里，他們受到了很热鬧的欢迎；葛拉貝尔太太

是一个老主顧。經过一陣子热鬧的招呼以后，就不再引人注意了。他們站在櫃台旁边。

葛格在这里看到兩个中年人：是一对夫妻。兩个人親热地挤坐在旁人中間，面前擺着啤酒杯。兩个人都是胖胖的，都挺高兴。唉呀，这不是克拉普罗德夫妇嗎？不是那管理垃圾車的克拉普罗德他們嗎？不記得有一个什么議案，女的贊成，男的反对，兩个人吵起架來，后來因为我們忍不住笑，他們兩个人就忽然惱羞成怒了。可是你們兩个人現在千万不要回过头來呀。親愛的克拉普罗德夫妇，我又見到你們了。只是你們千万不可向我这边回过头來。

"祝你成功！"葛拉貝尔太太說。他們碰杯。"他这下是不会走了，"她想，"这下算講妥了。""好罢！我現在就到略德尔家去。多謝，葛拉貝尔太太！希特勒万歲！再見！"

他穿过院子去換衣服，把借來的工作服叠得整整齐齐。他想："一会兒我就把你的大衣和你的那一切零碎东西送还給你。我要去找你，不論你在哪里，总要把你找到。我要在晚上去看你的表演。我要欣賞你的藝術。看你翻双筋斗，不，只要翻簡單的筋斗。我要在散場时等着你，要談一談彼此脫險的經过。我想知道你的一切，在我們兩人之間不应当再有什么隔閡。哦，費尔格拉勃說：你死了。誰会相信那个費尔格拉勃的話呢？"

他在大門口躊躇了一会，才走到街上。他覚得好像有什么东西遺留在院子里，似乎是什么很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他想："我沒有丢下什么东西呀。我是已經在街上了。我已經走过三条街了。我早就从那院子里走出來了。要改变主意已經太迟了。"

他已經看到沙弗尔街口貼着各种顏色的廣告的沒有窗户的牆壁，灯光已經照射在他前面的人行道上，好像一些殘缺不全的字

母，紅色的和藍色的，沒有任何意义。在他过去的生活里，曾經有一天晚上被这种藍色和紅色的光照得斑駁陸离。大教堂里冷冰冰的，那时他是年紀最小的一个，心里充滿着幼稚的恐怖。他沿着沙弗尔街走，經过一些停着的汽車。他認出了那輛藍色的奧佩尔車，对了号碼，正相符合。但願一切順利！但願保尔沒有受騙。保尔，即使你受了騙我也决不怪你，因为比你更聪明的人也受过騙。不过事情到这最后一分鐘，假如还出什么岔兒，那还是很遺憾的。

葛格走近的时候，車門从里面打开了。車子立刻开走。这車里的气味多么古怪，又香甜又濃郁。他們穿过几条小巷，开上大街。葛格向开車的人瞥了一眼。那个人毫不理会，好像沒有他在車里坐着一样；直挺挺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瘦長的鼻子上架着一付眼鏡，因为兴奋而磨动着的下顎，这一切到底使葛格想到誰呢？他們向东車站开走。葛格在一点閃动着的光亮中發見了那种似乎有些使他感到不安的濃郁香味的來源：那是車窗旁边一个小筒里插着的一支白色丁香。他們已經到了东車站的后面。他們以一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疾駛。那个开車的人老不开口，好像他簡直不知道有人坐在他車上一样。“我多半眞是空气做成的，”葛格想，“他使我想到誰呢？对！有点像裴尔兹！你瞧，我們絲毫都不曾夢想到这次坐車。不过，裴尔兹在布赫腦村打碎了眼鏡，而你的眼鏡却是明亮的，完整的。你为什么不說話呀？我們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呢？”

葛格好像在听任那个人擺布——好像他根本就沒有坐在車上——他并沒有把这些疑問高声提出來。那个开車的人連一眼都沒有看他。他歪坐在那里，很不自然，好像只要他不碰葛格，那車里就算沒有葛格这个人。

他們过了东公園。葛格想：圈套現在随时可能抽緊。随后他又想：不对，一个安排圈套的人的举动不会这样；他要滔滔不絕，花言巧語，要設法騙你。裴尔兹要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会像这个人一样一声不响的。随后他又想：要眞是一个圈套呢？那么——

他們到了瑞德尔瓦特住宅区，在一条寂靜的街上的一座黃色房子前面停住。那个人下了車。甚至在这时候，他也沒有看葛格一眼；他只是擺了一下肩膀，招呼他下來。兩个人進了过道，由过道進到屋里。

葛格首先感覺到的是一股强烈的丁香花的香味。桌子上放着一大束白丁香，在朦朧的光綫中閃耀着。那屋子房頂不高，却相当寬敞，因此偏在一角的灯光只照亮了一个小小的部分。

那屋角里有一个穿着藍色短褂的人站起來，这个人有点像男孩子，又有点像女孩子，又有点像一个妇人，这是这一家的女主人。她并不十分親热地來迎接这兩个人，至少因为是他們过早地打攪了她的讀書；她把書丢在椅子上。

“这是路过我們这里的一位老同学，我就把他帶來了。我想他可以在我們家过夜罢？”

那女人完全漠不关心地說：“当然可以。”葛格和她握手。他們互相看了一眼。那个男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望着，好像他的客人这时候才开始从夢中人物轉化成眞实的人。“也許你願意先到你的房里看看罢？”她問。

葛格瞥了那个男子一眼，微微点了点头。也許这是他第一次从他的眼鏡后面望着葛格。那女人走了出去。

葛格这才有一点安全的感覚——不是保証，只是一种安全的希望——他看見樓梯上彩色的地毯，牆上發亮的白漆，那个女人

的長長的腿，剪短了的光潤的头髮，很覺得愉快。

他可以独自住在这間屋子里，可以思索，这眞是一件意外的事情。

她出去以后，他就把門鎖上了。他擰开水龍头，聞了聞肥皂，喝了一点水。他在鏡子里面簡直不認得他自己，他就沒有敢照第二次。

大約就在这个时候，費特勒尔走進了他岳父的家；他和他的女人在那里占着一間屋子。他要是独自住着，也許会把海斯勒帶回家的。旣然不是独自住着，他就想到克雷斯博士了。这个人早先在包克尔尼工厂工作，后來在卡塞拉工厂。費特勒尔在一个工人夜校里認識了他；克雷斯在那里敎化学。他們常常見面，后來是克雷斯向他的学生学習了。克雷斯虽然生性懦怯，但是在一九三三年的时候，却曾經勇敢地拥护他認为正确的事情。就在那时候，他給了費特勒尔这个生死攸关的回答："親愛的費特勒尔，再不要帶着募捐簿到我这里來，也再不要拿那些犯禁的报紙到我这里來，我犯不着为一本宣傳小册子去冒生命的危險。將來等到有什么値得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再來找我。"三个鐘头以前，費特勒尔就照着克雷斯的吩咐做了。

"可回來啦！"費特勒尔太太听見樓梯上她丈夫的脚步声，就这样想。她虽然不喜欢等待，可是她又不屑于上厨房去找旁人。在头几年，他們是和大家在一起吃晚飯的。鬧了几次彆扭以后，大家就同意讓这一对年輕人在晚上單独吃飯。費特勒尔夫妇現在其实不是年輕人了，他們結婚已經有了六年多。可是自从第三帝國成立以來，費特勒尔家的情况正和許許多多人家一样，不僅他們对外界的关系和关联看不透，認为只有一半是可靠的，甚至他們的时

間感覺也是模糊的。他們覺得自己沒有着落。当又混过了一年的时候，連他們自己都非常驚訝。

当初費特勒尔夫妇不願意有孩子，因为他們正失業，并且相信，他們要献身于其他事業，而不是教育孩子。現在——那时候他們相信——他們一定要沒有顧慮，不受拘束，以便一旦接到号召，可以立刻走上街头，为爭取自由而斗爭。現在——那时候他們相信——他們还很年輕，即使再过些时他們也还是年輕的；因为在他們看起來，“現在”就好像是早晨，那个“再过些时”也就好像是晚上，兩者是在前途大有希望的同一天里。在第三帝國时代，他們不願意有孩子，因为这些孩子过些时也許会被人强迫着穿上褐色制服，被訓練成大兵。

費特勒尔太太逐漸把她全部的心思都集中在丈夫身上。她注意他，照顧他，几乎是像对待孩子一样，不惜任何代价总得把孩子帶大；然而一切已經成長起來的东西往往也还不得不遭受摧殘。就在最近一年，兩个人的結合情况时好时坏。費特勒尔夫妇在希特勒执政的头一年还有一种共同生活，正像兩个年輕人处在同样的危險境地，生活在同样的凄風苦雨之中一样。他們的愛情由于互相愛护并未發生絲毫动搖。到后來他們的一些老朋友逐漸被捕的被捕，隱藏的隱藏，費特勒尔太太就常常自己在想，她的丈夫是不是要做一些新的策划，或者只是等待时机。当她問到他的时候，他总是給她一些犹豫不决的回答；甚至就是他对于他自己也好像优柔寡断。这天晚上，費特勒尔到这时候还沒有回家，她就把所有一切模棱兩可的回答解釋成肯定的回答。她等候他——他向來是准时回家的——的时間越長久，她就越明白，一定有什么和他們从前的共同生活有关联的事情阻碍着他。这个从前的共同生活具有这样一种性質，只要有它的一点气息，甚至只

是一个回憶，就足以使一个人完全变得年輕。

費特勒尔还在門廳里的时候，她就看見他臉色生动，兩眼發光。“仔細听我告訴你，格利特，”他說，“你現在要到略德尔家去一趟。你一見那个女人就会認得的，粗壯的身材，飽滿的胸脯。你向她要糖餅的制法，她一定会給你寫下來的，而且还要向你說一句話，她說的話你一定要仔細听好。她或者說：我希望你們喜欢吃；或者說：可不要吃得太多。你必須把她說的話告訴我。無論如何，你來回都要繞路走。你立刻就去。”

格利特点点头，走了出去。事情不再是懸而不决了。旧的关系又重新联系上了，也許原來就不曾斷过。她一开始繞路到略德尔家去，就覺得在長期的停頓后，一定也还有旁的人已經开始干起來了，就在此刻，并且毫不畏縮。

略德尔太太沒有馬上認出費特勒尔的女人，因为她的兩只眼睛都哭腫了。丽瑟尔灰心失望地瞪着这位來訪的生客，她希望她会变成她的保尔。

費特勒尔太太立刻就猜到这里出了什么岔兒。可是她沒有得到消息不敢就回家。她說：“希特勒万歲！請原諒我，略德尔太太，在晚上闖了進來。我也覺得來的时候太不凑巧。但是我打算問一問糖餅的制法。你的丈夫給我丈夫嚐过了。他們是朋友，你知道。我是費特勒尔太太。你不認得我嗎？你的丈夫沒有告訴你，說我來要糖餅的制法嗎？

“略德尔太太，現在請鎮靜一点，安靜地坐下來。我們的丈夫既然是朋友，我既然來到这里，也許我能給你帮点忙。請不要客气，略德尔太太；我們兩人之間是不需要客气的。在这种时候，更不需要一点客气。請不要哭了。來，坐到这里來。告訴我，究竟为什么难过？”这时候她們已經到了厨房里，在沙發上坐下。丽瑟

尔又在流泪了。

"路德尔太太，路德尔太太！"費特勒尔太太說。"情况总还不算很坏。假如真是糟了，我們也可以想办法。难道你的丈夫什么話都沒有对你講嗎？他沒有回家來嗎？"丽瑟尔啜泣着回答："只回來一会兒。"費特勒尔太太說："那么他是被傳了嗎？""他非自己去不可。""自己？""他非去不可。"丽瑟尔回答，声音有点疲倦。她用她兩只裸着的胳臂向左右兩边來回擦着臉上的眼泪。"他回來的时候，傳票已經送來了，他回來得那样晚。""现在他还回不回來呢，"費特勒尔太太說，"你要鎮定点呀。"丽瑟尔聳聳肩膀，她一点力气都沒有，疲倦不堪地說："是的，他会回來的。他要是不回來，就是給扣留了；他們一定会把他扣留在那兒的。""可是这时候你怎么能够知道呢，路德尔太太？他得等着；那里总在傳人，不論白天晚上，川流不息。"丽瑟尔用她沉思的眼睛凝視着前面；至少有几分鐘工夫她沒有哭。突然她轉过头來向着她的客人說："什么东西的制法？糖餅嗎？不，保尔沒有提起。他見了傳票很驚惶，立刻就急忙地走了。"她站起來，哭腫了眼睛，在厨房桌子抽屜里乱翻一陣。費特勒尔太太很想再問她几句，她相信能够从丽瑟尔那里打听出一切事情。但是她不敢問她丈夫不讓她知道的那些事情。

丽瑟尔这时找到一支鉛筆头，她从她的賬本上扯下了一頁。"我渾身都在發抖，"她說，"你自己寫一下好嗎？""寫什么呢？"費特勒尔太太問。"五个分尼的酵母，"丽瑟尔啜泣着回答，"兩磅面粉，加兩磅牛奶，一直攪到它稠了，再加一点鹽，使勁揉……"

費特勒尔太太回去时經过黑夜籠罩着的街道，她可能想到，那無数的模糊的偶然事件，那一半真实一半想像的威脅，现在都变成明顯而且具有一定的形狀了。她沒有时間去思索这些。她把一切

都抛开，只注意采取適当的繞彎的道路，注意着有沒有人跟在她后面。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又是旧日的空气，它扑到人的臉上，好像是降霜一样。这是旧日的昏暗，在它的掩护下，标語貼了出來，口号寫在板壁上，小傳單从門下面塞進去。假如这天正午有人問她劳动的狀况或是斗爭的远景，她一定会完全像她的丈夫一样聳聳肩膀。現在她还沒有經驗到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毫無結果地訪問了一位哭泣的女人。但是她又投入了她那旧日的生活中，突然間，一切事情都变成可能的，馬上就可能的，因为她忽然有了推动一切事情的能力了。在現在剛开始的这段时間內，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在一切关系上起了一个急剧的变化，連她自己的关系也包括在內；这变化來得比人們所希望的还要快，而人們經过那許多苦难之后，还不算老，还能够來共同享受幸福。费特勒尔固然也可能在他所从事的那些斗爭中毁了，而且比他們預料的更快、更可怕。只有当任何事情都不再是可能的时候，生命才会像一个幻影消失。但是，每件事情都是可能的时期就是生命——也許也是毁滅。

“你的确知道一路上沒有人跟着你嗎？”“我敢說沒有。”“那么，格利特，現在听我說，我把最需要的东西打起包來。要是有人問我哪兒去了，你就說我到陶努斯去了。你自己就照这末办：你到瑞德尔瓦特住宅区，哥特布利克十八号。那是克雷斯博士住的地方，他有一座漂亮的黄房子。”

“是那个夜校里的克雷斯嗎？戴眼鏡的？就是常常和巴尔札尔爭論基督教和階級斗爭的那个人嗎？”

“就是他。不过要是有人問你，你却要說从來沒有見过克雷斯。你对他說，我讓你告訴他：保尔已落在秘密警察的手里了。讓他有一点时間來了解这件事。然后請他告訴你此后在什么地方

可以和他联系。親爱的格利特，要特别小心。你一辈子还沒有参加过这样一樁危險的事情。請你不要再間我别的事了。

"我現在就走。但是我还不到陶努斯去。明天早晨你要到那茅屋去。要是警察在夜里来过，你就穿上風衣。否則就穿上新的成套的衣服。要是你明天不露面，我就知道你已經被捕了。要是你穿着新的成套的衣服，那么我就可以坦然到那茅屋里去，麻煩的事情就算过去了。家里錢还有沒有？"

格利特把僅有的几个馬克給了他。她一声不响地給他包了几件随身穿的衣服。他們分别的时候沒有接吻，只是互相用兩臂緊緊抱着。費特勒尔一走，格利特就换上她出門穿的風衣，因为她的生性是穩重的，她想，假如情形惡化，她不会有时間来换衣服。假如那夜平安度过，她第二天早晨就可以不慌不忙地换上她那套新衣服。

克雷斯依旧站在屋里陰暗的角落里他原先站着的地方。他的妻子沒有看他一眼，就回到她的椅子上坐下。她打开書，找到剛才因为那兩个男人来了她放下的地方。她的光滑硬直的金髮，在陽光之下有点暗淡，現在在灯光之下，却比灯光本身还亮。她好像一个瘦長的男孩子，因为好玩而戴着一頂头盔。她一边低头看書，一边說："你要是老盯住我，我就看不下去了。"

"你成天有的是看書的工夫。現在和我談談吧。"那女人兩眼不离書本說："为什么？""因为你的声音能够安慰我。""你到底为什么需要安慰？我們这里并不缺少安靜。"克雷斯还是盯着她。她翻了兩三頁書。突然他用另外一种声調說："格尔达！"她皺了一下眉头。但是她却提起精神来了，这一半是由于習慣，一半也因为她想到克雷斯是她的丈夫，現在工作疲倦了，兩人应該在一起共度

良宵。她把書翻轉过來放在膝上，点了一支紙烟，然后說："你帶來的是什么人？一个奇怪的家伙。"克雷斯沒有回答。她本能地把眉毛皺在一起，尖銳地望着她的丈夫。在薄暗中，她辨别不出他的面貌。他的臉为什么發光？他果眞是那样蒼白嗎？

最后克雷斯說："佛利达要到明天才回來罢？""要到后天早晨。""格尔达，你听我說，你不要告訴任何人我們家有客人。要是有人問你，你就說是我的一个同学。"

她一点都不以为怪，她說："好的！"克雷斯走到她跟前。她这时可以把他的臉看清楚了。"你听了無綫电廣播嗎？那件維斯特霍芬的越獄案？""我？廣播？沒有。""有几个人逃出來了"，克雷斯說。"哦！""他們又都給抓回去了。""那太不幸了。""除了一个。"

那女人的眼睛發亮了，她抬起臉來。她的眼光只曾經有过一次是这样明亮，那是在他們共同生活开始的时候。現在呢，和那时候一样，这种光輝又一閃而过。她从头到脚仔細端詳着她的丈夫。"眞想不到！"她說。他等待着。"我眞看不出你。啊，眞想不到！"

克雷斯往后退了一步。他說："想不到什么？""那件事！那一切！好罢，眞的，請你原諒。"

"你这到底是說什么？"克雷斯問。她說："关于我們兩个人的事。"

葛格在他那間屋里想："我得下楼去。我在这楼上盼望什么呢？我为什么非独自一个呆着不可呢？"他何必要在这間鎖着的，半藍半黄的小房間里發愁呢？这里鋪着手織的席子，有可以放水的鍍鎳的龍头，还有一面鏡子。这面鏡子殘酷地給他一种印象，好像昏暗給他的印象一样：这就是他自己。

从那个矮矮的白床上發散出新漂白过的东西的凉爽气味。他虽然疲倦得就要倒下，可是他还是走着，从門边走到窗前，好像他受了懲罰，被剝夺了在床上睡覚的权利一样。这是我最后的避难所嗎？我最后的——以后呢？我現在一定要下楼去和人們在一起。他开了門。

他在楼梯上听得見克雷斯和他妻子的声音，虽然不高，可是很动人。他吃了一驚。这兩个人給他的印象差不多是不説話的，或者至少是非常沉默寡言的。他正在門口躊躇。克雷斯説："你为什么要使我难过？"葛格听到那女人的稍稍低沈的声音説："果真你覚得难过嗎？"克雷斯比較冷静地回答説："格尔达，我要对你説一句話。你完全不关心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为了什么事而遭受危險。最使你关心的是危險本身。越獄也好，汽車比賽也好，都一样使你激动。你以前是这样，現在也还是这样。""你説的話一半对，一半不对。也許我以前是那样，也許我現在还是那样。可是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嗎？"她等了一会。她不管克雷斯究竟什么都想知道呢，还是什么都不想知道，她坚决地接着往下説："过去你总在説：'我們什么办法也沒有，我們沒有力量來反抗，我們必須等待。'我肚子里想：等吧，他要等着，一直等到他所爱的、宝貴的一切都被踐踏得粉碎。請你了解我罢。我拋下我家里的人和你結婚，那时我还不到二十歲。我离开家，因为家里的一切我都討厭：我的父親、我的兄弟們、还有我們起居室里每个晚上的那种寂静。但是在这里，結果还是和家里一样的寂静。"

克雷斯傾听着，也許他比門外的葛格更为驚訝。因为以前数不清的晚上，他总是非从她的牙縫里挤出話來不可的。"还有一件事：在我的老家里，任何改变都是不容許的。一切都得照旧，这是体面。而你呢？你突然一朝告訴我，甚至石头都不会有一秒鐘

的工夫保持不变，更别說人了。当然罗，我是例外！不是嗎？因为你才說过：‘你过去是那样，你現在还是那样。’”

克雷斯等了一会兒，看看她是否已經說完。他把手放在她的头上。她又顯出一种冷淡的，甚至有点頑固的神气。他抓住她的头髮，可是并不撫摩。她既敏感又倔强，要教她懂得爱情，也許还須得加以改造。他开始輕輕地搖她。

葛格走了進來。克雷斯和他的太太赶快分开。克雷斯究竟为什么要把一切都告訴他的太太呢？她臉上沒有那种冷淡的神气了，只顯出一种冷静的好奇心。葛格解釋說：“我睡不着。我可以在这里和你們坐一会嗎？”克雷斯靠着牆站着，注視着他。毫無疑問，客人是在这里了，邀請是已經被接受而不能取消了。于是他用主人的口气說：“你喜欢喝点什么？來杯茶？白蘭地？果子汁？或者是啤酒？”克雷斯太太說：“他一定餓了。”“茶和白蘭地罢。”葛格說，“至于吃的，你們有什么就給我什么吧。”

說着这些話，夫妻兩个就忙碌了几分鐘。桌子擺好，大盤小碟都端上來，瓶子也打开。啊，有七盤东西吃，七杯东西喝。可是誰也覺得不很自在；克雷斯夫婦只是裝着吃的样兒。葛格把白餐巾放進衣袋，正好給他受伤的一只手做綳帶。他又把它抽出來，抹抹平。他这时吃飽了，疲倦得要倒下。但願不要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他把刀叉和盤子都推到旁边，把头靠在桌子上。

夜很深了，他才又把头抬起來。桌上早已收拾干淨，滿屋是烟。葛格不知道現在該怎么办。他覺得冷。克雷斯又靠着牆站着。不知道为了什么原故，葛格勉强对他笑了一笑，他的主人同样勉强，不自然地回他一笑。克雷斯提議說：“現在我們再喝兩杯罢。”他又拿回几瓶酒來。他斟酒时手有点抖，洒了一些出來。就是这个發抖的斟酒使葛格完全放了心。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气魄的人，

他得准备牺牲一切，才肯讓我住在这里。但是他竟然收留了我。

克雷斯太太回來了，坐在棹旁，一声不响地吸着烟。那兩个人也沈默下來了。

街道上的小沙礫給急驟輕盈的脚步踏得沙沙地响。脚步在大門外站住了。听得見鞋在石板上擦过的声音；有人在找門鈴。兩个男人都吃了一驚，虽然他們是期待着按鈴的。“你說你是偶然在电影院門前遇到我的，”葛格低声地，堅定地說，“你原在化学班上認識我。”克雷斯点点头。他像許多胆小的人一样，臨到危險反而鎮靜起來。他的太太站起來，走到窗戶跟前。她的臉上挂了一种自負的表情，稍微帶点輕蔑，这是她在做各种冒險事情时候常有的表情。她拉起窗帘，向外窺探一下，回过头來說：“一个女人。”“給她开門，”葛格說，“可是請她在外面等。”

“她要当面对我丈夫說話。她的样兒看起來很正派。”“她怎么知道我在家呢？”“她知道。你在六点鐘时和她丈夫談起过。”克雷斯走了出去。他的太太又坐到棹边來，和葛格在一起。她吸着烟，偶尔瞥視葛格一下，好像他們倆是在路上一个轉弯处，或者在一个盖滿冰雪的、非常崚嶒的山边，猝然相遇的一样。

克雷斯進來。他的臉色告訴葛格，最不幸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我要告訴你，葛格，你的保尔在秘密警察手里。这个女人的丈夫为了愼重，已經离开家，我們必須告訴她，我們——或者你，葛格，假如你是一个人走的話——現在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好讓他們和你保持联系。”他給自己斟了一杯酒。

“他一点都沒有泄漏机密，”葛格想。他的腦袋是完全空空洞洞的，不但好像沒有裝進什么新的东西，反而是徹底地打扫得一無所有了。

“我們可以用汽車帶你到什么地方去嗎？或者我們大家都走？我們三个坐一輛車走嗎？到什么地方？立刻到东車站？还是干脆就到很远的鄉下去？到卡塞尔？或者立刻分手更好一些？”“嗯，請你靜一会兒……”

千思万慮又回到他那空洞的腦袋里來。哦，保尔出了岔子了。停一停，怎样出的岔子？他是被逮走的，还只是被傳訊。这些情况都不清楚。不論怎样，他們是在盤問他了。可是保尔自己呢？假如他們能够証明保尔曾經讓他在家里住过，假如他們能确确实实地証明……保尔决不会泄露这个新的隱藏地方的。保尔究竟知道这地方嗎？哼，他并不知道这个隱藏的地方。假如中間人可靠，确实是我們自己人的話，那他是不会对他說出名字來的。但是保尔知道汽車号碼，这就够了。葛格回想起一些别的比保尔更坚强的人，有驚人本領的人，这些人从年輕的时候起就在遇到的各种战斗中贏得机智和經驗。甚至这些人也都折磨到屈服了，死的恐怖逼得好些情报都經过各种孔隙透露出來。但是保尔一定不会出賣他。在葛格的头腦里出現了这个大胆的念头，这是需要全部的勇气和迅速的决断的。他信得过保尔，他將要躺在以前許多人曾經咬緊牙关躺过的地方，他們的坚持到底的緘默，总有一天会变得毫不費力，永远不会打破的。

也許只是一个平常的訊問。他站在那里顯得又矮又蠢，他是会謹愼而机智地回答几句無关緊要的話的。“我們就待在这里，”葛格說。“走开不更好嗎？”“不，一切其它的办法都只会是自找麻煩。在这里我要等候指示、錢和文件。假如我現在必須离开，我就又要完了。”

克雷斯沒有說話。葛格猜着他的心思。“要是你因为害怕，想擺脫我的話……”

"即使我真是害怕，"克雷斯說，"也不会因此就打發你走。只有你認得这个保尔。現在完全由你决定。"

"好罢，"葛格說，"那么，就請你告訴門外的那个女人說，我們不走。"

克雷斯立刻走了出去。葛格愈來愈喜欢他了。克雷斯天性中脆弱的部份經过短时的明顯的斗爭，很快就服从了那坚强的部份，甚至他的恐惧也是誠实的，从沒有拿誇張和閑談來掩飾。葛格喜欢他勝过喜欢他的妻子。她已經把她的一盒烟都吸完了，尽往空气里噴烟。她大概从來不曾有过什么东西讓她心爱得不肯釋手。

克雷斯回來，靠牆站着。他們听見脚步声向住宅区走去。一切都靜下來。他的太太說："我們換換地方，到楼上去。""好罢，"克雷斯說，"反正我們也不睡了。"

克雷斯在屋頂下用几百本書構成一間小書房。从窗戶里看得見，这座房子是在一条新街道的口上，离瑞得尔瓦特住宅区不远。天气很晴朗。葛格好久不曾看見过明朗的星空——萊因河附近本來是多霧的。他仰起头望着，像所有在生死存亡关头的人們一样，他仿彿把天空看作是保护他和他的同伴們的蒼穹。克雷斯太太拉下窗帘，开了暖气。这些都是克雷斯午后回來得早的时候自己經常要做的事情。她把几張椅子上的書挪开，書桌一角也騰出來。"保尔这时候正在受苦，"葛格想，"丽瑟尔坐在家里等着。"他的心因为害怕和疑慮而緊縮着。他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給保尔，这样做对嗎？保尔这人意志够坚强嗎？現在当然已經太晚了，無法再改变主意了。克雷斯夫妇都默不作声；他們也許以为他要睡着了。但是葛格把手遮着臉，正在向華罗求指示。这就是華罗的回答：鎮靜一点。别忘了整个事業的重大意义，这个事業在一个短时期內跟葛

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倒只是偶然的事。

葛格突然高兴起來，向他的主人詢問他的年齡和职業。他三十四歲，克雷斯說，他的專長是物理化学。葛格問，什么是物理化学。克雷斯心里也同样輕松了，就講釋給他听。最初葛格很用心地听着，过一会兒他又想到保尔，想到保尔怎样混身是血，想到丽瑟尔怎样等着。克雷斯对葛格的沉默自有他的一种解釋。"好在还有的是时間，"他輕輕地說。"什么时間？""离开这里的时間。""我們不是已經决定待在这里了嗎？請不要再考慮了。"可是葛格自己的思想也总是不能离开这件事。他站起來，翻翻那些書。有兩三本是他和法朗兹住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的。那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那些安靜單純的日子都已淹沒在动蕩多事的年代的那种深刻的回憶里了。为什么把最重要的东西忘記了，葛格想。因为它並不顯著，並不表現在一个人的外面，而是一声不响地深入到一个人的內部去的。葛格回过身來，随口詢問克雷斯太太的家庭和她童年时代的情形。她微微一驚，这是克雷斯从來沒有見过的。不过她馬上就若無其事地講起來了："我的父親很年輕的时候就参加了軍隊。他沒有什么特别的才能，所以在他四十四歲退伍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少校。我們家有四个弟兄和我，一直到我們長大成人，他有的是机会折磨我們。""你的母親呢？"葛格來不及听到克雷斯太太母親的情形；因为这时候有一輛汽車在很近的地方停了下來，三个人都不敢作声。車开走了，但是大家談話的兴致却消失了。葛格又想起保尔，他請求保尔原諒他剛才的驚慌。他跟克雷斯一样，都在准备应付万一。可是，随后不久又有一輛汽車馳过的时候，他仍然是嚇了一跳。他們已經不談什么話了，在这烟霧瀰漫的屋子里，長夜漫漫，好像沒有尽头一样。

第七章

1

几乎还是黑夜，只看得出那些田地和房頂是白的，因为月光虽然沒有，却蒙着一層霜。这时候有一个矮小的女人，背着一只口袋，从克朗貝格那面拖着脚步向公路走过來。她帶着口袋和一根有節瘤的拐杖，忽然在天还沒亮的时候在田野間出現，喃喃地自語着东張西望，眞有点像一个巫婆。近看她就沒有巫婆的样子了，因为那口袋不过是一只普通的背囊，她穿的是一件普通的粗毛布的大衣，脖子上圍着一小塊兔皮，戴着一頂有裝飾的星期日的帽子，就压在她平日用的头巾上面。

快到曼哥特家的農庄时，她跳过公路旁的水溝，在田地上弯下腰去，好像在那里找些什么。她不高兴地嘮叨了一陣，又跳回过來走上公路，一直向迈瑟家的房子走去。迈瑟家向平地这边的窗戶里点着灯——这是附近一帶的第一盞灯。星期天和咖啡一起吃的热热的撒糖糕餅，是为那一家的好兒子們預备的。那末那些淘气的兒子們該吃什么呢？欧格妮認为他們更应該吃这种餅，因为柔軟的甜甜的奶油糕餅可以使他們变得乖些。

那老婆子跳过水溝，但幷不向厨房窗戶走來，却一直走進了迈瑟家的田地里。她弯了一会兒腰，随后就毫不犹豫地随着昨天

羊群走过的那条路走進了小樹林。她是牧羊人恩斯特的母親，在休息日她常常替他看几个鐘头的羊。她一看見迈瑟家草地上的羊糞，就知道它們昨天在什么地方吃草。她認得出它們所經过的道路。今天羊群一定已經到了馬莫斯貝尔格区的蒲洛卡斯基家的草地上了。

她穿过小樹林，走到了迈瑟在春天賣給蒲洛卡斯基的那塊土地上。他賣掉这塊土地为的是使他們家的庄園不超过遺產的限度。她看見克朗貝格公路右下方，在孤零零的一叢蒙了一層霜的松樹旁边，有一家矮矮的黃色的旅館。一片田地緩緩地逐漸低下去，在公路的那一边又緩緩地逐漸高起來，因此一眼望过去望不了多远，只能望到最高的，相隔不到兩个鐘头路程的連山的樺樹林。太陽升起來的时候，那廣闊的圓形的山谷会照成一片秋色。現在还是黎明前，一切只是一个灰色的蒙着霜的世界。月亮是那样淡，必須去尋找才看得出。当恩斯特的母親踉蹌地走下那灰白色的斜坡时，連極淡的影子都沒有。

忽然她停下來了。离她面前二百步远近，有一个女孩子在一些稀疏的小松林和森林地帶之間的一段空地上跑过去。这时候恩斯特的母親忘記了她在这星期日是來找兒子，而再不是來找父親的；跟着这个跑过去的女孩子走当然要比依靠羊糞去找方向好得多。她就用她那响亮的小嗓子向灰白色的曉色中叫喊：“喂，小姐！”

那女孩子站住了，嚇得要命。她向四周望了又望，到处都是靜悄悄的一片灰色。恩斯特的母親从她后面的小山上走下來。“喂，小姐。”她又嚇了一跳。“小姐，你丟了东西啦！”“在哪兒——什么东西？”“一根短短的金黃色的头髮。”这时候那女孩子已經定了神，她壯健結实，并不特别胆小。“那末，你就把它放在你的祈禱書里

面好了。"那老婆子笑起來了，或者說，咳起來了。那女孩子还把她的大而灵活的舌头往外伸了一下，随后就跑开了。

月亮又在天空出現，因为天色發藍，月亮就顯得清晰些。現在那女孩子似乎有点明白这个老婆子是誰，心里很不高兴。各个村庄里开始鐘响。她怎么能和这样一个人要好！当恩斯特在她房子后面看羊的时候，她就注意着他。現在他已經走开，到馬莫斯貝尔格那边去的时候，她竟会忽然跑过去找他！唉，天呀！这个老太婆，恩斯特的母親，她准要說她一大堆閑話了！可是这老巫婆不論对于哪个好女孩子都要說長道短的，她不是甚至对鮑村巴赫的小瑪利也說过閑話的嗎？小瑪利是一个十五歲的女孩子，是和史米特亥該的党衛軍迈瑟訂了婚的。那迈瑟一定不会相信那一套吧？她走出小樹林，來到欧格妮的厨房跟前的时候，她立刻覚得又是驕傲，又是难过，就好像一个女孩子虽然被人家說長道短，其实还是規規矩矩的一样。

她敲門。"希特勒万歲！欧格妮，你已經在烤面包啦，要是可以的話，請借給我一点香草味香料条的剩头。"

"什么剩头，莎菲？我可以給你整条。"欧格妮在她那些發亮的小玻璃瓶里总存有一点各种精美的調味品。"你是我的第一个客人，莎菲。"她說着就把香草味的香料条拿出來，并且从烤勺上取下一塊帶热气的撒糖糕餅。

嘴里是甜的，好好的一塊撒糖糕餅却不見了。莎菲·曼哥特越过公路，跳進了她自己的厨房，她的母親已經在那里磨咖啡。

一夜終于度过了。兩个男人每次听見从瑞德尔瓦特住宅区开來的汽車，或者只听見夜間巡邏警察的脚步声，都要吃一驚。这种恐怖的襲击愈來愈厉害、愈持久，他們的体重在这一夜之間好

像減輕了許多。

克雷斯太太拉起百叶窗，回过头來看一看这明亮的屋子，她覺得这兩个男人，他的丈夫和客人，都蒼老消瘦了。她打了一个輕微的寒顫，瞥視了一下平整的桌灯的鎳台座。她看見她自己的面影，除了嘴唇上有点發白外，並沒有一点改变。"夜已經过了！"她对他們說，"我不管你們了，我要洗澡去，換一套星期天穿的衣服。""我去煮咖啡，"克雷斯說，"你呢，葛格？"

他沒有得到回答。窗戶打开，早晨的新鮮空气冲進來的时候，葛格已經被累積起來的渴睡和疲乏克服了。克雷斯走到他倒臥在上面的那把椅子前面，他的前額頂着桌边。克雷斯看見桌边嵌住葛格臉上的肌肉，就扶起他的头，把它轉过了一点。在克雷斯心里的一个角落里發生了一点疑問，他还須要收留这个客人多久呢。他覺得很羞愧，竟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問題，于是他就訓斥他那部份自我，要它保持靜默。"你錯了，"他对他自己說，"我連他的尸体也要藏在家里。"

不大的工夫，葛格就驚醒來了，也許是听到关門的声音。他还是睡意朦朧，在久已習慣了的不自由的狀況下，努力來解釋房屋里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是磨咖啡的声音，那是洗澡的声音。他要站起來，要到厨房里去找克雷斯。他要和那还拖住着他的睡眠，一个不愉快的睡眠作斗爭。但是睡眠却已經战勝了他。他只是还有点明白，威脅他的只是一个夢；他想不要落到那夢里去，可是現在那夢却比他更强。

他終于还是被捕了。他們把他扔進第八号牢房。許多傷口都流血，可是对于目前必然就要來到的事情的恐怖使他忘記了疼痛。他对自己說：拿出勇气來，葛格。但是他知道，在这間牢房里，最可怕的令人战栗的命运已遙遙在望。不，它就在那兒了！

在一張堆滿了电纜和电話机的桌子后面——除了这些，它实在和酒店里的桌子沒有什么区别，在那堆电纜中間，还有几个墊啤酒杯用的硬紙版盤——法倫貝尔格本人坐在那里，用那对挤在一起的刺人的眼睛注視着他，發出冰冷的笑声。左右兩边坐着本生和齐里希，他們回过头对着他。本生高声笑着，但是齐里希还是像平常那樣陰沈，他在数一副紙牌的張数。房里陰沉沉的，只在桌上有点光亮，可是葛格却沒有看見灯。一条电纜在齐里希的强壯的身体上繞了三圈；这使葛格嚇得渾身發冷。但是他的思想还是清清楚楚的；他們确实是在和齐里希玩牌哩。在有些桌子上畢竟是沒有等級区别的。

"走近一些，"法倫貝尔格說。但是葛格还是站在原來的地方，这是由于他倔强反抗，也是由于他的兩膝搖晃得厉害。他等待着法倫貝尔格向他咆哮，但是法倫貝尔格含着莫名其妙的一种默契向他眨眨眼。这时候葛格明白了，这三个人有了什么新的陰謀——一种非常卑劣的手段，毒辣的办法，在下一秒鐘里就要加在他的肉体和精神之上。但是一秒鐘过去了，三个人只是望着他。留点兒神，葛格心里想，鼓起最后的勇气。这时候發生了一个極其細微的雜音，仿佛是骨头或者很干的木材在摩擦。葛格吃了一驚，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他突然注意到对着他这边的齐里希的頰上有一个瘡，肉在逐漸腐爛。在本生那漂亮的長長的头上，有一只耳朵也在脫落，他的前額有一个地方也是如此。葛格才知道这三个人虽然坐在那里，其实是死的。而他自己呢，他們在永恒的和睦中來迎接他，他也已經死了。

他大喊一声："母親！"他用手拚命抓住一个灯架，那灯从他的腿上滾下跌落在地上。克雷斯夫妇連忙跑進來。葛格擦着臉，四面張望着这間明亮而凌乱的屋子。他很难为情地道歉。

克雷斯太太裸露着瘦瘦的胳臂，头髮湿而蓬乱，看起來使人非常舒適，又年輕，又干净。他們把他帶到桌子前面，讓他坐在他們兩个中間，給他斟上咖啡，在他面前擺上点心。“你在想什么事，葛格？”“我在想那个控制着我們的强有力的东西。假如我現在是自由的，我多半会在西班牙的一个很危險的什么地方。我必須等待救援，而这个救援可能永远不会來到。我也可能在肚子上挨了一槍，可是这幷不会比在維斯特霍分被那班匪徒的脚踢來得好受，而在那里，我却有另一种心情。什么原因呢？是由于整个过程不同嗎？是决定于力量嗎？或是只是决定于我自己？你認为，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我能在这里呆多久？”“一直等到你的救援來到。”克雷斯堅决地說，好像他始終都不曾在暗中考慮过，他能把这个等候忍受多么久。

2

这时候，費特勒尔正坐在他和他連襟合租的市外的那个茅棚里。在到那里之前，他已經确实認清楚，他的女人所穿的是他們商量好的，夜里平安無事时她所要穿的衣服。

如此看來，略德尔直到現在还什么都沒有泄露。他不曾出賣中間人。假如他出賣了的話，那群走狗早就会跟上他了。到現在为止还沒有。这只表明某种程度的坚定，还不能算是絕对的。

費特勒尔太太已經把取暖和做飯用的小火爐生着火。这間小屋子外面油漆得很漂亮，里面布置得这样整齐，好像費特勒尔夫妇幷不打算多搬动一样。特别是在最近的、比較和平的一年里，費特勒尔在这間茅棚上花了許多工夫。費特勒尔太太把他的咖啡放在他設計制作的桌子上。这張桌子有許多鉸鏈，可以随意折成

各种样子，作各种用途。木料是普通的松木，但是經过費特勒尔的一番刨光和打磨，却顯得很精致。

他从窗框里他自己安上的一小块明亮的玻璃里望出去，穿过点綴着無数野玫瑰花的一道疏籬，越过一些褐色的与金黄色的叢林和樹籬，他可以遙望城里的教堂尖塔。即使略德尔今天夜里什么也沒有供，很可能到第二天早上就会供出來，也許这个时候他就在供也可能。他想起了梅策尔那件事，人家都認为他是一个勇敢的青年。他头三天始終一句話也不說，可是在第四天被他的拷問者帶到工厂——这是一家大印刷厂——他就把他所認为，或者猜想是有嫌疑的所有的人都指給他們。他們对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呢？他們是用什么毒物，用什么鉗子把他的灵魂从活生生的身体里夺走的呢？会不会發生这样的事情：略德尔明天到工厂來，后面跟着兩个暗探，他把費特勒尔指点給他們？"不会的，"費特勒尔高声說了出來。甚至他想像中的这个略德尔也一定不会牽涉到这个假想的出賣場面里來。"什么不会？"費特勒尔太太問。

費特勒尔只是古怪地微笑了一下，搖了搖头。不論在什么情况下，海斯勒都不能在他現在躲藏的地方呆得太久。現在需要商議和帮助。这一年來，費特勒尔豈不是曾經对他自己肯定过，他完全是孤独的，他不知道有什么人可以找嗎？至多可能有一个人——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人嗎？虽然这个唯一的人就在这个工厂里，費特勒尔却早就躲避着他。为什么？有一大堆理由，而其中却沒有一个是主要的——凡是可以举出一大堆理由的时候总是这样的。譬如費特勒尔認为他应該躲避这个人，为的是不願意去麻煩他，因为这个人在包克尔尼工厂里可能負着重大的責任。另外一次，費特勒尔必須躲避这个人，是認为他們兩个人早就彼此認識，也許这个人会不留心地和旁人談到他。如此說來，他躲避这

个人是由于兩种互相矛盾的理由——不信任，同时又極端的信任。但是，現在海斯勒正在生死关头，他不能再耽誤时間了：連一分鐘的时間都不能浪費在这一大堆理由上了。这时候費特勒尔突然明白，他所以躲避这个人就是因为只要和这个人一度接触，就再沒有法子离开他。这就会明确地証实，他——費特勒尔——究竟是要求永远袖手旁观，从每个人从每件事情前面引退，还是繼續屬于那个組織。这个人以他特有的方式，具有一种力量，能掌握住一个人的灵魂的最深处。

費特勒尔这样信任的这个人——他叫萊因哈特——正躺在一間陰暗的房子里，享受他星期日的休息，一面睡意朦朧地傾听着他那屋子里喧嘩的声音。

他的女人在厨房里喂他們的外孙吃飯，因为他們的女兒隨着"康乐增產团"① 参加一个葡萄收穫季的節日去了。

他很年輕的时候就結了婚。他的头髮帶着斑雜的灰色，好像最近才开始發白，或者是早巳被金屬粉末腐蝕而变成这样的顏色。

在他那消瘦的顯不出年齡的面孔上找不到什么特别之处，除非有人走到他的視綫以內，而且这个人身上又有什么引起他的眼睛注意的地方。那时候他的眼睛才射出一种复雜的表情：和藹、不信任、也有点喜好譏嘲，也許还帶有找到一个新朋友的希望。

他已經醒了很久，現在却仍然閉着眼睛。再过一会他就得起牀。这个星期天，他沒法休息。他必須想法子找到他已經思索了一个鐘头的那个人。但願这个人沒有参加工厂的旅行团！萊因哈

① "康乐增產团"是納粹德國的一种劳动組織。

特曾听赫尔曼說过那个矮小的略德尔，他見了就可以認得出來；但是在这样謠言和揣測的混沌狀态中，親自去找这个人是不可能的，危險性太大了。他剛才在思索着的那个人就是能探尋出略德尔的人。

也許这一切都是虛構的。人名与地名固然都提到了，也有几条街，一些住家被搜索过，但是他們可能只是利用越獄的謠言作为再逮捕一些人、再胡乱施行刑訊的借口。昨天起，無綫电廣播靜下來了。海斯勒也許已經被捕。說他在城里到处乱跑，只是人們的無稽之談，在假想的隱藏地方躲避，用無数的詐計逃了又逃，这是許多人共同的一个幻想。这样一个解釋，在萊因哈特看來，是極其可能的。要是果真如此，那么赫尔曼交給他的黃色信封是給一个虛無縹渺的葛格預备的，是給一个鬼魂借來的护照。在这种时代，当人們的生活被限制得窒息欲死时，不管什么，只要合乎人們的希翼和夢想，都是可能的。

星期日早晨休息的最后一分鐘过去了。他嘆了一口气，把脚放在地板上。他必須立刻就去找略德尔車間里的那个人；那个人总能够判定这个事件的眞相。他，萊因哈特，必須估計到，这个越獄事件可能会烟消云散，但同时他又必須認为事情非常嚴重，一分鐘都不能浪費。甚至赫尔曼，他最親愛的朋友，尽管有許多怀疑，却仍然毫不耽誤，認眞去做，好像沒有怀疑的余地。从最初的一分鐘起，他就尽力去找錢找文件。萊因哈特想到赫尔曼，他的眼睛就發亮了：这个人不只是叫人有力量去做許多很困难的事情，而且也能叫人有力量去做許多很困难的事情而不怕徒劳無功。但是当他想到他必須去找的那个在略德尔車間里的人的时候，他的灰色眼睛就暗淡下來，眉毛緊鎖在一起。

这个人固然能說出略德尔的一点消息，因为他和略德尔在包

克尔尼工厂里一起工作过好几年，他也可能不会把問話的人說出來。但是如果再往下問，这个人可能就犹豫不决，他向來是犹豫不决的。萊因哈特仔細观察过他。他在今天早晨能够鼓舞起这个胆小怕事的家伙嗎？

他坐在牀上穿袜子。門鈴响了。現在可不能受打攪，因为等到星期一可能就太迟了；他今天一定得去，立刻就去。他的女人把头伸進來說有一个客人。“是我，”費特勒尔一边說着，一边走了進來。萊因哈特拉开窗帘，为了要認清他的客人。費特勒尔这时意識到萊因哈特的眼睛在看着他，整年來他在害怕着的就是这对眼睛。可是还是萊因哈特首先低下眼睛來，不安地难为情地說：“是你嗎，費特勒尔？我正要去找你。”“是我，”这时費特勒尔已經非常鎮靜，不再感到拘束，他說，“我是打定主意來找你的。我現在处在这样的一种境地，我非找一个可以信賴的人不可。不过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为什么我这样長久地置身事外。”

萊因哈特赶快声明，他一切都了解，好像应該道歉的是他。他講了远在一九二三年的一件事。当瓦特尔將軍進軍的时候，他就在比勒非尔德地方工作。他当时非常害怕，躲藏了好几个星期。最后，恐怖过去了，由于对自己那样的害怕感到羞愧和憤怒，他还是躲藏着。

萊因哈特这样一說，費特勒尔就不必再解釋他自己的行为了，于是他立刻詳細地講起使他來拜訪的那件事情。萊因哈特靜靜地听着，他有几次插進嘴來問一下，那种嚴峻的口气和他的面容是不相称的。他顯得是一个有气魄的人，終于又在自己的面前親自看到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这东西是他曾經不顧一切去追求的，他認为它是永远存在着的；但是它却常常远远离去，令人找得精疲力竭；常常从他面前隱藏起來，令人心怀疑慮。但是，

現在它却在他的面前，是的，甚至是找上門來的。

萊因哈特听明白一切情形以后，站起來走开了，为了讓費特勒尔有一兩分鐘的工夫独自來充分体会他所要做的这件事的嚴重性，这件事一方面是非常容易，同时又是十分艰难的。萊因哈特回來时，就把一个信封放在費特勒尔面前。在这个結实的黃色信封里面是一只荷蘭拖船上一位船長的侄子名下所用的各种文件；那个青年是常跟他的叔父往來于美因茲的。这次凑巧在宾根找到他，向他借用了他的身份証和护照，因为他身上还有一張正式的过境許可証。护照上的像片潤色得非常巧妙，簡直和逮捕海斯勒的拘票上的像片一样。

护照里面有几張鈔票。萊因哈特用手掌側面尽量把信封压平，这是一个实际有用而又充滿着同志爱的动作。这个信封里隱藏着一件危險的，辛苦的小工作；隱藏着無数的奔走、打听、策略，許多年來的工作，旧日的友誼与联系，海員与船塢工人联合会——整个遍布江海河川的網狀的組織。但是現在参加这个網狀組織的人的生活是窘迫而艰苦的；那几張鈔票在这个时候是一筆巨款，是地区領導机关准备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准备金。

費特勒尔把信封放進口袋里。“你預备親手交給他嗎？”“不，我的女人去交。”“她可靠嗎？”“也許比我还更可靠。”

丽瑟尔·略德尔通宵沒有睡，眼睛哭得迷迷糊糊的。她喂孩子們吃过飯，給他們穿上衣服。她給的是面包，不是面包卷。“怎么，今天是星期日呀。”大孩子說。平常在星期日的时候，保尔总从对面的面包店里買些热烘烘的面包卷回來的。这个記憶又使丽瑟尔流起泪來。孩子們嚼着面包，又在湯里浸着吃，他們都楞住了，心里挺不高兴。

是的，保尔并沒有回來，他們的共同生活結束了。从丽瑟尔的顫抖啜泣來判斷，她和那个一去不回的保尔在一起的生活一定是非常幸福的。丽瑟尔把她的全部精力不花在筹划他們的將來，甚至也不花在筹划孩子們的將來，而是放在他們目前的共同生活上了。她用兩只腫得高高的眼睛望着街上，什么也看不見。她痛恨任何胆敢摧毁这个生活的人，不論是用迫害和威嚇，或者用未來幸福的希望。坐在桌边的孩子們喝完了咖啡，但是莫名其妙地坐着不动。

"他們会打他嗎？"丽瑟尔自己在想。她在眼前看到了她的被破坏了的生活，以及所有的一切后果和一切細節。但是旁人的被毁滅的生活是比較难于想像的，即使那个人是保尔。他們要是把他直打到說出葛格在哪里才肯罢休，怎么办？要是他說了出來，他就能回家嗎？他能毫無問題立刻回家嗎？一切都能恢复以前那样嗎？

丽瑟尔的思索停住了。她的眼泪不流了。她心里起了一个預感，她覚得連繼續往下想都是不可能。一切事情恐怕再不能和以前一样了。丽瑟尔对她自己生活以外的一切东西向來是茫無所知的。对于現实世界的界柱以外的暗影，她一点都不知道；而对于那些在界柱之間演出的种种离奇的事件，更是茫然。有时現实会滑落到虛無里去，永远不再回來，或者是那些暗影反逼过來，往往讓人还把它当作現实。

可是就在那一瞬間，丽瑟尔也了解到一个想像中的世界；一个犯了錯誤回到家里來的保尔，不再是原來的保尔；他們的家庭也不能再叫做家庭；而往后多少年的共同生活，因为在十月的一个夜里，他在秘密警察的牢房里招过几句口供，也就再也不成其为生活了。

丽瑟尔摇了摇头，离开窗户。她和孩子們坐在厨房的沙發上。她叫大兒子脫下髒的袜子，換上在厨房火爐上面一根橫杆上烤干了的干凈袜子。她把女孩子抱在膝上，替她縫上一粒扣子。

3

迈登海默虽然明白，他还是时时刻刻被人跟踪着，但是即使想到了这一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他有点驕傲地对他自己說，讓他們跟着我吧，这样可以叫他們認識認識一个真正誠实的人。

但是他不断地禱告：希望葛格能够和他断絕关系，不要帶給艾利任何的不幸，也不要讓他到处去做犯法的事情。

在凳上和他并坐的那个衣衫襤褸的矮子，也許是接替上星期几乎把他逼得絕望的那个戴硬呢帽的人的。可是迈登海默却仍旧冷静地等待着看門的那一家人从教堂回來替他开門。好一座漂亮的房子，迈登海默想，当初蓋这座房子的人心眼兒并不坏。

兩層楼的白色房子，房頂低而微弯，門楣很漂亮，和房頂顯着同样的曲綫，在逐渐向上傾斜的充滿秋色的花園后面，顯得比实际的要大一些。它本來是在市外，后來市区把它圈進來了。街道为了它修弯了一点，因为这座房子很美，拆毀了太可惜。这座房子是給一对相爱的夫妇居住的，他們相信他們的感情和他們的环境都能持久不变，他們甚至在蜜月期間就相信可以抱孙子。

“真是一座漂亮的房子，”那个衣衫襤褸的矮子說。迈登海默望了他一下。“把他修繕一下，”那矮子說，“讓別人搬進來住住，倒也不錯。”“你就是新住客嗎？”迈登海默問。“天呀，我！”那矮子嗤笑了一陣。“我就是这里的裱糊匠。”迈登海默既然不大喜欢說話，那个人待了一会就站起來，說了声“希特勒万歲！”就离开了。迈登

海默想：这个人一定还够不上当一个警察密探。

他正要站起來看看他是不是無意中錯过了看門的一家人，却看見他的領班工人舒尔兹从公共汽車站走來。迈登海默看見舒尔兹在星期天居然这样热心，很覚得奇怪。

可是舒尔兹似乎不急于要走進这座房子。他挨着迈登海默坐在太陽光晒着的長凳上。“眞是一个美丽的秋天，迈登海默先生。”“是的。”“不过这样的天气不会有多久了。昨晚有那样的晚霞。”“是呀。”“迈登海默先生，”舒尔兹說，“你的女兒艾利，就是昨天來找你的……”迈登海默突然回过头來。舒尔兹覚得很不自在。“她怎么样？”迈登海默問，为了某种原因有点不快。

“沒有什么，沒有什么，”舒尔兹很窘地說，“她長得眞美。我不懂，她怎么老不改嫁。”迈登海默的眼睛里顯出憤怒來。他說：“我想那是艾利自己的事情。”“一半是她自己的事情，”舒尔兹說，“她和海斯勒离婚了嗎？”迈登海默的怒火这时完全冒上來了。“你可以去問艾利自己。”“这个人眞是不开竅，”舒尔兹想。“当然我可以問她自己，”他很鎮定地說，“不过我以为，要是我們兩个先把这件事談一談，你也許覚得更好些。”“究竟是什么事情？”迈登海默驚奇地問。舒尔兹嘆了一口气。“迈登海默先生，”他換了一种語調說，“我和你們家認識差不多十年了，几乎和我們兩个在这一个公司里同事的时間一样長久。过去那些年，艾利常常到我們工作的地方來。我昨天再看見她的时候，我簡直迷住了。”

迈登海默舐舐他的鬍髭，开始咬着。他这才明白了！舒尔兹想。他又繼續說：“我是一个沒有偏見的人。現在到处傳揚着葛格·海斯勒的事。是的，我从來不認識这个人。說句知心話，迈登海默先生，我一我的确衷心希望他逃跑成功。我現在說的正是别的許多人心里所想的話。那末你的艾利就可以立刻提出遺弃的訴

訟。还有海斯勒的孩子的問題。是的，我知道。假如这孩子好，那末就算是已經有了一个孩子了。”

迈登海默低声說：“他是一个好孩子。”“好。假如我是海斯勒，我一定对我自己說：讓舒尔茲照料我的孩子要更好些，他畢竟是像我一样的人，比讓他落在那些流氓手中，長大來也变成个流氓要好得多。等到海斯勒的兒子長大了可以和我們一起去做工的时候，流氓的統治一定已經完結了。”

迈登海默吃了一驚，向四面張望，但是他看到的只有他們兩个在秋天的陽光中坐着。“話又說回來，海斯勒要是被捕了，”舒尔茲不禁輕輕地說，“或者已經被捕了——因为昨天和今天無綫电廣播里都沒有再提到他——那末这个可憐的人就無处可逃了，他的生命就算是完了；那末艾利連遺弃訴訟也不必提出了。”

他們呆呆地望着前面。从花園里飄出來的落叶鋪散在靜謐的太陽晒着的街道上。迈登海默心理想：舒尔茲是一个勤奋努力的工人；他心地好，有头腦，長得又漂亮。我一直在想給艾利找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他为什么不老早就做了我們家的一分子呢？那样的話，我們家里就可以免掉許多麻煩。

舒尔茲說：“很久以前，迈登海默先生，承你好意邀我到你家里去。当时我沒有利用那个机会。迈登海默先生，你允許我現在弥补我上次的疏忽嗎？

“不过你得答应我，迈登海默先生，不要对艾利講起我們今天談的話。假如我來的时候，迈登海默先生，碰上你的女兒艾利恰好在屋里，那只能算是不期而遇。她那样的女孩子是不喜欢什么事情都預先布置好的。她們要一个意志堅定，准备猛攻堡壘的男子向她們求爱。”

当一个人被迫等待，而这个等待又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他又不能預知要等待多久，几个鐘头或是几天，或者等待的結果又是如何，在这种时候，他一定会采取最奇特的方法來对付时間。他要想法捉住每一分鐘，消滅它。他要建造一种防止时間的堤；并且継續把堤洞堵塞住，虽然时間早已溜过去了。

葛格仍然跟克雷斯夫妇一起坐在桌旁，他一开始就做过这样对付时間的企圖。随后他就不自覚地放弃了。他决定不再等待。克雷斯告訴他，在什么地方怎样認識了費特勒尔。葛格起初是勉强听着，后來却真正感到了兴趣。克雷斯把費特勒尔形容成一个不会变節的人，既不怀疑，也不懼怕——但是窗外一陣嘈雜的声音打断了克雷斯的談話——一会兒就判明，这只是普通星期日的旅行团体。克雷斯想做点什么别的事，他站起來擰开無綫电，早晨音乐会的部分節目消磨了几分鐘的时間。葛格問他要一張地圖，請他重新坐下，打听一些在他生活上必須知道的事情。不到兩星期前，一个新到維斯特霍芬的被捕者用几塊木片在潮湿的地上擺出西班牙的地形，用食指在里面画出战場來。葛格还記得，当看守走近的时候，那个人立刻用木鞋把它擦掉。他是哈腦來的一个矮小的印刷工人。葛格的話一停住，时間就冲了進來。突然間克雷斯太太好像有人命令她答話似地講起她有一个兄弟到了西班牙，参加佛朗哥一方面；她兒童时代的朋友，同时也是她这个兄弟的朋友本諾，也要去。她为了不讓时間再溜進來，好像一个人随手抓住什么最近便的东西，赶緊來堵塞一个缺口一样，接着又講。"我那时躊躇了很久，究竟是嫁你还是嫁本諾。""嫁我还是嫁本諾？""是的。一般說來，我覚得和他在一起比較自在一点。但是我那时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她的坦白的叙述并沒有用处；因为这不多的几句話簡直沒有占去多少时間。

“去做你自己的事吧，克雷斯，或者做你本來計划着要做的事情，”葛格說，“要不，这样好的星期天，为什么不帶你太太去散步呢？你們出去玩几个鐘头，忘掉我在这里好了。我要上樓去。”

他站起身來，使克雷斯夫妇大吃一驚。“他說得不錯，”克雷斯說，“这是說，假如我們眞能够那样做的話。”“当然我們能够那样做，”他的太太回答，“我現在就要到園子里去移植郁金香的球根。”

略德尔一定不会出賣我的，葛格独自一个的时候对他自己說。但是他可能缺乏經驗。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審訊，他不知道該采取怎样的态度。这是不应該責备他的。一个人被打得身体衰弱，因为缺乏睡眠而生病的时候，是很容易失去机智的。在那种情况下，最精明的人也要变成傻子。保尔每天和費特勒尔在一起，这的确是大家都見到的。秘密警察倒用不着多費事。但是不該怪保尔。他再一次問他自己，是不是离开这所房子要更好一些。即使在最順利的情况下——即使保尔閉口不說——难道那个費特勒尔也能經得住恫嚇而同样不說出來嗎？葛格在葛拉貝尔太太的院子里所担心的事情在这里反而更有發生的可能。大家把他扔在这里，再沒有人能够找到他。克雷斯当然不是能够繼續帮助他的人。今天就走豈不比再等几天更好一些嗎？

他討厭四面都是牆壁的房間，就走到窗前。他望見橫貫住宅区的那条白色的道路。在那一个非常干淨的村庄一样的住宅区后面，可以望見許多園子和樹林。葛格感到一种完全無家可归的凄凉，但是几乎立刻接着又發生了一种自豪感。除他以外还有誰能够用和他同样的眼光去看那廣闊蔚藍的秋空，以及那条惟有对于他是通往曠無人迹的荒原的道路呢？他望着过路的人們：穿着星期天穿的漂亮衣服，帶着孩子和老太太，提着古怪的包裹；一个

騎摩托車的男子，边座上載着他的愛人；兩个青年；一个背上背着一只折叠艇袋的男人；一个褐衫隊員領着一个孩子；一个青年女子手里拿着一束紫菀花。

一会兒以后，門鈴响了。管他呢，葛格对他自己說，在这里是說不定有多少次門鈴响的。房里和街上还是安靜如常。克雷斯走上楼來。"請你到楼梯口一会兒。"葛格蹙着眉头，看見那个拿紫菀花的年輕女子突然出現在克雷斯的家里，在他下面，只隔三步楼梯。"我要交給你一些东西，"她說，"而且我还要告訴你，明天早晨五点半鐘，你要到达美因茲的卡斯特拉桥碼头，船名叫維尔赫尔明。有人等着你。""好，"葛格說，他站着沒有动。那女子手里仍然拿着花，打开了她的短上衣的口袋。她遞給葛格一个很厚的信封，随着补上一句："我已經把这个信封交給你了。"

从她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出來，她知道葛格是一个必須隱藏的同志，可是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葛格說："沒錯。"

丽瑟尔正在給孩子們碾麥芽咖啡，一点都沒有听見开門的声音。保尔手里拿着路上買來的一紙袋面包卷進來。"丽瑟尔，"他說，"快用酸水洗臉，換上衣服，我們还赶得去看比賽。喂，丽瑟尔，怎么回事，現在还哭哭啼啼的？"

他把手放在丽瑟尔的头髮上，因为她的头俯在桌上。"快不要哭了。够了。我不是答应你一定要回來嗎？"

"啊，主呵！"丽瑟尔說。

"主和这件事一点也不相干，决不像他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一样。他和秘密警察的确沒有特别的关系。一切事情都像我預料的一样。一套戲法而已。他們把我徹底盤問了好几个鐘头。不过我沒有夢想到，有人坐在旁边，把我对他們胡謅一通的話都記錄下

來。最后我还得把我的名字簽在上面，証明那一切确实是我自己說的話。什么时候認識葛格的，在什么地方，認識了多久，他的朋友是些什么人，我的朋友又是些什么人。他們又問我前天來的那个客人是誰。

"他們用尽一切可以威嚇人的东西來威嚇我，只差了地獄里的火。在种种方面，他們顯然讓我認为他們是在作末日的審判。但是他們离开知道实在情形还远得很呢。他們只知道人家告訴他們的事。"

后來丽瑟尔心里有了一点安慰，就穿上她星期天穿的漂亮衣服，給孩子們也換了衣服，自己又洗了臉。保尔又說："那些人說的話那么多，眞使我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他們自以为知道了一切。

"可是我对我自己說：沒有人能够証明葛格确实在我家里呆过。即使有人看見过他，我还可以矢口否認。

"沒有人可以証明說那个人就是他，除了葛格本人。好吧，他們要是逮住他呢，那末一切就都算完了。不过假如他們已經逮住他了，他們一定不会問我这許多話的。"

二十分鐘以后，他們出發到城里去。他們繞了一段路，把大孩子們寄放在保尔的父母家里过下午。最小的孩子他們托給了看門的女人照料，这是前几天就講好的。保尔虽然很怀疑那个女人檢举了他，可是她一般說來还是肯帮助人，而且喜欢小孩子的。

保尔突然叫丽瑟尔和孩子們等一会。他覺得热起來了。他下了决心，走進一个大門。虽然院子里滿照着太陽，汽車房里的小窗戶像平常一样点着灯。他怕讓他的太太等待得过久，就迅速走到窗前，要來解决这件尷尬的事情。"卡特琳娜姑母！"他喊。

葛拉貝尔太太的头一露出來，保尔就赶快不停嘴地說："我的

內弟讓我來道歉。奥芬巴赫的警察又給他送傳票來了。他还得回家一趟，究竟他能不能回來还說不定。我眞抱歉，卡特琳娜姑母，这可不是我的过錯。”

經过一分鐘的沉默，葛拉貝尔太太嚷起來了：“听我說，他干脆甭回來了！我本來就要攆他走的！我看你以后再敢不敢給我帶这种廢物來！”

“好吧，好吧，好吧，”保尔說，“这对你倒毫無損失呀。他把你的車子都免費修理好了。希特勒万歲！”

葛拉貝尔太太坐在她的办公桌后面。月份牌上的紅数字告訴她今天是星期日。流动的貨車每逢星期日多半都停在各自的終点。她沒有家屬；即使有，她也不願去看望他們。保尔的內弟不來給她做工原是無关重要的事，但是她却意外地感到失望。傳票很可能只是一种托詞；他是不喜欢这兒的工作。旣然如此，他昨晚上就不应該和她喝酒。“他不应該那样，”她一边想，一边生气。那家伙眞够卑鄙。

她在星期日的無边無际的凄凉中向四面張望，一道眞正的凄凉的洪流，上面只有几件东西飄浮着——一座孔雀石小山、一盞灯、一本总賬簿、一个月份牌。

葛拉貝尔太太冲到窗前，向院里喊：“保尔！”保尔早已和他的丽瑟尔走得很远，向尼特拉特运动場走去了。

赫尔曼一半是快活，一半又有点抱歉地注視着他的女人在打扮，并且傾听着她一边在唱着的歌。前面的馬耐特家邀請他們去过星期日。她那梳得光潤的头髮，純潔的眼睛，項鏈，和熨得筆挺的衣服，簡直像一个要行堅信礼的壯健的孩子。虽然上山只要走十分鐘，她也在她那圓圓的头上戴上帽子。“为了要在馬耐特家

的人們面前炫耀一下。”艾尔絲，傻里傻气的小艾尔絲，居然嫁了这个收入丰厚的年紀較大的鉄路工人，她的堂姊奧格斯达·馬耐特一直到現在还是有点不甘心。

他們走近馬耐特家的房子的时候，赫尔曼注視着艾尔絲的面孔，心里感到愉快。他理解她的每一种感情，正如同人們很快地就熟習了一只小鳥的感情一样。她对这个不可毁滅的婚姻是多么驕傲。“你为什么那么滑稽地看我？”她开始問問題了，这是好呢，还是不好？

假如有人走上史米特亥謨高地，他就要怀疑，在馬耐特家園牆后面閃耀着强烈藍光的东西是什么。走近了以后才会知道，那是在紫菀花壇上面的一个大玻璃球。

馬耐特全家和客人們都在一間悶热的厨房里圍着飯桌坐着。每年摘完蘋果后，他們把蘋果餅放在差不多和桌子一样大的鉛板上，擺上桌子。每个人的嘴上都沾着果汁和糖，閃閃發亮，孩子們嘴上的并不比那些軍人嘴上的少，甚至奧格斯达的薄薄的嘴唇也在發亮。桌子上擺着大咖啡壺，稍微小一点的牛奶壺，以及有葱头花紋的咖啡杯，它們好像也自成一家人一样。全家人都聚在桌子四圍：馬耐特太太和她的渺小的丈夫；她的孙子們，小恩斯特和小葛斯塔夫；她的女兒奧格斯达；她的女婿和她的大兒子，都穿着褐衫隊制服；她的当兵的兒子，新裝燦爛；迈瑟家的二兒子，一个新兵；迈瑟家頂小的兒子，穿着党衛軍制服——但是，蘋果餅还是蘋果餅——欧格妮是那样驕傲而且漂亮。莎菲·曼哥特有点疲倦的样子。牧羊人恩斯特沒有束着他的圍巾，换上領結了——他的母親在替他看着羊——法朗玆看見赫尔曼和艾尔絲進來，就跳了起來。桌子头上宾席上坐着考尼希斯坦的烏尔苏里尼斯修道院的安那斯塔西亞修女，她的白色船形帽的兩端在咖啡桌

上面白得耀眼。

艾尔絲在她家的女人中間得意揚揚地坐着。她那結实的孩子一般的手上，戴着結婚戒指，欢天喜地地伸出來取蘋果餅。赫尔曼坐在法朗茲旁边。"上星期道拉·喀岑斯太因來辞行，"安那斯塔西亞修女說，"我以前在她的鋪子里給我的孤兒們買过衣料。她对我說，'修女，請不要告訴人家，我們不久都要走了。'她还哭了一陣。昨天喀岑斯太因家的百叶窗关上了，門上的鑰匙放在大門前的擦鞋墊子下面。打开門進去，鋪子里面什么东西都沒有，全賣光了。只有量布的尺放在櫃台上面。"

"他們是把最后剩下的一点布賣掉了才走的，"奧格斯达說。"假如我們必須要走的話，我們也要等到最后一个馬鈴薯收了才走。"她的母親說。

"你不能拿我們家的馬鈴薯和喀岑斯太因家的布來打比。"

"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比較的。"

迈瑟家当党衛軍的兒子說："也好，又少掉一个犹太女人了。"他說着就啐了一口痰。馬耐特太太眞不情願他偏偏吐在她厨房的地板上。無論如何，在馬耐特家的厨房里傳播厭惡是不能容忍的。即使"啓示錄"里的四騎士趁这个吃蘋果餅的星期日赶來，他們也要把馬繫在園籬上，像懂礼貌的客人那样地規規矩矩。

"你倒很快就得到了休假，佛利茲，"赫尔曼对他的親戚馬耐特說，"你沒有看見报上登着嗎？要是在星期日家里有一个穿着嶄新制服的新兵，每个母親总是很高兴的。"

欧格妮說："兒子总是他父母的宝貝，不論穿着什么衣服。"大家都有点驚惶地望着她，但是她仍然鎮靜地說，"一件新上衣自然比有破洞的要漂亮些，尤其是破洞太大了。"

其他的人很高兴听到安那斯塔西亞修女又回到她原先講的那

个题目，填补起这个难堪的沉寂："道拉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

"我們一塊兒在学校里念書的时候，"奥格斯达說，"她唱歌总不入調。"

"眞能干，"馬耐特太太說，"她背上不知道背过多少匹布。"当追悼道拉·喀岑斯太因的紀念小旗在馬耐特家的厨房里挂起來的时候，道拉本人却已經坐在移民船上了。

"你們兩位大概不久就要結婚了吧？"安那斯塔西亞問。

"我們？"涉菲和恩斯特都叫了起來。他們堅決地把身子向兩边挪开。但是这位修女坐在上首，她不僅能够看見桌上的一切，似乎連桌子下面的也看得見。

"你究竟什么时候才应召入伍呢？"馬耐特太太問。"入伍对你会有好处的，恩斯特，你入伍后就再不能吊兒郎当了。"

"嘿，他已經好几个月沒有上操了。"那个褐衫隊員馬耐特說。

"我是什么操都免了的，"恩斯特說，"因为我参加了防空隊。"

除了党衛軍迈瑟，大家都笑了；他帶着一付憎惡的表情望着恩斯特。"你大概一定要給你的羊也裝上防毒面具吧？"

恩斯特突然轉过头來向着迈瑟，因为他已經感觉到他的注視了。"好吧，迈瑟，那么你怎样呢？我想你也不肯把你漂亮的黑軍服換一身普通士兵的制服的。"

"根本就沒有必要。"迈瑟說，但是还不等有一个难堪的停頓或者什么更坏的情势，安那斯塔西亞就插嘴說："奥格斯达，你已經从我們那里学会了在蘋果餅上放栗子粉了。"

"我要出去換換空气，"赫尔曼說。法朗茲陪他到了花園里。平原上的天空，在变換着顏色，鳥兒在低飛。

"好天气到明天就完了，"法朗茲說，"唉，赫尔曼……"

"你唉什么？"

"昨天今天兩天，無綫电廣播里一点消息也沒有。沒有一点消息提到越獄案，也沒提到拘捕令，沒有提到葛格。"

"不用再为这件事耽心，法朗茲。这样对你自己，对大家都好。这件事太使你操心了。我們已經尽我們的能力帮助了你的葛格。"

一种活潑生动的表情掠过法朗茲的臉，这可以表明，他这个人毫不迟鈍，毫不愚蠢，他是能够感受每件事，做每件事的。"那么他脫險了嗎?"他大声地問。

"現在还沒有……"

4

随后不久赫尔曼就走了，因为他要值夜班。他把艾尔絲留在馬耐特家吃蘋果餅。法朗茲陪着他走了一段路。他在这个星期日沒有約会，本來打算再回到屋里去。但是，他現在对厨房里那种無聊的閑談已經不感到兴趣，也不情願單独一个人坐在他自己的房間里。突然間法朗茲感到非常孤單，就像許多人只在星期天才能感到的孤單一样。他感到悲哀，沉悶，不高兴。

那末他应該一个人在樹林里面躑躅一会兒嗎？他应該去驚动那些在林間空地上的，以及在溫暖干燥的秋叶間的情侶嗎？他旣然在星期日感到孤独，那还不如呆在城市里。他就繼續向赫希斯特走去。

他覺得非常疲倦，虽然他睡得很充足。一星期的艰苦工作使他連骨髓里都感到疲劳。固然赫尔曼曾經再三囑咐他，叫他不要管葛格的事情，凡是能够替葛格做的事都已經做了，但是，他还不能立刻就把这个念头抛开。

他走進一家比較好的設在花園里的酒店坐下。那里顧客很

少。女店主把桌布上的落叶扫掉，問他要不要蘋果酒。那种蘋果酒并不很甜，略帶一点酸味。法朗兹很不高兴；还不如要純粹的燒酒哩。一个小姑娘跑進花園里來，在人家已經扫攏在籬边的一堆枯叶中跑來跑去，發出窸窣的声音；随后她就向法朗兹这边跑过來，拉着他的桌布。她的臉闸在一塊小头巾里，她的眼睛差不多是黑的。

接着她的母親就从門里出來，在孩子身边踱來踱去，一边嘴里在罵着。她那沙啞的声音法朗兹覚得有点熟悉；她的身材是年輕而苗条的，可是她的面貌，由于一頂歪戴着的小帽和一大堆梳得偏在半边臉上的鬈髮，顯得有点歪斜。法朗兹說那孩子：“这倒不坏。”她用那只沒有遮住的眼睛瞅着法朗兹，有点凝視的神气。法朗兹說：“咱們在哪兒見过的吧。”当她迅速地轉过头去的时候，她那只大概由于一件工厂事故而受了傷的左眼就有一角露出來了。她譏諷地說：“是呀，我們是在哪里見过，一点不錯。”对，常常碰見，法朗兹想，可是我在什么地方听見过她的声音呢？“不多久以前，我的脚踏車撞了你一下。”“也有过这么回事，”她冷冷地回答；她緊緊地抓住那孩子，几乎扭轉了她的胳膊。“可是我們还是在什么別的地方就認識过，在很久以前。”她对他的臉望了半天，随后喊起來了：“法朗兹。”他揚起眉头，他的心跳了兩下，有一种輕微的，已經成为習慣的警惕。她等了他一会兒。“在划船会上，在斐希特营宿营的尼达河小島上，在那里你自己……”——“一个胡桃！”那孩子喊，她正繞着桌子腿轉。“哦，用鞋跟踩碎它吧。”女人說，眼睛沒有离开法朗兹。但是他感到一陣寒栗，一种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不安。他一边在思索，一边望着她。忽然她弯下腰，对着他的臉，顯然很失望地向他說：“我是洛蒂呀！”他想大声喊：不可能。但是他还是及时忍住了。

然而她一定猜中了他的心思。她正对着他的臉望着，好像在等待一种再認出她來的表示，認出还隱約可辨的她从前的一切風韵：一个由于喜悅欢欣而容光煥發的少女，有細長光滑而被太陽晒黑了的四肢，头髮是那样光潤濃密，就像一只健康的动物的鬣毛。

当她注意到他終于認出她來了的时候，她的臉上浮着一絲微笑，就在这一絲微笑上他才眞正認清了她。他想起了，她怎样在冬令营里分配食品，放在一塊架在兩个樹椿間的木板上。她是怎样划完了船，穿着一件藍色短衫走过來。她怎样圍起膝头，坐在地上。她怎样扛着旗子，虽然十分疲劳却帶着微笑，濃密的头髮上还有一点雪花。一个那样美丽而又勇敢的女孩子，叫人看起來好像一个标徽，好像雕塑在我們自己船头上的飾像。他甚至想起她很早就結了婚，她的丈夫是一个高大而聰明的人，是从德國北部來的鉄路工人，名字叫赫伯特。他再沒有想到过他，就像一个人不会再想到不曾留下一点痕迹的什么东西一样。“赫伯特在哪里？”他問，立刻他又覚得不該問这句話。“他能在什么地方呢？”那女人說，“这兒！”她用食指向下面指指，指着花園的褐色的土地，指着土地的下面。在这土地上，散布着胡桃叶，还有一些帶刺的尽是皺紋的胡桃殼。她是那样切实地安詳地指着，这就使法朗茲自己感覚到，他那完全遺失了的，再也不曾去尋找过的赫伯特一定是就躺在他下面，就在他偶然進來坐坐的这个花園下面，在許多枯叶和党衛軍、褐衫隊的長統靴，和他們的女人們的小皮靴下面；因为这时候花園里的人已經滿起來了。他們尽是些穿制服的人和他們的愛人，又漂亮又年輕，可是法朗茲却討厭她們，討厭透了。“你坐下吧，洛蒂，”他說。他給她要了蘋果酒，給那孩子要了汽水。

“那时候我总还算僥幸，”洛蒂改用一种冷淡的声調講，“赫伯特已經离开我們到科隆去了，他就是在那里被人告發的。他們也

要逮捕我。那时候恰好我們車間里發生了一点事故，鋼管炸了，我躺在一个什么医院里，几乎送了命。我的一个親戚把孩子帶到鄉下去，那时候她还很小。等到我又可以下地走路了，孩子也已經会跑，而赫伯特，唉，赫伯特却死了。后來我再沒有遇到什么事情，这样我就算是脫了身。"

"你不要吹，要在那小管子里吸，"她对孩子說，并且很难为情地对法朗茲說："她还是头一次喝这东西哩。"

她把孩子的头巾拉正，她說："有时候死也許并不坏。但是这孩子！我能把我的孩子交給他們嗎？你不必來开導我，也用不着來安慰我。人有时会感覺到自己是孤独的，那时候他就会想到，你們这班人把一切都忘掉了。"

"誰是你們？""你們！你們！你也在內，法朗茲。你难道沒有忘記赫伯特嗎？你多半以为我沒有在你的臉上看出來嗎？你甚至連赫伯特都忘掉了，那末你忘掉的人該还有多少呢？連你都已經忘記了。他們这时候还打算……"她用肩膀向鄰桌指了一下，那边坐着褐衫隊和他們的伴侶。"不必否認，你忘記了許多事情，麻痹松懈，把人家对我們所做的一些坏事都忘掉了；这已經不好，但如果由于一切可怕的事情而把最好的事情也忘記了，那就更加糟糕。你还記得，我們是怎样团結在一起的嗎？我可什么也沒有忘記。"

法朗茲不由自主地把手伸了出來。他用一种温柔的动作把那一綹沒有意义的鬈髮掠开，把它掠到那受了伤的眼睛上面去，掠到整个面龐上面去。在他的手指下面，她的面容变得更加蒼白，甚至更加有点冷酷了。她把眼睛垂下，这样一來，她整个臉就变得和她以前更加相像。是的，法朗茲覺得，只要他在那臉上再多掠几次，那末創伤就一定会痊愈，从前的光彩，失去的美丽，一定会再回到这个臉上來。但是，他把手縮回得太早了。她用她那

只枯澀的完好的眼睛凝視着他，这只眼睛現在黑得看不出瞳孔，因此顯得太大。她取出一面小鏡子，靠在玻璃杯上，把她的头髮理好。

“來吧，洛蒂，”法朗茲說，“天时还早，再一塊兒出去走走，到我的那一伙人那里去。”“你結婚了嗎？法朗茲，你的父母在这里嗎？”“兩样全沒有，只有親戚。我只是單身一人。”

他們默默無言地走上公路，差不多走了有一个鐘头的工夫。那孩子并不打攪他們。她在前头跑，只盼望越跑越高。因为她很少离开过赫希斯特。她每过几分鐘总要停下來，看看那下面展开了多少土地，随着土地的展开，天空也擴大了。只要爬得够高，那孩子想，那末能够看到的一定不是新的村庄和田地，而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看到一切东西的尽头，看到云和風的發源地。这种風同时也就是金黃色的午后的陽光，这是一种不会再展开擴大的东西。

法朗茲已經望得見曼哥特家的房子了。他还沒有跟洛蒂談过一句話，但是也并沒有談話的必要，这样反而会有妨碍。他在賣礦泉水的小店買了一点薄餅干給孩子，買了一塊可可糖給洛蒂。当他們走進馬耐特家的厨房的时候，奧格斯达張开了嘴巴。所有的人都瞪眼望着法朗茲，洛蒂，和那个孩子。洛蒂大大方方地向他們打招呼。她立刻帮着洗滌碗盞。桌子那么大的蘋果餅可惜只剩下了一圈硬边。他們把这硬边給了孩子，并且讓她去看看那紫菀花壇上的藍色玻璃球。在厨房里，大家还圍着那張空空的，收拾干淨了的桌子坐着。恩斯特目不轉睛地望着洛蒂，虽然他一点也不喜欢她；他一想到法朗茲，这个傻里傻气的法朗茲，現在居然暗地里有了一个女人，他就覺得挺不痛快。后來馬耐特太太把她的香桃酒拿來。所有的男人都喝了一小杯，女人里面，洛蒂和歐格妮也喝了。

那时候，孩子开了園門，走到草地上去。她在第一棵蘋果樹下站住了。这就是洛蒂和那个被人家殺害的赫伯特的孩子。

那孩子首先看到的只是樹干，她用一只手指头順着一些樹縫划着。随后她仰起头來。粗壯的樹枝縈廻盤繞，有力地伸向空中，所有的枝梢都靜止不动。那孩子也站着不动。那些樹叶从下面望过去仿佛是黑的，都在不断地微微擺动，傍晚的天空从叶縫中漏下來。一道斜照的陽光穿过枝梢射來，正照在一个金黃色的圓形的东西上面。

"那里还挂着一个，"那孩子大声嚷着。

厨房里的人都跳了起來，他們怕發生了什么事情。他們跑出來，都抬起头來看。随后就把摘果子的竿子取來了。因为那孩子的力气还太小，就有人把着她的手，緊緊地握住沉重的竿子，就像是握着一支巨大的筆一样。现在她鈎着了，蘋果掉了下來。你好呀，蘋果。

"你拿去吧。"馬耐特太太說，顯得很慷慨的样子。

5

法倫貝尔格站在那隊囚犯前面；他們每天，連星期日在內，午后六点鐘都要排隊。齐里希已經不統率褐衫隊，他的位置由烏椟臺特接替了。站在党衛軍前面的也不是本生——他請假了——而是哈乔道夫，一个長着長長的馬臉的人。囚犯們以前本來对極微小的变化都能覚察出來的，但是經过上一个星期的迫害，现在却陷于少有的麻痺倔强的狀态。

他們里面，多半沒有人能够确实知道那剩下的三个被拖到樹前的人，究竟是死的还是活的。总而言之，营房前面的整个"跳舞

場"簡直有点像一个中途的島，既不屬于这个世界，也不屬于另一个世界。法倫貝尔格自己，当他朝着这隊人站着的时候，也似乎萎縮了、憔悴了，像他們一样地受了折磨。

有一种声音鑽進了那些囚犯們的昏迷的腦袋——一些不連貫的字句：什么正义呀，法網难逃呀，"人民"呀，"人民"身上的毒瘤呀，越獄和發生越獄事件的那一天呀——到明天正是一个星期。但是囚犯們都在静听着远处村庄里喝醉酒的農民的歌声。

突然間，隊伍里的每个人都感到渾身在战栗。剛才法倫貝尔格說了什么？假如海斯勒也被捕，那就一切都完了。

"完了，"其中的一个在回到营房的路上說。这就是他們惟一的說出声來的一句話。

一个鐘头之后，在营房里，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不动嘴唇地說——談話是被禁止的——"你以为他們果真逮住他了嗎？"另一个人回答："不，我不相信。"談話的人，一个就是略德尔沒有找到的申克，另一个是新來的呂塞尔斯亥謨的工人，他剛被送進营房里來。这一个又对另一个說："你看見他們臉上不安的表情嗎？你看見他們在使眼色嗎？那个老傢伙总提不高他的声音。"

不，这次不是真的。不，他們沒有逮住他。

只有挨得最近的人們才能听得清楚他們說的話。但是当夜就从一个人傳給另一个人，这些話的意思立刻在营房里傳布开了。

本生請假时帶走了兩个年輕的朋友——兩个漂亮、机灵的小伙子，虽然不像他自己那样英俊，却也很玩得來，談得上。

在法倫貝尔格演說的同时，他們在維斯巴登的萊因飯店前面下了車。本生匆匆地向一切东西瞥了一眼，就走進跳舞廳，后面跟着他的兩个伙伴。里面人还不很多。爵士音乐剛奏完，正在奏

一只古老的夢幻似的圆舞曲。在光亮的舞池上跳舞的現在不过十來对。地方非常寬敞，女人們白色的和彩色的長裙使跳舞的动作更加柔和，更加有起伏。多数男子都穿着制服，整个舞廳的气氛簡直像是慶祝勝利的節日，或者是在締結和約时举行的一个宴会。

本生在緊挨着舞池的一張桌边發現了他的岳父，就点了点头打招呼。他的岳父正替亨克尔制酒公司做推銷員——自称“香檳領事”，并且总要加上一句，說他是里賓特洛甫大使的同事，因为里賓特洛甫也曾經做过一行買賣。在跳舞的人里面，本生看見了他的未婚妻漢尼。他先以为她是和一个陌生人跳舞，因此大吃其醋，后來才看清楚她的舞伴是她的堂兄，一个瘦瘦的新委任的中尉。跳完舞后，她走了过來。她是一个十九歲的姑娘，淺褐色的头髮，品貌温柔，有一对毫不羞澀的眼睛。他們兩个人都意識到大家对他們的羡慕，因此覺得很高兴。本生介紹了他的兩个伙伴。桌子拼到一起，小侍者忙着用小槌子打碎冰塊。漢尼說，这是他們給她餞行；党衛軍新娘学校六个星期的学習明天就要开始。本生說，再沒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又問她是不是打算給同她一样的未婚妻們作一些額外的輔導工作。漢尼的父親——一个机灵的、乖巧的鰥夫——尖銳地望着他，然后差不多同样尖銳地望着他的兩个伙伴。他对他女兒愛上的这个漂亮家伙并不十分贊成。并且本生在維斯特霍芬的职务对一个女婿來說，似乎有点特別。但是他打听到一点本生的父母的情形；他們只是普普通通的父母，在王宮里做过小官，是十分正派的人。那次，漢尼的父親去作無聊的正式拜訪，当他坐在那不通气的客廳里的时候，他肚子里禁不住想，这样的人居然养出这个杰出的兒子，实在不能不归功于种族的天賦。

这时候，舞廳里已經挤滿了人。人們都輪流地跳着華尔茲舞，單步舞，还有波尔卡舞。漢尼的父親和舞廳里所有的老年人

們，听到奏出一种他們熟悉的乐調，就会微笑着回憶起他們留恋的战前的歲月。像这样的眞正的欢乐气氛，像这样的無憂無慮的兴高采烈，在这个地方是很难得的。当人們在慶祝脫險——或者自以为脫險——的时候，这样的尽情作乐在所有类似的地方，在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中，都是可以找得到的。今晚上这里不会有人來搗乱或者做些殺風景的事。因为事先已經采取了預防的措施。一整隊"康乐增產团"的小艇蕩漾在萊因河上。漢尼父親的那个酒厂捐給每条船大批享克尔不甜的葡萄酒。站在大廳門口的观众沒有一个是愁眉苦臉的；只有那个用小槌打碎冰塊的小侍者还帶着一副不可測度的面容。

克雷斯夫妇把他們的奧佩尔汽車停放在診療院門前，和許多停在那里的屬于这个城市的汽車混在一起。他們是讓葛格在可斯特亥談下車的。因为他拿着那些文件，坐在这輛藍色小車里不大合適，他必須去找一个船員住的地方过夜。在最后半点鐘里，克雷斯一声不响，就像他接葛格到瑞德尔瓦特住宅区去的那天一样，好像这个逐漸变得有血有肉的客人又要烟消云散，因此和他談話是沒有用的。他們彼此也沒有道別。克雷斯和他的太太以后也一路沒有說話。他們彼此沒有商量就到了萊因飯店，因为他們渴望再看見光亮，再看見人。他們坐在大廳的一个角落里，因为他們穿着旅行服裝，滿身塵土，有点刺眼。他們注意看着眼前的一切。最后，克雷斯太太打破了差不多已經有一个鐘头的沉默。"最后，他还是沒有說什么嗎？""沒有。只是一句'多謝！'""眞奇怪，"她說，"我覚得好像我倒应該感謝他；不論这件事对我們会發生怎样的結果，我要感謝他來我們家里住，感謝他訪問了我們。""我也有同感，"她的丈夫迅速回答。他們驚奇地互相望着，含着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互相的了解。

6

葛格在克雷斯夫妇讓他在一家客店門前下車以后，沒有進去；他稍微思索了一下，就向美因河走去。他沿着河堤在消磨星期日和賞玩秋天陽光的人群中蹓躂着。人們說，像这种照滿陽光的天气，就要和变味的蘋果酒一样不会維持多久了。葛格走过一道桥边，有一个哨兵在那里把守。堤岸漸寬，他已經走到了美因河口，比他預料的快得多。萊因河横在他面前，后面就是几天前他跑來跑去的那个城市。城市的街道和廣場是他曾經嚇得出过冷汗的地方，現在融合成一个灰色的堡壘，倒影映在河里。一群飛鳥，組成一个長而尖的黑三角形，在一些尖塔間襯托在略帶紅色的暮空中，像是那座城市的标徽。葛格再往前走了几步，就在兩个尖塔之間的大教堂屋頂上，認出了聖馬丁的像，在馬上俯下身來，讓一个乞丐和他合穿一件大衣。这个乞丐后來在夢里对他說："我就是你所追尋的那个人。"

葛格本來可以很容易地走过那第二道桥，在水手客棧里租一間房子。即使有臨时搜查，他的护照也可以保护他。但是他怕問答之間露出破綻，就寧願在河的右岸过夜，第二天一早再上船。

他決定趁日落之前把每件事情再仔細考慮一下。他轉过身來，在美因河畔的草坪上踱來踱去。可斯特亥謨臨着美因河，是盛長着胡桃樹和栗子樹的一个小村庄。旁边的一家酒店叫"天使"；招牌上挂着一个棕色叶子編成的花环，表示店里出賣新酒。

葛格走進去，坐在小花園里，这地方，不論是为了休息，为了欣賞流水，或是为了讓一切事情听其自然，都是一个極好的地方。他得在这兒作个决定。

他靠近牆坐着，背朝着花園。一个女招待在他面前放了一杯新酒，他說："我还沒有要呢。"于是她又端起酒杯問："那么，請問你要什么？"葛格想了一下說："新酒。"他們兩个都笑了。她不把杯子放下，却一直送到他手里。他先喝了一口，酒兴大發，就一口喝干了。"請再來一杯！""那你还得等一会兒。"她走去照料旁边棹上的客人。

半个鐘头过去了。那女招待匆匆地望了他几眼。他喝酒那样沒有節制，可是他欣賞草坪却那样安靜鎮定。后來的客人們都从花園進了酒店。天空泛着紅色，一股輕微而刺人的風把里面牆上的葡萄也吹动了。

"他总該把酒錢給我放在棹上了吧，"女招待想。但是她走出去一看，他还坐在那里。"你不進屋里喝酒嗎？"她問。

葛格第一次望着她看。她是一个年輕妇人，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她的臉乍一看是活潑的，但顯出星期日忙碌后的疲乏。她的胸部很飽滿，頸子很柔嫩。他好像認識她，甚至很熟識。她使他想起过去那些年里的哪一个女人呢？或者这只是一个願望呢？这不見得是一个特別难以克制的欲望吧。他回答她說："請你还是把我的酒趁便拿到外面來吧。"

花園里这时完全空了。葛格斜坐着，直等到女招待給他拿酒來。他沒有想錯，他喜欢她——如果他在这时候能够喜欢什么东西的話。"你休息一会吧。""啊，滿屋子都是客人。"但是她把一个膝盖擱上椅子，一只胳膊放在椅背上。她的衣領是用一只石榴石的小十字架別住的。她問："你在这里做工嗎？""我在船上做事。"

她迅速而尖銳地望了他一眼。"你是本地人嗎？""不是，我在这兒有几个親戚。""你的口音很像这里的人。""我們家里的男人总到这里來討老婆。"她虽然微笑着，可是憂愁的痕迹并沒有从她的

臉上消失。葛格望着她，她似乎并不在意。

一輛汽車在街上停住，一大群党衛軍經过花園，走進酒店。那女招待并沒有抬起头來看；她低头望着葛格那只抓着椅背的手。“你的手怎么啦？”

“擦傷的，沒有長好。”她很快地捉住他的手，葛格來不及縮回；她仔細地端詳着那只手。“我想你的手是讓碎玻璃划破的。那地方最容易再裂开。”她把他的手放开。“我要到里边去照料一下了。”“这样的好主顧当然不能讓他們多等。”

她聳了一下肩膀。“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我們这里的人都是相当硬的。”“你的意思指什么？”“穿制服的。”她走了進去；葛格在她后面叫：“再來一杯酒！”

現在已經凉爽起來，天空也灰暗了。她会回來的，葛格想。

女招待一面照料客人們要酒，一面在想：外面那个人是哪一路人呢？他有什么困难？他一定有什么困难的。她帶着一种傲慢而熟練的高兴神气招待那些主顧。他一定在船上做事不久。他不是一个說謊的人，可是他說的是謊話。他害怕，可是他并不是一个胆小的人。他手上的伤是在哪兒弄的？我抓住他的手的时候他那样吃驚，可是他还望着我。那一群家伙經过花園的时候，我看見他抓緊拳头。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她終于又給葛格送了一杯酒來。这家伙哪一方面都不对头，但是他的眼睛却是靠得住的。她走了开去，为了讓他可以好好地看看她。

葛格坐在寒冷的暮色中；他連第二杯酒都还沒有喝。“你为什么又要了一杯？”

“沒有关系，”葛格說。他把兩个酒杯推在一起。他握住她的手。手上只戴着一个細細的戒指，上面鑲着青銅的小甲虫，就像

人們在年市小店中買到的那种一样。他問她："沒有丈夫？沒有未婚夫？沒有愛人？"三次她都搖头回答。"运气不好嗎？有什么伤心事嗎？"她驚訝地望着他。"你为什么問这些話？""因为你很孤独。"她輕輕地用手敲着她的心口。"心就伤在这兒。"突然她匆忙地走开。她走到門口的时候，葛格又把她叫到桌边來，給她一張鈔票找錢。她想：原來也不是为了这个。当她第四次端着錢盤从屋里出來，回到黑暗的花園里，踩着沙礫走过來的时候，他就打定了主意。"你們店里有客房嗎？要是有，我就用不着再过美因河了。""我們店里？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只有老板家住在这里。""那么你住的地方怎样？"她迅速地縮回她的手，微帶怒意地望着他。他以为要得到一个粗暴的回答了；但是經过短短的靜默，她却很干脆地說："好吧。"随后她又說："在这兒等着我。我在里面还有事情要照料。我走出去的时候，跟着我走。"

他等着。他心里想，这次逃亡也許真有了成功的希望，但在这希望之中也还摻雜着一点愉快的焦灼。最后她出來了，穿着一件大衣，幷沒有回过头來望他。他跟着她走过一条長街。下起雨來了。他有点迷惘地想："她的头髮要淋溼了。"

几个鐘头以后，葛格驚醒了。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是我叫醒你的，"她說，"不叫醒你不行了。你会把我姑母也吵醒的。"

"我大声喊了嗎？"

"你又哼又喊。再睡吧，安靜一点。"

"現在什么时候了？"

她一夜不曾合眼。从半夜起，每点鐘的鐘声她都听見；因此她能够回答說："快四点了。安靜点睡吧。你尽可以放心睡。到时候我会喊醒你的。"她不知道他究竟是又睡着了，还只是安安靜靜

地躺着。她等待着，在他第一次入睡时侵襲他的那种战栗也許会再來。沒有。他安靜地呼吸着。

这天晚上，集中营司令官法倫貝尔格和以往的每天晚上一样，發出命令：一等有关逃犯的报告送來，立刻就叫醒他。这个命令毫無用处，因为这天晚上法倫貝尔格也沒有睡过一会兒。他又在注意地听着每一种和他期望着的消息有关的响声。假如过去几夜使他痛苦的是夜間的寂靜，那么这个星期一的夜晚使他痛苦的，却是不間斷的汽車喇叭声、狗的吠声、和喝醉酒的農民們的叫嚣声。

但是，一切終于都沉寂了下來。鄉村沉入了午夜和黎明之間的短促的睡眠里。他还在靜听着外面的声音；他竭力在心里把这个鄉村描繪出來——所有这些村庄，它們之間連接着的、并且和三个大城鎮連接着的公路和小路，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網，除非那个人是魔鬼，否則一定要陷在这个網里的。这个人無論如何总不能消滅在空气里吧？他一定曾在潮溼的秋天的土地上留下过鞋印，一定有人曾給他弄到鞋，一定有人曾給他面包吃，給他酒喝，有的人家一定隱藏过他。海斯勒会逃脫的可能性，这时候才第一次在法倫貝尔格的腦子里出現。但是，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不是有人說，他的朋友們都不理睬他了嗎？他自己的女人不是早已另有爱人了嗎？他自己的兄弟不是在參加搜捕他的工作嗎？法倫貝尔格舒了一口气。最可能的解答是这个人已經死了。他可能跳在萊因河或美因河里淹死了，那么明天就会打撈出來的。突然他看見海斯勒出現在他面前：还是最后審訊过的那样子，嘴巴裂开，兩只蔑視一切的眼睛。法倫貝尔格这才覺得，他的希望是落空了。不管在萊因河里，或是在美因河里，都不会撈到他的尸体，因为这个人还活着，而且一定还要活下去。自从越獄事件發生后，

法倫貝尔格这是第一次感覺到，他追索的不是一个他所認識的，精疲力竭的个别的人，而是一种不具形体的、無法估計的力量。但是这个念头他只能忍受几分鐘。

“你現在一定得走了。”那个女人帮着葛格穿衣，一件一件地遞給他，就像軍人的妻子在假期最后一夜終了时一样。

“我本來可以和她分享一切的，”葛格想，“分享我整个的生命。但是，我再沒有可以与人分享的生命了。”

“还來得及喝点东西。”在曙光中，他看着这个他立刻就要离开的女人。她冷得發抖。雨打在窗戶上；一夜之間天气变了。当她从衣厨里抽出一件什么深顏色的难看的毛衣的时候，他聞到一陣淡淡的樟腦味。但願我能够給你買一切好看的东西——紅的、藍的和白的！

她站在那里看他喝咖啡。他十分鎮定。她在他前面下了楼，打开街門，又走上楼來。在厨房里和楼梯上，她曾經問过她自己，究竟她应不应該对他說，她多少猜到了他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說它干什么呢？說了只会使他不安。

她在洗他用过的杯子的时候，厨房門开了，一个拖着灰白辮子的老妇人在門檻上出現，身上裹着一条棉被。她令人难以相信地那样迅速斥罵起來：“你这个傻丫头，我敢打賭，你再也見不到这个傢伙了。你撿的这塊料真不坏，是不是？你說，你是不是真瘋了？今天下午出去的时候，你不是还不認識他嗎？怎么不說話？难道你把舌头咽在肚子里了嗎？”

那个年輕女人从髒水池前慢慢地轉过身來。在她双眼光輝奪目的逼視下，那老婆子喃喃自語地低下头來。瑪丽帶着一个恬靜驕傲的微笑，垂下了她的眼睛，沉浸在深思中。她这一輩子算是沒有白

过。可惜除了这个老婆子以外，她沒有别的見証人。現在这个因为又冷又生气而發抖的老婆子，已經很快地回到她温暖的床上去了。

“要是沒有貝罗尼的大衣，我該怎么办呢？”葛格一面低头順着鉄路走着，一面在想。一陣急雨打在他的臉上。最后，那些房屋都落在后面了。河对岸的城市隱藏在一幅雨帘后面。在那廣闊無边的晦暗的天空下，那座城市似乎喪失了一切現实性。这是一个人們在睡夢中才找得到的那种城市，甚至还不会維持到夢那样長久。可是这城市却已經經歷了兩千年的时光。

葛格來到喀斯特拉桥头。哨兵喝住他，葛格拿出他的护照來。他在桥上走的时候，他覺察到他的心并沒有比平时跳得更快、就是要过十个桥头也不难——这种事情也是可以習慣的。这时候他覺得他的心不僅經得住恐怖和危險，恐怕連对于幸福都無动于衷了，他放慢一点步子，为了不要在約定的时間以前到达。他朝水面望过去，看見了拖船維尔赫尔明号，它的綠色吃水綫映照在水中。这条船离桥头很近，但是并沒有靠岸，只傍着另一只貨船停泊着。葛格这时候倒不大关心美因河桥头的哨兵，他所关心的是怎样搭上那条陌生的船。他其实不必担心。在他离碼头还有二十步路的时候，一个圓球一样的簡直是沒有脖子的腦袋，忽然从維尔赫尔明号的舷側探了出來；一張圓圓的面孔，顯然是在等着他。这是一張胖胖的臉，有圓圓的鼻孔，深陷的小眼睛，是一張簡直不能看出善意來的臉。这正是在这个时代情願冒一切危險的一个勇敢的人应該有的面孔。

星期一晚上，維斯特霍芬的七棵樹都砍倒了。在那里，一切事情發生得都很快。新司令官在大家普遍知道人事更动之前就已經

就了职。为了整頓發生过这种事情的集中营，他大約是一个適当的人选。他并不怒吼咆哮，他說話总是用平常的声調。可是他使我們毫不怀疑，只要有極細小的意外事件，他就会把我們杀都殺死。他下令立刻把这些十字架砍掉，因为他不喜欢这些玩藝兒。据說法倫貝尔格就在那个星期一到了美因茲。据說他住在夫尔斯登貝尔格飯店里，自己往腦袋上打了一槍。这不过是傳聞罢了。这种做法和他的性格是不合的。

那天晚上，也許是另外一个人，因为負債或者失恋，在夫尔斯登貝尔格飯店里自己在腦袋上打了一槍。法倫貝尔格也許因禍得福，又执掌着更大的权力。

这些事情我們当时还一点都不知道。以后發生了那样多的事情，可是却再不能正确地打听出什么来。我們曾經以为，要比我們有更多的經歷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外面，才明白我們沒有經驗到的还有許多事情。

那天晚上，当囚房里第一次生了火，木柴燃燒起來的时候——我們相信那些木柴是从那七棵樹上砍下來的——我們覺得比以后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人生，也比所有其他自以为是活着的人們更接近人生。

那个褐衫隊守衛不再理会雨要再下多久。他突然轉过身来，出其不意地抓住我們一点什么犯規的事情；他大声怒吼着，拳打脚踢了一陣。十分鐘后，我們都躺在木板床上。火爐里最后的火花熄滅了。我們預感到我們还要忍受什么样的黑夜。潮湿的秋寒透过我們的被子、襯衫和皮膚。我們大家都感到，那些外部的力量是怎样深入地可怕地侵襲到人的內部，直达到他的內心深处；但是同时我們也感覺到，就在那个內心深处仍然有点东西是坚不可摧而且牢不可破的。